



追花客

作者： 熊沐

电子书制作： 知识混子 | 8x8.page

作者简介



熊沐，本名高光。生于 1952 年。满族人。编剧、作家。曾在八十年代写纯文学小说，先后在全国获各种奖项。武侠小说以写感情和故事见长。第一部作品为《骷髅人》。以熊沐为笔名的武侠小说在大陆发行三十八种(部)，在港台海外发行二十余种(部)，在东南亚甚受欢迎。

共创作 39 部作品，由延边人民出版社和时代文艺出版社出全。先后著有历史小说《秦王恨》、《虎符》、《西施泪》、《岳飞与秦桧》、《孔子》《司马迁》六种(部)，为昆仑出版社出版；现代小说《生死荣辱》由作家出版社作家文库版。现代小说《北方图腾》由昆仑出版社出版。编剧作品：2007 年电视剧《夜幕下的哈尔滨》导演：赵宝刚、2006 年电视剧《我想有个家》导演：郭少雄、小说《挣扎》由中日改编合拍电影《葵花劫》，在日本大受欢迎。

第一章 三十三家生杀令

三十三家是哪三十三家？

第一家在名单上写下自己名字的是北方的好人儿许顺。

许顺，四十岁，北方人，使一口大刀，重六十三斤，杀死过北方七狼，建立过北方“冷身人”。至今为止，北方最大的势力，就是“冷身人”。

第二个在生杀单上签名的是南方人，他很瘦，总是咳，人称“明天死”，他叫一个很怪的名字，肃杀。肃杀，十六岁出道，在酒馆里杀过三人，因那三人夺他的一壶酒。其实是因为那酒店太小，只剩那一壶好酒了。说是好酒，只不过是那壶酒里少有一点儿混浊而已。他在南方拥有最大的店铺九十间。他有十七个妻子。第三个在名单上签字的人，人都不认得他是谁，只知道非得他签字不可。要是没有他来签字，这一张生杀单就像是开玩笑。

就来找第三个在生杀单上签字的人。

他会是谁呢？

事关重大，从来不到南方来的许顺到了南方一趟，说是看他的货。人都明白，他二十年都不看他的什么货了。从前有人劫了他的货，他对那报信来的人笑笑，问：“那货值多少？”那人惊恐惶恐，说：“八十万。”许顺乐了：“天太热，你跑得满身是汗，我看这样吧，我送你一块玉，拿去把玩。”就真的当场送了他一块玉，那人初也不在意，等到拿到店铺去兑，竟是大吃一惊，这块玉值一百万两银子。许顺这么大方，自然是因为他有钱，钱多得他自己也愁。什么货值得他到南方走一趟？

更怪的是那个肃杀，他也来一趟北方，像他那种人，本来就咳嗽像打炮，到了北方，

像是死过一回。他坐在车上，一动不动。也不看北方的山，也不吃北方的饭，只是躺着。他有一驾车，叫做“云车”，是足能同从前的穆王八骏一比的，八匹好马，都是日行千里的好货色。他躺在那车上，一连几日不瞅外面。吃的喝的都是从南边带来的。到了熊堡，他只是和那许顺谈一谈，便打马回南方。

人都称“南肃北许”，他们两人谈的是什么？

许顺到了方方庄，那是一个很古怪的地方，在他去北方的一路上，他都没说一句话，但到了日落时分，他盯着那如飞而去的沿路树木，问了一声：“到了方方庄么？”

驾车的是三个人，一个是孩子，他总是嘻嘻笑，他驾车时乘着那头一匹马上，一声声喝斥，那马一飞，其余七匹都是健步而行，便车稳如床，一路驰行。第二人是一个女人，这女人初看时不那么好看，但你越看越是耐看，她那模样，你只说一个俏字便可了。再就是一个壮汉，他一句话也不说，只是赶车。三人中，只有那个女孩子答许顺的话。她说：“到了。”

果然到了。

庄子是一个大庄，那庄子看不出哪里有进去的路。女孩子笑了，咯咯的笑声像是铜铃。那小孩子大声道：“笑什么，喝猫尿！”女孩子仍乐，说：“找不到进去的路。”

眼前不是没路，有许多条路，但正因为有许多条，便看去像是一条也不通。

你不去走，便知道那条路不通。你亲眼看见的，那一条条路走过去，再走一会儿，便得走出来。既是总得走出来，进去做什么？

许顺问：“怎么不走？”

“走不进去。”

“走好了，走得常了，便进去了。”

果然进去了，见到了庄子正中的那一间塔似的房子。

女孩子大声问：“有人么？”

没人答。再问一声，还是没人答。最后再问一声，这一声便没刚才那两声有劲儿了。
“有人么？”像是没人，要是有人，决不会问两声也不答。

真有人答话了：“有人。”

进去一看，有一张床，床上躺着一个人，他躺着的姿势很特别：脑袋冲着地，空着，两条腿在天上，也吊着，只有屁股落在床上。女孩子看他很好玩，瞪圆了眼睛，问：“我问三遍有没有人，你为什么答？”

那人说：“我怎么知道你是不是诚心问？第一遍问，那是随意的。再问一遍，就有一点儿诚心了。问第三遍，那才是真心。你不是真心，我怎么答？我答你有个屁用？”

对一个女孩子说屁这个字眼，实在不雅，但这个女孩子可不是一个很普通的女孩子，她听了这人的话，竟咯咯笑起来。

“你笑什么？”是许顺在问话。

女孩子仍在笑，怕全天下也只有她一个人敢在许顺问话的时候笑。

她说道：“他说屁……”

许顺皱皱眉：“方方庄？”那人道：“方方床。”果然是方方床，他要不说，女孩子虽是觉得这床有些古怪，但说不出怪在哪里。原来床是方方的。

许顺问道：“你就是方方？”

那人乐一乐，看得出，他的牙也是方的。人能别处方方，还不奇怪，只是他的牙也是方方的，那就很怪了。再看他的手指，连手指甲也是方的，还有他的脚趾也是方的，怪不得他叫方方。

许顺看着方方，他很失望。他来这里要看的是一个奇人，但这人一点儿也不奇，他哪里像是一个奇人？只是他的样子古里古怪。

许顺道：“我走错了地方。”他要回头，看方方的样子，他很不喜欢。许顺不喜欢的人，会有什么出息？方方突然叫住了他：“站住！你是不是很有钱？”许顺点点头。

方方说：“很好，很好。”他说很好时，像是在思忖一件事，要不要对许顺开口。他终于说：“你给我一点儿钱。”

女孩儿忍不住，插嘴道：“为什么要给你钱？”

许顺抬了抬手，她忍住了，再不张口，把满肚子话憋了回去。方方说道：“你是一个钱的人，你先给我一点儿银子吧。”

许顺一挥手，那大汉便去了，一会儿回来了，放在床前的银子，足足有五百两。

许顺再挥挥手，他这一次挥了两下手。

就又放在床前许多银子，没有解开封鞘的银子，一共是一百鞘，五千两银子。

方方的脸还很阴沉，说：“银子多了，也没地方放。你也看得出，我这地方很不牢固。”

他的房子漏风、漏雨，四外还能漏进人的眼睛。方方的样子很恼怒：“你放这么多的银子在我这里，岂不是要害我？我没银子时，天天睡得好，吃得也好。有这许多的银子，人家一定会来害我……”

许顺笑了笑。

那女孩子气得直瞪眼，但许顺看不见，那方方看见了，还对她挤一挤眼。敢对她挤眼睛的男人还不多。她一高兴会拍那男人的脊背一下。如果她不高兴了，她会把那人的眼珠子挖出来。这男孩儿乐了，对着那方方乐，他喜欢热闹。他不喜欢这些银子，如果没了这些银子，马车还会跑得快一点儿。

许顺回手，对女孩子伸手。这是一只保养得很好的手，很清晰的纹路，很好看的手纹。女孩子不情愿，她从怀里掏出一条手镯。这是一条冷玉的手镯。如果有人犯了热病，戴上这一条手镯，一定会好。许顺把那一枚手镯放在方方的床上。

方方看看那一枚手镯，说道：“是好东西，是好东西。只是给谁呢。我有三个女人，一个比一个爱打扮，我给哪一个？莫不如你再给我一模一样的两条，我就好办了。

女孩子的脸气红了，她从没看到过这么狮子大张口的。

但许顺很和气，他问：“你知道，天下的好东西，从来没有一模一样的。我还有别的好东西，你要不要？”

那人叹了一口气，说道：“我忘了告诉你，我那三个女人，真是一模一样的。你同这一个做事，那一个也会知道。她们三人其实像一人。”

女孩子先脸红了，她知道的事儿并不少。许顺说：“明白了，你看我这里有两个钻珠，你拿去给那两人，好不好？”

女孩子的舌头吐大了，她知道这两个钻珠是许顺最心爱的东西，他怎么会拿来给人？她以为听错了，但她再听到许顺的一句话，知道他说得不假：“把那两粒钻珠给他。”

那方方也从来不曾见过这么好的东西吧，他看得眼也直了，他看那两粒钻珠，大笑道：“我说得不假，你看看，世上真的就有一模一样的东西，对不对？”

许顺说：“两粒并不一样。”

方方大叫：“你能说出这两粒有什么不同来，我就叫你是爹！”女孩子的心里恨极：要他这么一个儿子，她也不愿意，不如一生下来就掐死他。但许顺淡淡道：“要知道，这两粒珠子是我的，我自是知道它们有什么不同。”女孩儿也心里纳闷，那两粒一模一样的珠子，有什么不同？

方方瞪大了眼睛，再好好看看那两粒珠子，大声道：“好了，我服你了。你说得出这两粒珠子有什么不同，我便听你的。”

许顺的眼睛亮了一下，但只是那么一瞬间，他又是淡淡的了，他对着方方说道：“你想好了，话说出来，可不能收得回去。”方方冷笑：“我说过收回去的话么？”许顺盯住了他的脸，说话时一字一句：“这一回不同了，你遇上了我。”

方方的心也直嘀咕：真的有什么两样，真的两样么？他再拿那两粒珠钻来看。一模一样，一模一样，真的就是一模一样的。

方方大喝道：“我赌了，这两粒珠子就是一模一样。”

许顺拿起了那两粒珠钻，在眼前晃了晃，再对着一条光线，慢慢旋转，直到了一个角度，说道：“你看好了！”

果然不一样。一粒珠子的里面像是有火，有燃得熊熊的火在烧。一粒里面像是有水，像是大海在啸，在那里波掀浪涌。许顺说：“这是世上最奇珍的东西。在鼋蛭里找到的，所有珠子里最宝贵的一对，叫太平珠。”

太平珠，很俗气的名字，但也正是最好的名字，水火方济，天下太平。

方方看看那珠子，再看看许顺，许顺的脸上有一种如释重负的表情，他胜了方方，他很快乐。

方方问：“你有什么事，说……”

许顺回过了头，他看看三个人：一个女孩子，一个男孩儿，一个大汉，他们都是他的人，他做事从来不避这三个人。他头一回对他们说：“你们出去吧。”三个人不相信他会说出这种话，但他们三个人互相看看，三个人一齐听到了他的话，决不会错。

三个人走出去了。

许顺掏出了一张纸，这是一张从他怀里掏出来的纸。这纸带着他的体温。

三十三家生杀令！

方方的眼睛盯着那一张纸，盯得连许顺也觉得时间太长了。

他听得到自己的心跳声。

方方说道：“你们……做不到。”

许顺说：“你怎么知道？”

“没人能杀得了他。”

许顺说话的声音很威严：“不管我们做到做不到，你去不去？”

“去怎么样？不去怎么样？”

许顺一叹：“你不来，你的全家人，连同你的亲族都得在同一天死去。你去，我与肃杀的财产你得一半。”

方方看着那三十三家名单，他看到的是，他得在九州大地上走一年的路。

“我不愿意走路。”

“听没听说穆王八骏？”

“那只是传说。”

“我的八匹马跟穆王八骏也差不多，我送与你三月，三月后来收回。”

方方说：“还缺一点儿东西。”

许顺说道：“你答应了？”

方方说道：“我干。”

许顺再喊一声，从外面走进来那三个人。许顺对他们说：“拿出来。”

女孩子脱下了衣服，她脱衣服的样子最好看。但男人们不看，她的两乳间有一条带子，带子上系着一个小包儿。她拿下那小包儿，如释重负。那大汉却从他的裆间抽出一条布来。那布臊臭无比。他脸红着，想笑一笑，但人都不笑，他怎么敢笑？那条布里也有一个小包，他拿出来放在床上。男孩儿从他的腋窝下拿出一个小包儿，也同两人一样，放在床上。

方方看着那三个小包儿，从那里抽出了三条细细的绢布，上面写满了密密麻麻的小字。他问：“我能不能看？”

许顺说话声音很坚定：“能。你先看一看。”

看完了，他很快就看完了，站在床前，一声不吭。

许顺问：“怎么样？”

方方回头，两眼如隼，他对许顺道：“放心，我要有本事，我也要亲手杀了他！”

第二章 方方的三个女人

方方真的有三个女人。他有了一辆天下最好最好的马车，也有了许多许多的银子。想到的头一件事，就是要找上他的三个女人，同他一齐享乐。

他自己也会驾车。驾上了车，来到了一间大大的房子外。人有骏马美车，便神气了许多，方方大叫：“来人啊，来人啊，我被抢劫了！”

他一连喊了三声，没人回答。

他就喊了四声。

有一个女人的声音很柔美。叫人一听了她的声音便不由得想入非非。她慢慢问道：“你那么一个穷光蛋，还有什么人会劫你？”

方方大笑，说道：“你从来没坐过这么好的车子，也从来没有见过那么多的好人。你愿意不愿意去看看那些好人？你要是不愿意，我就去找磨磨了。”

这一招果然有用，从屋子里探头出来一个女人。这可不是一般的女人脑袋，这一颗脑袋足有平常人的两个脑袋大，满脑袋的头发蓬蓬松松，像是没平整好的鸡窝。她探头叫道：“死方方，你竟敢来作弄老娘……”哇——地一声，人飞出来了，还真个是快。她飞到了车上，看着那八匹马，眼珠子瞪得圆圆的。“哇，紫花骢、朱玉蹄、玲珑虎心、乌驢马、火赤兔、踏雪乌驢、黄骠骏、龙雪马？”

这婆娘的眼睛瞪得比那铜铃还大。她瞪眼道：“方方，你偷了许顺的八大骏？”

方方打着哈哈：“他输了，说好了，借我用三月的。”

胖婆娘一啐道：“屁，你知道他是谁？他是天下最有名的大富翁。他能给你十个女人，也决不会把他的八大骏输与你！你是不是偷的？”方方只笑。

胖婆娘嘟哝道：“不好，不好，这种贼车坐不得，你不知什么时候人家找上门来，哇，哇——一顿砍杀，头也没了。不坐，不坐……”她爬下了车。

方方仍是稳稳坐在车上，笑。她念念叨叨：“都说八大骏能一日千里，朝在苍梧，暮宿北海。我可没见过，我可没见过。不行，不行，我得坐一坐。就是他许顺来了，我也没偷他的车，自有偷车人，我怕什么？坐，坐！”果然第二声“坐”说完，人便大屁股坐在车上了。车跑得很快。

胖女人坐在车上，吱哇大叫：“好啊，好快啊，赶得上风啦！”

她看看车行方向，突地脸一沉，叫道：“死方方，你去哪里？”方方驾车，说道：“去找磨磨。”

胖女人的手很快，两手一齐出手，揪方方的耳朵。两只耳朵一齐遭殃，揪得方方吱吱乱叫。胖女人大叫道：“我不愿意看她，我一看她就吃不下去饭，睡不好觉！”

方方说道：“你怕她。”

胖女人大叫：“我怎么怕她？我从来不怕她，她算什么，我怕她么？”突地噤声了，她再也不说了。

方方一叹，说道：“我就知道，你一不说话，就是磨磨来了。”

果然像一个幽灵，坐在胖女人身后的，有一个胖丫头，她慢声斯语：“你怕不怕我？”胖女人瞪圆了眼睛，不敢吐声。

胖丫头说道：“我真是羡慕你，我一直想能像你那么胖，可惜，我怎么也赶不上你。我最近弄出来一种怪药，能让人一会儿就消肿的药，也能让人一下子就胖起来。你愿不愿意试一试？”

胖女人看她，半信半疑。能有那种奇药，让她一下子变苗条么？如果她一下子变得苗条了，她就会是一个大美人，那样方方可能很喜欢她，能在三个人里专宠也不一定。

她问：“你试过么？”

胖丫头大笑：“试过。”

她愁眉苦脸，说：“我怕你们再来，认不出我，我就又吃回来了。”

方方说：“世上再有好药，不如你原来容貌。”

胖女人揪着方方的耳朵，说：“你知道什么，你说你喜欢胖女人，路上见了苗条女人，你怎么还瞅她？”

胖丫头冷冷道：“他看女人了？”

方方一听得胖丫头这么问，顿时着慌，说：“没有，只是看看，君子远庖厨，从来没凑近过。”

胖丫头声音更冷：“是么？”

方方很怕她，忙说道：“我怕了你们三个人，哪里还敢再找女人？只是在街上看到了女人，与她说说话，解个闷而已。”

胖丫头说：“原来你学会了解闷……”她话音未落，人便揪扯住了方方的大方脑袋。

她一扯，那胖婆娘大乐，叭叭叭一连打了方方六个耳光！

方方的脸红了。胖丫头抚摸着他的脸，说道：“你是一个男人，不是皇上。你知道不知道？”

方方知道了，他大声说：“我就是皇上，也是一个怕老婆的皇上。”说笑间，车子飞快而行，他们看看到了一片水边。湖光水色，都是很美。三人都不作声了，像是怕什么。方方嘟哝道：“我就怕她，我就怕她……”

两个女人也不贫嘴了，只是看着眼前。车飞得极快，一直到了湖边。在湖边，有一个小小庄子，庄子有一片树林，树林都是绿绿郁郁的，委实好看。车到了树林边。

方方说道：“佛佛，还是你去找她。”

胖女人哼一声，说：“我不去。”

方方又涎脸对着胖丫头说：“还是你去找她，晚上我搂你睡。”

那胖丫头冷冷道：“她说一句，你连半句都不敢还，你敢搂我睡？她是你正宫娘娘……”

三人推托，刚才那说说笑笑全都没影了。

方方无奈，只好硬着头皮，下了车，对她二人说道：“我一与她搭上话，你们便进来，千万别把我干晒了。”

方方进了那树林里的小屋。

小屋很暗，里面有一条绳床，挂在屋角，再看屋里，什么也没有了。坐在地上的，是一个女人。她正看着墙上的一幅画。

听得方方的脚步声，她没回头，淡淡道：“滚！”

方方尴尬，他陪笑道：“你听错了人，是我来看你。”

女人的身子没动，仍是一个字：“滚！”

方方倒抽了一口冷气。再怎么说话？他陪笑道：“我来看看你，长时间不来看你，心里怪想的慌。”

女人再说一个字：“滚！”

方方正想说话，忽听得有脚步声，他一回头，看到了两个女人。那两个胖女人，佛佛与磨磨。

方方心里一喜，以为两个女人会为他说话，但两个女人只是冷冷站着。

方方心一横：男人顶天立地，何况能娶了三个女人的男人？他是大丈夫，决不会让老婆治住！

方方大叫道：“你有什么了不起？我来找你，是尽我的男人情份，我是你老公，你知道不知道？你再怎么能耐，你也是我老婆。你知道不知道，男人是乾，女人是坤，男人在上，女人在下……”

方方正在讲，忽地觉出天眩地转，他晕了。

原来女人忽地起身，把他一提，他一个方方的脑袋便头冲下了。女人一只手飞快旋着他的身子，方方大叫：“放下，放下！弄坏了老公，你拿什么过日子？”

女人放下了方方，但是把他骑在身下。方方大叫：“别弄了，拿男人坐着，生不下儿子了！”

胖女人噗哧一声乐了，那个胖丫头也看出了门道，女人的脸上也有忍俊不禁的笑容，便陪笑道：“刺刺，你放了他，好不好？”

胖女人看着这女人。刺刺也是方方的女人，但她是三个女人里最秀气的女人，也是神情最冷的女人。她冷冷看三人。

方方说：“我来找你，是请你坐车，你猜我弄到了什么车？”

胖婆娘佛佛大声道：“他弄到了许顺的八骏车啊，跑起来像是腾云，你去试试好了。”

刺刺不语，她向上一飞，身子一飘，飘到了绳床上，躺在那绳床上不动。

胖丫头凑上去，对她说：“刺刺小姐，你看你能不能跟我们去玩？”刺刺说话了，她的声音像是慵慵懒懒的，说：“玩什么啊？”

胖丫头见她吐口，大喜过望，说：“玩车啊。从前人家说穆王有了八骏车，直跑到天边会王母了。你说那好不好？我们如今也有了八骏车，玩遍天下。”

也不见她如何用力，只见刺刺忽地坐起来了，坐在那绳床上。她问：“方方，我来问你。”

方方嘟哝道：“问就问，问就问。”

刺刺说：“许顺也不见如何大方，他为什么送你车？”

方方大声道：“他很大方了，他送了我车，还送了一车的银子，那是五千两。还送了三件宝贝。”

胖婆娘佛佛大声道：“什么宝贝，你可是没说啊。”

就见到了那三件宝贝。冷玉镯、两粒珠钻。

刺刺跳下来了，看着三件东西，说：“许顺的家底，也就是这几件东西。他怎么想起来送与你，你是他亲爹？”

方方一乐，说道：“我是他亲爹的亲生儿子。”

胖婆娘说：“别胡说，我先要了这冷玉镯。”她知道那两人都是她惹不起的，三件宝贝里，只有那一只冷玉镯才是她能要到的。

她伸出一只胖手。

手在半途上，便被人抓住了。抓她的是刺刺。

刺刺说道：“要是你送了一条命，你还要不要这只玉镯？”

佛佛笑呵呵：“不会，他是我们老公，怎么会害我们？”

刺刺冷笑：“他专害我们，你又不是不知道？”

胖丫头听说，也把眼光收回来，她喃喃自语道：“就是给我一粒珠钻，我也不把命送人。”

刺刺回头对方方道：“这两粒珠钻，一粒是火珠，一粒是水珠，得一就是大幸，能得两粒，就合称太平珠。你怎么能得他送你太平珠？”

方方叹气：“果然厉害。要是你天天跟着我，我就不会输了。”三人一听得他输了，不由得着急，连刺刺也看他，冷冷道：“是不是又把我们三人输了给谁？”

方方急道：“不是，不是，哪能总有这种事儿，我只是输了与他，他便把这两粒珠子给了我。”

刺刺冷笑：“又骗人，又来骗人了，你总是想骗人，总是弄不像。”

方方急得出汗，说道：“我没骗你，我输了与他，我看不出两粒珠子有什么不同，我以为这是两粒一模一样的珠子，就输了。”

刺刺说道：“他送你车子，再送你银子，又送你三件宝贝，一定是有事求你。”

胖丫头与胖婆娘两人一听得有事求他，顿时害怕，叫道：“你又答应了人家什么事？”

方方没法了，他拿出了一张纸。

这是一张很平常的纸，但那刺刺拿在手里，竟是手也颤抖。她怕什么？天下任什么

事也不害怕的刺刺会怕什么？

三十三家生杀令！要杀死一个人，竟要三十三家武林人来签名。第一个在名单上签名的是南方肃杀。第二个在名单上签名的是北方的许顺。

两人签名，便足以震惊武林了。何以还要三十三家签名？

刺刺问：“他们要杀什么人？”

方方看佛佛，再看磨磨，然后轻声地说了一个名字。

刺刺的脸变得苍白，更有些气愤。她恨恨看着方方：“做这种事你也能做？你.....你.....”

三个女人冷眼看着方方，像是看一条狗。

方方慌了，他忙拿出那一些绢布来，给刺刺看。

三个女人的头凑在那绢上，好久好久。

刺刺抬起了头，她的眼里有泪，对方方说：“你总算做了一件正事。”

谁想得到，刺刺会轻轻来吻了方方的大脑袋一下。

胖婆娘一亲他，竟叭叭有声。那胖丫头笑着，在他的脸上亲了一口，还吧吧嘴。

刺刺说道：“好，我们三个就陪你走一回，玩一回天下名胜！”方方乐得跳起来，大笑道：“好老婆，好老婆，还是有老婆的好！”三个女人都精神焕发。

第三章 名单上的客

宝马名车，自是舒服，连平素最讨厌坐车的刺刺也脸上有了笑容。她们喜欢与方方在一起，要是方方能真的很定性，不是个风流浪子，她们会与他好好过日子。佛佛赶车，磨磨做菜，刺刺与方方什么也不做。

看来倒像是那两个胖女人做了他两个的奴仆。

佛佛一脸是笑，但那磨磨却嘟哝道：“就她享福，要不是她，我也能乐一乐。”

刺刺装作听不见，那佛佛却对她道：“你愿意享福，可你老公不愿意，他偏喜欢那个瘦子，巴巴瘦，连一点儿肉也没有。就是趴她身上，也没点儿乐子。”正说，看到了刺刺那一双明亮的眼睛正盯着她，不由吓得噤声。

马车跑得飞快。

北方的天是蓝的，许顺的车也好，跑起来很快。

他们头一站要到哪里？所有的人都看着刺刺，她是拿主意的人。

刺刺看着他们三人，说道：“到少林寺去。”

对啊，天下功夫出少林，是不是？去少林吧，看看少林寺的和尚，看看嵩山的风景，看看出家人都吃些什么，好啊。

便奔少林去。

车跑得很快，也轻，没有一点儿颠。佛佛笑说：“我从前以为越快的车越颠，坐在飞快跑动的车里，一定很难受。我现在才知道，有一辆好车是个享受……”

磨磨也笑，说：“你快车快马，才是享受，不像方方大人，你骑着他，不是享受，是受罪。”三个女人是一台戏，三个同嫁一个男人的女人更是一台戏。两个胖女人开始取笑对方，说她与方方在床第之乐时勉强不力。两人说得妙语连珠，惹得从不苟言笑的刺刺也面现笑容。

蓦地，驾车的马一齐长嘶，“踏、踏、踏”一连五六步，方才缓缓停下。

四个人都很惊讶，他们不知道外面是怎么回事。

有人高声叫道：“好马，好车！”

更有人叫道：“这车真正好车，是不是当今皇上坐的？”

另一个人冷冷道：“就是皇上坐的，我也得坐一会儿。”本来那车先是有一个人驾车

的，但看看那马跑得好，太快了，竟连驾车的人也不用，他们何不坐在车里好好享受？何况车里有习习凉风，有上好的美酒，有如许快乐的美人，何不好好享用？

想不到有人看好了这辆车。

正要出去，忽听得有人冷冷说话：“你知道不知道这一辆车是谁的？”

那人大大咧咧笑道：“是谁的，我也要坐一坐。”那人说完，竟是高声喝道：“车里的人听着，爷要看看这辆车好玩不好玩，快下来！”方方对刺刺道：“媳妇儿，他们想谋杀你老公！”

刺刺冷笑：“想杀我的人还没生下来呢。”

四人刚要下车，忽地听到了一阵怪叫，像是有人被杀，那叫声极是惨烈。

叫声一下儿便止住了。四人跳下车来，想看看究竟。满地有五具死尸，周围没有一个活人。

佛佛说：“我还没看到这么怪的事，是不是他们想来想去，抢人家的车是一件恶事，一不好意思，全都自尽了？”

刺刺看着那尸体，冷冷道：“这都是一个人杀的，他用的是一条丝线，一条细细的丝线。”

三人默然。能在顷刻间使用一条细丝线把五个高手全都杀死，这人的本事定是不小。

凭他们四人的功夫，能对付得了那人么？

方方瞅刺刺，说道：“刺刺，你看他能是谁？”

刺刺摇头。要是连刺刺也认不出的人，他一定是一个新出道的人，不然就是一个隐姓埋名的杀手。

马车再走，但四人都是无精打彩的，他们有一点儿担忧，不知道他们能不能找得全那三十一家。

天下了小雨，北方的小雨下得稠，但也下得快，不像南方那霉雨下得无尽无休。转眼间看看放晴，佛佛道：“看哪，前面有一个村庄！”他们赶车进了村子。村子挺大，但村里的人一见他们携刀带剑，个个不敢理他们。直走到了一间大大的房前，才看到了一个老者坐在房前晒太阳。

“老人家，能不能在这儿歇一歇？”

老人看看他们，再看看那八匹骏马拉的华车，大声道：“好，真是好车。我老汉头回见这车。”

磨磨说：“老头儿，我们要借宿，你说车做什么？”

老汉笑道：“好，好，我这房子大，你们住好了。”

四人便进了老汉的家，一进了门，便看到在那正堂位置上有一些牌位。他们看着那牌位，尽是死者的供牌，以为是逝去的老人。再一看，却是不对了，原来那里写着五块牌牌，都是写着“小女”字样。细看，后面一块却是写着妻子名讳。四人对看一眼，明白老人的四个女儿与妻子都是死了，只剩下了他一个人，守着这一套大房子。

四人饭罢，便歇息在大房子里，老人告了安歇，回去睡了。夜里，方方看着三个女人，说道：“我得睡了，你们三个也知道，熬煎老公，也算不守人伦，世上男女，都是食色之徒。你们总得有一个陪人。”那佛佛笑道：“好，好，我便陪你好了。”

磨磨笑对佛佛道：“你要不要试一试我的药，你一试，说不定他看你时，那眼光更是淫邪邪的。”

佛佛大叫：“别碰我，我不跟他睡，好不好？”

刺刺一句话也不说，方方涎脸说道：“刺刺，我跟你睡，三人里你最薄些，晚上不耐寒。”佛佛眼气，说道：“好，好，赶明日我就吃了磨磨的药，也变得薄薄的，那时你搂不搂着我？”

磨磨说道：“你就是薄得像饼，他也不会搂你。”

佛佛气哼哼地叫：“睡，睡，都睡，拜托拜托，你两人夜里别弄出声响来，搅得我不能睡。”

方方正在熟睡，忽觉得那刺刺在他的耳轮上轻轻咬。他慢慢说道：“不行，不行。”他心意是，和那磨磨佛佛睡在一屋里，他不能与刺刺浪。不想刺刺仍是轻轻咬他，他便翻翻身，起来压在刺刺身上。正想欢乐，忽听得刺刺轻声道：“你小心些，那个老人正在窗前偷看。”

方方小声道：“他看什么，莫非他老得只能看么？”

刺刺轻声道：“他是一个深藏不露的高手。”

方方不出声了。他与刺刺假做快乐，刺刺发出快活声音，想让那佛佛与磨磨两人都醒来。

但偏偏佛佛与磨磨都不醒，让她好生着急。不知道她两人是故意假作不醒还是真个在沉沉鼾睡。方方道：“我出声叫醒她们，好不好？”刺刺道：“看他在那里偷偷一窥，真不知他想做什么。要只是想看看你的儿女情趣，闹起来岂不是大大没趣？”

方方正在说话，忽听得刺刺道：“他走了。你等着，我去看看。”方方知道他功夫不如刺刺，但有了刺刺，天南海北他都去得，他一扯住刺刺的手，那手竟好生温暖。方方心里得意道：我这个媳妇算是娶对了，她虽然身子单薄些，但在床第间的那快乐，是谁也比不上的。磨磨与佛佛以为我怕刺刺，那可是瞎想了。正在得意，身子不由自主，被刺刺扯着，冲出了房间。

看看远远那个老头在走，慢慢蹒进了那间放着牌位的房间。两人跟着进去。那老人想是看过了他几人，知道佛佛与磨磨正在熟睡，方方正与刺刺亲热，没人能顾及他，所以走路也不回头，只是一直走进那房间。

老人在那灵位前跪下，他暗声道：“阴姑，花儿，我来祭你们了！”忽地阴风一起，吹得方方也心一哆嗦，他偎在刺刺的怀里。见那老人阴森森跪着，从地上拿出一个小小

木人儿来，把那个木人儿放在那祭台前。木人儿是一个很英俊的人，那木人儿的身上插满了针，像是阴咒一般。老人对着那木人儿，怒目圆睁，大声道：“米离，米离，我得宰了你，要不杀死你，让我怎么瞑目！”

刺刺与方方都是一哆嗦，看来这人与米离也有刻骨仇恨。但见那老人跪在地上，呜咽道：“阴姑，我对不住你啊。我对不住你们啊，花儿……”他满脸是泪，伏地痛哭。

只是一会儿，突地他一声清啸，跳起来便对着那木人儿出手了！叭叭叭一连射出九把飞刀，刀刀都正中那个木人儿的心窝！他恨声道：“米离，米离，我杀死你！”

他的刀法很是精妙，方方看在眼里，心内吃惊：看来他的刀法还在我之上，就是比起刺刺来，也不遑多让，只是他为什么那么恨米离，却不得而知。

老人跪在地上，对着那灵位哭泣很久，哭得方方也不耐烦起来，他心道：你要是恨米离，就出去与他动手，在这里耍什么威风？

那老人哭罢，也祭罢，便慢慢站起来，他的身子很高大，身板拔得笔直，忽地清声说道：“你们两人出来吧！”

方方被他一叫，吓了一跳，刺刺扯着他，一跳出来，她伶牙俐齿，不说被人家一声喝斥出来的，说是她想出来见老人。

老人说道：“你们听着，你们那两个女人没见过我，她们可以不死，你们两人必死无疑！说，你们想怎么死？”

刺刺突然挽住了方方，她说道：“我还不死，他是我老公，虽然没用了一点儿，但我也不能让他死。你知道为什么？他死了，我再哪里找一个脑袋四四方方的人？”

老人不耐烦道：“你们不想死也不行，报上名来，我杀了你们，自会去给你们家人报信。”

有人咯咯一笑：“他说他来报信儿，你信他不信？”再有一人说道：“不信，他怎么会告诉我们，他只是会说他们两个跑了，扔下我们跑了。”另一个人道：“说他两人总偷

情，那还不假，扔下我们两个，刺刺还不那么坏。”

就跳出来了两个人，正是磨磨与佛佛。

老人道：“你们听着，既是你们四人都知道了我的秘密，你们全都得一死！”

刺刺笑着，说道：“我不信，你能杀了我老公，你怎么舍得杀了我们三个如花似玉的女人？”

一听得刺刺说她两人也是“如花似玉”，让磨磨不由得大受受用，她忙点头称是，佛佛脸上也满是笑容。

老人道：“我告诉你们我的名字，免得你们到了阴间还做冤死鬼……”

刺刺一叹气，说道：“不用了，我知道你是谁，你是阴阳九刀罗立。”

老人呆了，呆怔怔地看着刺刺。

她是什么人，怎么竟能知道他的名讳？要知他阴阳刀罗立的名头，在江湖上并不十分响亮，按说刺刺再是能行，也不会对他知之甚稔。

罗立冷冷道：“好，你既是知道了我的名字，你们四人全都得死在这里……”罗立掀起衣襟，胸前露出了九把刀。他那刀一把比一把小。

听说阴阳九刀一与人动手，先是用他的大刀，最大的那一片刀重十六斤，最小的刀只是薄细如纸，长不盈寸。要是不遇到最厉害的强敌，他决不会拿出那一把小刀来。

面对着方方四人，他拿出了那一把小刀，他要使出他阴阳九刀的本事，一击致命，决不放过这四人。

他不能让这四人走出屋门，他们窥到了他的秘密。

第四章 阴毒

刺刺笑道：“我不光知道你是阴阳九刀罗立，还知道你与大侠米离有仇。你与大侠米离有仇，自然不是什么好人。你在江湖上难以立足，因为大侠米离要杀死你，你只好东躲西藏。”

罗立怒吼一声，唰地一刀劈来！刺刺的身形闪开，冷冷道：“你的刀能奈何得了我吗？”

罗立怒吼，一刀刀果然很精妙，他刀刀杀招，直劈刺刺！

让刺刺看到了他在用阴咒魔魔去咒死大侠米离，不由得让他又羞又怒。

磨磨说：“你要杀死米离，你就宰了他好了，再不就与他一刀一枪地干，你做这种事，哪是男人的作为？”

佛佛笑声道：“你真是傻，要是能打得过大侠米离，他岂不是早就杀了米离？人没能为，才做这等事。”

罗立性如烈火，哪里能受得她们几人的奚落？他大声叫：“气死我了，气死我了，我得杀了你们！”他一刀刀劈出，手里那一柄小刀，竟是招招细腻，直逼刺刺的喉管！刺刺见他招招逼近，像是不要性命了，不由叹道：“你与大侠米离有仇，你怕米离？”罗立一连出刀十几招，也伤不了刺刺，看看她还是四人里最柔弱的女子，他也不敌。再怎么与那三人动手？他心灰意懒，冲天大啸，叫道：“米离，米离，我今生今世不能杀死你，就是做了厉鬼，我也不会放过你！”刺刺眼看着罗立回手，吓地要直插他自己胸前！

方方抓住了他的手，方方笑道：“你要死了，岂不是很冤枉？你听没听说过，没与人动手便死的人，只是一个胆小鬼？”

罗立落泪了，他暗声道：“我与他见了三次。”

佛佛拍手道：“对啊，管他是不是大侠，你与他一刀一枪地来过，就是死在他手里，也不算冤。”

罗立低头，说道：“我去杀他三次，他放了我三次。”

四人默然了。

就是再好的游戏，你也决不能玩第四次。人有俗语，说是：再一再二再三，不可再四。再一时是英雄，再二时是好汉，再三时是无赖，再四时就是无趣了。

人再无赖，也比做无趣的人好些。

四人默然，他们能对罗立说什么？

罗立道：“我知道他放了我，我也知道江湖中人不屑于说我，我便躲着，我不愿意让他那些朋友知道，我不愿死在他们手里。”

方方大笑，他笑着对那罗立叫道：“你好好谢我，我便替你报仇。”罗立摇头：“不行，你杀不了他。”

方方笑道：“你杀不死他，是因为一来他名声太大，他在江湖上的声誉很好，你一要杀他，岂不是冒了江湖同道的大不韪？二来你一个人势单力薄，你怎么能杀得了武功高强的米离？”

罗立半信半疑，对方方道：“你说，你怎么能替我报了仇，你要是替我报了仇，我一辈子替你做牛做马。”

方方拿出了一纸。

这便是北方许顺给他的那一张纸。

这一张纸上写着三十三家人的名单。罗立看着，他惊讶地看到，在那名单上，写着天下三十三家很有名的武林门派。就连少林、武当这些名门也在单子上。

罗立不知道这一张单子是什么，他问：“这是什么，怎么把贱名也列在那些名门大派的后面，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？”

方方笑道：“你看这些名单，便知道有多少人与米离过不去了。要是这三十三家都与米离为难，你说他的日子会不会很不好过？”罗立看着那三十三家，目光中有一丝欣喜，要是这三十三家都要杀米离，他就是大罗真仙，也决逃不过一死去。但看着看着，不由看得他眉头紧皱。

这三十三家决不会一齐出手，他们中间有许多门派受过米离的大恩惠。就说丐帮，她们的前帮主肖乞儿便是米离从那艳庵手里救出来的，她们感谢米离还来不及，怎么会对米离出手？

如果有人要对付米离，他们决不会袖手旁观。再说那武当派，上一次在艳庵，他们的唯一师长武当一剑恨意死在艳庵，他死前也受过米离的照顾，武当派也感米离的大恩。

不说武当、少林，天下各大门派，哪一个对米离不是交口称誉，哪一派对米离不是毕恭毕敬？

因为在他们眼里，米离自从被苑老爷子从那坟里救出来，他便是天下最有本事，最有正义感的大侠了。他毁了流花女人谷，让天下的怨女再也没了报复男人的野心。他破了艳庵，让名震天下的无定大师也死在当场。他的名声像是正在日中的太阳，谁能毁得了他的威名？罗立看着方方，说道：“我知道，你是江湖混混儿方方，你很有名，但你也不该来耍我。”他很愤怒。

方方笑，刺刺说道：“罗立，方方说的是真事。”

罗立大叫道：“谁说是真事，你们再说，我也不会相信。就是你们有苏秦的巧嘴、有张仪的辩才，你们也不会说动少林、武当对付米离。”

罗立要撕那一张三十三家生杀令。

“慢！”

方方的嘻笑不见了，他对罗立正色道：“你看看那一张纸上，你排在第几？”

罗立再扫一眼，才看得他原是在那三十三家的名单上，排在第三十二位上。他脸红了一红。

方方道：“我也会找你，你去不去杀米离？”

罗立仰天一叹，说：“不会。”

佛佛应声而问：“为什么不去。”

罗立道：“我杀过他三次。”

磨磨说道：“你推没推过磨？”

罗立想怒，但一见磨磨的神色很是正经，不像是在开玩笑，便摇摇头。磨磨说：“你应该去推一推，人都看不起驴子。你知道不知道驴子比起马、牛来，要聪明多少倍？”

罗立惊讶道：“你说驴子聪明？”

磨磨道：“对，它只知道要吃到草，就得围着那磨转。它很有耐心，所以人杀死了马，杀死了牛，却不杀死驴子。因为人总得吃饭，一吃饭就得推磨，要推磨就得用驴子不是？”

罗立惊讶地看着佛佛，这个胖女人很有主意。

方方笑吟吟对罗立说道：“你是我三十三家生杀令上的人，你是第三十二家，本来我该在最后再去找你的，但既是在这里碰上了，我不如就先说通你，让你也在这三十三家生杀令上签名。”

罗立道：“我不签，因为你们杀不死米离。”

方方说道：“我说我劝你了么？”

罗立一愣，方方确是没有劝过他。

罗立瞅着方方，这男人像是一个孩子，那样子傻呵呵的，他怎能劝得天下三十三家人一齐在生杀令上签名，怎么能让天下武林三十三家一齐追杀米离？

罗立忽地豁然，要就这么个大方脑袋的家伙，怎么能娶了三个媳妇儿？他们能劝得

了我罗立，也许会劝得了其他那么十家八家，就算是天下有十家八家的门派去杀米离，那也挺好。

他们杀不死米离，最少可以死在米离的身旁。

只要米离杀的人很多，他的性命便可能会不保。岂不闻：多行不义必自毙？

罗立道：“方方，你要能说动我，我便相信你。”

方方坐下了，他对罗立悠然道：“你与米离有仇，是不是？”

罗立点头。

方方再笑，一笑那脸儿更方了：“是你千方百计要杀死米离？”他还是点头。

方方拍手道：“那有什么不对了？既是你与他有仇，既是你要杀他，你不想杀就不杀，你不杀他，你就是一个不能报仇雪恨的王八蛋，是一个任由人踩任由人踏的臭狗屎！你是一堆臭狗屎，我还理你做什么？”

罗立惊讶，他看着方方，心内怒意更增。就凭他这么一个臭小子，竟要去说动三十三家，岂不是开玩笑？怕不等到了三家，他的头就咕咚一声落地了，他死了也不知是怎么死的。

罗立怒道：“我是不是王八蛋，干你什么事儿？我……”他刚想一怒，但看到了刺刺那古怪的笑意，心里猛省：不能中了他的计，他说什么，应他就是。

方方问道：“罗立，我要问你，你三次去杀米离，都是怎么一回事？”罗立此时知道了他四人是想杀米离的人，自是不再惧他，说道：“别提了……”

他第一回去杀米离，是在一家酒店里。米离正在喝酒，此时的米离如日中天，他的身前身后总是围着一群小姑娘。那一天围着他的是：武当派的第三代剑客琴瑟、江湖丑女、一个不知叫什么名字的白衣女、还有一个是魔女小小。

她们都煞有介事地看米离喝酒。

米离喝酒有那么上百年的历史了，从前说他与一个很会喝酒的女孩子鱼漂儿在一

起，他那时快意恩仇，任侠天下。罗立在酒楼上找到了他。

罗立说：“你是米离？”“天下只有一个米离。”罗立说：“好！”他出刀了！他第一回对一个江湖人九刀齐出！

最大的那一把刀直递向米离的前胸！他的刀不想让米离受伤，他也知道单凭这一把刀根本不能叫米离受伤。

他的第二把刀直插向米离的根器。他算了許多天，既是米离是一个淫贼，先割了他那作恶的根儿再说！第三把刀直插米离的头上。如果米离向上一动，他的第三把刀便插在他的咽喉上！第四把刀直对着他的左臂。罗立查得清，米离的左手比他的右手更可怕。第五把刀直奔他的腿，想刺在他的腿上！第六把刀、第七把刀直插他的右胸。他想让那两把刀直奏奇功！第八把刀握在他的左手上，他人随刀而出！最后一把刀咬在他的口中。

他用最后一把刀准备与米离同归于尽。

九刀齐出！

米离根本没想到，他一与罗立攀话，罗立便不由分说便九刀齐出。他的身子正沉在那桌旁，怀里抱着那个魔女小小，见刀飞来。他手伸出想推开小小。小小笑了，咯咯笑道：“大侠米离对付一个小小刺客，还用得着尽全力么？”

米离见她不惧，那九把刀齐出，他上上下下全被封住。要是刚才他能推开小小，还能脱身。此时八刀齐至，他怎么躲得了？

罗立见那八刀齐刷刷插在米离的身上，不由得大喜。看来他跟了米离一月，终于能报得血仇了。

罗立振臂大呼：“我杀了米离，我杀了米离了！”

那坐在一旁的的女人怎么了，她们既是心慕大侠米离，怎么他杀死了米离，她们都一动不动？罗立再看，见那米离的身上真的钉满了刀，八把刀。

钉了八把刀的米离在对他笑。米离的身上有血，那八把刀正在身上插着，竟是毫不

在意，对着罗立笑。

米离问他：“这位朋友，不知怎么称呼？”

“罗立。”

米离笑了，仍是那种寂寞无比的笑，他对着罗立说道：“你是来寻仇的？”

罗立怒骂道：“不错，米离，你是一个小人，你在江湖枉有那么好的声誉！你害人家良家妇女，奸淫烧杀，无所不为，你是一个衣冠禽兽！”

他一声声怒骂，叫那些依偎在米离的女人好生奇怪：米离不是名重天下的大侠么，他怎么会奸人家的妻女？他怎么会做那种恶事？但魔女小小笑了，她笑盈盈道：“好，好，原来米离也做过这么漂亮的事儿，真不错。”

魔女小小竟当着人面，去米离的脸上亲了一下。

众人中有的女人亲近米离，是因为他是名重天下的大侠，她们怎么能受得了米离是一个奸恶小人？琴瑟大声道：“米离，你说，你没做过那种恶事！”

米离笑微微看着罗立，说道：“罗立，我奸过你的女人……”一时大哗。

琴瑟拎剑便走，连头也不曾回。那位白衣少女在仰头冷笑。丑女低着头，轻声说：“你怎么会……这样……”

那魔女小小说道：“他怎么会不那样，你们天天叫他做大侠，叫得他也烦了，他也做够了大侠，他要做一个坏蛋，好不好？”米离的身上插了八把刀。罗立看着那八把刀，明白了：米离是故意受这八把刀。他对罗立说道：“你要是能杀得了我，你便杀我好了。我承认做过那事儿。”

罗立虎吼，冲上去，叭叭叭在米离的身上打了十七八拳！每一拳都能杀死人的七伤拳！

第五章 仇大莫过奸人妻

罗立怒目喝道：“米离，我问你，名为天下第一大侠，你做下的恶事有多少？”

米离竟是没有一丝羞愧，看着罗立，说道：“那就得看什么事儿算是坏事了。”

罗立道：“我问你，我见没见过阴姑笑凤？”

米离道：“见过。”

罗立顿了一顿，叫他说出那种见不得人的事儿，一个是米离，一个是他的妻子，他怎么说得出口？但他总得说，他不说不说，米离总是名重天下的大侠，怎么会有人知道他是一个追花的恶人？

罗立大声问：“你与阴姑在一起过没有？”

众人看米离，米离在她们的眼中，是一个最好的好人。他做过的事儿，哪有一件不是好事？他怎么会奸人家的妻子？

但米离瞅着罗立，说道：“我与阴姑有过肌肤之亲，你知道了，那是最好……”

人都不相信自己的耳朵，但明明是米离亲口所说，哪里有假？罗立大声恨恨道：“好，好，我宰了你！”

罗立冲上去，叭叭叭一连打他十几拳。但忽地那软软的躯体变得硬了，米离的身子坚逾钢铁。他几拳打后，手便肿了，他狂叫道：“米离，米离，你奸我妻子，我要宰了你！”

米离的神色很平静，他说：“你最好来找我，再不要去缠你妻子了，你要再缠她，我会宰了你！”

一阵叹息声。

米离肯为一个女人说话，肯替一个女人去拚死，那个女人便同鱼漂儿一样有幸了。罗立当时无话说，手也肿胀了，八把刀都插在人家的身上，杀也杀不得人，走也走不得，

他恨不能死在那里。他怒叫一声：“米离，我杀不了你，我杀死我自己好了！”

想不到他的最后一把刀竟是为他自己留的。“嗖”一刀，割向他自己的喉咙！

罗立像是嗅到了那一缕血腥！

但他没死成，他的最后一把刀不知怎么竟也到了米离手里。

米离的脸上仍是带着那微笑。他说：“罗立，你不算是好汉。”

罗立语塞：王八蛋，我老婆也给你玩了，我算什么好汉……但他眼睁睁看着米离，说不出话来。

米离说道：“我给你一个机会，你可以对我下毒，但一般的毒毒不死我，你也是知道的。你可以在我睡时给我一刀，机会反正很多，你何必着急去死？”

罗立恨不能立时生吞了米离，他的脸气得乌青，对米离恨道：“米离，好，好，我听你的，我早早晚晚得宰了你！”

米离当时大笑，那笑听来也是有些索然，他对罗立道：“好，那好。”

米离从他的身上拔下了那八把刀，一把把扔过来，叭叭叭叭，一把把全都插在了罗立的刀鞘里。他想躲也躲不开。

米离说道：“好，罗立，最好你杀死我……”罗立下楼的时候，他听得米离叹息，米离对人说道：“我真的活够了，活了那么多年，无定说得对，我活够了……”

刺刺等四人听着，心内生叹：果然米离再也不是从前的米离。他从前曾经痴情于一个女人，那个女人是鱼漂儿。后来他到了流花女人谷，喜欢上了谷主流花。流花女人谷破了后，他与流花也无缘了。他再去了艳庵，破艳庵时，他喜欢上了丐帮帮主肖乞儿。那时的肖乞儿也是一个美女，眼睛很大，乌乌亮亮的，只把一心都放在米离身上，宁可不要她的丐帮帮主位置，也要随米离走，但最后她不知怎么也死了。

刺刺心道：米离遇上了所有钟情于他的女人，没有一个人能与他白头偕老，他便性情大变，由一个一心助人的大侠变成了一个追花客，这也许是真。

如果米离真的成了一个追花客，方方的三十三家生杀令一定行得，那样天下就会少了一个祸害了。

刺刺想罢，对罗立说道：“罗大哥，我有事要问你，你能不能答我？”

罗立点头。

刺刺说：“你的妻子长得漂亮不漂亮？”

罗立脸红了，他怎么说呢？但他低下了头，黯然道：“她生得很美，她长得很白。她的皮肤像是玉，你能从她的皮肤上看清她的血在流……”

一个很漂亮的女人，被米离看中了。

那三十三家的主人，是不是都与米离有仇，是不是都愿意对米离报复？刺刺再问：“罗大哥，我问你……”

有些话毕竟难于启齿，刺刺毕竟是一个女人。

罗立急急道：“姑娘，你是一个好人，我看得出来，你也很有主意，你问吧，凡是我知道的，我都告诉你。”

“你妻子与你情感如何？” “很好……很好……”

“她离没离开过你？”

“离开过。她是江湖人，自然总会有些江湖事。”

人不说，也不便打听。

“她怎么遇上了米离？”

“她在江湖上行走时，看到了米离，米离一见到她，便来调戏她。她恨米离，骂过米离。可不知怎么，后来竟跟他走了……”

罗立恨声连连，但看米离却是不在意。从前的大侠米离是人人崇敬的人，如今在米离怎么会成了一个色迷？

刺刺听得罗立说，她大声道：“不会，不会。”

罗立冷笑，一声冷笑刺骨，他说道：“要是别人对我说大侠米离是一个好色之徒，我也不会信，但我亲眼看到的，我怎么不信？”

刺刺想想道：“你只是听得米离说，没见到他与你妻子在一起，这事儿不可全信。”

罗立双颊流泪，说道：“我恨，我恨他……”

世上最大的仇事，莫过于奸人妻子，夺人儿女。这个米离奸了人家的妻子，竟还劝人家不要再去找自己的妻子，说来真是太过份了。方方大声道：“罗立，你一个汉子，堂堂五尺之躯，他要你不去找你的妻子，你就不去找她了么？”

罗立仍是流泪，他哽咽道：“我去找了，但那是怎么一种情形，你连想都想不到。”

要他说出男人的隐事，要他说出他自己的痛苦来，实在是难。但面对着四个人，他不能不说。

罗立说道：“我找我的妻子了，她自从出了那件事后，她便躲着我，不愿意与我见面。她是认为她做了那种事，对不起我，还是因为她被那个恶徒米离奸了，觉得再难见我？我不知道，但我一定得知道，我一定得找到她。后来我到了华山，听说有山阴有一座草屋，屋内住着一个女人，我便去找她了。”

男人的痛苦来得深，看罗立眉间的皱纹，便知道他一生都难从这一痛苦里解脱。他慢慢道：“我不敢直接去找她，我就在她那间茅舍外面等。天晚了，风很大，她为什么不出屋来？如果她走出屋来，我便对她说，我爱她，我仍然爱她，她是我心里唯一的女人……我等得脚也软了，眼睛也渐渐看不清了。这时，我看到了一个身影走出来。她走得那么慢，仍像她平时，一步步都是那么好看，仪态万方。我看她走到那一条小溪边，在那里打水。我跟着她到了那小溪边，听得她一声长长的叹息。我心里一紧：原来她仍是那么不快乐。我忍不住了，大叫了一声：阴姑！听得我一叫，她像是听出了我的声音，她的身子没转过来，便在那里抖了一下。她再慢慢转过头来，我便看到了……”

罗立说到这里，他的声音忽地变了，变得哽咽起来。一个男人，竟是呜呜泣泣哭起

来。

佛佛好心肠，说道：“你哭什么，你有仇，异日找他报仇便是。”刺刺扯住了佛佛，人要有深仇大恨，怎么能让他平平静静？

罗立半晌方道：“我看到了她.....”

他再哭起来，痛哭了半天，才道：“她再也不是我的凤姑了。”四人不解。

罗立哭道：“她的脸，她的脸.....”他再也说不下去了，只是哭。看他一个大男人如此痛哭，让他们四人好生难受。方方示意刺刺，刺刺便递与他一方手巾，让他擦泪。

罗立再说：“她的面貌算是毁了。我对她说：‘凤姑，我找你找得好苦。’她说：‘我与你今生无缘了，来生再会好了。’我急叫道：‘凤姑，凤姑，你别走，我问你，我的四个女儿哪里去了？’凤姑对着我说：‘你去前坡看看，那里埋的就是你的四个女儿。’”

罗立当时几乎要昏倒过去，他跑到了前坡，果然看到了四座坟。坟上的坟土都不曾干。他扑到了坟前痛哭。一直哭到了天明。

后来他昏死过去了，天亮了，他再去找凤姑，那华山坡前的小屋里竟是无人。他看到了凤姑的用具，只有几件简单得不能再简单的东西。看来凤姑也是在这里苦度日子。

磨磨问：“你再没找她？”

罗立仰头，忍住泪水，说道：“怎么没找？我再找了她几次，她不不理我，她只是说我与她无缘了。我的女儿虽是都有病，但她们总不会一齐死。我问她是不是大侠米离做下的恶。她只是哭，说那与米离无干。但我再问她，是不是米离与她亲近过。她就说，她此生再也不能与我团聚了，来生她一定会报答我。我大声对她说：“凤姑，我是你的男人，我与你有十几年的恩爱，怎么能说分手就分手？我不在乎你的脸，我愿意同你再团聚。”不料得她一听我说，反是满脸害怕的样子，说道：“不要，不要.....”我说：“我是一个磊落男人，我不在乎你是不是失身，我也不在乎你的脸是不是破了相，我只是喜欢你这个人.....”

佛佛大声道：“罗立，看来你这个人还不错。”

磨磨说道：“好男人！比有的男人强百倍！”

方方道：“该不是说我吧？”

刺刺一挥手，止住了他们。

罗立道：“我说过了，她更是害怕，说道：‘你还是回去吧，你要是喜欢女人，再找一个就是了，我与你今生无缘。’我对她说：‘不行，你不说明白了，我不放你走，我找你找得好苦。’她竟是再也不看我，只是流泪道：‘走吧，你走好了，你要是不想害死我，你就走开。’我以为她是怕米离，我便对她说：‘你不必怕米离，他要是来杀你，我便与他拚了。他要杀，便叫他杀我们两人。’凤姑对我说道：“我再告诉你一次，这事不干米离的事儿。’我大叫道：‘他都承认了，还有什么不干他事儿？’她说：‘不是，我得走了。’我逼住了她，不让她走……”突地，罗立噤声了。

他像是看到了血腥，像是看到了什么大不幸，只是呆呆怔怔地漠视眼前。

刺刺不敢逼问他。

他突地跪了下来，叫道：“凤姑，我不该逼你，我不该逼你啊。我要是不逼你，你一定不会死……”

他痛哭，直捶打着他自己的头，打得头咚咚响。

佛佛忍不住了，她追问：“你怎么了，你的妻子怎么了……”罗立慢慢起身，说道：“她自尽了，当着我的面自尽了……”众人无语，他们还能说什么？罗立说道：“她告诉我，不要去找米离报仇，这事儿不干米离的事儿。她像是有什么话要对我说，但她说不出来了……”

风也萧萧，人也瑟瑟，五人站立，冷默相对。阴姑笑凤要对她的男人说什么？

刺刺问罗立：“她最后还说什么？”

罗立说：“她说，她说，要不是怕害了我，她真想跟我作爱……”凤姑是在他怀里死

的，她死时不怕了，她不怕米离再来害她了，也不怕米离再来害她的男人了，她含笑而瞑。

罗立恨拳对天：“天啊，我要杀了他，他就是天神，我也要杀了他！”

第六章 血洗蜈蚣庄

细风嗖嗖，一行五人到了嵩山。

嵩山少林寺是天下第一大寺。说它是天下第一寺，并非是因为它规模宏大，建筑恢宏，而是说它是天下第一大武林宗派，是天下武林人瞩目之地。

刺刺对罗立说道：“我们一行人到少林，要说服少林也对米离出手，并不容易。只是到时得见机行事，你们记好了，尤其是罗大侠……”罗立闷声道：“别叫我大侠，你要不嫌弃，叫我一声罗大哥就是了。”

刺刺笑一笑，笑得很是妩媚，让罗立不敢抬头看她，她说道：“好了，罗大哥，你记着，要报仇，也不争一日。我们先把这三十三家生杀令弄妥，就不怕他米离飞上天去。”

罗立也听得血脉贲张，对刺刺道：“好，我依你便是。”

少林寺对他们几个人很是敬重，直把他们让到了方丈禅室。

只见这方丈禅室很静，有几幅字在墙上挂着，一幅是：山是山，水是水；山水不必相依连。风是风，树是树，风欲动树须识静。再有一幅，更是怪事，上面写着：水水水水不不；风风风风习习。

方丈是无望大师，他是无字辈最有学识的人。自从那艳庵破后，少林痛感达摩堂首座无心大师死得冤，人不能破得“色”字一关，便入万劫不复。再感方丈无欲大师之死，

为了少林一脉，吃下了艳庵的剧毒“血魂焰”。想少林一入世便生那许多是非，不如不入世的好，便再想全寺僧都好好诵经习武，不再入江湖惹事生非。

从方丈无望开始，少林人人自强，不思江湖。

无望大师本来不欲见他五人，但听说有许顺的书信，不得不见他们。

无望大师一脸银髯，问讯道：“几位施主一路辛苦？”

方方一见老和尚那认认真真的样子，便打哈哈，说道：“不苦，不苦，还有许多的好处。”

本来这好处是，他能依偎在美艳女人的身上，一路打情骂俏，来到少林。那一辆车又是好车，跑得极快，有何大辛苦？

刺刺捅了他一下。告诉他，少林寺不喜玩笑，直说正事就是。少林方丈看完了那一封信。无望大师的神色很是奇怪，他看那信时，有一些冷笑，分明是对那信里所说，不很相信。

他再看看那一纸生杀令，说道：“方方施主，这事我就有一点儿明白了。世人都知，大侠米离是天下第一有声望的人，他的声望所至，就是少林也不敢对他有一点儿非议。你们说他是一个追花客，有何证据？但愿不弄错才好。”刺刺拿出那从包包里掏出的纸绢来，说道：“弄没弄错，大师看看这一纸便是了。”

这一纸无望大师看得很细，他看着看着，那手也哆嗦起来了，分明是也止不住那无名火。他看罢，再闭上了眼睛，细细一思，抬头看到了那两幅字，长吁了一口气，说道：

“方方施主，我看你们是弄错了。当年大侠米离破流花女人谷，再破艳庵，从来没有在色上栽过跟斗。你们怕是看错了人。再说你们写下的这些罪状，看了也令人发指，决不像大侠米离所为。”

一旁的罗立听了大怒，忘了刺刺对他的嘱咐，叫道：“方丈，米离是个什么东西，我最清楚了。你要不要我告诉你？”

方丈无望大师回头看看他，问道：“这位是谁？”

方方说道：“他就是在那三十三家生死令上签名的阴阳九刀罗立罗大哥。”

罗立喝道：“无望大师，你少林是天下大派，看到了米离这等歹徒，也不去止他，还算什么名门正派？”

方丈无望大师一听得他说“名门正派”四字，愀然不乐，他说道：“阿弥陀佛，施主看我室内的字幅，这便是我对名门正派的看法。”原来少林自经那一次次变故，对于天下那几大派也多了几分认识，知道那几大派也是良莠不齐，好人多，坏人也多得是，故对名门正派的看法，也渐渐不那么分明了。无望大师道：“方方施主，我看你们还是找别人去吧，少林不会管你这种事儿的。你再说也是白说。”

刺刺笑了，佛佛怒了，那磨磨又喜又忧地看着无望大师。无望大师问道：“三位女施主想做什么？”

佛佛说道：“老和尚，你说，我要是在你这屋里脱了衣服，你看那能怎么样？”

无望大师冷冷看她，说道：“女施主愿意脱便脱，老衲只是看不见，你愿意做什么便做什么。”

磨磨说道：“老和尚，你少林怕什么，我来对付你。”

刺刺对无望大师道：“少林什么都不怕，只怕在江湖上令名不行。”方方大叫道：“好啊，我便在江湖上传言，少林的和尚与米离一起奸人妻子，你看好不好？”无望大师说道：“施主愿说便说好了，反正少林做事，心正不怕影邪。”

刺刺冷笑道：“既是风欲动树识静，大师便不能不动了。”

五人转身便走。

无望大师叫住了他们。

他们看无望大师有什么吩咐。

无望大师说道：“等一等。”

他回头吩咐小和尚：“叫悟小师叔来。”

无望对悟小说道：“你下山去，这五位施主说他们要发下三十三家生杀令，杀死大侠米离，因为他奸人家的妻女，杀人家的女人。你与他们去，看看那三十家的心意如何。我少林再做定夺。”

悟小对着五人嘻嘻笑，说道：“好，请了。”

便一行有了六人。他们到了山下，再坐上那一辆车，向武当进发。那方方道：“在汉口三镇，有一家崆峒派的老师，他叫蜈蚣刀。我们那三十三家的名单上有他。我们先去找他，要他在那名单上签字，也省得再回头找他。”

四人赞成，那小和尚是少林“悟”字辈的，在少林辈份也算很高了，他乐乐呵呵地，对五人说话也不甚在意，只是傻傻地笑。到了汉口，一打听，都知道在那镇边有一家“蜈蚣刀”乐天声，有人指给他们看。在那镇角有一家小庄子，弯过去便是了。他们的车跑得很快，一直奔到了那小庄前。

方方站在车上，叫道：“庄里的人听着，我是北方的方方，偕着我的三位老婆，还有阴阳九刀罗立罗大哥、少林的悟小大师，一齐来拜庄来了！”

叫了几声，听得庄里竟是没有动静。那刺刺说道：“莫非是庄子里的人都睡熟了？”佛佛道：“都睡熟了，也有清醒的人。就像我们都睡了，一有动静，还不是刺刺先醒？”

刺刺忽地皱眉道：“不好，像有血腥味儿……”

那少林的小和尚悟小也叫道：“是，我得先去看看去！”

他飞身便走，一瞬间不见。五个人随后赶来，便见那庄子的井旁，有一个汉子正趴在那井上。悟小叫道：“大叔，大叔！”

那人不应，悟小一扒他，竟是应声而倒。原来他的胸口上中了一掌。那掌力很是浑厚，竟把一人的心肺全都震裂，死过多时了。众人大是惊异，刺刺道：“快看庄里！”他们冲入了庄里，看看中间那一所大房子，定是蜈蚣刀的家。他们冲到了门前。看那门旁，

兀立着两个人。佛佛笑道：“大惊小怪，你看那有两个人。”

他们到了前面，再细看那两人都静立不动，却从他们的嘴角流出血来。

刺刺说道：“两人还未吐声，便被来人一掌击毙。”

六人都是惊惧，就是悟小也低声道：“这般功力，就是少林方丈也是难能。”

他们到了院里，看到院子里有七八具尸体。那些尸体都是横七竖八躺着。使刀的把刀搠入对方的肚子。使枪的却把那一杆长枪插入使刀人的胸内。刺刺轻声道：“他们刚亮出兵器，不等两招出手，便被人一拨，把自己刺死。”

他们进了屋，一路上尽是尸体。进了屋子，便看到屋内更是凌乱，桌子都是翻的，椅子也碎了。地上躺了一个老人，他的胡子长，人满面血色，像是极有功夫的内家高手。他的手里握着一块布，那布是一块白布，显是刚刚从那与他动手的人身上撕下来的。

罗立叫道：“他就是蜈蚣刀！”

刺刺俯身看他，那老人显是气绝多时，他的双目圆睁，对来人极是愤怒。他的身后有他的两个兄弟，一个是左手刀诗平，一个是右手刀诗湖。两人都是蜈蚣刀多年的好友，也一齐死在这里。

少林僧悟小看了半晌，说道：“是一个高手所为。”

在蜈蚣刀的床角，看得见一个清清楚楚的脚印。脚印是来人对诗平蹬出的，那一脚用的是狐蹬，便看得清楚，一蹬三变，一拐，一弯，一提。三变蹬死了诗平。

刺刺说道：“是百兽舞！”

真用的是百兽舞。

会百兽舞的人不多，那是大侠米离从鱼漂儿向玉面狐狸陆灵生学来的绝技。

刺刺说：“看他对着来人，像是有备，但他不及出手，便被人杀。”方方仰头问：“是谁杀了他？”刺刺对着方方冷哼一声：“你问我，我问谁去？”

六人看着蜈蚣刀，见他的腰上有一排刀，那刀都带勾，共有十九把。

刺刺说道：“两汉蜈蚣刀，人见人断魂。说的就是他的刀。他的功夫，在两汉也是最有名的，谁能杀了他？”佛佛道：“你也不知，我们问谁去？”

悟小对着方方说道：“我来看看他的尸体。”悟小查看了蜈蚣刀的尸体，说道：“阿弥陀佛，他的心肝都震得粉碎，与刚才在门外的那两人一样。”看来杀死蜈蚣刀全家的，就是一个人，或许是一个高手带着许多人来干的。

方方道：“刺刺，你说，那人为什么要杀死他？”刺刺说：“是仇家所为，但看他动手，像是要斩尽杀绝，连一个活口也不留。竟把蜈蚣刀一家大大小小二十余口人全都杀死，这人做事也是够绝的了。”悟小说道：“这人用的是‘百兽舞’。”

天下会百兽舞的人不多，大侠米离便是其中的一个。罗立叫道：“我看是米离干的。”

悟小道：“事儿不曾查清，罗施主还是不要乱猜疑的好。”方方苦笑道：“三十三家人，只有三十二家了，要是都这么死，倒也容易了。”

刺刺突问：“在这两汉地方，还有什么人是三十三家名单上的？”方方说道：“张稳婆。”

刺刺说道：“快，快去找张稳婆！”

六人齐出，他们疾忙而行。那个张稳婆是不是也会遇到不幸？要是她也遇上了不幸，他们就又少了一个三十三家名单上的客了。人飞跑，看到了汉口水滨，看到了有一只船停靠在水边。那船上系满了红布带，远远看去，像是飘满了红布的一块烂木板。刺刺说道：“快去，那就是张稳婆的船。”

佛佛与磨磨与刺刺在一起久了，知道她说话必是有理，便飞跑过去。只有那罗立问道：“你怎么知道那就是张稳婆的船？”刺刺不答，只顾飞跑，看她那紧张神态，让悟小与罗立也心内忐忑，生怕真的出了什么事儿。

看看到了那一只小船，便见刺刺身子平直飞出，一飞到了那船上，方方叫道：“刺刺小心！”

只看那船哗啦啦碎成了几块，刺刺就要落入水中！

第七章 张稳婆

刺刺的身子正在下沉，忽地那船碎了，碎成了几片儿。方方情急，叫道：“刺刺，小心！”

刺刺再一飞身，落到一块大船板上。那块正是船舱所在。看她无恙，方方放心了。几个人都飞身上那船。但见船里有一些接产用的东西：千年盆、百洁布、保生膏，都放在那船舱里。

可舱里没人。

刺刺说道：“不知道张稳婆在什么地方？”

几人在那船里找来找去，也不见人，更不见尸。也许张稳婆是做了死鬼，落入长江里淹死了。他们怅怅，究竟张稳婆是生是死？一行人上了岸，他们再坐上车，赶着车行走，看看到了小镇。那镇里很热闹，人熙熙攘攘，他们正在望景儿，忽见一个肮脏汉子踅来，悄声道：“你们中间是不是有女人？”

刺刺几人看他，像是看一个呆子。

那人又悄声道：“既是有女人，你们一定会有喜，对不对？”佛佛看他，刚要张口斥骂他，忽被刺刺扯住。刺刺对那汉子道：“有喜了，你怎么办？”

那汉子轻声说道：“我也不知道怎么办，但有一个人知道，他有办法。”

刺刺脸上带笑，说道：“他有什么办法？”

那汉子拍手道：“对了，还是你聪明，要是有喜了，你千万不要自己弄，你得找一个稳婆。”

几个人的眼睛都亮了，才知道这汉子有些名堂。刺刺笑对他说道：“你这里有稳婆么？偏偏不凑巧，她就要生了。”

刺刺一指佛佛，三个女人中她最胖，刺刺只好说她。

佛佛刚说：“你才要生……”被方方一掐，疼得叫起来。那汉子笑着说：“我们这里刚巧有一个稳婆……”

那汉子转身便走，几个人赶着车，远远跟着那汉子。看着他出了小镇，再走出了城外，走到了一处乱石坟岗子。站在那里，等着几个人上去。

远远看他那样子，站在乱坟旁，甚是叫人恐怖。佛佛说道：“别去，莫不是那稳婆做了鬼？”

刺刺说道：“方方，你说呢？”

方方一挺胸，说道：“好了，我去，我去，看来女人都是胆小。我去好了。”

方方走两步一回头，他心也是胆突突的。到了那大汉的眼前，他大声叫道：“是你说有稳婆，莫非她死了，埋在这坟里？”

大汉说道：“你愿意不愿意见鬼，他是一个鬼，不是人间的稳婆。”方方见说得吓人，强笑道：“你别胡说……”

话音未落，忽听得那大汉说道：“我没胡说，你站好了。”

方方怪叫了一声，他的身子忽地落下去了，直沉入地底！

他再睁开眼睛，就看到了鬼火荧荧。像是远远近近都有鬼火。有鬼在他的身旁飘来飘去。他吓得大叫：“别吓我啊，别弄我啊，我有三个老婆，我还没享够人间快乐……”

一个人飘到了他眼前，那是一个人，但他的脖子上系着一条绳索，像是生前死后都不曾脱开绳索的鬼。他对方方道：“你有什么事，你们那几个女人没有一个有血光之灾，你来找稳婆干什么？”

方方道：“我找他有事，可不是生孩子。”

那鬼偏偏好奇，问道：“你与他有仇？”

方方看那鬼，眼睛大大的，竟是直瞪着他，叫道：“我与他无仇无怨。”

那鬼说道：“那就怪了，你与他无仇无怨，找他做什么？”

鬼呆看他一会儿，说道：“我明白了，你一定是因为他从前给你接生，死了孩子，你才对他心怀耿耿，是不是？”

方方说道：“不是。”鬼看着他，长吁了一口气，说道：“你找他做什么？”

方方突然噗哧一笑，他乐道：“你别装神弄鬼了，要是我说得不错的话，你便是那个张稳婆的亲戚。”

那人一叹，说：“你很聪明，只是你也说错了，我就是张稳婆。”

灯亮了，原来方方站在一间很大很大的墓室里。

方方说道：“据说稳婆都是女的。”

他对面站着的是一个很精干的男人，他对着方方笑。

他说道：“我便是张稳婆，我可以告诉你，只有我这一个稳婆是男的，而且我是这一带最有名的稳婆。”

他是男人，能替那些难产的女人解厄，他在这一带便最有名。

方方说道：“我可以告诉你，要是我的三个老婆生了孩子，我一定不会找你。”

张稳婆忽然大笑，他说道：“男人都这么说，但一到了最后，他们都急着找我，你猜那时我会怎么样？”

方方猜不出。

张稳婆笑笑，说道：“我会慢一点儿，尽可能地慢一点儿，让他的女人再受一会儿苦，让他求我，让他有时不得不跪在我面前求我。那让我很快乐。”

方方突然说道：“我知道米离为什么要杀你了。”那人一听说米离，竟也哆嗦了一下，他也怕米离？

为什么这三十三家生死令名单上的人都怕米离？

张稳婆的手颤抖，方方道：“我知道，稳婆的手从来不会抖。因为他得接下生人，送走死神。”

张稳婆的声音有一点儿尖，他笑道：“是么，我知道我在接产的时候，手从来不抖。”

方方说道：“我来找你，是因为我有一张三十三家生杀令，要你签名。”

张稳婆很意外地哦了一声，显是不信。方方说道：“你是这名单上的第三十个人。”

那张稳婆很不经心地问：“这是一份生杀令？你以为我会在江湖上要杀什么人？你别忘了，我活在世上，只是救人的。”

方方笑笑，说道：“我这三十三家生杀令，是要杀一个人，这个人你一定愿意他死。”

那张稳婆的手又抖了，他问：“是谁？”

“米离。”

他低下了头，再抬起头来，连方方也看得出，他的眼里有仇恨，有一种深深的仇恨。

他恨米离，一定是他与米离有深仇大恨，不然他决不会有这眼光。但那张稳婆突地笑了，他笑道：“你是不是开玩笑？天下人谁不知道米离是大侠，你能杀得了他？笑话，笑话！”

张稳婆放声大笑。

方方说话了：“你能不能告诉我，从哪里能走出你这间地牢？”“为什么要走？”

“因为你不说实话。”

张稳婆对他的话很有兴趣，他看着方方，说道：“据我所知，北方有一个方方，是一个什么用也没有的人，他长得特别，头是方的。人才认得他，不然，你说他有什么本事？”

方方说道：“我没本事，但我恨一个人，决不能吓得躲起来，我决不要躲在一间地牢里，我宁可与他一拚生死。”

方方的话刺伤了那张稳婆，他突地出手了！他抓住了方方的脖子，卡得他喘不上气来。

他看到了那张稳婆的手，一双枯干瘦削的手，看到了他眼里的凶光！

有人说话了，那人的声音方方很熟悉。“你要是不放开他，我便把你的后背挑开，让你成两半儿人！”

是佛佛。

也听到了刺刺的声音：“他会放手的，他只是给人家说到了痛处，不得不装一下子。”

张稳婆松开了手。

方方叫道：“老婆呵，要不是你们来，我可是不能活了。”

张稳婆看着她们几个人，他很惊讶这几个人怎么会一齐进来。刺刺说道：“我可以告诉你，不光是我，就是米离来了，你这间狗洞他也一样找得进来。”

张稳婆一下了给她说得泄气了，他暗声道：“我藏起来，真是想躲着米离……”

张稳婆也说了一个故事。

他是一个好人，从前曾经给一个女孩子接生，那女孩子没有成亲，只是与一个男人相好。她有了身孕，没有法儿，在大街上走，在那间张稳婆的店前踱来踱去。

张稳婆看出了苗头，他慢慢趑出店，来到了那个女孩子面前。他问：“你是不是有难处？”那女孩子一见了他，吓得要躲，但张稳婆喊住了她。他轻声道：“你再回去，性命便危险了……”

女孩子听他一说，回过了头。她低声问：“你说什么？”

张稳婆轻声道：“你虽是勒得紧，但你不能再拖了，孩子的性命要没了，你也危险。”

那女孩子说道：“你说……你说什么……”

张稳婆说道：“我就是张稳婆，你听没听说有一个张稳婆，那就是我。”

女孩子听他的了，她生下了一个孩子……

张稳婆说不下去了，他是不是想起了什么难事，便有些心疼？再过了一会儿，他再说道：“她生下了一个儿子。那一天，她握紧我的手哭了，她告诉我她的故事。她很不幸，她与一个纨绔子弟交好，但她受了骗，那人根本不想娶她。她看着我，说道：“我怎么办？要不你行行好，救救我的孩子，我自己死了算了！”张稳婆说完了，长吁了一口气，说道：“我后来给她出了一个主意，那是一个不算很好的主意……”

刺刺说道：“你娶了她，你与她成亲了，对不对？”

张稳婆看她，说道：“原来真的聪明人是你。”

果然给刺刺猜中了。

张稳婆与那姑娘成亲了，她的名字很好听，叫琼花。她与张稳婆过得很好，直到有那么一天……

张稳婆说不下去了，他的脸色苍白。他想起了一幕很叫他难堪的往事。

他突地大叫：“米离，米离，我恨死了你！我恨死了你！”

张稳婆接着做了一件叫他们想也想不到的事儿：他拿起了一把刀，在他的臂上插，直把他的臂插得鲜血淋漓，他也不住手。

方方大叫：“住手，快住手！”

他与悟小两人扯住了张稳婆，只见他臂血淋淋，哭叫着：“琼花，你死得冤，你死得冤！”

他再想把那刀插在臂上，但死死被两人扯住，挣也挣不脱。

张稳婆像是疯了一般。他叫道：“我要杀了米离，我要杀了米离！”悟小疾点他的昏睡穴，让他沉沉入睡。

他们在等，等待着那张稳婆醒来。他醒了，居然记得很清楚，看着方方，说道：“你说你有一张三十三家的生杀令，是要杀死米离？”方方点头。

他说道：“拿来我看！”

在灯下看了那一张生杀令，张稳婆笑笑，说道：“好，我还是第三十家，不错，不错。”

他在那一张生杀令上签了他的名字，说道：“好，我来与米离一斗，看他能不能是不死神仙。”

罗立说道：“他也会死，只不过他会比别人多死一回。”

张稳婆大笑：“不错，不错，我们一齐出手，刀枪齐加，看他还能不能活？”

一行人出了小镇，他们的马车再奔何处？

张稳婆说道：“我看咱们也可以分路而行，分别去找一些人，让他们一起来签名，那样岂不是更好？”

方方说道：“好主意，好主意。只是我告诉你，你别打我的三个老婆的主意，我得与她们一齐走，白天说说笑笑，夜里同枕共眠。你休让我们做两地鸳鸯。”

张稳婆大笑，说道：“我真的愿意有你这种男人，有你这种男人，我的生意才好得很。”

他对悟小说道：“我与悟小大师一齐走，好不好？”

悟小本来生性活泼，也愿意与方方和三个女人一齐走，但他不愿意让张稳婆看轻了，就说道：“好，就听施主的便了。”

那张稳婆笑：“让你们几人一齐走，不如干脆让罗老兄也同我们一齐，好不好？”

方方看着罗立，他说道：“罗大哥，你看你看，要是我说让你也一齐随他们去，那就显得我重色轻友了。可这一回是张稳婆说的，你就跟他们去好了。”

罗立也笑，当下计议停当，两下分手。

马车再走，方方在车上跳，叫道：“好了，好了，只剩我与三个老婆了，我愿意怎么便怎么了。”他叫道：“佛佛，你来坐在我的前面，让我躺在你的腿上。磨磨，你先去赶车。”

磨磨唧唧道：“三个女人，偏偏叫我去赶车，偏心眼子，偏心眼子！”说罢恨恨，方方说道：“你去不去赶车？”

磨磨虽是记恨，但又不敢不去，只好嘟嘟囔囔，出去赶车。方方躺在佛佛的怀里，佛佛一身是肉，果然躺着舒服。他叫道：“刺刺，你的江湖阅历多，讲一个故事来听，解解闷也好。”

刺刺冷冷道：“没故事。人都死光了，还有什么故事。”

方方叫道：“佛佛，你看你看，是不是打翻了醋坛子啦？”

忽地有人笑了，大声说道：“不是打翻了醋坛子，是来了人了，方大头，你来了朋友了。”

第八章 南方肃杀

方方看到了一群人。所有的人都围在地上，站着，站得恭恭敬敬，笔笔直。在那些人正中间，坐着一个人，这人的身子很是瘦弱，在这不算是很冷的夜晚，他身穿着一件厚厚的皮袍子，身旁生着三堆篝火。站在他身旁的那两个大汉都虎背熊腰，热汗淋漓，可他的脸仍是白白的，他的手也白白净净的，很干净，没有一点儿脏处。他手里拿着一只酒杯。

就是这个人在说话。

方方也被他的气派镇住了，低声问：“他是谁？”

刺刺也低声道：“听没听说北方许顺、南方肃杀？”

他就是南方肃杀？他说话的声音很轻，但保证方方与他的三个女人都能听得清，他说道：“原来是北方的方方庄主人。请过来一叙。”方方笑笑，说道：“一叙就一叙，只

是我听说你这人比我更好色，我有三个老婆，我不能让你看到她们。”

肃杀笑笑，说道：“好，就让尊夫人站在那灯影里好了。”

方方也有心眼，他想让刺刺三人站在一旁，看有什么不妥处，他再出声。肃杀递与他一杯酒，说道：“喝吧，你车上的酒可比不上我的冰酒。”

方方喝了酒，叫道：“好酒，再来一杯。”

肃杀道：“你知道不知道《黄帝内经》？”方方说道：“人说那是一本药书。”

刺刺看过那一本《黄帝内经》，但那里面究竟写些什么，方方可不甚知晓。

肃杀说道：“我的那一杯酒，须得有三个女人方才能消受。你再喝一杯，就得有六个女人了。你听说没听说过我有十七个妻子？”方方笑道：“我从前以为我有三个老婆，就是世上最不幸的人了，可你有十七个老婆，她们是不是都很受苦？”

肃杀的脸色变了，他轻轻叹一口气，说道：“我平时不怎么出门，因为我一出门，很是麻烦。我得把我的十七个老婆带着。”

方方笑道：“你有十七个老婆，你一走，前呼后拥，好不威风。有什么麻烦？”

肃杀说道：“你以为我喜欢有十七个老婆？”方方怪道：“你不喜欢，怎么会讨老婆？”

肃杀笑了，他的脸色很是苍白，方方心道：他那样子，整个便是一个痨病鬼，我看他就是因为老婆太多了，才病成这种样子。人都说：色是刮骨钢刀，像他这身子，有十七把刀不停地刮，怎么受得了？方方想到这里，不由得笑了，很得意，因为他有十七把刀，而方方只有三把刀。

肃杀笑笑，说道：“你心里一定在笑，在笑我因为有十七个老婆，把自己的身子弄成这样子……”

方方忙叫道：“不会不会，我是在笑自己。”

正在说话，忽地方方的肚子一阵奇疼，他大声叫道：“不好了，不好了，我的肚子

奇疼！快，快！”肃杀说道：“你得找女人，你得找三个女人，不然你准会一死！”

刺刺三个在远处看他与肃杀正在聊闲，忽地便蹲下身子弄什么古怪，不觉好笑。磨磨道：“这个天杀的，他准是看到了肃杀的十七个老婆好，便在人家那里赖了。”

一语未竟，叭地一声，她的脸颊被打了一个耳光！打她的是刺刺。刺刺说道：“他是你老公，你得记着，你不能骂你老公。”

磨磨被打了一个耳光，直嘀咕，但不敢声张。佛佛在笑，忽地叫道：“不好了，看！”原来那方方疼得厉害，直在地上打滚。

三个女人直冲过去，刺刺叫道：“肃杀，你把他怎么了？”

肃杀悠然道：“也没怎么，只是喝了我一杯冰酒。”

看方方在地上疼得来去直滚，他叫道：“肃杀，肃杀，你快，你快一点儿！”

肃杀笑微微，当着他三个女人的面儿，问他：“方方，你要我快什么？”

方方大声道：“你快支帐篷啊，混蛋！”

刺刺看着他一会儿冷一会儿热，心里悟到了点儿什么，脸红道：“方方，你要支帐篷干什么？”

方方叫道：“民以食为天，我以色为先。我得干事啊，我得干事啊，你们快来叫我干事，不然我就难受死了！”

肃杀的人盯着方方看，他们像是在看一只被玩耍的猴子。方方叫道：“刺刺，好刺刺，你成全成全我吧！”

连刺刺也觉得这方方奇怪，平时他虽是一个贪色的男人，但决不至于当着大众便要与人亲热，这里面必是有些古怪。

她问：“肃杀，你的冰酒里有什么药？”

肃杀笑笑：“也没什么，只有千年的蝠媚、百年的铁芝。”

刺刺大惊，她的脸色变得难看了。她过去抱起方方。方方觉得他的小腹一阵阵胀，

叫道：“别抱我，别抱我，我要……”

刺刺对肃杀道：“快，快叫你的人躲开，快搭帐篷！”

肃杀说道：“我做这种事从来不搭帐篷的。”

肃杀就是肃杀，也许他说的是真话。但叫方方当着他的下人干那种事儿，刺刺宁死也不会做。

她一声厉喝道：“肃杀，你给他喝下那一杯迷药，你是不是想害死他？”肃杀叹道：“你错了，我只是想告诉他，有些事是情不得已的，你不得不做就是。就是做那些事儿的人，他心里何尝不是很内疚呢？”

他喝一声令，叫道：“你们都先退下。”所有的人都慢慢退下了。就是肃杀，他不会当着众人的面儿，一板一眼地做那种事儿吧？天也是有些昏黑了，方方的叫声像是野兽嗥，叫得她们三人心里不安。佛佛先是流下了泪水，她说道：“刺刺，你要是不愿意，就叫我先来，我抱着他，叫他与亲热好了。”

刺刺此时真个仍是那个刺刺，她冷道：“难道他平时就不弄么？全当他平时一般，叫他快乐快乐就是了。”

谁知道人的欲火怎么来的，从与女人的那吸吮里来，从与女人那贴近来，他与她的那贴近，使人的后天欲望变得更远了。

刺刺的声音很平静，她说道：“在这草地上，你与他先来好了。”青青丛草在漫漫飘舞，在那青丛里，有两条蛇在滚。他在喃喃叫着：“刺刺，刺刺！”

他虽是有三个女人，但他还是头一回与一个女人亲热，另外两个女人站在一旁看着。

忽地，磨磨叫道：“我受不了，我受不？”

磨磨哭道：“我见过了，只是我……呜呜……”

亲热使人变得平静，那欲火便再也没了，人一平静了，便能再面对着各种灾难。

佛佛极尽温柔，像是一个老妈妈，她说道：“方方，你平静一点儿，你平静一点儿……”

她与另外两个女人都很吃惊，她们看到的方方根本不像是平时那个嬉笑怒骂皆是风趣的方方，他像是一只疯狂了的野兽。

雨尽风止。佛佛累得满头是汗，她叫道：“不行，不行，我憋得喘不出气来。”

刺刺指着磨磨说道：“你去！”磨磨说：“我不去，我不去！”

刺刺冷冷道：“好，你不去了也行，你得给他找一个女人，过后你再也不要见他。”

磨磨大叫道：“方大头，我要见你，我要见你，呜呜……”

磨磨哭着，委委屈屈地俯身下来。

看方方模样，一见磨磨来了，更是欣喜，他慢慢叫道：“啊，你是磨磨，你是磨磨，你说你们三个人谁最好？我平时看是佛佛最好。佛佛的心地最好，她不像你们两个，一个对我算计，一个对我冷冰冰。我与她在一起亲热时，那就不是佛佛最好了。你也好，但刺刺最好，她与我亲热时，尽是咬我，她咬得好重……”

方方正在昏谵乱语，忽地狂叫起来。原来磨磨也一口咬在他的肩头，把他的肩头生生咬出血来！

方方瞪着眼睛叫：“你为什么咬我？”磨磨笑，说道：“我想好了，我早早晚晚要杀了你，再不就让你吃下我的那消瘦药，那样子你就成了一个巴巴瘦的男人。你要是一个巴巴瘦的男人，谁会喜欢你？”方方看着磨磨，似有所思，他一边仍在淫戏，一边说道：“刺刺会喜欢我……”

刺刺忽地抢来，对着方方一连叭叭叭打了十几个耳光！

她要再打，那佛佛流泪道：“别打了，他又没丢你的人，他在梦里也说他喜欢你。”

刺刺冷道：“我要他喜欢？”

佛佛噘嘴道：“说不喜欢，说不喜欢，人家要抱着你睡，你怎么乐滋滋的，你怎么不推拒？”

刺刺不理她，只是看着他与磨磨，看得眉头直皱。

磨磨叫道：“刺刺，你救救我，你救救我好不好？你救救我！”刺刺叹气，她推开了磨磨，对她说道：“你们两人离开这里，我叫你们，你们再来。”

佛佛叫道：“刺刺，你是不是寻我们开心？我们也是在你在的时候……”

刺刺很坚决：“你们要不要他的命了，你没听肃杀说过的话么。要有三个女人，才能救得了他的。我便是那第三个女人。”

两人不走开。

刺刺不愿意当着她们两人的面儿与方方亲热。方方早就等不及了，叫道：“佛佛，磨磨，你们又不是小孩子，什么事儿没见过？快走开好了，快，快！”

她们走远了。两人面对着肃杀。佛佛说道：“好，早早晚晚我会叫你也吃上一回苦头的。”

磨磨笑道：“好，你能叫他吃上一回苦头，我的老公让你十天。”佛佛在三人中是最不得宠的，要是能得磨磨让她十日，那威风就够她受用一阵子的。她叫道：“好，我一定会叫他吃苦的！”

肃杀的脸色仍是很忧郁，他慢慢说道：“是么，你何不杀死我？”磨磨听得他说得认真，不由得愣住了，她说：“我为什么要杀你？”肃杀苦笑笑，说道：“对啊，你们也不愿意杀我。看来天下的人都不愿意杀死我。我活着，像一只养老的猪，人家连杀我都是怜悯，你说我可怜不可怜？”

佛佛说道：“你有什么可怜？你要什么有什么，你连女人也有十七个。你一出来，把你的老婆都带出来么？”

肃杀点头。

佛佛大乐，说道：“你一个人怎么忙得过来？”说罢，她还嘻嘻地笑。

肃杀苦笑笑。

这里正在说着，就见到那边过来了刺刺。此时的刺刺，也是狼狈得紧，面上的汗水也多了，人也像是消瘦了许多，像是一夜间忽地失了血。她的颜面也不那么好看了。她盯着肃杀，说道：“我会教训你！”肃杀笑笑，笑得仍是那么寂寞。他说道：“我只是对他开了一个玩笑，想告诉他一个道理。”

刺刺大声道：“狗屁道理！我要教训教训你！”

刺刺冲上去！

怪的是，这三个女人平时在一起，总是拈酸吃醋，但一出手，竟是心有灵犀，三人一齐出手，一个捶头，一个点胸，一个直指那肃杀的双目！

肃杀笑道：“好角色，看来方方要靠女人耍威风！”他身子一飘，人退出了几步。

他身后的那两个大汉要走上前来，被肃杀止住了。

肃杀两手一抓。看他的手抓得极慢，但那刺刺与磨磨躲了几躲，也不曾躲得过去，被他一抓抓住。

肃杀说道：“好，这真的是女人味儿，我平素真的很喜欢女人，但像你们这般的野女人，我还是头一回见到过”

听得有一声炸雷也似的吼声，那人是方方，他大叫道：“肃杀，你看这是什么？我得把它撕了，你再弄我老婆一下，我便撕得碎碎的，让你再也找不到它！”

众人一看，方方正怒目而立，他的手里，捏着那一纸三十三家生杀令！

第九章 十七个冰老婆

肃杀冷笑，说道：“你以为我害怕你毁了那一张纸么？”

方方叫道：“你看清了，这是什么？是你与北方许顺订的那一纸生杀令。你们与大

侠米离有仇，你们想杀死他。但你们都是些苟苟且且的狗人，自然不敢与他动手。你们便找到了我，一个爱管闲事儿的我，要我找三十三家签名，杀死米离，是不是？”

肃杀仰头，看着天，他长吁了一口气，似乎那落寞与孤独永远会伴随着他。他说道：“不错。”方方恨恨道：“我为你卖力，你却要我难堪，我不撕了它，对得住你么？”

肃杀看着他要撕，那眼光很是复杂，他的眼里似是喜，也像是忧，他盯着方方看。他愿意方方撕掉这一纸三十三家生杀令么？

刺刺忽地叫道：“方方……”

佛佛恨得咬牙，就是撕了他的三十三家生杀令，他会拿她们三个女人怎么样？

方方忽然笑了，脸上满带狡黠的笑，说道：“肃杀，你就是杀死了我的三个老婆，也算不得什么，只是你还是别杀她们的好，她们是燕肥环瘦，各擅胜场。你还是拿她们做老婆得了，你就有了二十个老婆。你在江湖上就更有名，你说是不是？”

佛佛、磨磨一齐叫道：“好老公，你不要我们了，你把我们塞给这个气喘东西，别是他干什么事儿也不成，只是一个风吹蜡！”

肃杀说道：“我要你的老婆有什么用，我只是不愿意看她们对男人横行！”肃杀只是轻轻一推，便把两个女人推向了方方。

他一声令下：“走！”一瞬间，人走得精光。

方方与他的三个女人坐在一起，他们像是输光了的赌徒，再也打不起精神来。

佛佛忽地哭道：“呜呜……我叫你们看到了，丢人死了，我叫你们看到了，丢人死了！”

刺刺沉着脸，方方以为她会喝斥佛佛，不料得她也是没精打彩的，她是不是也很恨方方？

磨磨说道：“你个臭男人……”

刺刺忽地喝止了她：“别说了！”果然没人再敢出声。

刺刺说道：“我看你要撕他的那一纸三十三家生杀令，看他的模样，像是很紧张……”

佛佛止住了哭，说道：“你就撕，撕了他的生杀令，看他怎么办！”刺刺说道：“他像是愿意让你撕。你要是撕了那纸令，会怎么样？”

方方跳起来，大叫道：“糟了糟了，我要是撕了那一纸令，连罗立罗大哥也不会放过我，对那少林寺的小和尚也无法交代。再说，那三十三家都会对此事查问。”

刺刺冷笑，说道：“你以为你得了车，能威风一阵子么？”

“你说，肃杀会不会愿意杀死米离？”

“不知道。”这事儿得问肃杀。

刺刺忽说：“你听没听到他一阵子一阵子地咳？”

方方不耐烦道：“他是一个病包子，不死就算是好的了，他怎么会不咳？”

刺刺说道：“我是要咳，决不到这里来。”

方方的眼睛亮了，问：“你上哪里去？”

刺刺说道：“我得去一个地方，那里不潮湿，那里只有阳光，没有水。那一个地方必是很清静，让他能好好休养。”

对啊，肃杀来汉口小镇做什么？

天已经晚了，他们的车赶上了前面的车队。虽然肃杀走得早，但他走得慢慢吞吞，总不如许顺的八骏马。

他们看到，肃杀的人慢慢停住了，听得肃杀喝令扎营。

所有的人都听令而行，一会儿在地上便扎起了营帐。一共是十七座营。在十七座营的外面，所有的人都下了马，坐在地上，盯着那营帐看。

刺刺问：“他们怎么不进去歇息？”

方方也不明白，说道：“他们或许是想在外面凉一凉。”

外面凉得并不好受，他们几人都觉得冷嗖嗖的。只听得那肃杀对所有的人说话，像

是一个个叮嘱什么，又像是大将在巡视营帐。

刺刺悄声道：“这个肃杀很有些诡黠。”

方方道：“有钱的人做事，总是与人有些不同，不然怎么显得威风？”

他们看到肃杀吩咐完了所有的人，那些人仍是不进帐，只有那肃杀进了营帐。再过一会儿，肃杀便会入睡，那时他们再悄悄入营。但忽地听到了一阵若有若无的狼嚎般的声音。

“你听到什么？”

“有东西在叫。”

“我也听到了，像是狼嚎。”

“这里没有狼。”

“像是人在哭。”

他们悄悄绕到了一顶帐篷后，便听得里面像是一个男人在嚎叫，那声音无比恐怖。

方方也怕了，他示意刺刺：要不要赶快逃走？

偏偏刺刺不在乎那声音，她对方方比划道：要让肃杀难堪，要好好教训他一顿。

他们来到了另一座帐篷。看看过来了几个巡夜的人，依稀中，看得出那两个随着肃杀的大汉也在中间。刺刺慌乱中，扯起了那帐篷的布帷，四个人钻进了帐篷。

帐篷里很清静，外面的干扰声再也没了。他们才安下心来，细看看帐篷里有什么人。

一看也是惊讶，原来这帐篷里，什么人也没有，只是在正中间放着一口玉棺材。

磨磨悄声道：“看来肃杀是杀死了人，他怕别人知道，才把棺材放在帐篷里。”

佛佛说道：“这里有什么人能被他杀死，说不定也是一个武林人物，看看也好。”

方方心内乱嘀咕，想着刺刺或许会不让她们去乱翻人家的棺材，他说道：“死者入土为安，你乱翻人家的棺材，究非正事。”

佛佛说道：“什么正事儿？”方方也说不出什么是正事儿，像他这种人，有什么事

儿能看做是正事儿？

他们便来看那一口棺材。

这棺材很是豪华，棺材整个是用一块玉石做成的，那玉石很重，但雕得小巧，看来那死在棺材里的，说不定是一个小孩子或是一个女人。

磨磨轻声道：“也许是珠宝……”

方方乐得几乎要大叫起来：“要是珠宝，我们就发了财！”

他们扯开那口棺材的盖子，把那盖子向一旁扯动。凭着刺刺与磨磨两人的力量，还不足以扯得开。

方方说道：“来，来，我也来帮你！”

他的头向后，看也不敢看那棺里，嘟哝道：“要是一扯开棺盖，那里面的人是一个死人，一个满身臭气的死人，你们怎么办？”

果然扯开了棺材盖。

看到了棺材里的人。

那是一个死人，一个死得透透的人。他们看着那人，竟是呆住了，她是什么人，竟能被肃杀带着，在两汉这暑地来来去去，再带着过几天，尸体便会僵臭，他还怎么带？

躺在棺材里的是一个栩栩如生的小女人。这小女人太小了，她的足踝很小，小巧到了不满一握。她的脸也盈如满月，头发披垂，一直垂在她的脖颈前。看她的脖子上，挂着两块暖玉，大概是她生前最喜欢之物，被拿来随葬在棺材里的。她的脸色还不坏，方方看她，看看真是耐看，不由看得痴痴起来。

方方心道：看这小女人，一定是一个温柔可爱的小女子，她如是活着，天天会对肃杀笑。怪不得肃杀要天天带着她，恨不能把她的尸体带臭。她生前一定与肃杀好好颠鸾倒凤，风流快活……

刺刺见他看呆了，恨声道：“你看什么，人家已经死了，你还看什么？”磨磨道：

“古怪，古怪！”

方方轻声道：“有什么古怪处？”

磨磨说：“她的身体没坏。”

方方叹气道：“傻老婆，她没死透，自然就没全坏了。”他也噤声了。——奇怪，既是死了，就一定会有尸癍，就一定会有死人的死相。可她不像死人，死的人怎么会这么一脸睡相，一点儿也不难看。

方方说道：“说不定是他拿什么药把这女人迷倒了，她才昏昏沉沉睡在这里。”

说来说去，说到这女人不是死人，四人才去了畏惧之心，方方伸手去摸那女人。

刺刺瞪他一眼，他忙缩回手来。

刺刺伸手出去，掀那女人的眼皮，看那眼皮也有弹性，她说道：“果然不是死人，只是她被什么药拿住，竟是会躲在这里？”

看她的眼珠，仍很圆润。

几人刚想再掀动那女人，把她弄出棺材，忽听得有脚步声，便见帐篷一掀，从外面走进来了一人。那人正是肃杀，他来到了棺材旁，说道：“玉娘，你冷不冷？”

他坐在棺材旁，对那死人无一丝畏惧，他坐在那里，看着死人，轻声说道：“玉娘，我带着你们走，也很想与你们天天在一起，可惜我不能呵……”他嘟嘟囔囔说着他一路上所见所闻，像是对他最心爱的人叙述他的一天。他说完了，泪水也滴下来，看着棺材里的人，说道：“玉娘，我要走了。”

几个人在一旁，听着他的唠叨，都以为他是在做鬼，忽从那帐篷旁掀起一阵风，那风呼呼吹过，像是一阵子鬼风。

几个人欲溜，忽听得一声炸雷似的声音：“出来，你们几个人给我滚出来！”

原来肃杀已经看到了那一块棺材盖没盖好，他便知道是有人来窥视玉娘的尸体。他一声冷喝，叫他们滚出来。

方方大摇大摆出来了，他笑道：“肃杀，你何必大惊小怪，出来便出来，须知你这么大喊大叫，可不是待客之道啊。”

肃杀的脸色很难看，满眼都是杀机，让刺刺心内生惧，看来他想杀人了，是不是因为他们四人得知他的秘密，他才想杀人？

肃杀道：“你们不该闯入我的帐篷。”

方方大叫道：“你是主人啊，你有十七顶帐篷，你不让我们进来，我们怎么能进来？可惜的是，我们以为你能让我们进来，我们才进来了。人家都说，‘北有许顺，南有肃杀’，就是说你与许顺都是豪气待人的大人物，我们不扰你，还去扰谁？再说就是看看你的帐篷，你有什么秘事怕看？你是不是迷倒了人家的小姑娘，把她占为己有了，才会怕人？”

肃杀回头看看那棺材内，他的眼神情意绵绵，说道：“胡说，她是我的妻子。”

佛佛更是大声：“对了，原来你这人是一个狠心人，连你自己的妻子也杀，怪不得你要娶那么十七个妻子，原来你是动不动便杀人，把你的妻子像杀鸡一般，杀一个娶一个，你有十七个妻子也不够啊。”肃杀冷笑，说道：“你说对了，我有十七个妻子也不够，我得有三十个妻子，那样是不是够？我看也不够……”他忽地变得恍惚了，像是在计算什么，他是在计算他的妻子得有多少个么？他怎么计算，他是不是有一点儿疯了？

刺刺叫道：“肃杀，你杀死了人，我们不告你，就算你便宜，我们得走，让你一个人在这里作恶好了。”

原来刺刺心内怕肃杀的杀机，她从那肃杀的眼里看出，他看着四人，那眼里满是凶光，生怕一不小心，便会全死在这里。

方方却大咧咧道：“不忙不忙，我先看明白了，肃杀，你是不是杀了人，再不就是你用药迷昏了这个女人，可怜可怜……”

肃杀的眼里又都是悲凄了，他对方方道：“你看到的这女人，叫玉娘，她是我的妻

子，她有病，只能在这玉棺里睡。”

方方叫道：“谁相信你？你有许多的老婆，说话没人相信。”肃杀说道：“怎么才能叫你相信？”

方方说道：“要我相信你嘛.....”

他心里在转着主意，心道：要老子相信你，那是梦想了，但老子不能不跟你周旋，就胡说一通好了。他叫道：“叫你的那十六个老婆出来，让她们说你是一个好人，我才相信你。”

肃杀狠狠心，说道：“不行，方方，你得走了。你要发誓，不把今日见到的事儿向别人说，我便放你四人走。”

方方大声道：“我能发誓，可我的记性不好，说不定哪一天高兴了，我就会对人家说这件事儿。那时你可不要怨我。”

肃杀一拂袖，方方大退了一步，他忽地觉出，满脸的皮肉像是被人用铁器刮了一下，疼痛难忍。他叫道：“肃杀，你想动手？好，大家扯破了脸皮，全都死在一堆。老婆，他一动手，你们就把那个睡在棺材里的美人搯上几刀！”

肃杀怕他这手儿，就说道：“好，方方，既是你愿意看，我就让你看好了。”

第十章 喜怒无常的人

肃杀的脸上总是有那种让人心碎的微笑，他很不快乐，那是一种富贵人的闲愁么？

他答应了方方，让刺刺等都很好奇，方方能看到他的十六个老婆了。

佛佛叫道：“等一等，你们去看，我们就不去了么？”

肃杀回头，对她们说道：“你们是女人，只有男人对女人有兴趣，女人对女人怎么

会有兴趣？”

佛佛道：“我从来是只对女人有兴趣。”

方方大乐“怪不得你不愿意跟我，原来你是喜欢女人。”肃杀的脸上没有笑意，任是他们如何说笑，也只是一脸阴沉。

到了另一座帐篷里。

所有的人都沉默了。他们想不到，这里与另一座帐篷一样，也有一具棺材，一具一样的棺材。

也是玉棺，只是这一具棺材与刚才那一具不同，它的形状圆了些。刺刺愕然道：“肃杀，你是不是只喜欢一种东西，你喜欢棺材？”肃杀苦笑，说道：“你们可以看看。”

这一具棺材里有没有人？

方方正要去开启那一具棺材，忽听得刺刺叫道：“别动！”

她怀疑那棺材有毛病。肃杀冷冷说：我来开。”

帐篷里很冷。方方心道：“不知道这个肃杀是不是脑子有了毛病，他怕冷，偏偏这帐篷里很冷。待得打开了那棺材，棺材里也是一个人。一个女人！

这女人比刚才那个女人更漂亮，她的眉毛很细，一条眉很柔和地弯上去，让人想：她一定是一个很和气的人。她的鼻子也很好看，有一道很柔和的弯儿，鼻翼很妙，让人越看越爱看。

她的一双腿更是了得，很是白皙，像是没有染尘的玉。

又是一个死人？是不是肃杀把所有的女人都弄死了，把她们都放在玉棺材里把玩？他难道像是从前的那个疯人楼主，只喜欢把男人女人弄来做蜡像？

几个人的心里一阵子寒噤，他们怕了。

如果死在别人手里，能安然入土也算是不错，可你要是知道你身死之后，只是被人制成蜡像什么的，你心里一定会很不痛快。

肃杀对他们慢慢说道：“你们这一回知道了我的秘密，你知道，凡是对别人的秘密知道得太多的人，他的日子便没那么太平。”他是威胁方方几人，还是真的要对他们下毒手？

如果他要害方方几人，他自己不必动手，只要哼一声，他手下那些人便会置方方几人于死地。

肃杀看着那棺材里的女人，说道：“我是一个痴情的人，很少有人知道。”

刺刺冷冷道：“男人都说他自己很痴情。”

肃杀盯住了刺刺看，他的眼光很毒。

刺刺叫道：“你看什么？”

方方也叫道：“肃杀你要看，看你自己的死老婆好了，别看我的刺刺！”

肃杀的声音很奇怪，像是梦幻一般，他说道：“男人都喜欢女人，都喜欢自己的女人，一旦那个女人很好，便欲占为己有。你说，这是不是男人的天性？”

方方大声道：“男人也没有你这种疯子，拿女人的尸体来逞欲！”肃杀说道：“她是我的老婆，你要看我的老婆，我让你看了。”方方对刺刺道：“他是一个疯子，我们理他做什么？不如我们走！”肃杀说道：“我对你们说过，我的秘密被你们看到了，你们走不了。”

方方与刺刺等人忽地觉出，他的身上弥布杀气！

他想杀人么？

肃杀忽地弯下身子，去棺材里把女人抱出来，他对那女人喃喃道：“满珍儿，你知道不知道，有狗男人看了你？”

方方看他痴痴的，心道：看来他对女人，比对什么都认真，我知道了他的秘密，他一定不会放过我。

方方说道：“肃杀，你知道是许顺找我，在那三十三家生杀令上，你也是一个签名

的人。我得去办那件事了，你让我们走，好不好？”肃杀抬起了头，他的眼睛里有一种深深的绝望，他对方方说道：“你见过我的玉娘，还见过我的满珍儿，我能放你走么？”

方方心道：原来他是一个疯子，一个不折不扣的疯子。从前我听得人说，疯人楼的楼主便是一个疯子，他疯人楼的人个个都能吞钢嚼铁，我总不信。看他这个疯子做事，原来人疯了什么都能做。他能把他的死妻子都装在玉棺材里带着，还有什么事儿不能做？

方方叫道：“不好了，不好了，快走，遇到疯子了，遇到疯子啦！”他想冲出去，迎头一冲，忽地觉得头疼欲裂，像是一头撞在了铁壁上。迎面站着那两个大汉。

肃杀道：“方方，我签那三十三家生杀令，没你一样能成事。”方方叫道：“胡说，你们找到了我，只有我，才能把那三十三家都找到，让他们在这生杀令上签名。”

肃杀说道：“是么，我告诉你，我要杀了你，我也要杀了米离！”肃杀说到米离，脸上的肌肉在抖，他恨米离，那是深深的仇恨，不可解的仇恨。

方方突地笑了，他说道：“肃杀，你最恨米离，还是最恨我？”肃杀的眼神很特别，他像是陷在迷惘之中，他喃喃念道：“我最恨米离，还是最恨你？我为什么要恨你，你算是个什么东西？在别人眼里，你还算是一个人物，可在我眼里……”

他突地噤声不说了，只是瞪瞪看着方方。

刺刺对肃杀道：“肃杀，你要做什么？你不要杀死米离了，他与你有什么仇？”肃杀仰头大笑，笑声尖利，他不能说，他不能说，他怎么能说出他与米离有什么仇？他不能说出来。

他的双眼红红似血：“我不能告诉你，我要是告诉你，你们四个人马上就得死了。”

方方说道：“刺刺，我们走！”

他一声走字刚刚吐出，四人便一齐动了！

方方直扑那个大汉，他的两手去扼那大汉的咽喉。如果那个大汉不动，一扼便会把

他扼住。那刺刺与佛佛两人齐扑肃杀。她们想制住肃杀，擒贼先擒王！

磨磨却跟在方方身后，护着方方。三个人里，只有他是男人，她们时时处处得护着一点儿他。

方方大叫：“走喽！”他很得意，从前他也有过遇难的时候，他与刺刺四人一齐出手，一定能成功！

叭嗒！再听得一声“哎哟！”

方方先是觉得他的咽喉一紧，他的腿便空起来了。他被那两个大汉一直扯起来，腿悬空了，人也乱摇乱晃，叫道：“放下我，放下我！”刺刺与佛佛刚刚冲到了肃杀的面前。她们不把这一个直咳的病秧子看在眼里。她们想一举拿下肃杀！但她们的身子忽地停滞了——像是被人扯住的风筝一般滞住了，再也扯不动。她们的两手都软绵绵的，身子都被肃杀拿住。

这一拿还很糟，她们的心里像是起了火，很想着一件事，想着那床，想着那软软的被子，想着那一个大方脑袋的男人……

刺刺在咬牙，佛佛却软绵绵地叫起来：“方方，方方！”

方方叫道：“佛佛，那是自家事儿，怎么当众叫出来了？”

佛佛落在肃杀的手里，肃杀说道：“方方，我叫你不要惹我，你偏偏来惹我。你要是早早离开这里，去找那个米离，你再也不用与我相遇……”

那两个大汉扯着方方，方方像只青蛙，乱蹦乱跳，却一直跳不起来。

肃杀说道：“方方，我要你死在我手，叫你也死得明白……”

方方大叫：“不明白，我不明白！我不能死，我有三个老婆，我死了，她们会很伤心……”

肃杀的脸更阴沉了，他慢慢说道：“我有十七个老婆，她们死了，你说我伤心不伤心？”

肃杀喝令一声：“杀了他！”

两个大汉都有千钧的臂力，他两人一声开，便可以把方方扯成两半儿。

方方大叫：“别杀我，肃杀，你要是杀死我，你没爹，你生儿子没屁眼儿！”

方方一骂，叫刺刺也忍不住噗哧一笑。那肃杀听得他一声笑骂，更是恼火，他说道：“方方，我告诉你，我这一辈子算是生不出儿子了，我有病，你知道不知道？我既是生不出儿子，他有没有屁眼，又有什么关系？”

方方呆了，他料不到会说到肃杀的痛处。

他大叫道：“肃杀，你放了我，我与我的三个老婆好好告个别。”肃杀冷冷道：“用不着，你的三个老婆跟我了，我可以好好善待她们。”

磨磨在旁边，恨不能一出手便杀死肃杀，但她不知对谁出手才好。刺刺叫道：“磨磨，你快出手啊！”

磨磨带着哭腔：“我对谁出手？我杀他，还是杀那两个臭男人？”刺刺叫道：“笨虫子，快杀那两个大汉，带着方方逃走！”

磨磨冲过去，大吼道：“我跟你拚了，省得叫她们两个疑心我啊！”她一阵子乱打。

再看磨磨，她的身子忽地像是一片飘絮，直落出去，飘落在地。肃杀再说一句：“杀了他！”

方方看到了大汉的狰狞，他看到了他们眼里的杀机！

他叫道：“不好了，不好了，贼有杀人意，贼有杀人意！”

那两个大汉对着方方的大头便击！他两人的手掌如要击在方方的大头上，他必是一死！

忽听得有一声箫响，原来是有人在试音。

一听得有人在试箫，肃杀的脸色忽地变了，变得很难看，他喝叫一声：“住手！”方方的一条命便拣回来了。

肃杀恨恨道：“我要杀人便杀人，我要做什么便做什么，干你屁事儿？”没人答，只听得呼呼风响。那肃杀一听得那一声箫韵，便像是疯了一般，冲到了帐外，叫道：“你出来啊，你出来啊，你要是有种，你要是一个……”

他叫了半天，也没人答他。

肃杀进了帐篷，他再看看方方，这一回他的眼睛又有些古怪了，他对着方方笑。

方方骂道：“肃杀，你个王八蛋，你要杀我便杀，还弄什么鬼招儿？”肃杀一叹气，说道：“放了他。”

方方再坐在肃杀的对面，他看着肃杀。这一回的肃杀又恢复了平静，他再也不准备对方方出手了，他待方方像是对待一个贵宾。好酒，好肉，好菜，好器皿。

肃杀只喝他那一杯子冷酒。

方方说道：“你要是再想害我，你就直接干好了，用不着那么出我洋相。”

肃杀冷冷道：“我要杀你，早就杀死十个八个方方了，就凭你，也值得我一杀么？”

他看不起方方。

方方哑然。

肃杀忽道：“方方，我变了主意了，我原来想杀死你，许顺那里，我自是会对他解释。但我忽地变了主意，你知道为什么？”

方方不解，他问：“为什么？”

“因为米离，我要杀死米离。”

方方忍不住了，他问：“你与米离有什么仇恨？”

肃杀看他，那神态很奇怪：“我与他没仇……”

刺刺她们三人互望了一眼，她们不信：要是没有仇恨，他怎么会出具签名，他怎么会要杀死米离。

他与许顺两人都是发起人，他们与米离的仇恨显是比那阴阳九刀罗立、张稳婆更

大。

他不愿意说。

肃杀看他神态，说道：“你不相信我，但你只要去寻找三十三家，他们一齐杀米离，我便叫你信了那事实。你听没听说一句话？”

“什么话？”

“众口铄金。”

众人之口，皆说米离是一个奸人妇女，夺人妻孥的追花客，他米离怎么会不是？

肃杀说道：“你办成了这件事，我便仍依前言，把我的一半家产给你。要是你办不成，我这半生的唯一——件事，便是追杀你。”

肃杀又咳起来了，他这一次咳得更重了，咳得直不起腰来。

第十一章 采花大侠

安庆府是江南的鱼米之乡，悟小和尚、张稳婆和罗立三人到了这里。他们要找的是一个淮南富绅齐天甲。他也是那三十三家名单上的人。

听说找齐天甲，那些人左看右看，像是看他们三个怪物。

一个老人指着道：“那里有一条路，奔‘天甲酒楼’，你们自己去好了。”三人道了谢，直奔那间“天甲酒楼”而去。

“天甲酒楼”是什么样儿，他们到了那地方一看，便不由得呆住——什么“天甲酒楼”？只是一间空空荡荡的大屋而已。

有一个老人坐在那里，一双死鱼眼睛死死地盯着他们。

张稳婆问：“这里就是‘天甲酒楼’么？”

那老人说道：“是。”

张稳婆道：“我听说齐天甲是富甲一方的豪绅，他怎么会在这里？我们找错了。”

三个人便欲走。

那老人站起来，问：“你们找齐天甲做什么？”

张稳婆道：“我们找他有事。”

那老人慢慢来到他们面前，看他们三人。

罗立怒气仍是不减，张稳婆又有些阴阴鹜鹜的，再看悟小和尚，与他们两人更不相同。是明眼人，一眼便看得出他三人不是同路。老人说道：“你们找齐天甲做什么？”

张稳婆道：“你带我们去找他，我们自有事儿要办。”

张稳婆说着，竟从怀里摸出一点儿碎银子，递与那个老人。

那老人接过银子，忽地乐了，他对着张稳婆说道：“你这是给我什么？你是想给我一点儿银子么？”

张稳婆见他似要愠怒，便陪笑道：“老伯，你能带我们去看那齐天甲，我便送老伯一点儿银子买茶吃。”

老人疯疯张张地大笑：“有趣，有趣，竟然有人要给我银子？！”他冲出去，对着那空空旷旷的四处叫嚷：“竟有人能给我银子，看哪，有人给了我银子？！”

他叫嚷着，吵着，人飞快地跑了，再也不见踪影。

三个人十分纳闷，听得有人叫道：“快啊，快啊，败家子又要扔银子了，快去抢啊！”

就见所有的人，男人女人，老的少的，都冲去。放着摊子不管了，放着铺子不照看了，所有的人都去街上，向着一处冲。

三人紧跟着，便见那些人都到了一个小小阁楼前。

悟小大声道：“那个老人！”

果然是那个老人，他仍是穿着一件很破的衣衫，但此时他坐在街口，样子也没了那

迷惘，他看着那小楼，说道：“你出不出来？”

小楼里显是有他要见的人，那人听了竟不理他，他微微冷笑，说道：“好，你既是不出来，我便要放银子了。”

他一回头，对着身后的两个老人说道：“好，扔银子！”

众人听得他要扔银子，便兴奋地一声呐喊，显是大大喜欢。

那老人对着众人道：“你们是不是喜欢银子？”

众人显是对于他的一套问话早已熟稔，大声道：“是，我们喜欢！”

老人恶声冷笑，说道：“你们喜欢，你们便拿去好了！”

他一扬手，便把手里的一些铜钱扔了出去！

漫天钱雨！

那老人一扔，街上的人便笑。一些街头无赖大声叫喊，冲过去便抢！

有身份的人当然不屑于抢这些小钱，他们站在一旁围观。

老人笑道：“来啊，抢啊，抢啊，当年我聚钱时，也没这么容易……”

那些站在一旁的人看他，像看一个疯子。

他回头，看着那两个老家人把铜钱都扔够了，只剩了一筐银子了，便笑道：“我愿意看你们抢。从前有人说美人一笑，烽火戏诸侯，我还不信。如今为了我一笑，我得扔许多的银子。我真快活……”他大声叫道：“扔银子啊，扔银子啊！”

单看那两个老家人，他们两个的衣衫也是破烂的，身上的衣着打扮都很寒酸，再看这老人，他的衣服也是破了，虽是做工很考究，但早已经不耐穿了，这里破一个口子，那里撕掉一块。

悟小见那两人一扔，便有碎银子在空中飞，那老人大声叫道：“我在镇里住了这许久，只是给过人家银子，但没见过人家给我银子，今天还有人要给我银子，岂不是很好笑？”

他从怀里拿出一块银子，正是早些时张稳婆给他的。他叫道：“这就是人家给我的银子！”他呵呵冷笑，却见他的脸上早就有了泪水。

张稳婆看看周围，竟是没有几人能不去抢他的银子。他一扔，顿叫满街的人都是哄围上去抢。看看身边有一个袖手围观、不动声色的人，张稳婆便问：“这位客官，不知道这人怎么疯了？”

那人看看张稳婆，回了一礼问：“你们是外乡人？”三个点头。那人叹一口气，说道：“说来也是凄惨，这人有一个妻子，原先是恩恩爱爱的，后来便有了变故，说是有一个采花大贼奸污了她，那女人再也无脸见这老人，便躲在这小楼里。谁知这老人对她旧情难舍，总是来哀求她，要她回去与他好好过日子。这女人哪里肯应？便由得这老人来街上求她，任怎么也是不理。老人无奈，便扔他自己的家财。说来可怜，足足有几个月了，老人的家财再多，也是不够扔的，但无论他怎么扔，那女人就是不应他，也不出来见他。”

听着那情景，罗立唰地脸红了。

这女人是不是也同他的妻子一般，受了那个贼人的污辱？不然她怎么会不应老人？

张稳婆的牙咬得很紧，他再问：“那个老人是不是齐天甲？”那人应了一声是。

看看街上再暴新事，那老人再叫两个老家人扔银子，只见漫天都是一片银雨。

张稳婆说道：“这么去扔，有金山银山也不够他扔的。”

那人叹道：“早先时，扔下的银子还有大锭的，如今再扔，都是碎银子了，看他的衣着，怕他再也不会会有什么可扔。”

果然那老人叫道：“你再不出来，我便把我的所有的银子扔尽了。”阁楼里无声。

齐天甲听她不语，恨声道：“好，既是不愿理我，我便自求死路便了。”

一句话说完，众人便在当街见他拿出一支匕首来。那是一支好匕首，在阳光下闪闪发光。齐天甲道：“你不出来，我便在这里求个一死！”

他回头喝了一声：“赶过来！”

便见从街口赶来一辆车。那车上有一口棺材，齐天甲看着那两个大汉从车上抬下来棺材，说道：“好，你既不愿见我，我便在这里自尽好了。”

齐天甲站在棺材旁边，他大声叫道：“米离，米离，你一个奸人妻孥、害人破家的狗贼，我生不能宰了你，死后我一定会杀死你，叫你不得全尸！”

听他叫着米离的名字，三人才知道原来他也是榜上有名的受害人。

米离是大侠，一听得他叫米离的名字，在街口上的人都是面面相觑。有人相信，有人不信。

正在吵嚷间，就见齐天甲把那一柄匕首直向他自己的心窝插去！忽听得那阁楼上有人一声尖叫。便见在阁楼上有一个女人出现，她看着下面，看着那一支匕首直插在齐天甲的身上，大叫道：“天甲，你何苦……”

齐天甲的匕首正插在他身上，但他不把那一柄匕首直插心窝，只是插在他的臂上。他看着那女人，说道：“我以为你终生不要再看见我……”

那女人果然长得好，看她模样，真个是沉鱼落雁之容，闭月羞花之貌，她低声说道：“你何苦……何苦……”说罢，竟不再说，只是一味儿流泪。

齐天甲道：“我把这一柄匕首插在我的臂上，不是我怕死，而是我得问你一问，你为什么不对我说实话？”

那女人幽声一叹，说道：“我说什么？我该说的都对你说了，再要说，便是不该说的了。”

齐天甲听得她说，心内如绞，他大声叫道：“你说的是什么话，你也有我不该说的话么？”

那女人看他，说道：“天甲，我嫁与你，自嫁你那一日，你便对我很好……”

齐天甲性如烈火，不要听她的好话，他叫道：“我不要听，你只说，你有什么话不

该对我说，我听就是。”

那女人说道：“天甲，女人是花，自有谢时。你不必总是把心挂牵在一朵花上。花枯花落，终须有时，对不对？”

说那话时，女人的两颊却匆匆落下泪水，看来她心里也是很痛。齐天甲大声道：“我今天带来了一具棺材，不是威胁你，我只是告诉你，我今天得知道真相。你要是告诉我真话，我便不须死了。你要是不告诉我真话，我就死在你面前。”

那女人泪水更多，她急道：“天甲，天甲，你不必如此，你要死，不如我死！”

齐天甲泪水潸潸，他说道：“男人是什么，男人不能让自己的女人不受委屈，他还算什么男人？”他叫道：“你不说真话，我便自尽算了！”

那女人远远看他，说道：“好，你来，你进来，我自与你说话。”街上的人看那齐天甲进去了，他的脸上有了一丝喜色，都是为他欢呼。原来所有的人都知道他抛却万贯家财，只是为了这一个女人，也有的人恨那女人薄情，也有人怨他太痴。此时见他终是得了那女人允诺，要他上去一叙，都是纵情欢呼，像是遇上了天大喜事一般。

看着那齐天甲上了楼，那罗立忽地说道：“不好，我得上去！”张稳婆也脸色变了，他们直冲过去，也不顾及那些在下面呆呆等待着的街人，一冲而上。

那阁楼不算长，他们上去时也够快的了。只听得那齐天甲叫了一声：“你.....你.....”

张稳婆第一个冲上去，他看到了那齐天甲的后背，他正抱着那女人。他说：“对不起.....”

齐天甲抬起了头：“你是谁？”

他的声音呆呆的，他的脸也木然。

他怀里的女人已经是一个死人。

三个人都看到了齐天甲的悲痛，他看着那女人，喃喃道：“你就是要死，也得告诉我真话，让我知道怎么回事，你再死也不晚.....”三个人看着他，听着他喃喃说话，似

乎那个女人仍是活着，仍是对他有无限深情。

张稳婆说道：“齐天甲，你听着，我们是来找你的。”

齐天甲看他们一看，说道：“你们来晚了，我没有银子了。”

张稳婆说道：“我们来找你，是要你去签一张名单。”

“签什么名单？”

“杀米离。”

“米离……米离……”

这是一个记在他的心里的名字，他的脸上有一丝欣喜，但紧接着便是绝望：“你们能杀得了米离？世上有谁能杀得了米离？听说有一个苑老爷子，他是一个神人，他不杀米离，再也没人能杀死米离，你知道不知道？”

张稳婆说：“我们找遍天下三十三家，只要这三十三家在生死令上签字，要杀死米离不难。”

齐天甲突地放声大笑，他笑声既古怪又愤懑。笑声甫毕，那张稳婆说道：“你不相信有人能杀死米离？”齐天甲道：“古人也说，多行不义必自毙，我怎么能不相信？只是你找了几家了？”

张稳婆说道：“已经找到了三家，你看这位罗立罗大哥，也是受过米离害的。”

那齐天甲看着罗立，他说道：“你们能杀了米离，很好，很好……”

他说着这两个字，便笑着看他们三人，三人看他的神色很是古怪，不由得吃惊。那张稳婆还是多识，他叫道：“不好，他服毒了！”三人忙来救齐天甲，他们看着齐天甲的嘴角流下了血，那血也是黑的，齐天甲说道：“你们……能杀米离……那很好……只是我等不得了，我等得太久了，等得我自己先不耐烦了，我就死……”

他一栽倒地。

齐天甲的怀里还抱着那女人，紧紧地抱着那女人。

第十二章 没人信你

悟小和尚三人不知他们再怎么做，他们从那阁楼下走出，人人脸色苍白。他们想不到那个齐天甲竟是一个痴情汉子，肯为一个女人而死。看着那两个老家人把齐天甲的尸体拉下来，真的放入那一具棺材，拉走，心内不知是何滋味。三人走出那安庆，来到镇外，看看到了荒野。在荒野上，蓑草里，坐着一个人。

那人等他三人走到了眼前，问道：“他死了？”

悟小和尚说道：“我不识得你。”

那人笑笑，说道：“再过一会儿，你便认得我了。”

张稳婆说道：“我要认得你并不难。”他站在那人眼前，说道：“你也是武林人？”

那人点头。他再问：“你是什么人？是安庆的人么？”

那人黯然道：“不是。”

张稳婆看着他，见那人风流倜傥，像有四十岁左右年纪，竟是一个文弱书生模样，他心忖道：这人就是武林中人，也不会是一个好功夫的人，看他那目光，竟像是没有许多功力。

谁知那罗立看着那人，忽叫道：“你是谁，我怎么看着你像是眼熟？”

那人一笑，说道：“天下看我眼熟的人太多了，我也不知道我是谁。”那人痴痴地看着罗立，说道：“我认得你。”

那张稳婆想此人模样古怪，莫不是对他三人有所图谋不成？但他三人的包裹也不重，行囊里也无甚要物，他有什么图谋处？

那人看着罗立，对罗立笑笑，像三个人中，他对罗立最有好感。悟小和尚对那人施

了一礼，说道：“施主不知姓什么？问起他死了，不知所问何人？”

那人一叹道：“齐天甲。”

张稳婆问：“你问他做什么？”

那人说道：“问问。”

张稳婆说道：“他死了。”

那人像是比他三人更是落寂，他说道：“他死了，他死了，他真的死了。我劝过他，我劝过他不要死的，可他还是死了……”

他说着话，渐渐远去了。

三人继续向前走。

忽地那罗立大声道：“不对，我想起来了，他是米离，他是米离！”他真的是米离？三人都知道米离，但三人里也只有罗立见过米离。

他们再回头，悟小和尚的轻功最佳，他一马当先，直冲过去，去寻米离。

但没有人，只有风中呼呼掀浪的蓑草。

“你怎么知道他是米离？”

“我恨他，我记得他的走路的模样，我记得他那……笑。”

一种落寞的笑，无奈的笑，这笑对于整个世界都是一种隔阂。他就是米离。

就是追上了米离，他们能把米离怎么样？

三人默默不语。让米离当面错过，让他们心有不甘。

他们就是打不过米离，他们还有一腔血。尤其是那张稳婆与罗立，两人对米离的仇恨最重。

如果要他们拿命与米离一拚，他们一点儿都不会犹豫。

米离怎么会在这里？

张稳婆说道：“我听得人说，只要他奸过的女人，他总是去看，看那人生活得怎么

样，有时还想去照应那些女人。”

世上有这种奸污女人的狼贼么，他就是这种狼贼。

从前人说，天下最好的大侠便是米离，但米离的伤情也最多。他从前曾中意过鱼漂儿，但他死在鱼漂儿的前面。后来他再从棺材里苏醒过来的时候，他又与流花女人谷的谷主小袖儿相好，但小袖儿弃他而去。他再与丐帮的帮主肖乞儿相爱，可肖乞儿死了。他受了伤害，他再也不喜欢女人了，他如今再见到女人，就只是糟蹋她们，揉搓她们。

一代大侠，竟成了一个追花大贼。

张稳婆恨声道：“杀死米离，我要杀死米离。”

罗立黯然道：“你杀不死他，你再有本事，你也杀不死他。”

悟小和尚道：“阿弥陀佛，人从哪里来，还须哪里去，我们再找什么人？”

那张稳婆道：“还有一人，也是安庆府的人。他叫乞蔑儿，是一个鞑靼人。”

他们便去找那个乞蔑儿。远远看到那个乞蔑儿正在与一群乞丐坐在墙边闲扯。他们三人上去，那张稳婆道：“你是乞蔑儿？”

那人虎背熊腰，很是膘悍，他斜瞟了三人一眼，冷冷道：“你们找乞蔑儿有什么事儿？”

张稳婆道：“你便是乞蔑儿？”乞蔑儿大声道：“我就是，你找我有什么事儿，说好了。”

张稳婆说道：“我找你有事儿相商，在这里说它，多有不便。”乞蔑儿大声道：“你有什么事儿，便说好了。”

罗立性急，喝道：“我找你，是要你签一张仇杀令，你签不签？”“仇杀令，什么仇杀令？”

罗立冷冷道：“天下三十三家，要杀死一个人。”

乞蔑儿大喝道：“你说出那人是谁，要是他该杀，我一个人便杀得了他，用得着什

么三十三家仇杀令？”

那张稳婆看着他，冷冷说了一句话：“米离，要杀米离。”

没有人应声。就是那几个蹲在墙下的乞丐也都看着他们三人。他们很吃惊，看着三人，像是看着三个怪物。

除了苑老爷子，天下还有谁敢说出他能杀得了米离？流花女人谷对米离不服，但流花女人谷没了，连那里的女人也杳如黄鹤，一去不返。艳尼庵的女尼对米离不服，但艳尼庵也没了。天下武林，还有谁不服米离？

一个乞丐站起来，他声音沙哑：“你说，你要杀死米离？”

张稳婆点点头。

他一点头，那几个乞丐都笑起来，他们笑得旁若无人，笑得前仰后合。

张稳婆等着他们笑，直到他们笑够了。

一个乞丐笑得直咳，他说：“你说……你怎么杀米离？”另一个乞丐说道：“他给米离下毒……”

罗立忽说道：“米离不怕毒。”他给米离下过毒，他曾三次想杀死米离，但他没能杀死米离。

另一个乞丐说道：“你是不是要他把脖子伸到你刀下，让你砍？”

几个乞丐都狂笑。

张稳婆忽说道：“我们三十三家都去找他，让他杀我们，他杀得累了，我们便杀了他！”

这办法说来简单，但也不无可行。

他杀人，总有杀得手软的时候，待得他杀人杀得手软，你再杀死他，岂不是一个很好的方法？

张稳婆说道：“据我所知，安庆是一个大地方，丐帮在这里也不只是一个分舵。”

那乞丐说道：“好，你要干什么，直说好了。”

张稳婆说道：“我要找你们的丐帮帮主。”

乞蔑儿一直不说话，这时他站起来，说道：“好，我便和你一起去找帮主。”

几个乞丐带着他三人，走得很急，他们三人急着见丐帮帮主，便默不作声，一直跟着那乞丐走。看看走到了一片苇丛，听得风响渐急，到了一片白花花水域边，极目一看，竟是浩渺长江。到了水滨，见一艘大船，船上站了许多闲汉，看看这几个人来了，搭下跳板，把他们接上船去。

一待得他们上了船，也不再说，只是扯帆开船，只听得打桨声急，一会儿便到了江中心。

那个声音沙哑的乞丐看着张稳婆说道：“你们要杀大侠米离，必不得好死，我看你们就跳到长江里，一死了之。到见了帮主时，你们不知怎么受罪。”

张稳婆只是笑，一味儿地冷笑。那罗立跳脚大叫道：“扯你妈了个蛋！老子就是死在米离手里，也得宰了他那个王八蛋！”

那乞丐上来，叭地打了罗立一个耳光，骂道：“叫你横，流花女人谷比你横不横，也得风消云散。你有什么本事？”

罗立正欲发作，忽听得那悟小和尚说道：“阿弥陀佛，正事须当正事办，何必多心渡难关？”

罗立知道他是要自己再忍，心道：丐帮也是一大帮，他们来，不外是想劝说丐帮也来与米离一拚，要是与丐帮反目，反是不美了。他恨恨呸了一口，不对那乞丐说话。

看看到了一片小洲，那小洲上有一大片丛林，看不清丛林后面是不是有茅屋，他们挽船上岸，带着他们一直到了小洲中间。

小洲中间有一大片茅屋，到了茅屋间，那乞丐们都是肃然，乞蔑儿对一个小丐说道：“快去，报说来了客人，要见帮主！”

历代丐帮帮主，都是神秘人物，自从到了鱼漂儿那一代，丐帮更是大盛，天下武林谁不知道丐帮帮主鱼漂儿？

后来到了肖乞儿时，丐帮的帮主是谁，只有那几个长老知道了。如今的丐帮帮主是谁，张稳婆与罗立都不知道。

他们知道，帮主是在这里了，他们不会白来。

就走出来一个女人，她是一个蒙面的女人。看她走路真有说不尽的妖娆，看看来到了他们几个人的面前，使那张稳婆也是一叹，几个人突地想起来了他们都是男人。连少林的悟小和尚也心里顿时乱了。丐帮帮主说话时，那声音说不出的受用，像是正对着你的耳边，轻轻絮语：“你们找丐帮帮主，有什么事儿要说？”

罗立大声道：“你就是丐帮帮主么？”

那女人轻轻一笑，说道：“我是。”

张稳婆大声道：“你为什么要蒙着你的脸，莫非你长得不好看么？”

那女人说道：“对了，我长得不好看。”

三个男人知道，女人能直接说她长得不好看，她一定对她自己的长相很满意，她一定对她自己的才貌很有信心。

她说：“你们来找我，有什么事，直说好了。”

罗立大声道：“我们找你，是要你在一张纸上签名。我们要杀一个人。”

那女人微微有些不快，她说道：“你想错了，丐帮从来不喜欢杀人。”

罗立大声道：“你先别推托，就是你们的老帮主鱼漂儿此时活着，她也得出手杀这个人。”

这女人奇地咦了一声，说道：“你们想杀死谁？”

张稳婆说道：“米离。”

那女人呆了，她呆呆张望着张稳婆，以为他这人是疯了。

如果他不疯，他会来找丐帮，要丐帮与米离作对？如果他不疯，他怎么会来找丐帮，要丐帮去杀米离？

天下各大门派，要说与米离渊源最深的，当数丐帮。米离的妻子是鱼漂儿，他死后，鱼漂儿为他形销骨立，终至一生不得一个知心男人。

再一代的帮主肖乞儿也是钟情于米离，她与米离在一起，为了能与米离遨游天下，竟弃丐帮帮主不做，两人一起走了。

这女人说道：“你要我们丐帮杀米离，有什么说辞？”

她的声音很憎厌。听她的口气，就是他们把天说得漏了，她也不会听。

张稳婆止住了罗立，他不让罗立说话。

张稳婆与那女人直面。

“米离是一个淫贼。”

那女人笑笑。她不相信。

“米离害了许多的女人。”

那女人笑笑，她仍是不信。

让她相信米离害了许多女人，就是六月雨雪，冬日绽花，她也不会信。

“谁见了米离害女人？”

“我。”

女人细看看罗立，她说道：“北方的阴阳九刀，是不是？”

罗立不想她能知晓北方江湖有一个阴阳九刀，他大声道：“正是。”罗立说道：“他杀害了我妻子凤姑。”

女人低头，再问：“你妻子是阴姑笑凤？”

“正是。”

她再说：“他不会害人，就是阴姑笑凤，他也不会害。”

罗立恨声道：“你胡说，我杀他三回，他也承认他是害了笑姑的人！”

女人笑笑，说道：“他会承认各种事儿，只是不会承认他是一个好人。他不愿意让人说他太好。”

三人眼睁睁看着这女人，这女人是丐帮帮主，她不相信米离是坏蛋，就是罗立再说，张稳婆再说，她也不会相信。

少林悟小和尚忽地说道：“阿弥陀佛！”

女人的眼光从那一层薄纱里透出，说道：“少林从来不履恶事，你怎么也来搅事儿？”

悟小说道：“三十三家，也有少林，方丈救命来查米离施主是不是做过那些恶事。”

女人道：“你查清了么？”

“没有。”

女人道：“不必查了，米离也是做过恶事，但你们要不要听听他做过的恶事是什么？”

三人当然愿意听。

女人幽幽一叹，说道：“他负心，对痴情于他的女人负心，你说这算不算是最大的恶事？”

第十三章 冷身子

方方与他的三个老婆一齐出了肃杀的营帐，他不知道肃杀为什么改了主意，是不是他忽地天良发现，知道他不能杀死方方，要是杀死了方方，他会无法让天下三十三家生杀令得签，无法杀得米离？

方方在笑，说道：“咱们再坐上那一辆好车，再去看看松江府的花二爷。”

就坐上了车，方方叫道：“刺刺，你来，我坐在你怀里，好不好？”刺刺冷冷道：

“我肉瘦，没法儿坐，你还是坐别人吧。”

方方涎脸道：“我愿意坐在肉瘦的身上，你依了我吧？”

佛佛忽道：“磨磨，你那药还有没有？”

磨磨说道：“有，你愿意吃？”

佛佛道：“给咱们的夫君吃，让他也胖成一团肉，看他再喜欢不喜欢瘦的？”

磨磨不语。

忽地有人插话道：“方方，方方！”

方方听着像是刺刺叫他，不由得问刺刺，说道：“是你叫我？”刺刺摇头，也冷笑。

方方再问：“是佛佛叫我？”

佛佛拂然道：“我不叫你，我叫你干什么？”

“那一定是磨磨了？”

磨磨摇头。

方方的脸上拂起一种惧意，难道是鬼在叫他？

忽地又有人叫他了，这一次连刺刺三个也听得清清楚楚。

“方方，方方！”

方方一纵身跳在马背上。

马在疾驰，他纵声高叫：“是谁叫我？”

他回头四顾，竟是四外无人。

“是我叫你。”

“你是谁？”

“冷身子，听说过没有？”

方方一愣，北方的武林中人，谁没听说过“冷身子”？

马车慢慢站住了。

方方低声对三个女人道：“遇上麻烦了，那‘冷身子’可不是什么好惹的主儿，我听得人说，他们一来，不是杀人便是抢东西。你看他们会来抢车还是抢人？”

刺刺说道：“让他抢好了，不是还有我们三个么？”

方方一拍胸，说道：“当然，还有我呢。”

四人出来，站在车辕上的，站在地上的，静等着那“冷身子”出来。“冷身子”是北方的一个组织，许顺是他们的头儿。

但眼前的是人是谁？会不会是许顺？

那人不现身，只是问方方：“你从哪里拿到的车？”

方方笑道：“从哪里拿？你以为许顺是一盏省油的灯？这车是他送与我的。”

那人一声惊咦，说道：“不会，他就是把他自己的命送与你，也不会把他的车送与你。”

方方笑道：“他只是送我三月。”

那人犹是不信，对方方道：“我不信。他要你做什么，你说出来好了。”

方方大声道：“我为什么要告诉你？”

那人显是有气了，他说道：“你小心些，你听没听说过‘冷身子’？”

方方正要说话，忽听刺刺说道：“冷身子有什么了不起？”

那人一听刺刺说话，显是不把他看在眼里，气哼哼道：“你看不起‘冷身子’？”

刺刺道：“冷身子有什么了不起，你站出来好了。”

那人不现身。磨磨说道：“你有什么了不得，站出来我们看看，天天躲着，也不算什么英雄！”

那人出来了，一个很高个子，瘦瘦的人，他的怀里抱着一把刀，一把刀鞘很是陈旧的刀。

方方笑了，笑得很是放肆。那人静静问：“你笑什么？”

方方说道：“你有什么本事，竟然叫个‘冷身子’？”

不待方方说完，蓦地眼前寒光一闪，那一闪寒光像是飒沓流星，一闪而逝。只见他的眼前有一缕黑黑的雾在飘，在飘，渐至于无。

刺刺三个女人慌了，她们的尖叫声刚刚在那黑雾后飘散。方方刚想再出语讥讽那个“冷身子”，忽地他觉出不妙，他的头上有一点儿冷，原来那人把他的头发削落了许多。那人哈哈大笑起来，他笑道：“你看，你的头发少了许多，你是不是再也不会说‘冷身子’不好了？”

方方惊魂甫定，自不敢再说。忽听得那刺刺大声道：“‘冷身子’有什么了不得？我就不怕他！”

她看着那人，两眼定定地看那人。

那人难道也会对她来一回凌辱？

那人不动，他说道：“我从来不欺负女人。”

方方大笑，说道：“你不敢欺负我的老婆，只能欺负我，你听没听说‘人之夫，不可辱’？”

方方的话刚刚落音，三个女人像箭，直扑向那人！

佛佛的手直捏那人的手臂。她不怕那人的刀。只要给她捏到了那手臂，就再也没了她的佛一般的笑意。磨磨的袖子直拍那人的脸。给她直拍中，那人的脸再也不会让世人看到，就是阴曹地府的鬼面看了，也会胆战心惊。

刺刺的剑却在这时出手了，她如一丝飘絮，直落那人头上！

那人咯咯冷笑，说道：“好，果然是狗仗女势！”

方方在一旁大叫道：“混蛋！谁说我是狗仗女势？我是夫仗妻势，老婆多了，自不怕人家欺负，你懂不懂？”

三个女人出手，让那人也是吃惊，逼得他与刺刺三人周旋。他叫道：“方方，你有

什么话，来与男人说，让三个女人出手，我看不起你？”

方方坐在车辕上，乐悠悠道：“你看不起我，那有什么关系？你要是看不起我老婆，那可就麻烦了。”

四个人打了好一会儿，竟是不分高低。忽地那刺刺一声尖啸，她们三个便跳开去，逼住了那人。

那人高叫：“方方，我有话对你说！”

方方很像是男人子汉大丈夫，他喝道：“好了，你们先退下，让我跟他说。”

那人盯着方方，说道：“你见到了什么人？”

方方笑道：“见到的人多了，不是老头，就是老太太，再就是年轻人，不知道你愿意我见到谁？”

那人慢慢说道：“齐天甲，张稳婆，还有那名单上的人。”方方道：“我见不见他，干你甚事？”

那人一笑，说道：“你知不知道那几个要夺你马车的人？”

方方突地大叫：“是你杀了他们？”

“不错。”

他的功夫一流，当方方与刺刺她们三人出来看时，只有一地的死尸。

冷身子为什么要护着方方？他笑道：“多谢了，难得许顺这么照应我。”

那人应声道：“你知道不知你最后的结局是什么？”

方方大笑道：“我的结局是什么？我最后会得到许顺与肃杀的一半财产，然后我就成了天下第一富翁。有人告诉过我，南肃杀北许顺，他们两人的一半财产，我都得了，我岂不是成了天下第一富翁？”

那人笑笑，说道：“只是你得让三十三家都在这名单上签名。”

方方笑了：“那还不容易？我找他们，凭我的三寸不烂之舌，一定说服他们在名单

上签字。”

那人说道：“方方，你能成功，那是最好，但你要是不能成功，北方的‘冷身子’一定会追杀你。”

方方瞪圆了眼睛，他看着那人，说道：“你休吓唬我。我不怕别人吓，只怕老婆。”他笑嘻嘻看着三个女人，说道：“你们说，是不是？”

那人一叹，转身便走了。

刺刺看着方方，说道：“我要是你，我会愁得一筹莫展。你怎么不愁？”

方方说道：“我愁什么？我又不是一个坏蛋，我又没害过那么多的女人，我为什么要愁？我要是遇到了一个人，我才会愁……”

刺刺追问道：“你遇上了谁，你会愁？”

“米离，我只是遇上了米离，我才会愁。”

方方又高兴了，他唱起来：

“人生在世两大事儿，
一是吃喝一办事儿，
吃喝得好事得谐，
老婆个个美滋滋儿……”

平空像是炸起了一声雷，有人忽地长啸了一声。那人大声叫道：“好车！”

便见有一个人身子一纵，那身子像会飞浮，在马车的旁边跟着那骏马飞奔。方方正正在驾车，便也大是惊骇，他头一回看到有这种人，人的身子能像一阵风一般跟着车子飘浮。他大声叫道：“好本事，你能像我的车子一般快么？”

那人跟着车子飘飞，竟能听得清他的话，笑道：“有什么不能？我就跟着你的车子一直到你歇息处，也没什么不可。”

方方大笑，叫道：“你真是狂人，就是大侠米离来了，他也不能吹嘘他跟得住我的

车子。”

果然方方的手一紧，那八骏从来都是缓辔而行，不耐烦得久了，此时得他一紧辔带，顿时八马攒飞，一冲而起！

方方一看，那八骏果然是好，一顿蹄声攒起，只见那蹄碗儿飞，哪里见得那路儿走？只是路旁的树在飞一般带过，那路边的行人也一闪即逝。方方看到那八骏的鬃毛也在风中飞动，不由心道：看它们这飞劲儿，怕不得日行千里？就是那人再有本事，他也无法能跟得住我的马。他叫道：“笨蛋，你以为你是谁，你能跟得住我么？”

忽听得那人笑道：“怎么跟不住？”

他再低头一看，竟是大吃一惊，原来那人真的跟得住这一辆飞奔的马车，那人发如飞絮，人像一支箭，直射向前方！

方方看那人，简单不像是人，他的身子如鬼魅，在那马车前后，只是前差后差，不差一箭地。那人在飞奔中仍是身子漫漫，能在空中飞舞而行，他笑声咯咯响，竟是使得那马更狂，车更快。

方方心道：“他是一个怪人，看来他的轻功是举世无双的了，就是苑老爷子来了，也不见得比他更强。只是怎么能把他丢下才好？方方心想要是我能再跑上一时三刻，他的体力便不支了，他渐渐会落后，终不能一个人能跑得过八匹骏马？他要是能跑得过我的八骏，我还叫什么八骏，叫八龟得了。”想到此处，他再叱一声，让那八骏飞腾。车跑得更快了，连那三个女人也都惊讶地叫出来，她们看着那人，那人的身姿很是曼妙，他的身子向前平飞，再在空中一翻，翻飞时竟是再向前一窜。那窜劲儿颇急，一忽儿在车前，一忽儿在车后。刺刺呆呆看他，像是看着一个怪物。

方方心里很不舒服，他叫道：“刺刺，你看什么？”刺刺不理他，只是看着那人。

佛佛与磨磨两人也来劲儿了，两人攥着拳头，叫道：“快，快，快啊！”直捶车辕，催那八骏。

但见那人飘飞到了车后，那人的身子在车后的飞尘中一跳一落，方方大叫道：“他输了，他输了！”

忽地，刺刺叫道：“别叫了，你输了！”

方方回头，他头一回看到刺刺的脸上有惊惧神色，他急问道：“刺刺，怎么了，怎么了？”

刺刺只说了一句：“天地飘尘！”

第十四章 贼在偷看你老婆

方方只听过刺刺说过：天下的功夫，只有一种是极致，像轻功，什么“水上飘萍”、“一苇渡江”、“隔风拿絮”都不是最上乘的轻功，最上乘的轻功只有一种，它叫做“天地飘尘”。莫非这人会的是“天地飘尘”？如果他会“天地飘尘”，他便是当世的唯一奇人，他一定是那个苑老爷子。

他只有四十岁左右的年纪，会不会是苑老爷子？

但据人说，苑老爷子是九死九生的人物，他是唯一能活在世上的陆地神仙，他在二十岁的时候死过一次，一直到他活二百九十岁的时候，他得死过九次，最后到了三百岁，他才是真正一死。但到了那时他的儿子、一个唯一的儿子便成了又一个苑老爷子。莫非这人是苑老爷子？

方方勒住了马。

他看到了那人，那人轻轻飘飘落地。

方方这才仔细看那人：他的样子很英俊，眉眼很细，人也有一点儿潇洒。要是方方是女人，他愿意爱上这么个男人。但方方是男人，对这男人便不怎么看好。他心道：只

是样子货……但心里也知，这人的本事不小，不是那种只是样子好看的男人。

那人一跳，身子便蹲在马头上。

他坐在马头上，那样子甚是悠闲。方方再看马头，那马很是自在，像是它的头上只坐着一片飘叶，他心内暗暗吃惊。

他问：“你是谁？你是苑老爷子么？”

那人一笑，算上回答。

刺刺说道：“你会‘天地飘尘’？”

那人笑笑，说道：“这也不算什么。”

方方心道：“妈呀，我要是会了‘天地飘尘’，我可就是天下最有本事的人了，我可以和任何人敌对。要是能胜得过他，我便和他打。要是胜不得他，我便跑。我一跑，他是追也追不上。哈哈，要是我的老婆们追不上我，那是最好。她们一生气时，总想给我一点儿气受，到了那时，我一跑，她们追也追不上，就是她们有八骏车，又能奈我何？想到此处，他竟嘻嘻笑出声儿来。

那苑老爷子问：“你笑什么？”

方方越是忍俊不禁：“我笑我的，你做你的，各不干扰，好不好？”说罢他还是笑，竟是越笑越美，越笑越乐。

佛佛问道：“方方，你笑什么？”

刺刺冷冷道：“还不是在作梦娶媳妇儿，竟想好事儿？！”

方方语塞了，他打哈哈道：“没想好事儿，没想好事儿。”

那磨磨作憨道：“原来你竟不想好事儿？”

方方不敢再与磨磨缠，他情知说不过三个女人。他问道：“你是苑老爷子？”

那人竟是不答，只看着方方，一笑。

方方大笑道：“下车，下车。”

既是苑老爷子，他不能不理。

方方听得人说，苑老爷子是一个神仙，他与他的那侍妾都是天下难寻的人物。听说他的那些女人个个都貌似天仙。如果他死时，谁能得他的那些侍妾，有无限的好处。你只要与一个苑老爷子的侍妾交媾，便可得六十年的内力，江湖上的人无不趋之若鹜。

如果你得苑老爷子亲传，传你一种本事，你便天下去得。

方方说道：“苑老爷子，我与你神交久了，只是无缘见得，此生岂不是遗憾？我今日见了你，真是三生有幸。”

说完了，方方对着那苑老爷子又是笑，又是作揖。他对着三个老婆说道：“老婆们，见了神仙了，你们岂不是也很荣幸？快下车，弄一点儿酒菜来，我与苑老爷子好好喝一杯。”

那人也不笑，只是看着方方，看着方方的三个老婆。刺刺三人也算听话，不扫他的脸面，她们三人下了车，在地上搭了一个帐篷。两人在帐外坐定，叫三人弄些酒菜，便饮起来。

那人道：“你叫方方？”

方方笑道：“天下有名的人，除了那苑老爷子你，还有那个米离，再就是那南方的肃杀，北方的许顺，最后一个便就是我了。”

那人看着方方，也不再说。

他的酒喝得很快。

方方的酒也喝得很快，他说道：“我从前最佩服的人，是那个大侠米离，只是后来我不佩服他了，我也不佩服你。我只是佩服……” 那人道：“你最服的人是谁？”

方方醉眼眈眈，看着刺刺，说道：“我最佩服的人，就是她。”

方方问苑老爷子：“你最佩服的人，是不是女人？”

那苑老爷子笑笑说是。方方大乐，说道：“对了，真的就是，连你这种人也最佩服

女人，看来女人是有让人最佩服的地方了。”

那人一笑，问道：“你最喜欢女人，不怕世人说你是一个淫人？”方方乐道：“世人算什么？我看最可笑的就是那世人了，他们什么也不是，偏偏要说别人是非，这种世人，不做也罢。”

那人大笑，方方说道：“人都说，只有两人喝酒最快，也喝得最多，一个是米离，再一个就是那个前世的丐帮帮主鱼漂儿了。我与你今天就比一比喝酒，好不好？”

那人一笑，说道：“好。”

两人比起喝酒来。

那人道：“你喝酒的本事，确实不小，就是鱼漂儿再生，也不会比你更强多少了。”

方方大笑，说道：“不错，不错，我的这个老婆，就是我喝酒赢来的。”他指一指那刺刺，谁知道他与刺刺究竟是怎么回事，只见刺刺对他狠狠一瞪眼睛。

方方喝得有七八分醉，便对那苑老爷子说道：“我听说老爷子有上百个侍妾，是不是？”

那人一愣，随即道：“是，是。”

方方淫笑道：“那可不妙了，凭老爷子这身板，怎么能应付得了那许多的狼虎女人？”

那人一笑，说道：“苑老爷子是神交，他并不与那些女人相碰，他能在神交时，让那些女人体味到那神妙。”

方方涎脸道：“不瞒老爷子说，我在男人里，也算是最有本事的了，能让我三个老婆服服贴贴听我，那也不易了。只是还有不足处，有时人也昏倦，你说，那神交是怎么回事，能让女人快乐么？”

那苑老爷子不愿意对方方说话，只是笑看着那刺刺、佛佛三人。

也许他是当着女人的面儿，不愿意再说？

方方叫道：“你们三个女人走开，我与苑老爷子自说自话，你们女人不听，好不好？”

方方对那人笑笑，说道：“我让她们走开，她们一定会听。”

佛佛脸通红，说道：“有什么屁话，直说就是了，有什么要避人的？”

刺刺扯着她，三个人躲开了。

方方说道：“苑老爷子，人都说学什么武功最好，我可不是愿意学什么武功，人说学你的功夫，得一种就其乐无穷，受用不尽。我可不是愿意学，我只是想学学你那御女术，你要是能教与我，我叫你亲爹也行。”

那苑老爷子一笑，说道：“你听得从前人说，黄帝内经里讲，黄帝能夜御十女，那是一种本事。你要学那种本事，还得请教别人，再说，就是有这种本事，也没有那许多女人。”

那方方被他一席话说得抓耳挠腮，心道：这种本事，可不是轻易学得来的，非得好时机不可。我如今得了他，怎么会放过？只是这里没女人，我只有三个老婆，我不能拿我老婆给他试啊？混蛋，混蛋！我怎么办？

方方一时没了主意。

他看着那苑老爷子，说道：“听说你用过的女人，一个个都不碰她们？”那人一笑，说道：“只是神交，为什么要碰？”

方方叫道：“那可好了，那可好了，我的老婆，你只是要神交，你便与她们试试好了。”

那人一叹，说道：“我可是告诉你，要是我与她们试过，她们再也无法与尘人相交了，她们只要与男人一交媾人便死，血便尽。”方方傻了，他不能让他的三个老婆哪一个死在他的眼前。他问那苑老爷子：“能不能不那么费力？”那人一笑，说道：“凡是与苑老爷子神交过的女人，便不再思凡尘，再不思与其他的男人交媾，她们一心成为一个男人的禁裔。”

方方拍手叫道：“大妙啊，大妙。我从来最担心的，就是我戴上一顶绿帽子。你想

想看，一个最聪明的人，他要是戴上了一顶绿帽子，那滋味儿一定很不好受，是不是？”

那人一笑，再不理睬方方。

方方央求道：“老爷子，世人有的要求财，有的要求禄，我什么也不求，只求今生快活。你帮帮我，算是积德。”

那人说道：“好。”

三个女人来了，她们站在两个男人的前面。

方方此时才知，对三个老婆也无法说出他的打算。他怕三个老婆斥他。

那男人道：“我闲来无事，也算是与你们的男人结交成一个酒友，我答应了他，要教会他做一个能飞行交接的男人。这得有许多的本事。”

刺刺忽地说道：“等一等！我听得人说，从前只有那么几个人学会了这本事。有一个梅英，学自许不天的本事，能在空中交接，那是因为他是一个阴阳人，不得不如此做。再就听说苑老爷子有这种本事。可他的女人在他死九次时，每一回都是九死一生，有的死在男人的淫欲下，有的死在江湖人的刀剑下。我告诉你，我不愿意让方方学那种本事。”

那男人竟对着刺刺一笑，说道：“好，说得好！”

方方急道：“刺刺，你休胡搅，我要学那种本事，你们一样受用！”刺刺说道：“受用？我知道你们男人，从来都是吃锅望盆的，你一个男人，娶了我们三个女人还不够？你还想得什么黄帝御十女的本事？我看你也做不得皇帝，你也休想学什么神交法，我劝你还是走开。”

方方叫道：“你教与米离一种武功，我看你也教我一点儿本事好了，她们是女人，女人自是头发长，见识短，你别拿她们的话当真。”

方方的话留在他的喉间，再也说不出了。

刺刺抓住了他的头发，把他扯离了地面。佛佛捏住了他的鼻子，让他喘不出气来。

那磨磨只是掐着他的男根，叫他疼得只是叫，又叫不出声儿来。

刺刺笑问：“你说什么？”

那男人见她们三个欺住了方方，说道：“你是女人的裙下臣，你再休胡思乱想。”

那人要走。

刺刺忽地一松手，她叫住了那个人。

“你是谁？”

那人一听得问他，竟是满面的凄凉，说道：“我是世人最不耻的人，你问我做什么？”

刺刺的脸忽地变了，她的脸色很难看，她慢慢问道：“你是米离？”

方方的心忽悠地一下子沉到了底。

他要是米离，他就是三十三家的仇敌。不要让他知道方方四处奔波的目的才好。

那人沉声道：“我是米离，从前我一说我是米离，世人都用一种敬意看我。如今我说我是米离，世人都用一种敌意的眼光看我。”

佛佛忽叫道：“你是米离，你为什么不学好？”

刺刺看看佛佛，佛佛嘴快，她说出了自己的心里话。

佛佛说道：“从前我是小孩子的时候，我最敬佩的人就是你，我对自己说，你一辈子能找到一个男人，像大侠米离那样的，让他爱你一夜，再去平平淡淡过一生，你也就够了。你知道不知道你在我心里是什么样子？”

“知道。”米离竟是一叹。

磨磨说道：“可你现在是个贼！”

米离在苦笑，他慢慢说道：“所以我尽量不与人交谈，也不与人交朋友，因为人都厌恶我。”

刺刺的眼光很凶，她盯住了米离，她说道：“我只是觉得奇怪，你做了那么多的好事，怎么会反来做这些令人发指的恶事？”

米离不看她，他是不敢看她，还是不愿意看她？他说：“我做够了好人，做一回恶人，好不好？”

刺刺大声怒斥米离：“你是什么东西？！你做下的恶事太多了，让罗立罗大哥的妻子自尽了，又逼那齐天甲也同他的妻子一同自杀，你做下的恶事，真够天下人瞧的，我恨不能剥下你的皮，生吞你的肉！”

谁看见过一个女人痛心疾首，看刺刺一脸苍白，恨恨地对米离，便知道她决不会轻易放过米离，是不是她从前也心慕米离，也愿意做一个米离的倾心人？

第十五章 小贼偷奸

在开封府，有许多的闲人，他们因为有祖下的荫产，便可在这里饱食终日，无所事事地度日，他们都在柳巷胡同里包下房子，优哉游哉地过日子。这里的美人多半都是从苏杭两地买来的，一个个蛾眉淡扫，一脸闲愁。没有什么可供打发日子的好事儿。

听说来了一个南方的最富的大富翁，她们一定得去看看。那个大富翁就是南方的肃杀。

肃杀到了开封府的时候，是在日薄西山时。看得到那许多的车马轻尘在远处飘荡，便有人叫道：“来了，来了！”

果然来了。远远看去，竟是有千军万马一般，只一瞬间，那些车马便到了眼前。足足有近百辆车，在那些车上，都包着裹着最好的丝绸，那车夫人人的衣着都不一般：绸褂子、青丝靴、上好的丝帕包头，一色的年轻小伙儿，都提着镶金嵌玉的鞭子。看那些车上，竟是吊着挂着许许多多的金银饰物，风一吹，风铃叮叮当当响。

所有的车都是一样的，肃杀在哪一辆车上？

他长什么模样？

便听得那车夫们一齐声喊：“开封府！”

那意思是告诉坐在车里的肃杀，还是告诉坐在车里的女人，开封古都已经到了？

好奇的人都愿意看看肃杀。他是天下最富的富人。听说天下最富的人有两个，一个是北方的许顺，一个是南方的肃杀。

据说肃杀比许顺更讲排场。

他是什么样儿的一个人？

有的女人悄悄而笑，她低声对同伴道：“怕他是一个丑八怪……”

“那就糟了，不管多大排场，掩不住他的银样蜡枪头儿……”

女人在窃笑，她们怕那个肃杀不是一个美郎君，而只是一个丑八怪。

南方的肃杀在哪一辆车上？

在游人如蚁的开封府外，肃杀会做些什么？

他是能下车来，对那些对他很是倾慕的女人们笑上一笑，还是根本就不理会那些女人，只是陪着他的那十七个如花似玉的老婆进开封府里游玩？

车都停了，车夫一停马，那马长途奔驰，竟是全都竞相长嘶起来。待得那马长嘶毕了，便一时万籁俱寂，全都沉沉等待。

在等一个人。

这人是肃杀。待在那长堤边等待的男人都在心里想：能一生得此一回荣耀，此生不虚了。待在那长堤边的女人等得急了，她们咬着手里的花帕，心想：要是能看一看他长得什么模样，是丑是俊，我就再也不枉这一回……

有人轻轻地咳了一声。

这一声咳提醒了开封府的好奇之士：肃杀是南方人，听说他得了一种治也治不好的病，那病只是叫人百般咳，一直咳，有时咳得人连腰也直不起来。

莫非这咳的人便是肃杀？

一辆车在正中间，那车的马是八匹紫骝，驾车的反是一个老头儿。就见那车帘打开，从那踏板上伸出一只脚来。

这人便是肃杀，他一定是肃杀！

再见那人慢慢走了出来。

看见他的人呆了。男人看见他的模样还可，女人一见，再也没了春梦了，她们从此再在梦里出现的男人，必是这个肃杀。

他长得太好了：很英雄俏俊的脸儿，一张脸上有一双能让人一见就怦怦心跳的大眼睛，他的脸上带着笑，那笑太迷人了。

“哎哟——”在众女人里，有一见肃杀便倾心的，竟然一下子昏倒了过去。她的同伴在扶她，扶她的时候，尤是不忘再看看肃杀的模样。肃杀的脸上带着笑，那种能让世上的女人都受他迷倒的笑。他对站在开封长堤上的男人女人说道：“真是谢谢开封府的朋友，我一到，便有人在长堤上接我。只是不曾想到，便简慢了些。我带着有些好酒好菜，请朋友们大畅情怀。”

男人在冷笑，他以为他是谁？他是什么人，能让大家都在这里喝酒？这里是喝酒之处么？

但听得那肃杀一句话，那上百辆车上的人都下了车，他们很快在地上摆好了一溜长席，像是他们久于此道。但见他们从车上拿下了酒。那酒是陈酿好酒。再看他们拿下的菜，更叫那些来长堤等待的人吃惊：那些南菜北菜，全皆有之。肃杀仍是在笑：“客中无备，只能以薄酒待客，不知诸位是不是肯赏脸？”

众人中也有豪爽之客，叫道：“肃杀，你莫不是来开封府摆阔？让我们开封的人无功受禄，你安的是什么心思？”

肃杀哈哈大笑，他一笑，竟是满面红光，看那模样，真不像是一个弱不禁风的男人。

他笑毕说道：“久闻得开封府是天下大处，怎么说得话来，这般叫人好笑？”

那被他一笑的男人脸上挂不住，问道：“肃杀，你笑什么？”肃杀道：“我说，这只是即兴的一杯浊酒，一顿小菜，你拿它当什么？莫非值得你用什么心思不成？”

肃杀哈哈大笑起来。

酒是好酒，菜是好菜，又是在野外，又是当众人，大家便有余兴可资，便有人叫道：“既是肃杀这般好客，我们还客气什么？”

一时间，所有的男人女人都拥上来，齐抢那酒菜。

野外一聚，对酒当歌，有的是豪兴，便有人低声而歌，唱道：

“酒是枭雄泪，
酒是英雄血，
当歌须知醉，
狂人博浪椎！
何兴多悲声，
燕赵志士回？
但说美哉手，
美人臂不归！”

人都喝得醉了，只是那么几杯便醉。有肃杀这般豪兴的大侠，人岂能不醉？

只有两个人站在那里，只是对着这一片乱哄哄的人群不语。那是两夫妻。

一个是开封的狂刀苟尘，一个是他的妻子田乐儿。

田乐儿问：“你为什么不去喝一杯酒？我知道，你也很渴。”

苟尘道：“我不喝没名堂的酒。”

田乐儿笑了：“你是不是看他比你更强，心里有一些嫉妒？”她在笑，笑涡在脸上时隐时现。

苟尘说道：“像他这么做，只会弄出一群无赖来。你以为他很豪兴么？”

田乐儿说道：“我不是小孩子，我要是一个小孩子，我一定会喜欢上他，会从此在梦里天天梦见他。可惜我已经不是一个孩子的年龄了。”两个人对视一笑，他们心心相印，彼此相知。

忽地眼前多了一个人，不知道什么时候肃杀到了他们眼前。肃杀的手里举着一只杯子，看得出，那是一只价值连城的杯子。

肃杀的眼里有笑意，一种调侃这整个世界的笑意。

他说：“莫非是开封苟大先生？”

苟尘说道：“不是苟大先生，是开封苟尘。”

肃杀笑了笑，说道：“为什么不喝酒？我本来想到了开封，有一天会去苟大先生府上去一拜，不料也能在这碌碌尘世见到苟大先生。”苟尘笑笑，说道：“开封府来了一位贵客，谁不知晓？只好看看来了。”

肃杀大声道：“莫非苟大先生怪在下弄得人人惊动么？只怪我的车太多，弄得人人知道我来开封，惊动了苟大先生，莫怪莫怪。”

肃杀彬彬有礼。对于有礼的人，你也该有礼才是。但苟尘对肃杀殊无好感，他冷冷道：“不见者不怪，我得走了。”

他挽着妻子，转身要走。

那肃杀远远地看着他，他脸上带着笑。那是好意的笑，一种对于苟尘的无礼很大度的笑。那些喝得醉了的人在呼喊：“肃杀，好样儿的！肃杀万岁！万万岁！”

苟尘看到了肃杀的手，他的手很白，在对着那些呼喊万岁的人群招手。他很心安理得，他愿意做一个闲适的君王么？

苟尘坐在他的书房里，他知道他今夜不会很好地睡了。他从前总是夜不能寐，直到他娶了妻子田乐儿。

田乐儿能让他安然入睡，她会用尽各种方法让他入睡。他不能没有田乐儿，他不会没有田乐儿。

田乐儿来了，她的身上披了一件很好看的衣服，那衣服是一层层薄如蝉衣的薄纱，在她的身上，那胴体隐隐可见。她抿嘴一乐，说道：“你是不是又要睡不着了？”

苟尘笑笑，他说：“我为什么睡不着？”

田乐儿笑，轻声道：“你看到那个人，他的样子很像是个武林霸主，你看到了他，想到了你自己，便很难睡着。”

苟尘笑笑，他知道这女人熟知他的心。

他是狂刀，狂刀似狂，那是意；狂刀不狂，那是心。只怕他的心与意要一齐，不然他永远是一个不能败于人的狂刀。

他的刀在架上，那刀在闪闪发光。

田乐儿说道：“你莫要顾别人。她们也是一群狂人，来了一个肃杀，她们便会天天跟着，再来了一个别的人……”

她突然噤声了，她看到了一个人，一个坐在苟尘背后的人。他是谁？田乐儿的心扑扑乱跳。

她喝问一声：“你是谁？”

那人不语，只是盯着她。

苟尘从她的眼里看出了危险，他喝道：“有人么？！”

他的后背正对着那人，他不顾他的后背，一转身，他便会受到那人的一击。他突地转身来，喝道：“你是谁？”那人还是不吱声，他只是看着田乐儿。他突然一叹，长吟道：

“漫说秋水为剪瞳，
莫提双眸还顾往？”

苟尘怒极，那人竟是视他在屋内为无物，竟是只盯着田乐儿，他岂不是找死？他找上了狂刀，岂不是他的一条死路？苟尘大声喝道：“混蛋，你滚出去，不然我叫你死无葬身之地！”

那人很是恼怒，他低声道：“死无葬身之地？那可很好哇。你让我死一回看看，我只是想死，就是死不了，我天天盼着死，只是死不成，你说怎么办？”

苟尘大吼一声，双拳齐打！这一打，就使出了他的伏虎拳。要知道苟尘早年是投身少林的俗家弟子，如今在江湖上，也是少林派的知名人物。他一拳打去，如是被他打中，那人的筋骨必是大伤。

但那人不动，只是叭地打在他的脸上！只听得咯地一声响。苟尘心道：坏了，我把这淫贼打死了……但看那人，竟是若无其事，他笑道：“你知道不知道我来做什么？我是在白天看到了你的妻子，我看她长得美若天仙，就来偷香窃玉，我看你还是不要找死的好，不然惹得我火发，岂不要把你一拳打死？”

那人只是一拳叭地打在那一张玉桌上。也不见那桌子如何，只待了一会儿，便见那一张玉桌软软地碎成了一堆。

他的拳法真是世上罕有其匹。苟尘大声叫道：“狗东西，你闯进了我的府里，还想走么？”

那人愣了一愣，说道：“想走，只不过想把你的老婆带走！”

苟尘大吼一声，他扑过去，那人看他扑来，竟是不想害他，一拳击在他的肩头，叭地把他击倒在地上。

狂刀，他摸到了狂刀。那人不知道，他摸到了狂刀，本事便大了三分，他的胆气便壮了起来。

啊——他冲向那人。那人笑道：“你是狂刀，你是一把狂刀，是不是？！”

要不是亲眼所见，狂刀永远不会相信，他不相信有人能在他出刀的时候，一出手便

抓住了他的刀！

那人抓住了他的刀，说道：“你要是狂起来，我岂不是不能狂了？！”他听得那人的气喘得有些粗，他是不是淫兴大发，才这般恶心狠意？他抓住了狂刀的刀，叫道：“什么狂刀，你看它像什么，它只是一把菜刀，一把木刀！”

果然，那人的手一松，一些刀片儿叭叭落地。

一地的碎刀，一地的刀片儿。

第十六章 狂刀怎削自家胆？

狂刀毕竟是狂刀，他不怕他的刀没了，大吼一声，冲向那人。此时那原来静静一声不响的田乐儿也出手了！她的手里有一条“红丝线”，她抛出了那一条“红丝线”。在她的红丝线下，男人怕不有七八条命也丧在线下？她叫了一声：“淫贼，看线！”

狂刀的手像是刀，一劈而至！那人看着狂刀的手，样子颇有些不耐烦，叫道：“别来烦我！”

他一出手，叭地击在那狂刀的手背上。只听得一声怪响，原来是那手背的所有骨节都叭叭折断。狂刀疼得头直冒汗，他叫道：“淫贼，休走！”再抢上一步，直逼那人的前胸！田乐儿的红线直飞，到了那人的眼前，直夺那人的双目！那人笑道：“果然好情致，竟还有这般好玩的东西！”他一夺，竟把那一丝红线抓在手里。

田乐儿心里一喜：原来你得丧在这里……她的红线有些蹊跷，能从中射出一股毒水来。她一捏那红线，便听得那人再是毒笑：“原来你同那些臭女人一样，总免不了要算计我！”他三抓两抓，便拿过了那一条红线。

田乐儿太相信她这一条红线了，她抓得牢牢的，生怕那线丢手，不能再胜得他。哪

里料得那人一抓便抓至线尾，她叫一声：“休碰我！”那人一把抓她在手，生生把她的身子靠在他的怀里，说道：“我不碰你，只是要你！”

狂刀大叫：“混蛋，放开她！”

那人直笑：“狂刀，你的妻子也不愿意跟你，她在那堤上，总是看着别人，你知道不知道？”

田乐儿大叫道：“胡说！我从来不看别人！”

那人笑道：“你看着肃杀，你看那肃杀，眼里也是羡慕他，你别羡慕别人，只羡慕我，保你受用不尽！”说罢，那人哈哈狂笑。他笑得太厉害了，竟是笑弯了身子。

狂刀大怒，叫道：“混蛋，你放开她！”

那人抓起了田乐儿的衣服，胴体竟在那薄纱下隐隐可见，那人笑道：“果然好身段，只是被你一个杀胚占了，岂不是白白糟蹋了么？”

那人掀起了衣衫，任意轻薄田乐儿。他说道：“狂刀，你看着，我教你怎么好好驯服你的女人，让她再也不看别的男人。你要是学会了这一招，再也不用担心了，岂不是更好？”

那人抓起了田乐儿，他的手在田乐儿的身上轻轻揉搓，他的手很会淫荡，那一只手弄得田乐儿不能动，弄得她十分舒服。田乐儿呻吟了，她直快乐地呻吟。

狂刀大叫：“混蛋，住声儿！”

那男人对着田乐儿说道：“你本来很听话，他偏偏说你混蛋，你说他可恨不可恨？”

田乐儿从来不曾想到，她会受到这种凌辱，她的眼泪哗哗流，她叫道：“放开我，放开我……”但她的声音很脆弱，根本不像是在叫，反像在弱声哀求。那男人抚摸着田乐儿的下身，笑道：“果然好，人都说，这林子密些，女人便更放荡些，我算是找到一个好人儿，你好好弄我，到时我会让你舒服的。”

狂刀的眼里流血，他恨，他扑上去，叭地一声摔了回来。

他摔在地上，那眼里的怒火更盛，他叫道：“王八蛋，我与你拚了！”

无奈他的功夫不如人，他一扑上去，便被那人像是掷一只布袋，轻轻俏俏摔出来！

他扑了七八次，摔倒在地上七八次。他再也难爬起来了哀叫着：“乐儿，乐儿，你快，快！”

男人的心意，此时要那女人自尽。但女人此时不能再动，她的心里满是委屈，但她的身子正在受那男人的手抚弄，她不能动一动。她情愿不动。但她听得到男人的呼声，她也叫：“苟……苟……”

那男人笑道：“你明明是一只凤，为什么要跟着一条狗？”苟尘扑上去，那男人一反手，抓到了苟尘的胸，他抓着那苟尘的胸，说道：“你看他像不像一条狗？”

他叭叭地点中了苟尘的穴道。

说道：“你看着，我教与你好好玩的本事。”

他把苟尘放在地上，让他眼睁睁看着他玩弄田乐儿。

明明是夜半三更，却哪里禁得恶狼肆意揉搓？田乐儿恨不能死，但她的眼睛有些睁不开。

她莫非是在梦中么？对面的那苟尘恨得咬牙，血正从他的嘴角流出来，看来不是梦。

那男人说道：“你看着，你要弄一个女人，你得先把她喂好。你知道不知道得喂什么？”

狂刀的眼睛睁得要裂了，他恨不能把那个男人杀死。

他突地想起了，那人一定是米离。他最近听得人说，江湖上有一个采花大贼，那人就是从前的大侠米离。

除非是米离，别的人没有这么好的身手。

除非是米离，别的人不敢这么胆大妄为。

狂刀大叫道：“混蛋，我知道你是谁了，你是米离，你是那个人人知道的米离！”

那人一愣，他看着狂刀，说道：“你很聪明，聪明的人大都活不长，你知道不知道？”

他拿出了一只小小的布口袋，他拿着这布口袋，对着田乐儿，说道：“你是不是心里像是窝着一堆火，你是不是心也烧得要裂了？”田乐儿的声音很媚：“是啊，是啊，快救救我！”

那米离大声笑，说道：“好，你看，这是冰块，你吃下去，很快就会好的。”

田乐儿竟能听他的话，她抓起了那些冰块，当着狂刀的面儿，咔咔地吃起来。

她很快就吃下了许多冰块。

那人笑道：“你是不是好一些了？”田乐儿的声音像是在沉睡：“我的心里还像是在着火。”

那人笑了，他说：“只有我，能救了你。只能用我的男人的欲火，烧在你的身上，你才能得救。”

狂刀看着那男人，他恨不能再对那男人谩骂，他恨不能吞下那个男人。但他的嘴也吐不出声来，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他凌辱田乐儿。男人放下了红绡帐。他对田乐儿说道：“男人都不一样的，男人同男人也有不一样的地方……你知道不知道？”

田乐儿的声音很轻：“有什么……地方不一样？”

那男人在笑：“有许多的地方，只是不能说。”

不能说，能做么？

他把一个田乐儿放在那帐内，说道：“你看，你看，女人的曲线，很好看，是不是？我从来只知道用刀用剑，有很好看的线。那线用来杀人的。如今我也知道了，女人身上的线也很好看，那线是用来救人的……”

他吃吃笑起来。

突然，夜敲三更了。他的身子一哆嗦，他抓住了田乐儿的手，说道：“你来摸我，

你来摸我。”

田乐儿不能不摸，她的脸上有一种很奇怪的表情。那男人轻声道：“我就是这样子，我就是这样子的。”

他伏在田乐儿的身上，嚤嚤地哭起来。

田乐儿的身子赤裸的，他看着田乐儿的身子，那神态很是可怕，他的眼光像是野兽，他盯着田乐儿，他的气喘得粗了，他的眼神不对了，他的身子紧贴在田乐儿的身上.....

像是有一丝箫音在绕，那箫音在那人的头上绕。他忽地叫起来：“休要管我，休要管我！我不要你管！”

他看着田乐儿，突然恶狠狠叫道：“你再管我，我便自尽，让你死，让你也死，看你到了那边，对人怎么说？你对人怎么说？你说好了，你怎么说？”他放声大笑起来。

狂刀看他的样子，真是又痴又狂，知道他的脑子像是有病，但他正在思忖怎么逃开，再杀了那人时，忽见那人直对着他，戟指道：“你快起来啊，你以为你的那一点儿花招能骗得了我？我不怕你，你来好了，你有什么本事？”

他盯着狂刀，让狂刀的心一阵子乱跳，他直扯着狂刀的手，说道：“你没什么本事，就是有本事的人，我也不怕。你知道不知道，这世上有几个人能治得了我？只有一个人，只有一个人。不对，不对，还有一个人，可他不会治我，他也怕我，你知道不知道，他也怕我？”男人把那条红线缠在田乐儿的脚踝上，他笑滋滋地说道：“田乐儿，田乐儿，我总是记不住我喜欢过的女孩子的名字，你叫田乐儿，这我是记住了。”

狂刀叫道：“杀死我吧，你先杀死我，再去弄她！”

那人看看狂刀苟尘，不解地问：“你怎么要死？我只是与你的妻子快乐快乐，你犯不着去死啊？你先看着我怎么弄她，然后你再学一学，好不好？”

狂刀刚才叫出的声音只是蝇蝇细声，他不知怎么竟能知道。他看着狂刀，说道：“你

平心气和些，要知道，这女人从今怕不是你的了，你可以再去找一个好一点儿的。只是很难，像她这样的好女人，很难找.....”

狂刀挣着，想挣起来，他笑道：“你不行，你的那一点儿本事，你不会解穴法儿，就是你会，也解不了我的。你知道不知道？”

那人看着田乐儿，说道：“女人还是冷冰冰的好，你知道不知道？只要是冷女人，就很有味儿。我看你吃的冰还是有一点儿少，你还吃不吃？”

田乐儿一想着那冰，便是害怕，她叫道：“我不吃，我不吃。”就是她直叫，也不过是一种绵绵细声。那人笑了，他说道：“好，你不吃便不吃，反正也有些够了。”

他摸着田乐儿，不由大喜道：“看来你真是够味儿，我得带着你，好好让你受用一些日子，你的身子很凉，很凉的。你真是一个好女人。”

他回过头来，对着狂刀说道：“你不该有一个好妻子，你本来只应该娶一个很一般的女人，她就是站在那里，也不会有一个男人愿看她，那才对啊。”

他把田乐儿放在床上，对她说道：“我是一个冰人，你得忍受些，才知道快乐.....”

狂刀听得田乐儿一声大叫，她昏厥过去了。

再过了一会儿，她悠悠醒来，竟是看着那男人，说道：“你不是人.....”

她的声音很无力，说话时像一丝气力也没有。

那男人不为所动，他说道：“我不是人，人家都说我不是人。不单是你这么说。”

那田乐儿不能动，她在那男人的抚弄下，竟是快意地呻吟起来。莫非她真的不在意她的男人，莫非她与她的丈夫真的是没什么情意？狂刀心乱如麻，他恨道：原来女人都是这样，原来她对我那一切，都是假的，原来她.....一时间，他万念俱灰，他在心里叫道：臭女人，别叫了，别叫了.....他突然看到了他的刀。他的狂刀。

他的刀成了一堆碎片儿，他从前以为他有了这一柄刀，便天下也去得了。原来这一柄刀那么不堪一击。

他爬过去，去抓那一柄刀的刀把儿。

他抓不起来，他的穴道被制，怎么也不能抬起手来。

只要能抬起手来，他就能抓直那一把残刀。

那男人看到了他，看他蠕动，便笑道：“你有什么本事，就是让你抓到了一把真正的钢刀，你还能杀死我不成？”那男人一脚踢在他的胸前。

狂刀再摔出去！

他再爬，他再爬，一直到那刀前。他咬牙用牙咬起了那刀。他看到了田乐儿，田乐儿的身子很白，那男人的身子也白净，像是一人……他怒吼了一声，把那一柄残刀丢下，双手正迎着那刀，抓住了刀。手绞出了血，但刀刃终于立起来了，他怒吼一声，脖子直冲着那刀刃扑下去！

他大叫了一声。

男人急忙回头，狂刀不该这么叫，他叫不出来的。

狂刀死了，把那一柄残刀刺入了他的咽喉！

第十七章 雨夜问罪

开封府的江湖人愤怒了，他们齐集在那包公祠前，所有的人都知道是外来的人杀死了狂刀。

狂刀在开封的夤缘极好，江湖人都把他奉为开封府的武林第一人。是谁敢这么明目张胆地杀死狂刀，他岂不是视开封府的人于无物么？

是谁？是谁？

寻找那些来开封的外地人。

一共有七个人。他们是——

北方一枭独孤燕；水鹰鱼风；南方肃杀；风生风长两兄弟；石恨天；魔女小小。

愤怒的人冲到了石祠，看到了那个北方一枭独孤燕，他们喝道：“独孤燕，你杀了狂刀，还奸了他的妻子，你把他妻子弄到哪里去了？”独孤燕笑笑，说道：“我要与狂刀比刀，他死了，我在开封还有什么用？”

独孤燕理也不理众人，他去收拾他自己的包裹，走了。

风中，还听得见独孤燕在唱：

“我有一把刀，
专削路不平，
以血染吾刀，
不见魂魄飘。”

开封府的人没追独孤燕，因为他们得知，这几日独孤燕去的地方，只是酒楼、店铺，再也不曾去别处，他不会那个杀狂刀奸他妻子田乐儿的凶手。

再去找水鹰。水鹰正在那河水里漂着，他听得那岸上的人叫他，便慢慢泅到了眼前，踏浪问道：“找我有什么事儿？”

有人问道：“水鹰，你杀了狂刀，奸了他妻子？”

水鹰不答，只是冷笑。有人回答道：“他没功夫。”

回头一看，原来在那旁边正有一只小小艖舟，那船上有一个披发女人，她长得美极艳极，瞅着水鹰，她说道：“只要我在，他不会去找旁的女人。”

有人认得，这女人是江湖上最有名的魔女小小。

魔女小小乐道：“是不是你们开封府出了大事儿，慌得你们一个个像是丧家的狗一般？”

那些开封府的人都不愿与她作对，要知道魔女小小睚眦必报，是一个极难缠的人

物。他们何必无事开罪于她？

水鹰说道：“我昨夜一夜都在香风轩与小小饮酒，你不信，可去香风轩问问。”

所有的人都一哄而走，他们到了香风轩。昨夜的酒客有水鹰么？有，那就走。

再找到了风生风长两兄弟。两人只是冷笑，对着他们冷笑。他们是一对孪生兄弟，风生道：“我们不会杀狂刀，因为他是我们的兄弟。”风长道：“如果你们找到了杀死狂刀的那个人，我们一定去找他报仇。”

不是风家兄弟，还会有谁？

站在街角，有人叫了一声：“去找那个风流公子！”

人人知道他说的是谁，但人人都不愿意说破那人的名字。

他们喝过那人的酒，他们在长堤上看那人来开封府，他们一见到了那人，便知道他们远远没人家那气势，没人家那风度，没人家那威风。有人再叫一声：“去找他，他那样子，像一个风流家伙！”如果是他，他们会把他撕得粉碎！

他们冲到了醉香楼。醉香楼是开封府的第一香艳去处。

在楼上，那个肃杀正在玩乐，他抱着两个女人，这两个女人是开封府最红的红妓，一个叫牡丹，一个叫红朱。看看冲上来的人，他笑了，笑得很文雅：“不知是不是来找我喝酒的？”

当头一喝：“鬼才找你喝酒！你说，昨夜你在哪里？”

肃杀的脸色变了，他冷冷道：“世上还没人这么同我说话。”那人喝道：“事关重大，你说！”

肃杀看着那人，那人仗着人多势众，手里的七节鞭直指着肃杀，说道：“你说，你昨夜到哪里了？”

肃杀偏偏不讲，他冷冷道：“你算是个什么东西，我为什么要告诉你？！”

肃杀一说，顿时两条身影直冲上来，只听得叭叭三响，那握在手里的七节鞭折了，

只剩下了一节棍棍儿。

肃杀说道：“我念你是开封府的人，不然你这一回定死无疑。”

众人中，有一个老成的，上前对肃杀问讯，说道：“肃公子，我们找的人事关重大，想必公子也知道，我们开封府昨夜出了大事，狂刀苟大哥的家里被人扰了，苟大哥身亡，他妻子失踪。我们看是一件奸案，肃公子远来，但对江湖事比我们更熟，不知道公子知道不知道这事儿的眉目？”

肃杀的手在抚摸着红朱的胸，他拿那红朱的双乳当玩具，一点点儿地揉，他说道：“是么？原来开封府的人竟是这么不堪一击？像你一样，是不是？”他狎浪地对那红朱说。

红朱笑得很肉麻：“公子，你那么有劲儿，谁知道你会那么有力气？人家不如你嘛.....”

众人看不下去了，他们转身便走。

肃杀叫住了他们。

肃杀说道：“我是忙我自己的事儿，但有人会忙别的。”众人听他，像是有所指。

他是指谁？是指那个石恨天，还是指那魔女小小？

肃杀看他们呆怔，似有所思，便说道：“只有两人能敌得狂刀，那两人杀狂刀都轻而易举。”

哪两个人？

“石恨天，还有一个是新来的人，他是米离。”

米离也来了么，他是从哪里来的？据说他曾在江湖上作下大恶，他奸人家的妻女，有许多的人亲眼见到过。为什么不去找米离？去找米离，去找米离！

他们看着肃杀，他们不动。

肃杀的功夫他们知道，米离是世上难敌的人，要是肃杀去了，会有九成把握，他们

去杀米离？怕他们斗不过米离。

肃杀像是看出了他们的心意，他说：“我与他极有渊源，我不能与他动手。”说罢，他扼腕长叹。他是不是也愿意与米离一战，他是不是也愿意杀死米离？听说他与北方的许顺发下了三十三家生杀令，就是要杀死米离的，他为什么不亲自动手杀死米离？

肃杀看看周围的人，他看那些人的目光，并不把这些人放在眼里，他说道：“你们胜不了米离，你们一齐去，也不会是他的对手。”那些人热血沸腾，他们叫道：“难道他就不讲道理了么？”

肃杀仰头问：“你们要和谁讲理，是和我，还是和米离？他有大伤心处，便看破了大事情，自是不把人生规则看成束缚他的枷锁。他曾给少林的无欲大师写过一幅对联，想必这事儿你们有许多人知道。他那一幅联道：水水水水不不，风风风风习习。说的便是他的心意。他不把世事人情看在眼里，是因为他有了大伤心，有了大澈悟。你们谁能说得过他？”那些人面面相觑，他们说不过米离。

但有人叫道：“我们说不过他，我们就与他动手，终不成让他丧尽天良？！”

肃杀笑笑，说道：“你们这些人与他动手？”他摇头，说道：“除非米离自己不想活了，不然他一定会要你们全死在他的手里。”

众人无言，难道他们就不替狂刀报仇了么？难道他们因为那个对手是米离，就再也不能出头替他主持公道了么？有人叫道：“不行，就是死在米离的手里，我也得找他！”

所有的人狂吼着去找米离了。只剩下了肃杀与他的那几个女人。那红朱已经忍不住了，她出手抚摸着肃杀的身体，肃杀的身体很凉，她问：“肃公子，你的身子很凉……”

肃杀突地跳起来，他给了那红朱一顿耳光，他怒叫道：“我的身子凉不凉，干你什么事儿，你从来不知道男人的身子可以很凉么？我让你知道知道，让你知道知道！”

红朱的手握在他的手里，顿时觉得他的手像冰一般冷，她受不住了，牙也打着冷颤，叫道：“肃公子，肃公子……”

肃杀大声道：“再叫啊，再叫啊，你叫上十声八声肃公子，我也不会理你。你不知道怎么才会讨我的好？”

红朱讨饶道：“肃公子，你原谅我，小女子无知……”

肃杀大叫道：“你无知，你无知也不该不知道我的脾气，你说你说，我要不要弄死你？”红朱的讨饶声越来越响了，她哭泣着叫饶。肃杀说道：“你不能哭，你一哭，像是我欺负了你似的，叫人听了，多不好？”

红朱只好笑，但那笑声像哭。

下雨了，开封的雨下得很缠绵。那些想为狂刀讨公道的人走出了醉香楼。他们在雨中，细雨浇得他们的心头怒火慢慢熄了，有的人悄悄地走了。他们知道，这事儿并不好玩，与大侠米离作对的人，活在世上的没了，他们都成了死人。他们再有什么本事与大侠米离作对？只剩下了十几个人，他们都是狂刀的真正朋友。

他们去找米离，他们愿意把自己的性命交与米离。

走，走！

他们找到了米离。让人吃惊的是，米离醉得连站都站不起来，看到他们来了，米离笑了，他说道：“我猜你们会来，果然，果然……”有人问：“你怎么知道我们会来？”

米离说道：“为了狂刀，你们一定会来找我。”

他知道为了狂刀？那么说他是知道他自己做下的恶事发了？

有人叫道：“米离，你枉有一身本事，竟去奸人家的妻子，伤江湖上的正人，你是猪狗不如的东西！”

米离睁大了醉眼，看那人一眼，竟把那人看得心扑扑跳，他心道：“完了，我一句话骂得他，我的性命也交与他了，他不一定什么时候便会把我杀了！”但他心下一横，骂道：“米离，你敢不敢承认你杀死了狂刀？”

米离看着他，看了半天，才说道：“狂刀死了，狂刀也死了……是我杀死的他，是

我，那一定是我。”

众人中，有老成的，便说道：“米离，你从前做下了那许多的好事，天下武林的人一提起你来，莫不赞你。只是你近来做下的恶事太多了，让人不敢相信是你。你说，狂刀的妻子藏在哪里了，交出她来！”米离对着他们，说道：“是啊，狂刀的妻子我藏在哪里了？我交出她来就是了。”但他的酒意太多，无法能说得明白。

一个人道：“不对，从前人说，大侠米离千杯不醉，他怎么会醉？他一定是装醉。打死他！”

所有的人都冲上来了，他们冲上来的时候，还是很小心，他们的脚很慢，怕冲上来让米离一出手，他们便会死。但米离喝得太多了，他不能站直身子。先冲上来的人一拳打在他的脸上。只听得很脆快的一声响，米离的脸上有一块骨头被他打折了。他叫道：“我打了米离了，我打了米离了！”

也许从此，他会对所有他遇到的人说起这一件事：他打了米离一拳，虽然米离是在醉时，但他终究是打了米离一拳。

更有一人对着米离的下阴，狠狠踢了一脚。那米离的身子竟被他踢得一趔趄。米离抬直了身子，他看着那些人，说道：“你们为什么要打我？！”

他们怕了，他们看到了米离眼里的目光，这是仇恨的目光，他如果出手，人都会倒在他眼前，也许所有的人会死在他的手里。

他们吓得退，退，再退。

看米离的眼光，渐渐地淡下去了，他看着那些人，说道：“好，好，我会找到那个女人，她叫什么名字，她叫什么？田乐儿，我奸了她么，我得奸了她，一定要奸了她。你们说，她很好看么？”

众人再也忍耐不住了，他们冲上去，对着米离，一顿拳打脚踢。

第十八章 打在脾骨心也疼

众人一顿乱打，打得米离也无法承受了。他跳起来，仰天长啸，他的啸声在街上回荡，竟连那雨声、风声都为之失色。

所有的人都呆了，他们知道米离已经怒了，他一怒起来，他们还有命在么？

米离的脸色很难看，他盯着那些人，——看去，他的眼神很厉，像是盯着一群死人，他沉声道：“你们想杀我么？”

那些人个个噤若寒蝉，他们不知，大侠米离虎瘦雄心在，他一发威，他们哪里受得住？

有人便吓住了，他颤声道：“你.....你.....你要做什么？”

米离一揪，便揪住了那人。那人只觉他的身子像是一片飘萍，在人家的手里摇摇晃晃，他叫道：“放下我，放下我！”

米离大吼一声，把那人直掼出去！

那人飞了十几丈，在远处直落下来。他心内一叹：完了，完了，看来我是米离出山后杀死的第一个人.....

他惊魂未定，忽地双脚竟是直落在地上了，他的身子动了动，他仍是完好的，他没有被米离杀死。

那些人都呆呆看他，他们不明白他何以不死。米离说道：“你们愿意杀我，便杀死我好了，可你们不能污辱我.....”

所有的人都看到了，米离的眼里有泪，他们从前都知道米离，他们到了江湖上，听到的第一个人便是米离，他们的耳朵里都是米离，所有的人，所有的故事都说米离。米离做事很大度，米离不会流泪。如今的米离怎么流泪了，他是不是有些羞愧，或许是他做下那些恶事，心内有些内疚，便流下了悔恨的泪水？

看到米离哭了，有人心内便道：对了，他是心内有愧，才会流出泪来，他做下了恶事，对不起别人，才会这么直哭，谁听说过米离流泪？就是那个与他倾心相爱的鱼漂儿看着他死，他也不曾流泪。

便有人叫道：“米离，你做下恶事，你自行了断好了，不然你就枉了一世英名！”

米离看他，像是不解他的话，他说道：“我有什么一世英名？我就是我，我有什么英名？我没有英名，我是米离，一个活得太累的人。”有人道：“别难为他，我来问问他。”这人走上来，对着米离一施礼，说道：“米离，你从前是大侠，我也曾受过你的恩惠，请问你几句话，但愿你能直说才好。”

米离看着他，声音低沉，说道：“你是开封府的鬼才，你是燕山五鬼的亲人。”

那人一点头，说道：“是。”当年鱼漂儿破那三尸手游立的时候，她救过燕山五鬼的命，这人与燕山五鬼有亲，自是与米离不远。

他问：“米离，你从前都做好事，何以如今性情大变？”

人都看着他，他们也不解，米离既是他们心目中的大侠，他怎么会做下这种恶事？

米离看着地面，他说：“人有难言之隐，何必再问？”

鬼才再问：“你曾奸过那阴阳九刀罗立的妻子，让她死在你手里？”米离的眼睛一黯，他黯然道：“我想救她……”

那众人中有人低声笑了，他讥讽道：“你是想把她救到你的床上，是不是？”

米离也不看那人，他说道：“我想救她，她愿意跟着我，我不救她，她怎么会有性命在？”

那人冷笑，说道：“莫不是你想救天下武林所有人的老婆？你要是愿意，是不是也得去救？”

米离惊讶地看着那人，他说道：“我不能救得许多，只是能救得一个便是一个。”

那人叫道：“胡说，你是不是也奸过齐天甲的妻子？”

米离的脸色一变，他说道：“齐天甲，齐天甲，他死了，他死了……”

众人中有人喝道：“米离，你也知齐天甲死了？你奸了人家的妻子，还逼人家不能再破镜重圆。你的心真是好狠……”

说到了米离的恶处，人人恨不能生吞其肉，活寝其皮。有人叫道：“像这种畜牲，还留下他做什么。还是把他杀死算了！”

更有人叫道：“杀了他，让他给那齐天甲偿命！”

米离想着那齐天甲，他自言自语道：“他死了，他不该死，他怎么死了？他何必那么拘于情字，不能看破……”

鬼才说道：“是你杀死了齐天甲。”

米离一叹，说道：“伯仁因我而死，是我杀了伯仁。”

众人更怒，他们喝道：“杀死米离，杀死米离！”

他们对着米离，拳打脚踢。

怪的是，米离像是怔忡失神，只是站在那里，静静任由他们出手打他。

打他一拳，打得他的嘴角流血。再打他一拳，打得他一趔趄。最后上来一个人，踢他七脚，那人直踢得米离身子翻了出去。

再看米离，他挣着爬起身子。那鬼才看不过，叫道：“你说，你没做过那些事儿，你说，你从没做过那种事儿的！”

米离被他揪扯着，扯了起来，他的嘴角满是鲜血，他看着鬼才，说道：“鬼才，谢谢你……”

鬼才的眼里满是泪水了，他恨道：“谢个屁，你是不是米离，你是不是那个与大侠鱼漂儿相亲相爱的米离？”

米离一听他提起鱼漂儿，竟是在他的眼角浮上了一丝笑意，他说道：“我是米离，我是与鱼漂儿在一起的那个米离，你看我不是么？”那鬼才哭声呜咽：“你不是，你是

个屁！你只是一个淫棍，人人都知道你是奸人家妻女的恶棍！你做下了那种恶事，怎么再有脸对着鱼漂儿？你说，你说！”

米离抬起了头，他说道：“我对不住天下的人，但我对得住鱼漂儿，我一见了她，我会对她说，我对得住她，我只是对得住她……”人都冷冷看他，看他这个恶人。

有人说：“算了，他是大侠米离，他也算是做下了许多的好事，别让他死在我们的手里。”

一个人应道：“看他那恶行，打死他也是活该，只是我们不能打死他，要是我们打死了他，天怎么罚他？”

米离看着他们，那些人一哄散了，他们走得远了，再也没了踪影。鬼才仍是站在那里，米离对他说：“你还不走？你为什么还不走？”

那鬼才说道：“我可以扶着你，让你去一个地方好好歇息。”米离突然对鬼才恶声道：“你快走，你再不走，我就宰了你，你这么婆婆妈妈的，怎么会是燕山五鬼的后人？”

鬼才看着他，知道他是疯了，但他逼着鬼才走，鬼才自不能再赖在这里不走，他慢慢说道：“你在开封，有什么事儿要办，尽管告诉我。只要不害人，我一定帮你。”

只是剩下了一个米离，他仍是躺在那泥水里，他躺在那泥水里，一动不动。

他是死了，还是再也不想起来了？

只见远处有一个人影，那人影像是鬼影子一般闪了过来。

他久久地站在米离的身前。他长长地叹了一口气。他说：“你要受不了了，我也快见到她了……”

米离像是受了一惊，他睁开了眼，他的眼睛被那些人打得血肉模糊，看不清眼前。他慢慢说道：“我告诉过你，你休来管我……”

那人笑笑，笑得很是苦涩：“我不来管你，你却总来管我。”

米离说道：“你走，我一会儿便好。”

那人低下身子，他说道：“他们很下得狠心打你，我得找他们……”米离一听得说此话，不由得大怒，他叫道：“胡说！我不要你管，你就不管好了。你凭什么管我的事儿？！我愿意让他们打，他们能打得了我么？他们能打坏我么？你真把他们看得重了。”

那人说：“我真想把他们的头一个个都打漏，让他们好好尝一尝被人打死的滋味儿。”

米离一叹，说道：“你还是……别做那种事儿的好，你听我的话了么？”

那人沉了一会儿，说道：“我听，我听……”

他也坐在潮湿的地上。

风在呼呼吹，米离仍是在地上躺着，雨后的地上潮湿得很，他与那人竟都不以为意，米离说道：“我很好，我很好，你要好好照管你自己，你得好好照管你自己……”

那人慢慢站起来，他说道：“我知道你不愿意让我看见你，我再不来看你，好不好？”

米离竟是应了一声：“好。”

那人再回头，看看沉沉的夜色，说道：“我今天玩得很开心。”米离笑了，他笑得很开心，像是他喝到了那种最让他开心的女儿红，像是他与鱼漂儿在一起的那些铭心刻骨的日子，他笑了。

那人走了，走得直入那沉沉的夜色中。

夜在敲三更，他突然叹了一口气，说道：“你们来了，还不出来，更等什么？”

有人么？不是只有一个在地上躺着的他么，还有什么人，他叫的是谁？

一个喑哑的声音说道：“好听力，你真的很有本事。我只是不知道你怎么能听得出是有人来了。”

米离仍是躺在地上，他在吮吸淌在嘴角的雨水，他还闭着眼睛，说道：“我不光是听出来了人，还听得出你们两人是风长风生。”

更有一人乐道：“好啊，原来落水狗也真有本事，只是你有这般本事，怎么肯让人家那么打？”

那个声音喑哑的人说道：“别对他说废话，让他上西天去好了。”一个躺在地上的人，两个手里握刀的人，他们都不动。

米离的眼睛仍是不睁，他说道：“我今天很累，你们也看到了，我刚刚被人家打了，我劝你们别来惹我，好不好？”

风长说道：“我们兄弟从来不愿意惹你，可你却来惹我们。我们不得不过来与你算账的。”

米离说道：“你们害了连家三十七口人的性命，这事儿太大，我须放不过你们。”

那风生乐道：“是么？你没害人？你也害人家的女人，你也奸了人家的妻子。你有什么资格来过问我们兄弟的事儿？你杀了人，也奸人家的妻子。我们也杀人，也奸了他们的妻子女儿，只是你奸人家的妻子少一点儿，我们奸得多了一点儿就是了。”

说完了，那风长笑起来，他的声音在静夜里很响亮。

米离说道：“我很弱，我近来很累，我没找你们，是因为我很累，我没有功夫去找你们。你们却找上门来，这可不妙了。我劝你们还是少作些恶，我再也不会找你们，你们洗了手，再也不干了。好不好？”他像是在劝孩子。

风长风生两人咯咯笑起来。一个道：“你知道不知道奸人家的女人的好滋味儿，就像是你花银子，一直拿人家的银子花，你可以花得很快乐，也可以花得很快。你心里一定很舒服，因为你不必花费自家的银子。”他淫笑起来，说道：“其实我不必告诉你，你天天奸人家的妻子，你一定深知个中滋味。”

米离的眉头皱起来了，他很厌恶这两人，他说道：“别惹我，别惹我，你们还是走开好了，别惹我！”

风长风生两人唿哨一声，两人一齐扑向米离。

米离是躺在地上的，他们一齐奔向米离。

他们的两把刀快，一直切向米离。

风长看得清清楚楚，米离的眼睛还没有睁开。他睁不开他的眼睛，他的眼睛边满是淤血。那风生看得清，米离根本不能动，他的身子躺在那里，没有一点儿姿势。他太过托大了，他太轻视风家两兄弟了。他得用他的鲜血来付出代价，他得死在风家两兄弟的手里！

刀光刀光！

刀光在雨中一闪，只是一瞬间。

只见米离像是神奇地缓缓地站起身来了，他的身子在那一片刀光里慢慢挺起来。

他不惧那刀光么？那是足以绞杀一切生物的死光，那是一片任细雨也躲不过的刀光！

但米离站起来了，他看着那两兄弟，说道：“我告诉过你们，你们还是找一个地方，好好做善事，别作大恶。你们偏不听，只好死了！”

两兄弟最后看到的是他们的刀，他们的刀在空中飞舞。他们的手仍握着，但刀在空中飞舞。

他的头一凉，他们看到了自己的身子在雨水里挣，直挣，跳了几跳，再也不动了。

头仆地落地，两颗头落在一起。

有人拍手叫道：“好刀法，好刀法，不留一点儿痕迹，真个是羚羊挂角，好生俐落！”

那拍手的人笑，在静夜里很是响亮。

米离说道：“你可以走出来了，你怎么总是偷偷摸摸跟在人后？”

第十九章 好心帮你的人

夜色更沉，米离的眼睛很亮。此时的米离不像刚才那个被众人围殴的米离了，他的

身子挺拔，他的眼睛直盯着那个从夜色里走出来的人。

那人对着米离笑。

他的笑意很诚挚，如果他对着你笑，你一定会以为他是你最亲近的朋友，你一定会情不自禁把他自己的秘密全都对他倾吐。

他笑着，看着米离笑。

米离看到了他，脸抽搐起来，像是看到了魔鬼。他说：“你要好好保重你自己，要是你没了，这场戏岂不是再也没了主角？”

米离说道：“我恨不能……”

那人笑了，他说道：“你写的那一幅对联，我很看好，风习习习习风吹风风习习，你写得多好。只是除了少林的无欲大师，很少有人能解得你的深意罢了。”

米离不愿意与他说起那一幅对联。

那人的脸上有一种很聪明的笑，他说：“你要是好好对我，说不定你的事，我会帮忙。”

米离大声道：“恶魔，你会帮我什么？”

那人笑道：“米离，你还是对我客气些。”

米离大声道：“我告诉你，你要是作恶，我会对你不再客气。”那人笑笑：“你是不是在说胡话，除了你们，还会有谁能作恶？”

米离语塞，他再也说不出话来。

那人笑道：“天下大事，莫过于伤情，你让所有的男人伤情，你作下的恶事太多了，你还不觉得么？”

米离恨恨看着这人，他有这本事，只要他出手，这人必是会死在他的拳下，但他为什么不出手？他为什么只是看着那人，只是呆呆看着他，不敢出手？他怕那人么？他有什么把柄握在那人的手中？

米离瞅着那人，那人说道：“你不能杀我，你不敢杀我。”

米离的拳头握得咯咯响，他说：“我是不敢杀你，我不能杀你。”风吹得更凶了，开封的夜风很怕人，像是有人在扯着绸布，扯得那绸布嘶嘶直响。

那人说道：“我告诉你一个不好的消息。有人发下了三十三家生杀令，要杀死你。可我明知道你不愿意死，我却在那上面签了我的名字了，我告诉那个大方脑袋的傻瓜，要他找齐三十三家，那时你的性命便天天在人家的暗杀名单上，你说那妙不妙？”

那人不等米离说话，忽地狂笑起来。米离恨不能立时杀死这人。他突地一扑，人在空中很漂亮地旋了几个旋，再落下来，直落在那人的身上！

能看得见那人的脸，一张很平静的脸。

米离的手暴起了青筋，那是很愤怒的一双手！

但那人仍在笑，他的脸上有一种很不相信米离的笑。他笑得很平静，他不相信米离能扼死他。

他说：“我不.....相信你能杀我。”

米离的手能扼死一头大象，但他的手在抖。那人在说：“你不怕我.....为什么要抖？”

叭——一拳击去，米离把那人击飞出去。

他噉地再扑上去，扑在那人的身上，叭叭叭直打。

看来那人必死无疑，有他这么重的拳头打在身上，那人不死，也必是受了重伤。

但那人趑趄立起，对他说道：“米离，我说你不敢伤我，果然如此，你真是一个可怜虫，你真是一个可怜虫！”

那人走了，米离伏在地上，他哭了，他的泪水流得很多。

一个女人站在他的面前，他头一回没有发觉有人站在他的身前。

那是一个白衣女人，她是一个随着米离到处走的女人。她慢慢说道：“我不相信你会是一个坏人，我不相信你会是一个坏人。我那一天.....”

很奇的是，她再也不吱声了，如果是在白天，你会发觉她的脸红了，红得很快，红得很可爱，但在夜里，谁能看得见她的窘态？

从前有过那么一夜，她投怀送抱，米离与她有过那么一夜，她无法向人说出的一夜。此时她怎么能相信米离有过那种事儿？

她说：“我不相信……”

米离说道：“你该相信，人人都信。”

白衣女人说道：“你有那么多的女人情愿跟你，你何必再去……奸……人家的女人？”

更有一人笑了，叫道：“错了，错了，你知道什么？你知道不知道家花不如野花香？你知道不知道那些达官贵人都愿意去妓院玩？他们家里有的是女人，大老婆、小老婆，大大小小的老婆有的是，可他还是愿意去玩妓女。你知道那是怎么回事？”

米离气哼道：“又是你，你又来搅什么？”

那人笑道：“米离，我与水鹰在一起，玩得正开心，忽然说你快要被人打死了，我不能不来看看。你心知我心知，你与我有过天地两长久相知的那劲头儿，别的女人怎么会知道这些？”

米离一听到来了这个女人，不由得头大，他盯着那白衣女人，说道：“我不是什么好人，你走开好了。”

那魔女小小笑道：“她是冰清玉洁的女人，你可别弄错了。我告诉你，她是天下第一的冰女人，你要是和她在一起，那可就太没趣了。她一天到晚也不会笑，只是哭丧着脸对你。怪不得米离不愿意与你在一起，他是想着我呢，对不对米离？”

米离笑笑，不语，他回身要走。

那魔女小小挂在他身上，身子像是一片飘絮，她说：“你知道，好女人同好东西一样，值得你记着，你得记着我，不然你哪里去找更好的女人？”

魔女小小这一次身穿着很好看的衣服，细看看，那不是什么衣服，只是饰在身上的

一堆亮亮的珠片儿。她对着米离浓浓情语：“米离，我要与你好，也不容易。你看看，有那么多的女人情愿为你而死，后来她们一听说你做了什么坏事，一个个都吓得避之唯恐不及，只有我和她愿意跟你。你说我们两个是不是很有缘？”

米离不愿意再理她，他转身便走。

女人仍是偎他的身上。小小说道：“你看，我的身材是不是很好？我比她的身材更好，你知道不知道？听她说，她曾睡到你的被窝里面去了.....”

米离大声一斥：“再胡说！”

小小带着哭腔：“你能不能对你的女人柔和一点儿，你对她笑上一笑，对她说上几句好听的情话。那也不花你什么，是不是？”

米离对白衣女人说道：“我告诉你，我只是一个丧门星.....”小小大声道：“对，我告诉你，米离只是一个丧门星.....”

米离不理她，说道：“我从前有过几个女人.....”

小小大声道：“我从前有过几个女人.....哇，米离，你从前有过几个女人了，你真了不起，原来你是一个色中饿鬼！”

米离再说道：“后来她们死的死，走的走.....”

小小插嘴道：“原来她们走了，原来她们死了，这么说你现在没有女人了？现在没有就好。”

米离说道：“跟着我的女人，没有一个会幸福.....”

那白衣女人看着他，说道：“我跟着你，只是在作我的梦.....”

米离一叹，说道：“你再跟下去，只会跟我一齐死。”小小拍手笑道：“对了，你再跟下去，只会跟他一齐死，你没看那琴瑟，一听说米离是一个坏蛋，头也没回，起身便走了？”

小小唠叨着，跟着米离就走。

那白衣女人突地抽出剑来，她把剑逼在米离的鼻尖下。

“站住！”

米离仍是面带着笑，那种不在乎一切的笑意。

她说道：“我要带你走，你只要跟我走，再也不会会有什么麻烦了。”米离说道：“我跟你去哪里？”

“天姥山。”

米离大笑道：“原来是谪仙梦游的天姥山，只是我不愿意，你能让我去么？”

那白衣女人的剑很快，一眨眼间便刺出了十几剑！剑招很是奇妙，一招招递上来，竟是让米离躲避不迭。

一剑正要刺在那小小的臂上，她叫道：“反了，反了，你不是和米离睡过一个被窝的么？怎么能打你老公？”她躲避的姿势也很是奇特，竟是让米离也不受伤，她也避开了那几剑。

白衣女人说道：“我天天听他们说你的坏话，我听得……耳朵也起了茧子，你跟我走，见我师父，她一定会保护你……”

风大起了，三个在风中瑟瑟而抖。

米离说道：“谢谢你。”

他要再走，他挣开了小小的手臂。小小本来扯得他紧紧，不知怎么竟被挣开，急道：“米离，你一定会遇上麻烦的，不如跟着我，再不就跟着这个白色的倒霉鬼！”

米离不理她，但他的眼里流下了泪。他到了一间破屋子里，他躺下了，躺得很有一点儿难受，因为他的身上有伤，那一躺让他不由自主地呻吟。

“就在这里，就在这里！”

有人大着嗓门叫道。

再有人叫道：“保不住他走了，他能杀了人，还呆在这里等着么？”

更有人说道：“不一定，他是米离，他根本就不把天下英雄看在眼里。”

真的“怦——”一声，门便被撞开了。从门外来了许多的人。那些人米离竟是不认得。

他在灯下看一看，有些人依稀能记得他的模样，是在白天来找过他的。

一个人问道：“米离，鬼才与你是不是有故旧？”

米离的心一沉，他急道：“不错，他是鱼漂儿好朋友的后代。”那人冷笑，说道：“好，好，难为你还能提起鱼漂儿，你为什么要杀了鬼才？我们今天难为了你，鬼才并不曾难为你。”

米离说道：“我不曾杀死过鬼才，我刚刚走回来。”

那人冷笑道：“你让我们怎么相信你？你说你不曾杀死鬼才。可鬼才是开封府最有夤缘的人，他怎么会死？”

米离长吁了一口气，说道：“他在哪里，我去看看他。”

鬼才果然死了，他有一脸的惊愕，他不相信这事实，他会死在了一个熟人的手下。试一试，他的脏腑皆碎，竟是死在一招“虎啸”下。那人冷冷道：“我们虽是功夫不高，但众人皆在，自是能看出，他是死在一招‘虎啸’下。能用一招杀死他的人也不算多。你米离最是可疑。你会‘百兽舞’，是你用‘百兽舞’杀死了他。”

米离看着鬼才，他的脸很阴沉，他说道：“是我杀死了你么？是我么？不是我，可是谁？”

有人断喝道：“米离，你敢杀人，为什么不敢认？你枉为英雄！”更有人冷笑：“他是什么英雄，他奸人家的妻女，伤人家的性命，他怎么会是英雄？他要是英雄，我就是大侠了。”

众人围着米离，要他为鬼才偿命。

有人尖声笑了，她说道：“我说过，他一定会遇上倒霉事儿，是不是？”

出来了两个女人。她们两个站在众人面前。魔女小小说道：“你们说米离杀人，他刚才跟我们在一起，他怎么会分身去杀人？”

有人咦了一声，显是对她的话有一点儿相信。

但有人叫道：“别听她的，米离就愿意与这些妖魔鬼怪在一起，她算是什么东西，话能算么？”小小突然对着天，像背书一般，说道：“开封直阳门，有六十二个弟子，他们以编席子为生，一生无甚大恶。但从今起他们便不行了，遇上了魔女小小，他们会满门无一人……”

那人突然噤声了，他怕小小。

有人轻声道：“她是魔女，说话不能算数。”

白衣女人慢慢说道：“我说，我与米离在一起，他根本没去杀人。你们信不信？”

她眼光盯住了众人，扫视良久，说道：“我是天姥山的白素。”没人应声，他们知道天姥山不好惹。

有人叫道：“不行，不行，女人的话不可信，天下的女人都会和米离同心，她们说的话根本不能算数。”

众人一齐回头，看着来人。

第二十章 丑女温柔

所有的人都看着来人。这人很有名气，他的名声同米离一样大，一样响。

有人说：“南方肃杀，北方许顺”，说的就是他与肃杀两人。

他看着米离，说道：“你杀了人，还想走么？”

米离看到了他，那神情像是不以为然，他不把这人看在眼里。众人也不怪他，米离

就是米离，就是做下大恶的米离，他想把哪一个人不看在眼里，那你又能奈他何？

许顺说道：“米离，我有一个办法，你能听我的不能？”

米离看他，那神情满是嘲讽：“你会有什么好办法？”

许顺笑了笑，说道：“你杀死了那么多的人，你也奸了那么多的武林人士的妻女，武林中人人以杀死你为荣耀。我看你的命也不长了。你是不是离开这里？你要是离开，我能保得你命在。”

米离看他，说道：“你要我去哪里？”

许顺说道：“三十三家生杀令已下，如果再过些时日，你要走也来不及了，你那时便成了丧家之犬，人人喊打。那时你再有本事，也难敌天下武林的追杀。你知道不知道？”

米离看他，两人对视。许顺的眼里有一丝冷嘲，他是在嘲笑天下难敌的米离，笑他落魄如此么？他还是在可怜米离，愿意给米离找一个安身之处？

米离说道：“你知道，我本来就是一个死人，我如今活着，已经不为我自己活着了。”

那许顺喟叹道：“好，米离，米离，你要是只死一回，再不活转过来，你的声誉岂不是如日在中天？你如今弄得身败名裂，人人喊打。你真是不该再活过来。”

许顺回头，对着那些人说道：“米离是从前的大侠，他做下的善事，还是远比他做下的恶要多，我看诸位还是放过他一回。你们也知道，我与肃杀发下了一张生杀令，要杀死他。如今生杀令已经传下，在各门派中传走，过了几日，他想不死，也难能了。诸位何不要他再多活几日？”米离的嘴唇在抖，他从来不曾要人怜悯，如今许顺要人们都来怜悯他，对他便是一个莫大的污辱。

他喝道：“许顺，你莫要管我！”米离威风凛凛，他对着那些开封府的人说：“我是米离，你们谁能杀得了我，便来杀我好了！”

许顺冷眼看着他，他摇头，十二分的无奈，他说道：“米离，你是一个大侠，从前

的人都崇拜你，我从小起，便只知道有米离，甚至不知道有父母，我想保住你，你还是走吧。”

他看着白素，再看看魔女小小，说道：“奇怪的是，天下的女人都喜欢米离，不管他是恶是善。”

白素大怕道：“他是好人，我知道他是好人。”

许顺笑笑，讥讽道：“你知道什么是好人？你只知道他是米离，从前人的耳朵里灌得满满的，都是大侠米离的神话。那些话说的是真是假，没人能分辨。如果你说米离一句坏话，你就是坏人。可你看这个米离，他是好人，还是一个坏人？”

众人看着米离，看他那神气，真不像是一个叱咤风云的大侠，他只是一个落魄的恶人。他怎么能坏了性子，怎么能再奸人家的妻女？怎么能在江湖上屡屡作恶？

他抬起头来，对着众人说：“你们喜欢哪一个米离？你们喜欢那个从不做坏事的米离，还是喜欢听到一个总做恶事的米离？”他笑了，笑得很凄苦。他说道：“我在甘陕路上见到了三个大盗，他们对着我说：‘米离，你要是自认你一件恶事也没做，你便杀我，我们哥三个也无怨言，因为你是一直真正的大侠，但我不能出手杀他们……’”

许顺大笑，说道：“你们开封府也是武林中一个大去处，要是有人自认他能杀得米离，他一生一件恶事也不曾做过，便来杀死米离好了，我也不会插手。”

没人出头。

所有的人都在自忖，他是不是也做过一件恶事？他是不是也欺心做过恶？

他们看着米离走开，他们中间有许多人认定，米离会死，就是不死在他们的手里，也会死在江湖中正义的人手中，他是一个恶人，恶人必死！

米离走了，他的脸很阴沉，他是带着一腔愁苦走的，他能躲得过那些人的追杀么？他能再在江湖中活下去么？

他看到了白素。

白素的眼里都是泪水，她说道：“我只看好了你一个人，我只看到了你一个男人。”

她是不是一入江湖，便看中了米离，她是不是愿意以身相许，把她小小女孩子的青春都献与米离？

米离看着她，轻轻一叹，说道：“我告诉你，我作恶多端，从来没做过好事。”

白素笑笑，说道：“师父说过，作恶的人从来不承认他做过恶事。”米离说道：“我做下那么多的坏事，我自己都怕，你不怕么？”

白素说道：“你要是作下了恶事，必是你情不得已。像你这种人，怎么能一心作恶？”

米离看着白素，他说道：“谢谢你。”

他转身欲走。

白素拦住了他。她说：“我亲眼见，你不曾杀人，你何必要承认你杀了人？你为什么说话时吞吞吐吐，一点儿也不像是大侠所为？”米离笑了，他说道：“你刚出道，自是不知道什么叫大侠……”他突地噤声了，想起了从前也是在一个明媚的早晨，他看到了一个小小姑娘，那小姑娘叫鱼漂儿，她也是刚刚出道，但她多清新，叫他心醉，他从此有了一个红颜知己。

突地有人叫道：“你是一个小姑娘，自是不知道什么叫大侠。我告诉你，大侠就是装模作样儿，喝得醉醉的，装得愤世嫉俗，你知道不知道？”

那个魔女小小。

她跳过来，搂着米离，说道：“你奸人家的妻女，有什么好？你不如来奸我，我愿意让你奸，你愿意不愿意？你要是愿意，你就当着她的面儿来奸我，好不好？”

米离红着脸，魔女小小的话从来都是赤裸裸，没一点儿修饰，让他也是脸红。

魔女小小看他脸红，大笑道：“你做过的事儿，怕什么羞？”

白素心道：看来，要领走米离，除非把这个魔女小小杀退，让她知难而退，不然米离怎么会跟我走？

她叫道：“看剑！”

一剑刺去，疾快无比！那魔女小小早就有防，她怪叫道：“米离，你大老婆杀小老婆了，你还不喝住她？！”

她手里隐然已经有一把鬼抓，一抓抓向那白素的剑，叫道：“大老婆，你我姐妹相称，好不好？你在白天陪米离，我在夜里陪他，让他白天夜里都有女人睡，他自然不会去找什么人家的妻女奸了。你懂不懂？我告诉你，你男人要是不老实，就是大老婆小老婆无能。要是你大老婆小老婆两人都有一身本事，你累得爬也爬不动，哪里还有什么闲心去奸人家的妻女？”

米离听她说话，很是刺耳，便捂住了他的耳朵不听。

两人剑来抓去。那魔女小小的手里鬼抓很是神出鬼没，一会儿一出奇招，让白素也无法一时拿下她。魔女小小还说道：“我让你做大老婆，这是恭敬你。要知道，人家官宦人家总得娶三个两个老婆，米离是大侠，大侠娶三个两个老婆也不算什么坏事。米离，我看你还是连那个丑女也一块娶了算了，有她在，我们总俊一点儿。”

她一边与白素动手，一边看着米离，看米离恍若有思，那神气分明不在她两人身上。她心道：这个白素，真是一个傻瓜，她一心在米离身上，殊不知这人根本不把她放在心里。他心里想的什么，我也不知。

唰——一剑刺在魔女小小的袖上。

她惊叫了一声。

米离说道：“素素，放了她好了。”

那魔女小小顿时气极，大叫道：“气死我了，气死我了，你叫她什么？素素，素素？你叫什么素素？”

她冲上来，乘米离不防，竟在米离的脸上叭叭打了三个耳光。她哈哈大笑，说道：“好，好，你刺破了我的衣袖，我打了你的老公。好，好。”

她身子一飘，倏忽不见。

白素听得心里甜甜的，她低声说道：“你叫我什么，再叫我一声看。”米离低声：“我叫错了。”

白素说道：“你没叫错，我从小，师父便这么叫我。长大了，还没有一个男人这么叫过我。你是头一个，也是最后一个。”

米离说道：“白素姑娘，你别在意……”

白素又皱眉道：“你再叫我时，就叫我素素好了，你说好不好？只要你叫我素素，我便知道是你叫我，天涯海角都听得见。”

米离不忍心对她再说，只好叫一声：“素素……”

白素嗯了一声，心内甜甜的，心道：他毕竟是懂情的人，他做下的那些恶事，我不信是他作下的，我得好好查一查，一查不就会查清了么？

她此时心里反是着急，要查清米离的那些恶事，确系不是他做下的。她说道：“米离，你好自为之，我得走了，我有要事要做，你得记着我，我是你的素素。”

米离心里很迷惘，他对自己道：她是一个好姑娘，我不能对她再说什么，只要她离开了我，再听说那些恶事，她一定会恨我，她再怎么也不会喜欢我了。他说道：“你走好了，素素姑娘。”

白素只听得他叫素素，哪里还计较那一声“姑娘”，她心内甜甜的，走了。

米离不知他怎么走，他回头叫了一声，看到了那个幽灵一般的丑女。丑女站在他的面前。她对米离很是体贴，说道：“要不要我替你找一家酒馆，好好喝一杯？”米离看到了丑女，他就笑了，他的脸很开朗，像看到了亲人：“你身上一定有酒，何必骗我？”

丑女像一个慈和的女人，她对着米离说道：“你喝吧，喝醉了有我。”

米离对她笑，说道：“你知道，米离从来不醉。”

丑女神色黯然，自从他有了这心事，他总是喝醉。米离不醉已经是神话了，今日的

米离总是醉。他喝得烂醉如泥。他说道：“我从前……以为醉了不好，哪里知道醉乡好处？我要是知道，也不会总是那么苦……”

他躺在丑女的怀里，他的手在抚摸着丑女。丑女也很动情，在抚摸着他。两人像是一对痴心情侣。

米离说道：“我要不要给你唱一曲歌儿？”

丑女的脸很有光泽，她其实也很温柔。她说：“是不是唱那一曲《将进酒》？”米离说道：“我再也不会唱那一曲儿了。”丑女抚摸着他的手，说：“我对你说过，鱼漂儿已经死了，她的灵魂正在看你，你还得活，是不是？你还有她没做完的事儿，对不对？”丑女的话慢慢安抚着他的受伤的心，他说道：“谢谢你，其实，你一点儿也不丑……”

米离鼾然入睡。

丑女只是抚摸着他，她的脸上有一种很满足的表情，她看着米离，像看顾着一个婴儿。

有人在咯咯笑，那是几个开封府的无赖，他们看到了米离，看到了那个丑女。

“你看，这个女人多丑，她抱着一个男人，是不是那个臭男人米离？”

“对，就是他，除了她，还有哪一个人会看上这个臭米离？”

丑女的脸上表情仍很温柔，她说：“你们说话声音轻一点儿，他正在睡。”

那几个男人大叫道：“臭米离，他睡不睡算什么？叫他起来，老子要揍他！”几个人吵成一片。丑女皱眉，说道：“你们快走，不然就死定了。”

那人叫道：“她说，我们死定了，我看她才死定了，她跟着那个倒霉的米离，她不死，还能活么？”丑女不说话，她的手只一扬，一片血光！

一个人倒下了。旁边的人去扶他，忽地扶出了一手血。他叫道：“大赖，大赖，你怎么了？”

原来那大赖死了。他叫起来：“不好了，杀死人了，杀死人了！”他转发身要跑。

唰——一片血光，再一片血光！

三个人都倒在血泊里。丑女的脸仍很温柔，她慢慢说道：“你得好好睡，我不能让他们扰你……”

她轻轻抚摸着米离的脸，他的脸仍很嫩。

第二十一章 十九把蜈蚣刀

江湖多年无风波，自从那艳尼庵被灭后，江湖上许多年没有什么风波了。

志士髀肉生，吹箫唱晚晴。谁还记得那些金戈铁马的峥嵘风月？谁还记得艳庵小尼那如水般的淫情？

但如今又有人在江湖上兴风作浪了。有人杀人，奸人妻女，这人便是米离，那个从前在众人口里皆说成丰碑的米离。

他杀了罗立的妻子，罗立的妻子虽是自尽，但与他也有关系。他杀死了蜈蚣刀一家，虽是他只是一叹，不愿承认，但人猜那蜈蚣刀全家多半是他杀的。他还杀了张稳婆的女人，只有张稳婆知道那事实真相，他坚不吐口。

张稳婆是聪明人，那些被米离奸过的女人家，个个都抬不起头来。

虽说是那个天下去得的米离奸了他们的妻女，但他也是男人，血性男人受了这污辱，怎么能忍受？

杀死米离，杀死米离。据说北方的“冷身子”已经在召集人马，他们准备到南方去宰杀米离。他们发下誓言：杀了米离，割下他的阳物，带回北方喂鹰！再有那几个大门派，已经派人去寻找米离了，他们各派下自家门派里的好手，去同米离寻仇。

听说那个北方的混混儿方方已经颇有收效了，他得了二十几家的签名，他们愿意追

杀米离。他们愿意发下生杀令，杀死米离，为江湖除害。

开封，在那个古都开封，据说米离也在那里，那些要杀死他的人都云集在开封。开封，曾经出过一个很清明的清官，那就是当朝的丞相包拯包大人，此时的开封仍是那个信奉清官的开封，他们信服的是：天下武林必有一人能制得米离，不让他再淫人家妻女！

杀了他，为人雪耻，杀了他，为民申冤！

听说那个北方许顺也在开封。

更听说，那个南方肃杀也抱着开封的红妓红朱、牡丹，正在狎妓快乐。说到了米离，他只是一叹，无话可说。

还有一个人，正在苦苦奔那开封府去，他正是那个怀揣已签了二十几家生杀令的方方，大脑袋方方。

武林中有的人在作梦，既是米离当杀，何不用他的血染红自己的刀，染红自己在江湖上的名号，让江湖一夜间便暴响自己的大名？

许多人梦想着杀死米离。

米离在哪里？

他仍与那丑女在一起。

他对丑女笑。

丑女一叹，她知道米离此时的危险，是他出世来最重的，一不小心便会丢了她的性命。

她说：“你后悔不后悔？”

他笑笑：“我喝了酒，从来不为喝酒后悔。”

她听得懂，别的人听不懂，米离做下了这种恶事，难道与酒有关么？

他去醉香楼，他知道他躲不得，此时在树丛里，在阴风后，总有许多眼睛在盯着他。他一举一动，都在那人的眼睛下。

米离到了醉香楼，他到了楼下，大声道：“有人么？”

果然来了一个人，这人的肚子很大，看来是一个不折不扣的龟公。他冷冷问道：“你是谁？你来找谁？”

米离说道：“我是谁，我告诉你，我是江湖人最讨厌的米离。你听没听说过米离？”

那龟公笑了，他是一个很不简单的龟公，他能从米离的脸上看出白花花的银子来。

他说道：“你想住在这里？”

米离点头。

那龟公笑笑，说道：“人都知道你是大侠……”

米离止住了他的话，话说得太远了，还得向近处扯，累是不累？龟公笑道：“米离大侠，我让你住，只是有一件事必得先说明……”

米离说道：“我不会在你的店里动手，如果人家要杀我，我也先走出店去，对不对？”

龟公笑得巴结：“对，对，对啊，只要米离米大侠能照应小店，那就好了。”

醉香楼是开封府最大的妓院，也是最好的店铺，来来往往的江湖人、生意人都来这里住，他们乐得有妓儿陪笑，乐得有好酒好菜吃着，有笑脸陪着，有好曲儿听着，如今还有一个最好最好的消息听着：在这里，你随时会看到米离被杀！

有许多的江湖人日日夜夜等着杀米离！

醉香楼不夜。

听得有笙管弦歌，听得有男女狎浪，让人不由悲从中来。有的女人能狎浪，有的女人如冰般清洁，男人喜欢哪一种女人？

问他，他会说：喜欢那冰一般清洁的女人，要她做老婆；他还会说，更喜欢那狎浪淫荡的女人做玩偶，做妓娃。

这便是男人，世上的男人。

米离坐在床上，他闭目养神。

来了一个小厮，他端着一只茶盘，茶盘里的茶是热的。他的脸上带笑。

他的笑意里有一丝怜悯，在这种情境下，一个小厮都要怜悯的人，一定是天下最可怜的人。

米离笑一笑，喝下了那一杯茶。

那小厮笑笑，端起茶盘走了，一走到了门前，他突地回过了头，他说道：“对了，你是米离米大侠，是不是？”

米离直说道：“米离。”

那小厮笑笑，恶声道：“对，要的就是你的命！”

一把飞刀，再有一把飞刀！一连飞来了七把飞刀！

米离仍是坐在床上，他纹丝未动。七把刀飞得怪，一把直插在米离的身上！米离怒吼一声，让那刀直插。再一把竟插在他的肋间。他不动，让那刀直插身上。那小厮吼叫一声：“米离，你该死！”

米离的身上插了几把尖刀，看看竟流出一点儿血来。那小厮叫道：“我杀了你，给我叔叔报仇！”

米离待得他把那七把刀都插在自家身上，便一叹道：“你杀不死我……”

那小厮叫道：“我是杀不死你，可我给你服下了剧毒，你必死无疑。”

米离一叹，说道：“我，我既是死，你还不走，给人看到了，说你图谋人命。”那小厮苦笑道：“我来杀你，也不想出名，也不想偷生，只是想好好杀了你，给叔叔报仇。”

他想得很简单。

但米离身上插了七把刀，还不倒，他对小厮说道：“你杀不死我，你知道不知道什么原因？”

那小厮看他只是身上插满了尖刀，兀自不倒，心下也是着慌，他问道：“你怎么不死？”米离说道：“你的毒毒不死我，世上的任何毒都毒不死我，难道你没听说过？”

他有眼里有一丝怜悯，看着小厮：“你杀不死我，还是另想别法吧。”

那小厮哇地一声哭了，他哭道：“我还想什么法儿，我来杀你，容易么？我想了好久，才想出这么一个法子，我怕，我怕你杀我。我不如自杀，我自己杀死自己。米离，你害死我叔叔，你还害死我，你到了阴世间，我再和你算账，终不成阎王爷也怕你！”

小厮把那一把尖刀下插向他自己的咽喉！

叭地一响，那一把尖刀到了米离的手上。他看着那小厮，说道：“我活了一百多岁，还无法死，你才活了几年，怎么就想死？”

他的手抓着小厮，那小厮惊叫道：“米离，你休折磨我，我也不是女人！”

米离一叹，说道：“你别害怕，我放你走！”

米离的眼前来了那个幽灵般的丑女，她叹息道：“你想救他？”米离说：“你最温柔，我相信把他交给你，你一定能化解他心里的戾恨。”丑女叹息道：“我得照应你。”

米离说道：“我死不了，人家也不会要我死，你先照应好他，好不好？”

丑女默默抓起那小厮，小厮不料得会生出此种变故，只是呆呆看着米离与丑女，不知他两人玩的是什么把戏。丑女抓起了他，说道：“你自己好生照应自己。”

她一转身，人已不见。

有人拍手乐了，叫道：“好，好，果然是大侠风范，能释人，能救人，只是你做了奸污人家妻女的恶事，再做什么好事，也难抵你的罪恶。”

米离不再出声，他突地觉出他很累，这些江湖人就不能放过他，让他好好清静一回么？

这些人慢慢走上来，他们盯住了米离，有人说道：“米离，你死在谁手，谁就是当今的大侠。”

米离说道：“是么？只是我不会死在你手。”

那人猥亵地一笑，说道：“我是采花贼，你是淫贼，我与你两人都好不到哪里去。”

米离的头低下了，他万万想不到，他竟会与那个采花贼并提。这人对米离说道：“米离，我带来了几个兄弟，你答应做我们的首领，我们也不怕什么武林大派。只要有人敢对你出手，我们兄弟决不会答应。”

米离不语。他抬头看着屋梁，他哪里找得到这种房子，是不是丐帮的人总在帮他？

那人再说：“米离，你做我们首领，我们便叫个万花庄，你看好不好？”

米离突地跳起来，他怒吼一声：“滚！”

米离的脸色很可怕，那些人知道，如果他们再说一句话，人头不保，他们只好乖乖地退出去。

屋外仍有风，这是开封府的风，吹得强劲而凄凉。再也无人来访米离了，如果再来，会不会只是来杀他的人？叭——，推门而入的是一个人，他叫道：“米离，米离，我听说你住在这里，我来看看你。”

米离看到了来人，他的眼里有了一丝笑意，只有看到了朋友，他的眼里才会有这种很少见的笑意。

这人是他的朋友，是他近年来唯一的朋友。

他叫一个很古怪的名字：冷天。

冷天住在北方，他是米离的朋友，自从他离开了小袖儿，自从他亲眼见着肖乞儿死去，他就很少有朋友了。这个冷天是他的最亲近的朋友之一。

冷天来了，他的心情会好一点儿，因为他有了朋友。这小小的破屋子也有了一丝热气，因为来了朋友。

冷天什么也不说，只是从他的怀里掏出一只酒瓶来。一瓶好酒，一瓶难得一见的好酒。

“北方的熊酒。”

冷天说话时，仍是咧开他那一口笑牙，有两只虎牙在外面露着，很憨厚。

两人什么也不说，只是喝酒。

喝得那瓶子瓶底朝天。

冷天也醉了，他说道：“米离，还记得那一日在长白山遇上了虎么，我与你比，看谁打得它叫。还是你行，你打得它跪地了，叫声不像是只虎，只像是猫……”

米离看着冷天，他知道老朋友不光是想讲这句话。

他看得冷天低下了头。

“天有一点儿冷，没想到开封也这么冷……”

还有什么话说？

米离的双眼如隼，瞪瞪地看着冷天。

冷天终于跳起来，他指着米离的鼻子，问：“你他妈的……到底杀没杀过人，奸没奸人家的老婆？”

米离一叹，他的眼睛潮湿了，说道：“你还是原来的冷天！”一心嫉恶如仇，对仇人决不放过的冷天。他终于耐不住性子，直指着米离的鼻子问他了。

米离的眼睛很亮，他说：“你看我像不像奸人家妻女的人？”冷天笑了，笑得很畅快，他大声道：“你这人有毛病，那就是见了人家的好酒，一定会去偷，可你偷人家的女人，怕你没这种嗜好。我猜人家一定是冤枉你了。妈的，他们敢冤你，我出来，砸烂他们的狗头！”

他哈哈大笑着，拍着米离的肩。

他与米离是生死朋友，自米离从坟里爬出来，再成为一个不死神仙时，他们就是朋友了，他相信米离。

可米离对他说道：“我告诉你一句实话，我真的奸了人家的妻子，也奸了人家的女儿，你相信不相信，这都是事实。”

冷天傻了，他轻轻问了一句：“是真事儿？”

“真事。”

冷天跳起来，他扑过来，揪住了米离，叭叭叭一连打了他七八个耳光！

第二十二章 奸情不照菱花镜

冷天怒问米离：“你不做那种恶事就不行？”

他以为米离会爬起来杀他，打他，或许是骂他。但米离只是爬起来，对着冷天道：“你打够了没有？”

冷天撼着他的身子，叫道：“你为什么要作恶？”

米离的脸上又有了那种怪模怪样的笑：“我不做恶人做什么？从前我是天下唯一的好人，但我得了什么，连鱼漂儿也没了，小袖儿没了，还有那个肖乞儿……”

一说到了肖乞儿，他的脸上竟满是痛楚。他怀念肖乞儿，她是他最后钟爱的一个女人。米离扯住了冷天，说道：“我喜欢一个女人，她就离开了我，我何必真心喜欢哪一个女人，我只是玩弄女人，岂不更好？”冷天慢慢站起来了，他说：“好，米离，我从今天起，就天天跟着你，我一生的目的，就是不让你再玩女人。”

冷天走出去了。

米离的眼睛有些迷离，他是不是看到了月圆，心又有些躁动不安？

月圆之夜，男人女人最满最盈之时。

从前的人说，如果你愿意得一个儿子或是女儿，你最好在月圆之夜与女人行事，合房，那时你便可以很快乐地种下种子，期冀来日。月圆了，那月在云中飘飘颤颤地走。米离坐在那里，像要入睡。他会不会再出去了？他会不会再淫兴大发，突地冲出去？

开封府是古都，有许多的仕女，她们懂琴棋书画，眼光便很高。在许家坊，便有一

个貌绝天人的许茹仙，她在夜里睡也睡不着，她在想着一个男人。

那个男人是她在长堤上看到的。他是一个很俊朗清秀的男人，他驾车来开封，开封只是他来玩的地方，他到了长堤，那么多人看他。他下了车，随随便便，便透出了几许的儒雅风范。他笑着，对着所有的女人笑。

他一定是一个善解人意的男人，一定是一个狂蜂浪蝶的男人。许茹仙想着那男人，她睡不着，她的身下潮湿了。她能梦到那个男人么？做父母的很少知道他们的女儿，他们的女儿是一个梦想着天天伏在男人身上的快乐女人，她尤其喜欢做那教坊的女人，天天与男人欢乐，那有几多好？

只是他们不知，她也不敢说出来，只能做一个很文雅的大家小姐。

她轻声呻吟着，慢慢爬起来，站在那镜前。菱花虽好，但只是一人。

她的身子扭动着，她的声音很渴，她盼着有一个男人来抚摸她。她叫出了声：“来啊，来啊……快……快……”

如果有一场暴风雨来袭击她，那有多好，哪怕打得叶落花残，她也一生无悔。

忽地有人说话了：“其实你完全不必自己折磨自己……”

她看到了一个男人，一个玉树临风的男人。她一看到男人，便想到她这里是一个处女的香闺，怒道：“你走，你来做什么？你再也不走，我要喊人了！”

那人笑眯眯道：“你是想男人了，我才来，你看看我，是不是你想的那个男人？”

烛灯下，她看那人，只见那人的颜面似玉，人有十二分的俊秀，那一双眼睛要看到她的心底里去，不由得心怦怦狂跳，身子早就酥软了半边。她慢慢说道：“我……根本就不认得你……”

那男人淫笑道：“说个谜你来猜，世上什么事儿怪？最亲的亲人不亲了，最远的人儿睡一块儿。你说怪不怪？”

许茹仙听他说得风趣，噗地一声笑了。那男人大乐道：“这不结了，你既是笑了，

想必知道那就是男人与女人.....”

他过来，蓦地抓住了许茹仙的手，她再也说不出话来了。红烛高烧，她想吹熄那一盏灯，他笑笑止住了她，说道：“如此良辰美景，可不误了好事？”

他抱着许茹仙，两人脱得赤团团，去那床上睡了。

米离的神迷有些恍惚，他说道：“冷天，拜托你，是不是你去睡，我好一个人歇歇？”

冷天说道：“你要睡你便睡，我又不曾碍着你。”

米离说道：“每逢到了月圆之夜，我便无法入睡，你不要搅我.....”冷天看他，眼里突地露出一种可怜的目光。

“要不要我替你封住穴道？”

米离在呻吟，他说：“不要，不要！”

冷天看他，知道他是兽性大发，忍不住要冲去奸人家的女人，他说道：“我知道了，你从前练过‘百兽舞’，想不到兽性已经到了你的骨髓里，你要发作，尽管发作好了，我能治得住你。”

米离的身子佝成一团，他叫道：“冷天，冷天，你放过我，好不好？”冷天怒道：“我放了你，你便去奸人家的妻女，到了明日，人家来寻你，要杀你，恨你骂你，你都无法对人说话，你是不是很后悔？”米离大声道：“我后悔不后悔，干你什么事儿？”

冷天怒道：“干我什么事儿？谁叫你是米离，谁叫你是我的好朋友？你要不是米离，你要不是我的好朋友，你愿意做什么就做什么，你要奸人家的妻女，我第一个宰了你！”

米离的身子扭曲着，放声呻吟，他的眼睛变红了，他盯着冷天，像是一只吸血蝙蝠，他恨说道：“冷天，你要不放了我，我明日会吸尽你的血！”

冷天看着米离的恨毒样子，也不由得心里寒栗，他心道：我不是他的对手，我要是不放过他，他一定会宰了我，像宰一只虎那般，一扯一撕，扯得粉碎。

但他是冷天，他的心一横，说道：“米离，我点了你的穴道，你再也不能去奸人家

的妻女了，要是过了今夜月圆，你死在这里，我便好好给你修坟。”

冷天坐下来，他静静看着米离，等米离发作。

是不是练过了“百兽舞”，人便成了野兽？从前的大师陆灵生就对鱼漂儿说过：人无常性，不能习练“百兽舞”。鱼漂儿听了，她成了一代大师，但她太压抑她自己了，她连一个好男人也没寻到，一生孤灯自守。她的弟子牟熊习了“百兽舞”与“寂寞剑”，他的贪心太大了，便死在那两种绝技下。米离也不能自抑，他叫吼起来，他的叫声在静夜里像是一匹野狼，嘶吼声声，极是吓人。

冷天大声道：“米离，你要是痛苦，你就喝杯酒？”

那米离哆嗦着，他的手也拿不稳，说道：“我.....我.....”

他说不出话来了。

冷天说道：“米离，你唱，唱一曲《将进酒》，好不好？”

米离不能唱了，他的嘴也青紫了，冷天慌了，叫道：“米离，米离.....”只见米离跳起来，对着他自己的头狠狠一拳！

他的身子一趔歪，差点儿倒地。

他说：“冷天，我不行了，你放过我，让我去找女人，好不好？”冷天大声道：“不行！”

他的心里在发狠，他不能让米离去，他不能让米离去找女人。有些女人是不是愿意跟米离，他大声问道：“那个魔女小小是不是愿意跟你，我去找她，好不好？”

米离说道：“好，好，你去，你去.....”

米离已经迫不及待。

冷天疾忙直射出去。

他一定要找到那个魔女小小，一定要把她找来。

许茹仙慢慢说道：“你是什么人？你是飞来飞去的那男人么？”那男人一笑，算是

回答。

男人真浪，他有气力，他的身子很快变得热了，他很快乐，快乐得直叫，直哼，他的脸色变得好了，他与许茹仙缠绵，高兴得哭了起来。

他是不是真的很喜欢与女人快乐，他的淫欲得了满足，他为什么要哭？

许茹仙虽是头一回，但她的心头很温柔，她慢慢问：“我与你同体，已经算是夫妻了，你有什么悲伤事，说与我听听，好不好？”男人说道：“说什么，我再说，你也不明白。”他发出一声叹息，在许茹仙听来，那一声叹息，像是死亡的一叹，让她情不自禁抱紧了那男人，生怕没了男人。

男人的劲锋很锐，他把一个许茹仙弄得昏厥过去了。好久，她才慢慢醒来。

她体味到了，那男人仍在她的床上。她急急地说：“天要亮了，你怎么还不走？”

那男人像在鼾睡，被她一推，方才醒来。

许茹仙是一个精明的女人，她看到，在她昏厥过去的时候，那男人竟起来，把她的所有的青铜菱花镜子都用布遮住。她在夜色与曙光里，看那男人有些眉眼模糊，她心道：你为什么把我的镜子都罩住，是你不喜欢我照镜子么？她很慵懒，慢慢伸展她的懒腰，才知道她的腰变得长了，能被男人爱过的女人人都知道她的腰能变得长些。

“你为什么不走？”

“我舍不得你。”

男人的声音有些变了，是不是在白天，他的声音会变得不如夜里那么温柔？

她急了，对他说道：“我爹娘向来疼我，不大管我，但他们要是知道了我与你在一处，岂不是得打死我？你还是走的好，到了夜里再来，我还要……”

女人到了天亮时，也知羞涩。

那男人突地很有些男子气了，他对着女人说道：“你愿意不愿意跟我？”

女人一愣，这话从哪里说起？不愿跟你，哪里来的昨夜恩爱？男人说道：“你愿意

跟我，便跟我走，只要跟我走两天，你便可以回来了，好不好？”

女人心里急得不行，她怕，怕父母知道，便饶她不过，她流下了热泪。她慢慢起来，说道：“不行，我不能跟你走……”

她伸手，很快抹下了那青铜菱花镜的罩布。

哇——她怪叫了一声，她看到了什么，在那镜子里，有一个满面皱纹的老太婆，颜面依稀，正是她许茹仙。

她昏过去了。

冷天很焦急，他找魔女小小，他一定要找到魔女小小。

他在开封府里，哪里去找那个小魔女？

好在冷天不笨，他找到了一家彻夜不歇的小小酒店，终于在店里找到了魔女小小。

魔女小小正与一群江湖无赖在那里唱酒令：

“一只螃蟹八支爪儿，
一支是你爹，
一支是你妈，
一支是你婢儿，
你叔是老疙瘩……”

冷天叫住了魔女小小。魔女小小瞪圆了眼睛，说道：“什么事？”冷天的眼睛圆瞪着，他才知道，他无法对魔女小小说这件事儿。他能说叫你去，给米离玩一玩，让他泄泄火么？他一说，魔女小小肯定会给他一个好看。

如果是方方，他一定会把魔女小小给骗到米离那里去。但他是冷天，不是方方。

他哽咽了半天，方才说道：“米离需要你。”

魔女小小前仰后合地大笑，笑毕说：“你说谎也不挑一个时候，当着这么多的人，你说我怎么说你，大傻蛋！”

魔女小小不理他，仍是与那些江湖后生唱曲儿：

“你爹是拐儿，
多咱都歪歪，
对我说你好，
你比他歪得少……”

冷天大怒，叫道：“小小，你再不去，米离快死了！”

小小说道：“他死不死与我有什么关系？我愿意他死，省得那个白素对他那一双眼睛，像把眼珠子都盯到了肉里。”

冷天大吼一声，冲上去，抱起了小小便走。

他一抱小小，那些纨绔少年笑哄道：“小小好，小小好看，有男人愿干！有男人愿干！”“抢亲啦，抢亲啦！”

冷天真的抱着小小，小小艳笑不止，叫道：“放下我，放下我！你真的要抢我？！”

冷天大声道：“我抢你，也算不得什么，我一个老天巴地的男人，抢你一个女孩子，人家不会说我大色鬼。”

小小叫道：“偏是男人老来狂，你看人家米离，到了一百多岁，没有女人还真就不行。”

冷天急道：“你也知道他不行，我找你来，就是要你去救他的。”小小大叫：“救他，怎么救？”

冷天说道：“你是女人，怎么救男人你最清楚……”

小小怒目叫道：“胡说，我清楚什么啊，要不你教我！”

两人吵着，叫着，到了米离的破房里。

冷天叫道：“米离，米离！”

不见了米离，他们找不到米离。

小小叫道：“胡扯，是不是你老来花俏，要找我小小的便宜啊？你愿意来，那就来好了。”

她直扑向冷天，冷天吓得直躲，叫道：“不是我，不是我。”

小小不依不饶，她一定要打死冷天！

第二十三章 当面污人女

冷天怒叫道：“我告诉你，我找你是真事，米离他受不了，他去找女人了，他一定会再奸人家妻女的！”

小小怒叫：“他奸人家的老婆孩子，干我什么事儿，我玩得好好的，你找我来做什么？”

两人打个不休。

冷天说道：“小小，你能不能做一回好人？”

小小讥笑他道：“你是做够了好人，我看你也不怎么样。”

冷天说道：“你做好人，自有一种快乐，只要常做，你便会体味到了。”

小小大叫：“我不做，做好人有什么好，我老爹老娘都是好人，他们也不比我活得快乐。”像是触到了伤心处，小小忽地满面是泪。两人吵了半天，小小突然道：“不吵了。”果然风平浪静，她一句话也不说了，只是静看着冷天，说他：“你说说看，米离会去哪里？”冷天恨恨道：“他一定又去祸害人家的女人了，我找到了他，非……”

小小挑了他一眼，说道：“你怎么了，你一见了米离，连话都说不全，你还会怎么样？”

冷天大叫道：“我……我杀了他！”

他自己被他自己的话吓住了。他能杀得了米离么？就是米离让他去杀，他会忍心杀死米离么？

天已经大亮了，他们看到依稀晨光里，有一个人慢慢走来。他是那个北方许顺。小小看不起那南方肃杀与北方许顺。他们都是走路身上背钱的人，她看不起他们。她说道：“你来干什么，我正与老冷天谈情说爱呢，你来，岂不是搅了我的兴头？”许顺笑笑，说道：“我知道你们谈得很好，但我来找米离，不知道他在哪里。我想找他，与他今夜里好好喝酒。我听说他是天下第一能喝酒的人，从来不醉。我只是盼着与他比一比。”

冷天恨道：“他如今不是那个千杯不醉、笑对人生的米离了，你找他做什么？”

许顺笑笑，说道：“他在哪里？”

冷天摇头，他不知道。

谁也不知道，在开封府的那鬼才家里，有一座灵堂，那是家里人为了祭奠鬼才而设的。过了几天，家里的人都有一点儿倦怠了，他们恨米离，恨米离杀了他们的亲人。但他们不再天天来灵堂哭泣了，有比照应死人更重要的事儿要做。

米离飞来了这里，他进了那间小小屋子，把许茹仙放在地上。

她的脸面很可怕。

如果有人此时看到了她，再也不会去找女人，如果他们看到了许茹仙那漂亮的面孔，再看到此时她干皱百纹的脸面，他们会发誓，再也不找女人。

米离像是一个疯子，他看着那许茹仙，一叹道：

“美人千面兮，

竟不可度兮。

或心实哀兮，

真实可悲。”

他把手放在那女人的脸上。

只看到米离的手化出了道道白烟，那白烟在许茹仙的脸上绕，终绕成了一道无尘的烟雾，转而无踪。

米离如是再做三回，他的脸面好看些了，他的心也有些凄伤了。天大亮了，许茹仙醒过来了。

她看到了眼前的男人。

他就是昨夜与她一度欢度良宵的男人，他如今还在看顾她，让她心里一阵子温暖。

“你还在？”

他不语。男人此时竟没了昨夜那温柔，他此时成了一个沉默寡言的人。

女人喜欢她的男人，一旦男人成了“她的”，她便欢喜不尽。

许茹仙轻声说：“你来，坐在我身旁，对我说说你。我连你叫什么名字都不清楚，只是我曾经看见过你，是不是？”

她要搂着米离，米离沉默。

许茹仙笑了，她突然想到了一场梦，她笑对米离道：“我告诉你，我是开封府里最好看的女人，你知道不知道？我从前春日踏青，曾经看过了上千个女人，没有一个人能长得比我更好。”

女人絮絮私语，男人却一声不吭。

她笑道：“我曾作过一场恶梦，是昨夜里，我梦见我成了一个丑八怪，一个满脸皱纹的老太婆，你说可笑不可笑？”

很漂亮的女人大都自傲，她们自傲的是她们的脸面，她们美丽无比的容颜。

她看到了米离眼里的泪水，她叫道：“告诉我，告诉我！你……”她找镜子，她此时才发现，她说话的声音很大，但只是发出来那一点点儿蝇蝇细声。她到处找镜子。

米离回头对她说：“你不能找镜子，你这几天病了，病得很重，你不能找镜子。”

那许茹仙是一个很有主意的人，她叫道：“我有什么病，我的身子很好，我的身体很好。我刚刚有了男人照拂，我有什么病？”

她支撑着下了地，忽地身子一闪，像要跌倒。她怎么了，她怎么站也站不住了？

米离对着她，他的眼仍是红的，他说：“我与你交媾了，你有毛病，不能与男人在一起。一与男人在一起，你就有了变化。”

许茹仙的身子抖成了一团，她叫道：“胡说，胡说，我有什么变化？我有什么变化？我没什么变化，我只是我，你放开我，我要回家。我再也不与你们这些狗男人在一处，我不要与男人在一起！”

她挣起来，落在地上。

她看到了什么，让她如雷殛火烧，怔在当场。

她看到了她的头发。

从前的她，满头青丝，像是油洗的，那么细密，那么匀称，谁不羡慕？可她看到了什么？她的头发飘下了一缕，那是满满的雪白的一缕。

谁知静夜中宵，

深情几许？

飘却了满头白发，

还念伊人？

许茹仙呆了，她的声音嘶哑：“这就是我么？这就是我么？”

她回头对着米离叫：“快，快拿来镜子给我！”

米离说道：“你还是不看的好，你有了一场大病，你不能与一般的男人交接……”

那许茹仙笑笑，说道：“你是不是一般的男人？你要是一般的男人，我怎么能与你交媾。你说，你是谁，你是谁？”

“我叫米离。”

凡是活在那世上的人，都认得一个人，他叫米离，他虽是不知道长得什么模样，但人人知道他，他是人们心目中的大侠。可他是米离，他真的是米离？

她说道：“我隐隐约约听得父母说，你是一个专奸人家妻女的恶人？”

米离说道：“不错。”

那许茹仙竟尖声笑起来，她说道：“想不到，我头一回与男人交接，竟是遇上了你这么个混蛋！”

她骂声虽小，但米离听得一清二楚。米离说道：“你不必骂我，你的病只有我能治好，你好好听我的，与我交接那么三五天，我便会把你的病治好。”

许茹仙突然抓住了米离，她哭道：“我犯了什么煞星，非得要这样，我为什么要这样？”

米离突然大声道：“你愿意看你自己么？你看看好了，你来看看！你看看！”

果然递与她一面镜子。

美人最爱的是菱花镜。许茹仙抓过了镜子。她只是向镜子里看了一眼，便昏死过去。

米离过去，坐在她的身旁，等着她醒来。

她真的醒来了，她不敢再抓镜子，她哆嗦着声音，问米离：“你……真的能治好我的病？”

米离说道：“能。只是得有几个条件。”

“什么条件？”她怨尤地看了米离一眼。

米离说道：“你的病是由与人交接得来，也得与我交接，你得做我的几日妻子，你愿意不愿意？”

她懒懒说道：“愿意。”

时至今日，她不愿意也不行。听得有人的吵嚷声。米离的声音变得快了，他说道：

“只有我能治得了你的病，人家如果找到了我，你这模样，谁叫你是许姑娘，你一定不

要答应。你要是答应，他们便会把我捉住。那时我要救你也来不及了。”

那许茹仙说道：“我得跟着你几天？”

米离说道：“少则五天，多至七天，你的病会完全好了。但你得记着，到了月圆之夜，你不能与男人交接，一旦交接，你一定会死的，那时我也救不了你了。”

既是如此，她还有什么话说？

忽地听得有人大声说道：“有人说他在这里，你怎么不让找？”那人回答道：“家父死在他手，他怎么还有脸藏在这里，是不是你们看错了？”

有人说道：“怎么会看错？你以为‘冷身子’会看错什么人么？”

那人一听说对方是“冷身子”，也知道不好惹，便说道：“这里只有老父的灵堂未搜了，你们还是别去那里的好。”更有一人说道：“备不住人就藏在那灵堂里。”

那人气道：“好，你们愿意搜就搜，只是搜不出来，须得给我一个交待。”

看看人来到了灵堂，米离一听得有人，就抱起了那许茹仙，来到了那灵堂的灵幃后。有哗哗的脚步声。进来的人足有七八个。远远看，有小脚玲珑的，有大脚草鞋的，不一而足。看来来人也是有男有女，有老有少。有人道：“这里是人家的灵堂，不能有人，还是走吧？”

米离听得有人瓮声瓮气地说：“那也不一定，米离那老小子专找没人的地方呆，也专找这种地方藏。”

米离听了暗暗叫苦，心里气骂那冷天，真是一个老王八蛋，哪里是什么好朋友？

有人说道：“有人报说，米离是来了你这里，既是别处没有，就在这里好好搜一搜。”

许茹仙看米离，看他此时反是露出一丝微笑，他那笑意很是迷人。她心道：“原来米离真是一个俊男人，怪不得传说许多的女人甘愿为他而死，看来那传闻像是不假。”听得那些人说罢，便欲来那灵幃后搜。米离对许茹仙说道：“你得记着，只有我能救你。”

米离突然放声大笑，他笑道：“既是知道我来了，你们何必找麻烦，来这里找我做

什么？”

众人真的不料米离会在这里。鬼才的儿子突地放声大哭，他哭着出去了。他恨死了米离。既是米离杀死了他的父亲，那就是对他们家的一次大污辱。米离还有什么脸面来他们家，竟然怀里抱着一个女人？看来他是在这里找地方，把这里做成了他的鸠巢了。他真的这么无耻，欺鬼才家无人么？

鬼才的儿子发誓：一辈子非杀死米离不可！

许顺说道：“我听‘冷身子’的人说，你在这里，我不相信，我不相信你会这么无耻。”

米离说道：“你们都找我，我连一个躲藏的地方也没有，我不来这里，来什么地方？好在鬼才的父辈与我都是好友，他不会怪我的。”

许顺未语，那冷天气得咬牙，他叫道：“米离，米离，我与你不算完。我告诉过你，叫你不要再找女人，你怎么能再找女人？”

众人恨不能杀死米离！

突地冲过来一群人，他们想一击杀死米离。

这里有他的好朋友，有过去受过他的恩惠的人，他们都想杀死米离。

米离闭眼等死，他无法与这些人对敌。他只是抱着那许茹仙，他不想让他们碰到许茹仙。

冷天的手突地停在了空中，他看到了米离抱着的人。小小也看到了，她叫：“哎呀，她是一个丑老太婆！”

许茹仙决没想到她自己是一个丑老太婆，她听得小小叫声，分明是有一点儿高兴，心道：是了，这人也是一个对米离倾心的，她一看我是一个丑老太婆，心里便高兴了。她那叫声，分明是很替米离鸣不平，想叫那些人注意的。

冷天的手停住了，也叫：“等一等，等一等！”

他看着米离，对他道：“这是怎么回事？”米离是一个色中饿鬼，但他肯定不会去奸一个老太婆，这里面肯定有蹊跷。

米离仍是带着他那微笑，对一切都不在乎的微笑。冷天问：“怎么回事，怎么是一个老太婆？”

米离放下了许茹仙，他看着许茹仙，他的眼里有一丝微笑，那是信任的微笑。

众人盯着许茹仙。许顺说道：“这是怎么回事儿？”

决不能说米离奸人家的妻女，连一个已至耆年的老太婆也要奸吧？许顺问道：“老人家，你是什么人，怎么与他这个坏人闯到人家灵堂来了？”

许茹仙站在众人眼前，她说什么，她一吐话，很可能让米离丧命。她愿意不愿意让米离丧命？

第二十四章 山洞夫妻

米离抱着一个老妪，让在场的人又惊又怪，那许茹仙说道：“我是他的亲人，他是我的儿子。我来找他，是想让他好好对我尽孝。”一时许茹仙心里还乐，她做了米离的娘，岂不是很好？她心内悲凄，说出了这一句，脸上也强装出笑来。她自以为得意，殊不知米离是从坟里走出来的，现在已经年近百岁了，她做米离的老娘可远远不够。她怎么能说出这种话来？

众人听了她的话，真更是惊疑。人都知道，她决不是米离的至亲，如果她是，她一定知道米离。

许顺冷冷道：“我这就明白了，既是你是米离的老娘，你们两人来这灵堂里做什么？”

许茹仙笑笑，说道：“亲儿子，我与他在这里，是想好好体味一下生生死死的滋味儿。”

人都知道她扯谎，但人都无法说她在扯谎。

许茹仙对着米离说道：“亲儿子，你抱着我，我无法走路。看见这么多的人，我心慌。你抱着我，咱们走，好不好？”

米离大声笑道：“好，好。”

他抱着许茹仙，心内有一种深深的歉意，心道：这女人却比平时的女人更奇，我看她非同常人，真个不同凡响。

米离抱着那老姬走开，人都不声不响。

小小气哼哼地给了冷天一巴掌，恨道：“冷天，你看，原来米离就是这种人，他连一个老太婆也要抱啊？”冷天也给米离弄糊涂了，不明不白地挨了一巴掌，气得直叫。

众人你看我，我看你，都不明白是谁叫他们来的，恨道：“是谁胡说，说米离在这里风流快活，害得咱们来看？这个人真是混蛋！”

众人一哄散了。

米离抱着许茹仙，在街上飞跑，那街上的店铺竟是如飞而过。许茹仙叫道：“好，真个是好！”她看到了那些远远看她的人，都是怪模怪样地看她，不由得心内也是一乐：就是此时老爹老娘看到了我，也认不出我来。一时心里酸的甜的苦的辣的，一齐涌出，反是不再说什么。

看看米离跑得飞快，到了开封府外，越来越没了房屋，只有一些小小树林，小小山包儿，他们到了一个小山下。

米离说道：“这里有一个山洞，山洞里没有什么人。你先在洞里呆着，我去弄一些用的。我们须得在洞里呆上五、六日。”

许茹仙坐在山洞里，心道：原来他是一个有心人，他是知道他能害得我如此，才找

到了这么一个洞，早早来这里的。但她又一转念：他必是不知，要知道一个美人一与男人交接，就会如此，他怎么能忍心对她做那种恶事。看他那眼里的痛苦，决非是假。

米离走出了洞，他急着去找一些吃的，他与那许茹仙得在那洞里呆上五、六日。他站住了，他看到了丑女。

丑女仍在对着他笑，那笑是十分明媚的。米离笑一笑。

丑女的脸上有一种温情，对米离才有的温情。米离说：“谢谢你，我得去找一些吃的，我得在那山洞里呆上五、六日。”

丑女的脸上有一种很嫉妒的表情，她不情愿，不愿意让米离与那女人在一起。

她就是老太婆，丑女也不愿意。米离忽然对她说道：“谢谢你。”他转身要走。

丑女忽地叫住了他，她说：“我这里有一些东西，是我要用的，你要用，你先拿去用好了。”

米离想再说出一句话来，但他说不出。他眼睁睁看着丑女走远了，他忽然再说了一句话：“谢谢你，真的谢谢你……”忽地他泪流满腮。米离回到了山洞，他的眼里有哀伤，让许茹仙看出来了，她说：“你是不是知道我不能再好，我只能是一个老太婆。你不愿意再与我亲热？”

米离流下了泪，哽咽道：“不是。”

许茹仙轻声说道：“我要的就是看着男人，你不知道。头一回……像是梦，第二回才能细细品味，你能再与我弄一回，我便死也够了。我便去死，再也不拖累你……”

她突然伸出手来，用她那满是鹤皮的手抓住了米离。

米离嫌不嫌她？

米离也抓住了她的手，他说：“你想明白，你的病我能治，只是治好了以后，你不能再与一些男人亲热，尤其是在十五、十六日，你一与男人亲热，必是一死。”

许茹仙看着他，说道：“我与你亲热，我能不能死？”

米离不得不答，他不得不答许多女人的这一句问话。他说：“不能。”

她徐徐说道：“那好，我便以后与你一个人亲热便了。”米离的神色突然变得很难看了，他像是恨什么，咬着牙，再也不吭声。

山洞里的烛光很亮，米离与许茹仙在一起。很是怪异，那许茹仙明明是一个鹤皮鸡颜的老太婆，却一点点儿露出少女的笑靥来，她羞羞涩涩，任米离抱她亲她。她的身子动了，她的身上那皮肤很怕人，像大像皮一般紧皱在一起，米离轻轻摸着，轻轻抚摸着，对她说着情人常说的那些疯话。

许茹仙的眉头再也不是紧皱着的了，她知道，她是一个女人，她既是一个女人，在这时就是最幸福最快活的了，她还想什么？

她得出米离的手像是会说话，在她的身上抚来抚去，她的身上很舒服，她说：“你就是我头一夜的男人，是不是？”

她用她的紧皱巴巴的嘴唇去吻米离。

米离毫不犹豫地去吻她。两人很亲热地亲吻在一起。

甜津津的是流泉，热乎乎的是心液。怯生生的是吻声，弱柔柔的是呻吟。

许茹仙说道：“真好……”

“你为什么不说话？”

“你为什么要流泪？”

“你怎么哭了，你是个男人，男人快乐的时候应该不哭的，是不是？”

他应该不哭，但他的泪水不断，那些与他在这些夜里亲热缱绻的女人都看到了他的泪水。像许茹仙这样的女人不知道他的过去，她当然不知道他的泪水流得多怪，流得少见。就是死在鱼漂儿的面前，他也不曾流泪。就是他抱着肖乞儿，看着肖乞儿死了，他也不曾流泪。可如今他总是流泪，为这些在他的怀里呻吟快乐的女人流泪，还是为他自己流泪？

——你别哭，我就是死了，也够了。

——你想着，我将来再能活着，一定会念叨你的名字，叫你米离，米离！你一定会听见的。

——他听见了么？他听见了那些女人的叫声么？

两人亲热，那许茹仙是一个刚刚遇到男人的女人，她贪不够，她抱紧了米离，眼里满是火，叫道：“你快，快一点儿……别放开我……”她终于松开了米离，她像是一条蛇，一直缠着米离，直到她再也无力了，再也没有一丝气力，才把米离放开。她看米离，说：“我恨不能早几回，早几年看到你……”

米离不吭声，他真的喜欢这女人么，他真的对她成了老太婆也不嫌弃么？在山洞里，男人与女人都是光着身子的，他们像是远古时的野人，不能再记得世上还有什么规律，有什么拘束，他们饿了，就吃一点儿东西。然后再自然而然地抱在一起，再做那种事。许茹仙是一个很贪很贪的女孩子，她像是饥饿长年的病人，时时得索要，弄得米离也只是看着她，没办法。他只得听她，她像是着了火的欲魔把米离放在身下，百般弄他。

他与她躺着，掏得空了，再也没一点儿念想。她说：“是不是世上的男男女女都知道这种快乐？”

米离说：“他们该知道。”

他很淡。她突地抱住了他，咬他，说道：“你从前有过许多的女人，不许冷淡我，你要冷淡我，我就自杀。”

她忘了她是一个鸡皮鹤颜的老太婆，以为她是一个娇小姐。

米离不语，他从来对于他的女人都很少说话，或是他对于这些女人很少有与肖乞儿、鱼漂儿那样的情感？

两人赤裸着身子，许茹仙笑道：“我从前只知道野兽可以这么做，因为它们不是人。我现在也知道，赤裸着身子，也很愉快。”她光着身子在米离的身前走来走去，说着疯

话，只要她能挑逗着米离，便惹得米离与她再作爱。

“你喜欢不喜欢我？”

“喜欢。”

“你爱不爱我？”

米离不语，他的眼光看着洞深处，难道在那洞深处有一个女人，幽幽的目光在始终盯着他么？他为什么不说话？他为什么不说他是不是爱那许茹仙。

许茹仙是一个聪明人，聪明人一般都能猜中别人的心事。“你还是喜欢一个鱼漂儿？”

米离如何对她说？

他从前确是天天想着那个鱼漂儿，后来他发誓，他再也不想着鱼漂儿了，他爱上了小袖儿，再爱上了肖乞儿，她们都是冰清玉洁的女孩子。可小袖儿终不能对他破了流花女人谷释然，她走了，一去杳如黄鹤。肖乞儿死了，死在他的怀里。

再也没有能让他痴心深爱着的女人。

许茹仙说道：“你是我的第一个男人，我一定要好好爱你，就是你不爱我，我也要好好对你。”

她的皮肤变了，一层层脱落的是那种老皮，是那种老人般起皱的皮肤，她的脸也变了，变得更白了。

米离有时看她，也认不出她来。

她太俊俏了，像是脱尘飘逸的仙子。

“你看什么？”

“再有一天，你就可以出洞了。”

许茹仙看他，那神态不知是愁是喜。

“你可以回家去看看，我在你家里布下了一个局，让他们知道你去了亲戚家，你在

洛阳有一个亲姑姑，他们一定会去那里找，我要在两天后把你送去洛阳。让你的亲姑姑照应你。”

许茹仙抚摸着米离，米离是男人，男人的性征很壮伟。

她问道：“他们叫你米离，还叫你别的什么？”

“追花客。”

许茹仙拍手笑道：“这名字好，既响亮又好听，我以后再见到你，我就叫你是追花客，好不好？”

米离沉声道：“你不会再见到我，除非你嫁了人。”

许茹仙笑笑，她看着米离，说道：“你叫我知道了什么是男人，你叫我懂得了什么是快活，我要嫁人，就嫁与你。我已经想好了，我回到家里，就对家里人说我是你的妻子，我在家里等着你，你一天不来，我就等一天。你十天不来，我就等十天。我要到那些你去过的地方对别人说，我是你的妻子……”

米离看她，他的眼睛有些滋润。只要有一个很漂亮的女孩子说她喜欢你，你一定会很自豪。

她的身上掉下了许多干皮肤，她变得更好看了。她说：“我知道你有办法的，我知道你会有办法的。”

他们再亲热，如今亲热已经远远不是治她的病了，她需要亲热，她像个嗜赌的人那样，天天不离她的赌桌。她说：“我的眼睛要天天看你，你一刻也不能离开我的视线。”有一回，她玩得累了，睡了，在睡梦里还在笑，笑得咯咯响，她很幸福，她在梦里梦见了米离，梦见米离去她的家里去求亲，她笑了，笑醒了。

不见了米离，她惊呼起来，她跑起来，在洞口看到了米离。

米离在洞口站着，他的神情很忧郁，像关在笼子里的鸟。

她轻轻抱住了米离，她说：“你很寂寞，是不是？”米离不应，她能知道他的心事

么？她说：“你不愿意与我同心，我也明白，一个好男人未必是只同一个女孩子，是不是？可我终是你的妻子了，你答应不答应，你一生都好好照应我？”米离很快就答应了她，他要一生都照应她。

她说：“我问你一句话，你一定要答应我。”

问什么？

她说：“凡是与你交接后的女……人，她们都不能在月圆之夜与男人相触，不然准是一死，是不是？”

是。

她轻声说：“要是在月圆之夜真的愿意……你也知道……很愿意很愿意……那男人还是你最喜欢的男人……会怎……样？”

米离不愿说，但他不得不说：“你经过这一次，一定更美，但你不能那么做，你得保护好你自己。”

她笑了，说道：“我明白了……”

果然，她再也不提这件事。

第二十五章 愤怒的冷天

冷天恶狠狠看着许顺，他说：“我不明白你何故开我的玩笑？”许顺看他，眼里忽地有了一丝怜悯，他说：“你与米离是不是真朋友？”什么是真朋友？

冷天想想，说：“是。”

许顺说道：“如果你能再去找到米离，说不定你会有一个新收获。”冷天不作一语，他走出了屋。他要找到米离，他一定要找到米离。米离在哪里？他看到了一个很冷很冷

的人，那人对他笑，说道：“你要找什么？”当然是找米离。

那人笑笑，说道：“在开封城外，有一个小小的山洞，那里是男人的世外桃源。”说完了这一句话，那人便走了。那人的身子笔直，很瘦削，他走在风里。就找那一个小山洞。晚上终于找到了那个小山洞。

他想摸进去，一想说不定这里真的会有人，他何必打草惊蛇？

米离与许茹仙正在龙虎交会的紧急关头，他们的身子紧绞在一起，两个人像一人，在那山洞里绞滚，他们的心跳声在一起，他们的喘息声也在一处，只有他们知道，那快乐的呻吟是男人的，那快活的叫喊是女人的，只有男人与女人的声音绞织在一起时，才会有这种奇妙的声音。

冷天的身子突然变得冰凉。他想到：米离出卖了我，米离出卖了我……

冷天想到，米离如果还是同那个老太婆在一处，他必是不会这么与她缠绵，看那老太婆已经形同朽木，就是不动她，她也是直掉渣儿，她哪里能让米离与她有心交媾？

但听来那声音太过诱人，连一向自以为他是十足十的正人君子的冷天也有些心跳不已。他羞于见到米离的狼狈，但他又不得不见米离的狼狈。他终于看到了米离。就是在这有些昏暗的洞里，冷天也能隐隐约约看到那个女人。

那不是个普通的女人，她的身子太白皙了，像是一块玉，在暗洞里也很白。她的身子绞在米离的身上，那白色与米离的棕色的身体形成一种强烈的反差，她太白了，让冷天看得也喘不过气来。他的身体很不合适地发生了变化。他才很有一点儿羞耻地感到他是一个男人，一个很健壮的男人。

米离已经觉出有人了，但他的身子不能动，那许茹仙太投入了，她的舌尖一点点度入米离的口中，很甜地吮着他的津液她觉得男男女女的事儿太过奇妙，让她不可思议，只是她得一点儿一点儿地品，才能品出个中滋味儿。

他慢慢推那许茹仙，许茹仙说道：“嗯……嗯……别推我……别推……”她的身子缠得

太紧了，紧得让米离挣也挣不开。

他知道冷天到了眼前。他看出了，那是他的朋友冷天，也看出了冷天有一点儿不对，他再也没有友情了，他的眼里是恨，对淫棍的仇恨。米离突地大笑了，他一笑而起，说道：“冷天，别来无恙？”他的身子仍在那许茹仙的身上。许茹仙不动了，她的身子在抽搐，她的身子在急急地抽搐。她从来没有当着别的人与男人亲热过，尤其是正当紧要关头，她突地不行了，身子像风中的树叶般地抖。

米离心道要糟，如果许茹仙中了风，她的畏惧便成了一种不治之症，他大笑道：“冷天，你知道不知道我近来学了什么本领，我参了欢喜禅。你知道，要是真正得了几十个少女的元阴，我便会成为天下第一大魔头。你说好不好？”冷天冷冷道：“你现在就是天下第一大魔头。”许茹仙一听得米离能大声说笑，心道：“原来男人与女人交媾这种事儿，男人也可以不放在心上，就是给人家看到了，男人也会过去的，他会保护自己的女人。像那些野兽一样……”她忽地觉得不那么可怕了，她的身子变得平静了一些，也不再那么急急地抽搐了。

米离看冷天那模样，知道他此时像恨最深的仇敌那么恨米离，他心道：真个对不住了，为了这女人，我只好得罪你了，谁叫你是我的朋友呢？米离大声道：“冷天，人各有志，其实人人都得有这种事儿，要是不做这种事儿，你怎么会有了两个儿女？”冷天一听，气歪了鼻子。他心道：王八蛋，我怎么能与你相比？我是明媒正娶的，把那老婆三媒六证娶到了家，你这是做什么？

大白天，赤身裸体就在洞里鬼混，你哪里还是那个鱼漂儿钟情的米离大侠，你只是一个江湖淫棍！

冷天大声道：“米离，我看不起你！”

米离心如刀搅，他很看重冷天的这一句话。但他能说他很看重冷天这个朋友么？他能说他很看重冷天的这一句话么？米离大笑，说道：“冷天，我与你交朋友，是因为我

喜欢你，你这人不像那些江湖客那么讨人厌，可我发现，你越来越讨人厌了。”冷天恨声道：“米离，我要杀了你！”看着冷天气急败坏，米离说道：“好，你杀不死我，我便杀死你好了。”

冷天的眼睛忽地盯在了那女人的身上。

真是白皙的皮肤，如玉一般白皙的皮肤。米离对冷天淫褻地一笑：“你是不是还没看到过这么白净的女人，我喜欢过的女人，全都是这么白净的。只要你不在月圆时……”冷天怒不可遏，叫道：“米离，你出来，我与你拚死！”

冷天出去了，他躺在地上，他的心仍在扑扑乱跳。他恨米离，这个米离比平时更丑，他完全不像是从前的那个米离了。

他看到了一个人，一个很丑很丑的女人，这是那个丑女。江湖上的人都知道丑女，丑女的名声比他冷天更响。丑女的臂肘依在地上，她的眼睛很清亮，正对着冷天的眼睛。她问：“你为什么躺在这里？”听说她也是米离的朋友，她是不是也在恨着米离？

冷天道：“在等人，等着他出来，不是他死，就是我死。”

丑女点了一下头，她听明白了，她说道：“你的朋友是不是米离？”冷天长吁了一口气，他是在等米离，但从今起，米离再也不是他的朋友了。

丑女说道：“你不说话，你的心里很不痛快，是不是？”冷天大声道：“你与米离是朋友，你心里痛快么？”

丑女一愣，她在问她自己，她心里痛快么？她也不痛快。但她的不痛快完全是另一回事，决不会同冷天的意思相同。

冷天说道：“他是一个淫棍，我要杀了他，不然……就叫他杀了我……”

丑女说道：“你认得清么？你看我丑不丑？”丑女的样子很丑，她的脸长得太怪了，像是没有长开的北方小菜，那脸相让人不敢多看，你越是看她的脸，你越会发觉她长得很丑。

丑女说：“我说我长得很丑，你会相信，可我告诉你，我也是一个最好的女人，你一定不会相信，是不是？”

冷天不能骗她，她确实不是一个很好看的女人。

丑女慢慢站起来，她一句话也不说，她只是在冷天的面前脱衣服。冷天的呼吸也要停止了，他只是呆呆地看着丑女。她要做什么？难道为了米离，她竟是要对冷天.....

丑女很平静，她慢慢脱光了她的衣服，站在冷天面前，说道：“如果我蒙上了我的脸，你看，我是不是一个很好看的女人？”

果然好看。

她的腿，她的腰，她的身材都是千里挑一的。她的那柔柔长发呼唤男人的兽欲，她的那纤纤细腿让冷天头一回大大震惊。

她说：“我是一个千里挑一的女人，你信不信？”

冷天信了，他如今信了。

丑女慢慢说：“如果我不告诉你，我不让你看到我的全部身子，你能相信我也是一个出类拔萃的女人么？”

她走了，一句话也不再说，只是走了。临走时她的心里发出一声长长的叹息.....

又有一个人站在他的面前。

那人道：“你怕了？”冷天问他自己，他怕不怕，他怕不怕米离？他不怕。只是他不愿意对米离出手，他真不愿意对米离出手。那人说：“米离根本就看不起你.....”冷天不动，他在听。

那人道：“他根本就不出来理你，他只是在那洞里享乐，他看你不如看他的.....一条狗.....如果他有狗的话。”

冷天愤怒了，他的手暴起了青筋，他等待着米离。

从前有人说：正义必胜。但冷天已经不是相信这句话的年纪了，他等着，等着米离

出来。

米离正在与那许茹仙跳入欲海，他忘了一切。人啊，要是能忘了一切，只做一回食色男女，做一回平平淡淡的人，有多好？

许茹仙对他说：“你说你和我……是参欢喜禅？”

米离笑笑，他不愿意对她解释。她说道：“你不是，你像我一样，也身体那么快乐，也那么高兴得直呻吟，你怎么会……”米离慢慢推开了她。如今的她，完完全全又是一个漂亮极了的女人。米离说：“我要与他决战，你也看得出，他的本领不弱于我。”

许茹仙笑着看他，说道：“那又怎么样？”米离说道：“我也许会死在他手里，那时你完全不必记着我，你只要记着，到了月圆之夜时，不能与男人交媾，你的命就会保得住。再就是……”

米离欲说又止，他才想到，他不必对许茹仙说那些话，只有成了亲的女人，才有这一嘱咐：她不能再与从前的男人亲热。如果她那么做，她与她的男人两人都会一死。她从前没有男人，何必再惊扰她？米离亲手给她穿上衣服，他不知道他现在是不是一个混蛋，但他知道他看着那许茹仙的眼神一定很贪婪，一定是一个混蛋的眼神。

他说：“我得走了，他在等我。”

许茹仙也笑道：“我也得走了，尽管我不愿意走，但我一定得走。”米离说道：“也好，你先出去，我与他动手时，你已经走远了。”许茹仙说道：“我为什么要走远，我得在这里看着你。如果你死在他的手下，我便同你一齐死。你只要等我一步，我们会一齐死在那里，我抱着你，我会抱得紧紧的。如果你胜了，我便做你的妻子，你说好不好？”

米离叹了一口气，说道：“我从来没有妻子。”

许茹仙拍手笑：“对啊，你从来不曾有过妻子，你让女人等你等得太久了。你这一回也让我回去等，天天清灯苦守，我不干。你与他打完了，我们便成亲，好不好？”

米离呆了，他没想到许茹仙会是这么一个很有主意的女孩子。他说不出话来。

两人携手走出山洞。一走出山洞，便有阳光直射过来，他们两人掩着眼睛，他们的眼睛已经像那蝙蝠了，不习惯阳光。

冷天霍地站起，冷冷道：“你还知道出来？”

米离慢吞吞说道：“冷天，你要杀我，你杀好了。”冷天冲过来，叭地打了米离一拳，他怒吼道：“我不杀死你，我怎么杀人？！我一定得杀死你，我得宰了你，把你的那玩艺儿挂在你祖坟上，让你祖宗八代都看看，你有多出息！”

他叭叭叭一连给了米离十几拳。直把一个米离打得嘴角出血。许茹仙先是笑眯眯看着米离，再一会儿忽地觉出不妙来了：如果米离一直不还手，岂不是会给这一个莽撞的冷天打死？她叫道：“还手啊，你打他啊！”

女人的心真是难测，许茹仙真心挂牵米离，恨不能米离出手宰了冷天。

米离对冷天说道：“我与你是朋友，我不能与你动手，再说你救过我。”许茹仙大叫：“他救过你能怎么样？他现在要打死你，你再不动手，就会死在他手里！”米离不动，叭地一掌，米离飞了出去，他哇地吐一口血，全都是血沫子，他说：“你还打不死我！”

冷天叫道：“我杀不死你，我就不叫冷天！”

他双戟直刺米离的前胸！米离不动，眼看就要死在他的双戟之下！

第二十六章 北方酒

米离眼看着便会死在冷天的戟下，他闭上了双眼，静静等死。但有人不让了，她急急站在米离的身前，说道：“你要干什么？”

冷天的双戟生生顿住，他怒喝道：“让开！”

许茹仙说道：“你要做什么？你说呀！”

冷天怒骂道：“我要生生杀了这个淫贼！”

许茹仙的脸色绯红，她笑道：“你说他是淫贼，你怎么知道他是淫贼？”

冷天一听，更是来气了，他心道：你这个小奸妇也向着这个天杀的米离，我要杀他，还颇不易呢。但你再强，也强不过一个理去。我指罪米离，还有什么可说的？他怒道：“我亲眼看到他与你在山洞里。”许茹仙笑笑，她笑得很自在：“这么说，你是听房的人了？”

所谓听房，是指那在人家成亲的喜期，躺在人家的新床下，偷听新婚夫妇的情事风俗。

冷天一听她说，顿时大怒，说道：“呸，不要脸，我怎么会偷听你们的新房，我只是看到了两个畜牲在淫乐！”

米离的脸色很难看，但他得习惯，因为他会总听到这种谩骂，他不听，又能怎样？

但许茹仙可不让了，她圆睁杏眼，对着冷天道：“你从前是米离的朋友？”

冷天大声道：“从前是，现在不是了。”

许茹仙说道：“从前他也不该交你这种朋友，人家成亲，你来闯人家的洞房，你算什么好朋友？”

冷天张大了嘴，他看着那许茹仙，不知他说什么才好。

再过了好一会儿，他说道：“胡说，胡说！你怎么能同米离成亲？”

许茹仙笑笑，用她的一只纤纤素手去理她的云鬓，她轻悄悄说：“我怎么不能嫁与他？”冷天被噎了一下，他大声道：“他是什么狗东西，你怎么能愿意嫁与他？”

许茹仙走过去，轻轻从米离的头上摘下一片草叶儿，她说：“米离，你别生气，他不懂事儿，你别与他一般见识，好不好啊？”

冷天被她气成倒仰，直眉愣眼看她。

许茹仙问道：“你从前是米离的朋友，你知道不知道他结过婚没有啊？”

“结过。”

说来是有过妻子，鱼漂儿是他的妻子，但鱼漂儿已经死过许多年了。许茹仙好耐性，她再问：“他现在有没有妻子？”

冷天一愣，他只能答：“没有。”

许茹仙的笑很明媚，她对着冷天道：“你说错了，他有妻子了，你是他的好朋友，你怎么不知道？”

冷天愣神了，他问：“谁是他老婆？”

许茹仙咯咯笑，她指着她自己的鼻尖说道：“我，我就是他老婆。”还说什么？

譬如人家夫妻吵架，看吵得太凶了，你便去劝架，劝架累得你汗水直流。你忘了一点儿事：一是你越劝，人家打得越厉害。而且夫妻双方都打你一个人。再就是事儿过后，你准讨不到好处去。明天你看人家夫妻眉开眼笑地上街，两人好好的，你还是一个乌眼青，你的脸上挂着人家夫妻打架的幌儿。

冷天发现他就是那个劝架的人。

许茹仙说道：“我不明白的是，我们夫妻在山洞里圆房，我们愿意在那里，你来做什么？你是不是一个大色鬼啊？”

冷天被噎住了，他再也说不出什么理来。

有人叫道：“好嘴巴，只是不知道，米离娶了你这一个女人做老婆，他明天还会不会去找别的女人，他是不是还会再娶一个，或许几个老婆来？”

许茹仙一听，便知来者不善，她回头笑，尽量笑得不在乎些。但她心里不能不在乎，她很在乎。米离与哪些女人在一起，他还能与女人来往么？对于这事，她不能不在乎。

她看到了北方许顺。

北方许顺是一个汉子，是那种在人面前看，怎么看也不像是一个大梟的汉子，他的脸上总带着一种笑意，很谦卑的笑，像他欠你的钱，欠很多很多的钱，一辈子都还不清，

所以用这笑来补偿你。

许茹仙知道，这种男人最不好交。她说道：“我看上了米离，因为他是一个大人物。不过我知道的大人物，他们都娶好几个，有的是娶几十个老婆。米离要娶几个老婆，我要不管，我想你们就更管不着了，对不对？”

怎么不对？

米离看许顺，再看冷天。冷天看着许顺，他不知道怎么答米离。许顺说道：“我有酒，是北方的酒，你来不来喝？”

他是看着米离说的，这酒也自然是劝米离的，冷天气哼哼，一转身走了。

米离看着许顺，他的眼睛忽地亮了，他大声说道：“我来，我一定来喝酒。”

北方酒，一种北方的喝法。

没有菜，米离去过北方，他看到过北方人喝酒。他料不到会在许顺的帐里这么喝酒。

帐篷里点着许多的灯，在大白天，其实不必点这么多的灯，但许顺乐意点，人们便也就认为真的应该点。

这帐篷里点了九十九盏灯。

没有菜的酒怎么喝？

许顺说道：“这里有七十种酒，有南方的女儿红，有绍酒，有波斯葡萄酒，有北方的干烧，有长白山的熊酒，还有一些让男人最激动的酒。你先喝哪一种？”

米离说道：“你说好了。”

许顺笑笑，说道：“从前，虬髯客与唐王李世民争天下，两人下围棋，虬髯客先扔下四子在四角星位上，笑道：‘老虬四子占四方。’李世民则从容布下一子在天元上，笑应：‘小生一子定乾坤。’虬髯客闻声色变，惨然笑道：‘是我输了。’想当年他二人都是英雄，果然有大智慧。”

米离说道：“不知道许先生说这些有什么意思？”许顺说道：“像我，就是北方的草

莽英雄，不如米离米大侠，能做得一时龙凤。”

米离说道：“你总要我喝酒，要我醉酒，我怎么能成龙凤？”

两人语来话去，尽是机锋。

许顺说道：“忘了忘了，光是说话，还是饮酒的好。”

就来饮酒。

没菜的喝法，真个是喝酒，不像是南方的弱人，竟是一喝一品啜，一喝一趔趄，喝得二两猫尿，便要起了酒疯。北方人只是干喝，称它叫“干拉”。

第一种酒喝女儿红。

南方的女儿红，像南方的美人，清冽，而且有些色味儿，看去有些颜色。许顺道：“你喝这种酒最合适，因为上天降你来，就是让你来享艳福的。”

米离不语，他只是喝酒。

一坛女儿红，转眼罄尽。

再来第二种酒。第二种酒是绍酒，这是一种很古老的绍酒，用一种人所不知的法儿做下的，开坛时，那酒是有些怪味儿，说它是酸味儿，不像是酸，不是那种狗恶酒酸的酸味儿。说它是臭气味儿，却也不是。只是微微有些怪味儿，但一喝下去，却尤如醍醐灌顶，好处无穷。只觉得你周身的三百八十处汗毛孔都尽是一股舒服。

转眼间，两人更是喝下了一坛。

许顺说道：“大量未必雅人，雅人却须大量。”

米离说道：“酒正未必人直，人直必得酒正。”

许顺知米离是讽他，便不答语，只是再喝。

只是喝酒，一口菜也不吃，便容易喝得醉。转眼间，两人都是有些昏昏然。

许顺说道：“米离，米离，如果你只是乐意喝酒，那有几多好？”米离说道：“我要是只乐意喝酒，岂不是把世上的坏人都弄没了。有了米离，世上的坏人才不惭愧。”

许顺拍手道：“好一个‘世上的坏人不惭愧！’说得好，当浮一大白！”米离喝得很多，他有一些醉意。那许顺道：“米离，你管不了许多事……”

米离笑笑，说道：“有些事必是要管，譬如你想当李世民。”

许顺双目炯炯，说道：“米离，你能灭得了流花女人谷，你能破得艳庵，可你违不了天意。”

米离一笑：“大宋气数未尽，你怎么能当皇帝？”

许顺色变，他说道：“你怎么知道我想当皇帝？”

米离大笑：“司马昭之心，路人皆知，你有什么事能瞒得过人？”许顺大声道：“不错，不错。”

米离再打开一坛酒，说道：“本来我想劝你为善的，但看在这些好酒的面儿上，我不与你说。”

许顺道：“我知道你心。”

米离道：“我也知道你。”两人尽知，那何必再说，只是饮酒好了！

许顺大声击罄，唱道：

“昔日大侠不复返，
只有偷儿作龙现，
人生乐时须对酒，
莫再是非遮人眼！”

米离也大笑，拿起酒坛，作击缶状，也唱：

“须说人好莫作怪，
人若不怪怪自败，
它日饮酒须说时，
只是酒席宴上菜。”

两人大笑。

须得把那些酒都喝尽，他二人才算罢休，但此时两人都是酩酊大醉，怎么能再喝？

许顺说道：“米离，我告诉你，我看你不顺眼。”

米离也笑，指他道：“我看你何止不顺眼，我只是想宰了你。”

许顺虎目怒睁：“你为什么宰了我？”米离说道：“不容易，你有这么多的人，我怎么能杀得了你？”许顺大声道：“米离，我要他们不动手，我与你来分一个雌雄。”

米离站起身来，戟指着许顺，说道：“你想做帝王，须知帝王也有他的胸怀！”

许顺大笑，说道：“我做不了帝王，你米离也一日离不得女人。”两人再喝，许顺道：“米离，你想好了，能不能离开开封，开封近日有好戏，你若是离开了，我便会很高兴。”

米离笑道：“世上哪里的好戏会没我？”

许顺的脸色变得难看，他冷冷道：“做这种事，还怕难么？”

许顺喝令一声，便从外面进来了三个大汉，他们三人站在米离身前。许顺道：“我想让他知道，我的话对你们有什么用。”

三个大汉冷屹如山，静待许顺的命令。许顺说道：“你的眼睛我看没多少用，你是不是把它挖出来？”一个大汉的声音冰冷：“不知主人要的是左眼还是右眼？”

许顺说：“左眼。”

那大汉竟手一抠，把那左眼生生扯下，他的手哆嗦着，他的眼珠子在流血，血水顺着脸面向下流。他问道：“主人还有什么吩咐？”许顺道：“很好，很好，你疼不疼？”

那大汉道：“不疼。”

许顺道：“好，只是你的身子不该哆嗦。”

果然那大汉的身子不哆嗦。许顺很满意，他对那大汉道：“你回去歇息吧。”大汉出去了。

许顺再睁怒目，忽地挺身而立，对那两个大汉道：“你们看清了，这人是谁？”

“米离。”

天下不认得米离的人不多。

许顺道：“我要你们杀死他，你们干不干？”

一句话没说完，那两个大汉扑向米离！

米离正喝得糊涂，一见那两个大汉扑向自己，忙叫道：“别胡来，千万别胡来！”那两个大汉如鹰扑兔，直落在米离身上。忽地，许顺动了，他的身子三转二动，便来到了米离身前，他一抓一扔，一抓一扔，便把那两个大汉摔了出去！

许顺对爬起来的两个大汉道：“你两个便能对付得了米离，天下哪里会有名声鹊起的米离？”

两个大汉喏喏。

许顺道：“我有北方‘冷身子’，你知道它有多少人？”

米离道：“我不知道，我也不想知道。”

许顺大笑，说道：“它有九千人，都是以一当十的好手。你要不走，我一声令下，你必是会死在开封。也可能‘冷身子’死去三百人，也可能死去一千，但米离再也不会是一个活的米离。”

米离起身了，他说：“我喝够了酒，该走了。”

说罢，他再也不同那许顺说话，一直走出去了。

屋内的大汉要对米离出手，许顺一声“哦”，止住了他们。

米离大醉，歪歪斜斜走在风中。

他醉得太厉害了，他无法走得直，只是在风里歪，他嘴里在念叨着：“鱼漂儿，你害苦了我，你害得我好苦，你知道……不知道？”他哇地吐了，吐了一地，他醉了。

有人站在他对面，那人站得笔直，说：“人都说米离千杯不醉，你怎么醉成了一条死狗？”

米离嘟哝道：“千杯不醉的米离，喝上了一千零一杯酒，就醉了。”他哈哈大笑。

那人说：“那第一千零一杯酒一定是苦酒。”

米离很惊讶，他抬起头来，问：“你是谁？”

第二十七章 开封义师

三十三家生杀令的持有人是方方。方方正在很悠闲地看着米离。他来开封，是想凑热闹。如果哪里有了热闹，没有方方，岂不是大大没趣儿？

米离审视方方，他看到了方方的怪处：他有一个大脑袋，这一个脑袋对于方方是太大了一点儿，方方正正的，有一双招风耳，他的眼睛很大，笑咪咪的。还有一头怪曲曲的头发。他的模样实在不很漂亮。

可他的身后跟着三个女人。

方方说道：“你是生在北方凤凰城的人，你一定认得我。”

他说这话时，像是他是个大老板，米离这种人一定会认得他这种大老板，也一定会以认得他这种大老板而感到自豪。

米离快活了，他喜欢方方。

他说：“你是不也来喝一杯酒？”

方方问道：“你同谁在喝酒？”

“许顺。”

北方许顺。他是一人物，轻易不会同谁喝酒。但他与米离喝酒，两人都喝得烂醉。

他是不是既恨米离，又拿米离没有办法？

米离说道：“他有七十种酒，我喜欢其中的三十种，我不喜欢那些鹿血酒什么的东

西，那些东西对我没用。”

他看刺刺的那目光实在是很放肆。

方方突然叫道：“米离，我求你一件事好不好？”

米离说道：“我虽是醉了，但你有什么事儿，我还是为你做，你说……说好了。”

他吐出了一口恶气，那污浊的气味实在不好闻。

方方说道：“我只拜托你一件事儿，就是你别再看我的老婆。”

米离怪道：“你一定是那个大脑袋的方方，你有这么三个漂亮好看的女人，怎么能不让人家看？”

方方叫道：“我娶三个老婆，可不是给你看的。你这个米离，真是一个好色鬼，我让你看了我老婆，我怎么能睡得着觉？”

米离说道：“你睡不睡得着，要看你老婆对你好不好。”

米离的话，叫三个女人高兴，她们笑咪咪看着方方，她们突然觉得，这个米离并不讨厌。

方方说道：“米离，我手里有一张纸，你要是看了这一张纸，一定想哭。”

刺刺想制止住方方，不让他对米离再讲。方方说道：“有什么了不得，他是个醉鬼，他再有本事，我也能制得住他。”

方方来到米离眼前，拿出一张纸来，说道：“你要是看一看这一张纸，你一定想哭。因为有三十家武林门派要杀死你。”

米离笑了笑：“哪三十家？”

方方大声念叨了一遍，说道：“你看看，天下各大门派的人，连那少林、武当都想杀你。有的门派与你深仇大恨。你不知道么？”米离惨笑，说道：“他们恨我，我也知道。只是不知道他们是要杀死我而后快。”

方方叫道：“你听听，我要是不告诉你，我就是不讲江湖道义了。我告诉你，他们

要杀死你，还想叫你在江湖上无一寸容身之地。他们一出此令，你就天天没饭吃了，也没酒喝了。”

米离说道：“你怎么知道我没酒喝？”

方方大叫道：“你还怎么有酒喝，你快死了，再喝什么酒？”

米离正要离开，忽地听到了一阵嘈杂声。冲来了一群人。他们都是开封府的武林中人。

当先的是狂刀的好朋友，他叫小刀。

很怪的名字。

他对着米离，叫道：“好了，人在这里了！”

所有的人都围上来。

他们的眼睛如果有毒，一定会在一瞬间把米离毒死。

小刀叫道：“米离，你来了开封，开封府便遭了殃，你杀死我大哥狂刀，你得以命抵他！”

米离的头发有些狂乱，他说道：“我得抵命？我要抵谁的命？”小刀叫道：“你休胡扯，你去死好了！”

他冲上来，方方架住了他。

他看着那个小刀，说道：“你想杀米离？”

那小刀性子也很暴躁，他怒吼道：“你扯我干鸟儿，我要杀死他，一刀一刀零刮了他！”

方方大笑，众人正欲一齐动手，听得他笑，顿时都愣住。

方方傲睨众人，说道：“我以为开封古都，怎么也会有几个人物，怎么一看都是一群废物？”

那米离笑笑，说：“他们都是成名的人物，你怎么说他们是废物？”方方道：“他们

不是废物，怎么会这么多人来杀你一个？”

米离说道：“要是你，你几个来杀我一人？”

方方想想道：“至多也就是四人。”

米离不禁莞尔，方方真是一个怪物。

方方正色道：“你们都是开封府的人，你们必是知道，米离这人是一个大奸人、大色鬼，对不对？”

开封府的人不知他要讲什么，都说对。

方方说道：“我这里有一张生杀令，是天下三十三家门派签写的，不得了啊。他米离要死了，他得死在三十家人的手里。你们想一想，到这一张令发下时，天下三十三家的人都追杀他，他还不是一死。只是那时他死得可就惨多了。至少是先掉一条胳膊，再就是没了一条腿……哎哟哟，惨极了。”

众人中暴出一声好来。

看来米离真的是千人恨、万人唾。

米离的脸色不好，他抬起了头，看天，天空里有些云彩，但没有一点儿雨意。

方方再说道：“我看你们还是先走开的好，到了米离被人追杀时，你们岂不是也能杀死他了？”

众人中有人自忖：我要是冲上去，与米离动手，多半只会死在他的手下，我要不要借此时机躲开？

那小刀叫道：“不行，我要亲手杀死他！”

方方看着他，说道：“你是谁，你是少林无望大师，你是武当掌门？你吹牛啊，你能杀得了米离，你是不是吹牛？”

小刀冲着方方大叫：“你算什么？你让我们不杀米离，说不定你也是米离一路货色，我们怎么能信你？”

方方笑他：“你只是说话，不动手。你要是能杀得了米离，你这人的名声也大了。你杀他啊，你怎么不去杀他？”

小刀架不住方方一说，他叫道：“我要杀了你，米离！”

突地，有人架住了他的刀。

小刀的手里握着一把真正名符其实的小刀，他的手暴起了青筋，像是条条细索。他叫道：“放开我！”

抓他的人很平静，说道：“凭你这种本事，给人家提鞋人家也不会要你，你怎么配去杀他？”

众人静下来，这人是南方肃杀。

北方许顺，南方肃杀，他们两人都在这里。

小刀狂喊：“你不让我杀淫贼米离，你也是一个淫贼！”

肃杀说道：“我有十七个老婆，要是哪一个能给我戴上一顶绿帽子，我一定会谢谢他，因为他帮了我的大忙。”

众人想嘘他，但一想他是南方肃杀，他有本事吹这牛。

有人道：“你想放了这淫贼么？”

肃杀说道：“我不想。只是我告诉你，这三十三家签名的，第一个便是我。”

他看着米离，他看米离的神色很痛苦，米离的眼神也好不到哪里去。两人对视了一眼，终因他两人的那眼光里心事太多，无法承受得住，才急急闪开。

肃杀说道：“我与北方许顺曾经签过一张生杀令，要是谁能杀得了米离，我将以我的一半财产给他。许顺也会把他一半财产给这人。你们说，我这是开玩笑么？”

众人无语。他们看着肃杀。

有钱的人毕竟是受人恭敬的。

他们给肃杀让开了路。

肃杀与米离走了，他们走在那风中，他们走得渐渐看不到了。人群里，那个小刀狂叫道：“气死我了，你有几个臭钱，难道就叫我听你的不成？”

他叫得很痛苦，但他叫得也很对，所以没有人理他。

肃杀带着米离，他们两人走到了一边，一直走到了无人处。

肃杀说道：“你要什么？”

米离摇头，他什么也不要。

他看着肃杀的那眼光很是神奇，他像是肃杀的好朋友，但他看着肃杀，肃杀对他并不以为然。

米离道：“你救了我？”

肃杀笑笑：“不知道谁救谁。”

米离道：“你走吧，让人看到了你与我在一起，也没什么好处。”看米离的神态，并不是在讥讽肃杀。

肃杀走开，走出很远了，他再回头，像是要说一件很难很难的事儿，喊住了米离：“你……”

米离站住了，但并没转过身来。

肃杀说得很费力：“你要是愿意，你便来与我住在一起，他们不会杀死你的……”

米离听到了，他的身子像是动了一下，但他没回身。

他再走，这一回便没有回头。

肃杀站在当街，他一直看着米离，一直看到米离走到路尽头。

许顺与方方看过了那一张签名的生杀令，除了蜈蚣刀乐天声、齐天甲、还有一个丐帮帮主不曾签字、一个少林方丈不愿签名，所有的人都签上了他们的名字。他们愿意米离从这个世上除名。

他们愿意，无非有三个理由：既是作恶多端，他必得一死！

江湖代有才人出，各领风骚只几年。他米离太不像话了，竟成了百年间的名人，他也得死了，只能再死在人手。能让他死，那是最好。他如果活着，有许多的人活得难受。

就因为这三个理由，米离不得不死。

他们齐集在开封大户许家，共议大事。

大厅里足有上百号人物。当中共有十把交椅，坐在椅上的都是天下有名的人物。

少林方丈无望大师坐在上座，他一旁的是武当的现任掌门赫雨道长。下面有南方肃杀，北方许顺，还有那些受过米离荼毒的人。他们都盼着早晚有这一天，杀死米离，出一口怨气！

少林方丈无望大师说道：“自从上一回破了艳尼庵后，江湖上也平静了好一阵子，到今天又来集议诛杀米离，真是让人有恍若隔世之感。”

有人陪着少林方丈唏嘘。

有人高叫道：“方丈大师，你这话错了！”

众人大惊，有谁敢当众来说少林方丈的不是？

一看那人，在江湖上却不是最有名，那是阴阳九刀罗立。

罗立说道：“我的凤姑死在米离的手上，她虽是嘱我不要报仇，那是她怕我一去杀米离，便会不敌，会死在米离的手里！我天天睡不着，头发也一把把掉，我就是要杀他，如果再不杀死米离，我愿意死在他的手里！”

许顺看着罗立，说道：“罗大哥曾经试过几回，但没能杀得了米离，是不是？”

罗立黯然，他低声道：“不错，我杀不死他。”

所有的人都明白，他们知道罗立说出这一句话的痛苦。

人说：有仇不报非君子。罗立与米离有仇，有夺妻之恨，他非把米离杀死不可。可他杀不死米离，他无法杀死米离。有人高声问：“请问罗大哥，你怎么去杀他的？”

“明杀、暗箭、投毒。”

三种方法，谁能说不是最好的杀人方法，也是最直捷的杀人方法？

但他杀不死米离。

看来，要杀米离，也不容易。

有人说道：“既是三十三家生杀令要发下，我们就一齐来杀死这个歹徒好了，他终不能一日到晚，不吃不喝，不睡不眠，只要他能有一点儿空闲时间，我们便足可以杀死一百个米离。”

更有人道：“我看水路旱路，八百里急递，只要有人能看得见米离，就一定报告大家，那时大家便宜行事便了。”

忽地有人嘿嘿冷笑了，众人一看，那冷笑的人是一个偎在椅子上的小老头儿。

有人认得他，他是唐门的老人，一个神出鬼没的唐三好。相传他与淮阳门的白眉鹰相交甚厚，如今白眉鹰的子孙都受他照管。他是江湖上少见的老前辈了。少林无望大师说道：“不知唐老先生有什么话要说？”

唐三好从椅子上站起来，说道：“我不知道是杀一个米离，还是杀一百个米离，要这么兴师动众？”

众人看他一出语惊人，都耐性看他，看他能说出什么好主意来。唐三好的身子有一点儿伛偻了，他的眼光还锐。如果唐门的人眼色还好，无论多老，他就仍是一个高手。

唐三好说道：“不知道许顺与肃杀你们两人说的那事儿，是真是假？”

第二十八章 一个女人拜花堂

许顺听问他那赏格，便微微冷笑，说道：“我不知道唐三先生说这话是什么意思？”

唐三好微微哂笑，说道：“我虽是老了，但也很贪财，我想这在座的人除了少林无

望大师、武当的赫雨道长外，很少有人能对你与肃杀公子的那一大笔财产不动心。”

肃杀理也不理这些说话的人，他懒懒洋洋的，看着天棚，像看着一朵花儿。只有许顺很留心唐三好的话，他说道：“莫非唐三先生还有些不相信我与肃公子的为人？”

唐三好说道：“有人说，你许顺与他肃杀都是天下最富的人。你们能有多少钱，说上来个数听听。”

唐三好的话迹近无赖，但许顺居然不以为忤，他笑道：“这话听来也像是有理，好了，来人！”

便来了一个管家模样的人，他对着众人施了一礼，打开一张折子便念：“北方许府，共有不动家产七十九处田庄，有九百多所庄院，有三百五十八家店铺，有珠宝玉器七千多件，有金银财宝足数九千万两……”许顺喝一声：“够了。”

那管家模样的人退下去了。唐三好问肃杀，说道：“肃公子，你的财产是不是也同许顺的一般多？”

肃杀懒懒道：“他有什么，我便付你什么便是。也差不多。”众人一声惊愕，有的人便失神了，想那些金银财宝究竟有多少，他们想得头疼，也想不明白，只好再也不想。

唐三好尖声笑道：“好，好，真个是好！”

他巡视一圈儿众人，说道：“我说的好的，是说，你们两人辛辛苦苦，积又积，攒又攒，一场大风撸了杆儿。怎么想起来要杀米离？”众人一听他问，突地想起来：是啊，他二人素与米离无怨无仇，他怎么会想起来杀米离，而且愿把他们一生的积蓄丢在里面？要不是有什么重大的缘由，他们怎么能这么干？他们岂不是疯了么？

唐三好是老滑头，居然一下子给他看出了其中破绽！

许顺看看肃杀，肃杀不理他，他在看那窗外，像是看走了神。他在想什么，竟对这很是庄重的场合也心不在焉？

许顺说道：“我们做这件事，自是有我们自己的原因。是不是还求唐三先生不再问

的好？”

唐三好说道：“我们从前在那艳尼庵与流花女人谷两战里，输了两回。想来不是别的，只是我们太不了解对手了。我想知道此事做来的原因，许顺，你不解释清楚，想天下各大门派的人也不会放心吧？”人都想这事儿，他们在想：我从前怎么没想到，只一劲儿追问他们，米离是不是该杀，不知道那些想杀米离的人是怎么个心思，看来这其中定有奥妙。

许顺正要说话，忽听得有人大声而笑，大门一推，从门外走来了许家坊的主人许老先生。

许老先生的身后，跟着他的妻子，他们两人的神态，都是慌慌张张。

又出了什么事儿？

许老先生说道：“来麻烦大家，真个不好意思，只是我与老妻有一件事，不得不与众位商量。”

众人虽是心内怪他，他不是什么江湖名人，大家来开封议事，在他家里讨扰，也只是看他的家很清静，且也住得舒服，才来这里的。他有什么事儿，要麻烦大家，那可就是不知趣了。

可他又是点头，又是打揖，让人怎么能不听他一听？

许顺此时正不乐意对唐三好答话，听得有人插嘴，心内自是高兴，他说道：“哪里，哪里，我们能帮许老先生，那是求之不得的好事。”许老先生与他的老妻对大家又是打揖，又是客气，他说道：“我有一件事，是一件大事，一定得在今天办。请众位帮我一帮。”

肃杀最受不得人家百般求你，他说道：“你有事儿便说好了，没人不听你的。”

许老先生说道：“我有一事求求大家，我这事儿在大家看来，也不算大事，你们捉那米离是大事。但我的事得求你们，拜托拜托！”众人便听他说。

许老先生说道：“我有一个小女，自小便受我与老妻溺爱，她说什么，我与老妻不得不听。她哪里是我们的女儿，简直是我们的祖宗……”

他说这些做什么？

许老先生说得流畅些了，因为大家注意听他：“她自小便惯着，到了如今，女儿长大了，也由不得人。不过诸位都是江湖人，如果小女有何得罪处，还望诸位谅解才好。”

说完了，他又打揖。

许顺说道：“许老先生，不必客气，有什么话就直说好了。”

众人中多是那武林客，自是性子直爽，有人说道：“你直说话，有事儿便办事。”

许老先生大声道：“我直说，我直说，我那混蛋女儿哟……”

许老先生竟有一点儿要哭了，他直不起腰来，蹲在地上。

肃杀忽地站起来，他的身上与许顺一般，都是一身白衣，衣服的料子很是考究，他来到许老先生面前，说道：“老先生，你有话便说，我会帮你。”

许顺说道：“我也帮你。”

许老先生一顿脚，说道：“我的女儿，她……她要在今天成亲，要诸位参加她的婚仪，不知诸位是不是肯赏脸？”

众人释然。

依人们猜想，这个许老先生吞吞吐吐，一直不愿意说出来，是因为他有一件大事求大家，必得费力才能办，也许是一件谁也办不成的事儿。可参加他女儿的婚礼，这算是什麼大事儿？

可人家说过：男大当婚，女大当嫁。这事儿也不是小事。

许顺说道：“好，好，我便来参加你女儿的婚礼。”

肃杀也笑笑，他笑得很忧郁，他看着许老先生，说道：“老先生，我来参加你女儿的婚礼。”

像是说玩笑，但不是开玩笑，说办就办。只见众人不动原地，那许老先生一声咳，便进来了许多家人。许老先生说道：“大家都坐着，一会儿便好，一会儿便好。”

就见到那些家人一个个有条有理，一转眼便张挂上了喜绸，给这一间大厅披红挂彩。在正厅间有一个大大的喜字，在房间里张上了许多的珍珠灯，再把那一张张绣椅上都披上了红布。看看事儿做完了，也只是一会儿功夫。

许老先生说道：“小女嫁人，也不曾发下庚帖，只好求各位原谅唐突。”

他又是诚恐惶恐，给四外打揖。

许顺忽说道：“这里是我对你府中小姐大喜的一点儿贺仪，不成敬意，请收下。”

众人看时，原来那许顺手里拿着玩的那一对玉马，拿着递了出来。众人便是一声叹，想他出手大方，真个是有钱的财主。

肃杀也笑笑，从他的怀里掏出一个小小的玉杯，说道：“这是我母亲从前给我的，我给你千金，愿她一生快乐。”

说到快乐，肃杀的脸红了，他很激动。

一时间，众人都送了许老先生礼物，他对着各处打揖，恨不能把他的腰都弯折了，直门儿表示感谢。

许老先生说道：“请小姐来！”有人叫了一声，请小姐出来了。众人看他如此张势，真想好好看看他许老先生能生出一个什么样儿的女儿来，值得如此张罗。

众人等了一会儿，便听得有人咯咯直笑，声音像是一股清泉，慢慢来到了大厅里。

一个女儿，一个很清秀的女儿。只是她长得太好了，说她的毛病，就是长得太好看了。她的脸很清秀，让这些从来对女人很挑剔的男人也挑不出毛病来。

她对着周围施了一礼，说道：“小女子给各位请安！”

那管家叫道：“喜辰已到，奏乐！”

便奏乐。

再叫：“新娘新郎拜天地！”

那许家姑娘笑笑，对着那一张大红喜字就拜。

“哎——等一等！”

也不知有多少人叫出了这一句话。

唐三好笑了，对着许老先生说道：“你与我一般，也不过有六十多岁，怎么老得糊涂了？”

许老先生说道：“我怎么糊涂了？”

唐三好指着那许家小姐说：“你看看她有什么不对？”

许老先生看看女儿，摇头，他看不出。

那唐三好叫道：“你真糊涂啊，她一个人，怎么拜天地？”

许老先生此时苦笑，唯有苦笑。他指着女儿，说道：“你.....你去问她。”

唐三好自是要问，众人也盼着这一问。

“你同谁成亲，人呢，能不能让他出来看看？”有人叫道：“他是不是不是人啊，他怎么能怕人家看？”

许家小姐笑：“他是人，他比你们都更是人，他可不怕人家看他。”“他不怕，叫他出来，我好好看看，世上有什么样的人能配得上你这么好的女孩子？！”

许家姑娘说道：“他来不了。”

许顺说道：“一笔不写两个‘许’字，你说有什么事儿，要我帮你的，我一定帮你。”

许家小姐说道：“正是要大家帮忙。”

有人心里嘀咕了：来了，来了不是？她想要你帮忙，可不是要你送一大笔贺礼，她还有事儿要你做。

许家小姐抬起了头，她的眼睛太亮了，清清冽冽，像是山泉，她看众人，人都以为她在看自己。

她说：“我有一件事儿，不大明白，不知道能不能请教各位？”她有什么话，问好了。

“听说各位都在这里忙，忙着算计要杀死一个人？还听说你们这上百个男人，几十个门派都在留心要杀死一个人？”

她这么一问，便有些叫人赧颜了。他们心里顿生一阵惭愧。有人说道：“他不一个人，他只是奸人妻女，做尽坏事，强暴过许多的女人……”

那许家小姐冷冷道：“原来是这样。只是你说说，什么算是强暴？”

众人噤住了，对一个女孩儿家，怎么说这句话？

就是她要成亲了，也不行。大厅广众面前，怎能开口说此事？许家小姐道：“我叫许茹仙，我认得一个男人，他叫米离……”

哄地一声，大厅里像是暴起了一阵狂风。

米离怎么了，难道米离与她许家还有什么瓜葛不成？

有人不客气了，叫道：“许姑娘，你休要再提米离，提那个衣冠禽兽，空惹不快，有什么好处？”

许茹仙说道：“我为什么不提他？他是我的男人，我要嫁的人便是他，我怎么能不提他？”

一语惊人。

没有人说话。

她嫁与米离，她什么时候嫁与了米离？

许茹仙说道：“我嫁与他好多天了，只是他很忙，怕惹得大家生气，才不来的，还望莫怪。”

摇头者有之，轻叹者有之，拍案笑者有之，实在是大乱了一阵子。可她怎么能嫁与米离，怎么像从前一样，天下的女孩子都喜欢米离？那许顺说道：“姑娘说的话，让许

顺不明白，要是知道这么一个畜牲做了你的男人，那玉马不送也罢。”

许茹仙大笑，说道：“你后悔了么？”

叭地一声，那玉马摔在地上。

玉马碎了，她摔得太响了，太用劲儿了。

有人要冲上来，是许顺的人。

许顺一抬手止住了他们。他说：“等一等！”

许茹仙说道：“你们说，米离奸了人家的老婆，是不是？他也奸了人家的女儿，对不对？”

罗立大声叫道：“不错，他是一个畜牲！”

许茹仙大声问道：“罗立，你也奸了你的老婆，你怎么不叫你自己是畜牲？”

罗立怒喝道：“你胡说！我怎么能奸了我自己的老婆，凤姑她……”许茹仙也说道：“那就对了，既是你不能奸你自己的老婆，米离怎么能算是奸了他自己的老婆。我想你们早就知道，米离他没有老婆。对不对？我如今就是他的老婆了，你们送与我那么多的玉器，有的我不愿意要，还摔坏了，真是不好意思。”

她冲着许顺嫣然一笑。

第二十九章 我喜欢男人真心

许顺愕然。所有的人都是震惊。

谁听说大侠米离有一个老婆？他们冷冷看着这许茹仙，就是有这种女人，她们情愿做米离的女人，情愿让米离奸淫她们，百死也不悔。许顺无语，但那唐三好冷笑道：“这我就不明白了，姑娘知道不知道米离有几个女人，他是怎么弄得那些女人心甘情愿跟他

的？姑娘这么情愿跟他，是不是有些傻？”

许茹仙乐了，她拍手道：“可不是么？人都说米离不是一个好人，他是一个恶棍，对不对？”

有人应声叫道：“对，他是恶棍，他专门奸人的妻女，你自己最明白了。”

赫雨道长一摆手，轻声道：“姑娘，你要想明白了，像你这么一个冰清玉洁的姑娘，最好是依托一个好人家的，做一个好儿子的妻子，你这一生便有靠了。要是依托非人，岂不是把你自己的这一生误了，到了那时，你就后悔莫及了。”

许茹仙圆睁杏眼，对赫雨道长说道：“你这话是什么意思？”

唐三好笑得毒：“他是说，三十三家生杀令一下，你那米离就是一具尸骨了。你怕不怕？”

众人中，有的人摇头，看来这唐门的人做事殊非正道，唐三好居然拿米离的死来威胁许茹仙一个柔弱女子，这事做得就有些过份了。想不到那许茹仙居然不怕他，她冷笑道：“你们这么一些大男人，聚在我家里，说来不怕让人见笑。就是一个孩子听了你们做的事，也会害羞，三十三家人一齐来杀一个人，你们不觉得羞耻么？”

罗立吼道：“他杀了我妻子，奸了我的凤姑，我就是活活杀死他，也不解恨！”

许茹仙说道：“你的妻子是不是很喜欢米离？”

罗立气极，他冲过去，要对许茹仙动手，他的手掌抬起来，对着许茹仙，那许茹仙只是站着，不怕他。她说道：“老爹老娘，我是不是许家坊许大户的女儿？”

许老先生大喊道：“我的儿，怎么不是？”

许茹仙道：“我是许家女儿，许家女儿不会什么武功，可理是说得清的，你们要杀米离，米离是我的丈夫，我怎么能让你们杀？”

唐三好说道：“姑娘，他可不是拿什么女人都做他的妻子的，他是一个奸人，是一个色中饿鬼。”

许茹仙冲他撇撇嘴，她在众人眼前，袅袅娜娜来到唐三好的面前，那几步路走得让人心旌摇摇。

她一双大乳冲着唐三好直颤，她笑微微：“老爹，你是不是没有儿子？”

唐三好被她逼得直退，他叫道：“我怎么没有儿子？”

她笑道：“你的儿子是不是一个被你奸淫的女人生出来的？”

唐三好叫道：“胡说，她是蜀中的大户家的女儿，怎么会做这种事？”

许茹仙乐一乐，说道：“她是被你奸淫的，你们蜀中唐门是一个大户，人家怕你们，便不得不与你们联姻，这其中过节，我委实不知，但我能想得明白。你成亲的那一天，你老婆在洞房夜里，是不是流过泪？”

唐三好的脸红了，想不到一个老人居然能脸红。他结巴道：“你胡说，成亲的那一天，是好日子，她怎么能流泪？”

许茹仙笑道：“你那么结结巴巴，一定是她真的流泪了。其实女人有时也喜欢被男人强暴。我告诉你，我那一天在我的楼上，正在看我自己的身子。你们也知道，我这身子不光能迷得住任何一个男人，也能迷住我自己.....”

所有人都静听她的那一夜，他们愿意听女人说她们的隐秘，尤其是一个很漂亮的女人。

许茹仙说得从容不迫：“我正看着我的身子，米离便来了，那时我看到了灯下的他，就是他不爱喜欢我，我也得说出我喜欢他.....”她巡视一下场里所有的男人，有的男人正色迷迷盯着她，她呵呵冷笑道：“他可是真正的男人，我看你们这一群里，像他那样的男人，也没几个。”

众人心道：怪不得米离总有桃花运，他那模样确是让女人着迷。一些男人想得嫉妒，看着许茹仙，看着她那身材，想着她独一个在楼上，遇上来了米离那情境，恨不能当时在场的不是米离，而是他自己。另一些人心道：不杀死米离，怎么得了，他一定会害死

天下所有的好女人。

许茹仙说道：“他的身子很凉，我对他说，你怎么这么凉，你是不是很冷啊？”众人不想她能当众说此事，就凝神听她。

“他说，他没有亲人，他的亲人从小时便把他扔了，像扔垃圾一般地把他扔了。他后来便得了一场大病。他说，他和我在一起时，他的病便会好……”

众人听得耳热，还想再听，还想做出不以为然的神气来。许茹仙却不管他们，只是说：“我说，我的身子是热的，不信你摸摸看……后来他果然摸了……”

她闭上了眼睛，像是回味无穷。她突然跳起来：“像米离那般的男人，一个真正的男人，哪会像你们这些人，做事苟苟且且，人也像是阳萎虫！”

赫雨道长看着许老先生，说道：“许老先生，你的女儿管得可是太好了，她居然能当众说出这种话来？！”

许老先生居然不买他的账，说道：“是么，我可是从小时就告诉过她，别管那些假太监的事儿，找一个真正的男人。如果你找得到一个真男人，你这一辈子就是福气。我说得对不对，老太婆？”

许老夫人一直不语，此时笑盈盈道：“不错，我再一辈子做人，还得做你的老婆。你这人做事，从来不会以大欺小。”

当场惊呆了江湖客。

他们想的道理，在许家坊居然一点儿也行不通。许茹仙再说道：“就算是米离好色，他能让那么多的女人喜欢他，可真是了不起。你说对不对？我想明白了，罗大哥，你妻子不愿意跟你过，是你男人的本事不济，须怨不得别人。”

人在窃笑，笑声激怒了罗立。

他唰唰地射出了三把阴阳刀！

刀直奔许茹仙而去。

那许茹仙看着刀，眼睛圆睁，说道：“我不怕你的刀.....”

刀眼看便射在她的胸前，那许老先生只是拥着他的夫人，说道：“茹儿，如果你死，我两人也不独活！”

看看惨事要生，忽地有人长笑，那刀子直哗哗地落在一个人的手上。那人在厅里飞身来去，他再坐下来，就若无其事了。

他是肃杀，那个身子总是不怎么好的肃杀。

他说：“刀可不是用来射无辜人的。”

他把刀子飞出去。刀子直射向那罗立。

罗立是练刀的，一看便知，这刀他接不得。如是一挡，他的手就完了。他一飞一腾，连连躲了三式，才躲开了这一招。

刀叭叭直钉在墙上，成三角状。

许茹仙乐道：“罗大哥，我说对了，你也不必生气。你的妻子就是喜欢上了别人，那也是无奈的事儿。就像我的丈夫米离，他喜欢女孩子，我就让他喜欢。他最喜欢的应该是我。他最喜欢我，那就行了，何必我一个人要强占他？他是一个好男人，好男人应该有许多的女人喜欢。就像我老爹，年轻时人家都喜欢他，你说谁最漂亮最聪明？当然是我老娘了，不然她怎么能把我老爹一直缠在家里，她最有本事了。我看你还是没本事，你妻子是不是很漂亮啊？”

罗立恨不得咬死她，他头一回见到这么伶牙俐齿的女人，说也说不过她，要杀死她，当场有这许多人，又怎么能够？

许茹仙说道：“你们这些人，有哪一个没有上过三楼的，说出来听听？就是说，你这一辈子从来没有进过三楼？”

哪三楼，自然是酒楼、赌楼、青楼了。

没有人应声，没有上过青楼的人也有，但他总上过赌楼，再不就上过酒楼。

许茹仙说道：“我是女人，我喜欢有男人玩我，只要他是真心的玩，有什么不好？”

一时语震四座。众人看那许老先生，居然得意洋洋，他与许老夫人相携着手，那亲热神态，就是年轻人看了，也会生妒。

唐三好说道：“好，好，我以为只有唐家的大少奶奶是一个女中豪杰，谁料得在这里看到了你，好，好！”

他这一赞，是不是由衷心生，可就不得而知了。

许顺说道：“看来许家也出奇人。”许老先生笑道：“虽是不出什么武人，也不出什么能人，但有良心的人总是有几个。你们就是三十三家也好，三十八家也好，让我们做什么昧良心的事儿，那是万万不能！”

众人这里正在尴尬，忽听得有人叫道：“鬼才的儿子来拜会天下各路英雄！”

便见衰服衰人，慢慢来了一群。鬼才的儿子走在中间，手里捧着那鬼才的灵牌，渐渐来近。到了厅中，对大家道：“我来拜会各路英雄，是想告诉大家，我把我的家人都散尽了，我要跟着米离，他走到哪里，我便跟到哪里，我要杀死他。我找到了他……”

有人便问：“他没想杀你？”

鬼才的儿子抬起头，他的目光里有一股让人害怕的狂热，他说：“没有，他不想杀死我，但我必须杀死他。”

众人看他那恨毒的神气，心里都是一凛，看来此人与米离结怨甚深，父仇如山，不可不报。

唐三好奸声一笑，说道：“你能杀得了米离？你要能杀得了米离，我们这些人何必在这里坐着？”

鬼才的儿子大声道：“我发誓，我必杀米离，不能我就不得好死！”唐三好说道：“你怎么能杀得了米离？”

鬼才的儿子脸红了，他说道：“我已经找到了他，我要跟着他。”这法儿岂不是开玩

笑？米离既是知道天下三十三家要杀死他，他怎么会让鬼才的儿子在他的身旁？

鬼才的儿子说：“他是米离。”

因为他是米离，他才会做出别人不能做的事儿，他才会答应鬼才的儿子。他说：“我从今天起，就在米离的身旁了，我会告诉你们，如何找到我。”

他抱着那灵牌，说道：“我会让父亲安息的。”

他抱着灵牌，带着他的一家人，慢慢走出去了。

像是有风，所有的人都不寒而栗。

唐三好说道：“既是要杀米离，我看也没什么事儿可商量的了，莫如我们就分几路人马，去杀他好了。能杀得了米离的人，自是得肃公子与许顺的一半家产。”

众人声喏。

那赫雨道长大声道：“等一等，我看这事要再议一下。”

唐三好道：“有什么可再议的，你看少林方丈无望大师，平时水里火里，无不头一个去，可一说拿米离，他便不那么在意了。还有你赫雨道长，从前米离救过你武当恨意道长的命，你自是不会拿他怎么样。”

少林的无望大师说道：“唐施主，你的话错了。”

便见当场站起来了那无望大师。他说道：“我与米离谈过禅，知此人慧根最深。他还给我的禅室写了一偈联，我知他不会有意杀人。但他行径，确实古怪。”

唐三好说道：“他也救过少林的驾，所以无望大师不会给他为难。”说罢冷笑。无望大师说道：“这事儿不像施主说得那么简单，我看三十三家拿到了米离，一定让他好好解释一下，他究是何意，做下那种令人发指的恶事？”

有人应声，有人不以为然。看他这婆婆妈妈的劲儿，少林领袖群伦的气魄早就没了。

当下派出了九路人马。

第一路，由许顺带领，直跟着米离，能杀得了他便出手杀他，决不容情。

第二路，由肃杀带领，跟着米离，能探知他的行踪，与许顺也联系好，通知各大门派的人。

第三路，由少林无望大师带领，杀米离，擒他回少林问罪。如是少林无望大师这一路擒得米离，便由他带回少林，要他到那悔过崖去面壁思过。

第四路，由赫雨道长带领，去扑米离的下榻处，如是他得了米离，也带回解剑岩。

第五路，由罗立与悟小和尚、张稳婆他们几个一齐，专门防他再犯人家的妻女。

第六路，由方方和他的三个老婆一齐，专门找米离，劝他归顺。第七路，由丐帮专探消息，传各路人马跟进。

第八路，鬼才的儿子一个人，跟着米离，他也是要杀死米离的人。第九路，秘密一路，由许顺指派，别人不得干预。

许顺道：“就这么办，谁拿得米离，不论是尸体还是活人，他总会得我与肃公子的一半财产。”

所有的人都散光了，只有许茹仙与她的老爹老娘在。她突然哇地一声哭出来，叫道：“老爹，老娘，我怎么能救得了他？我怎么救他？”她扑在了老爹的怀里，放声大哭。

许老先生说道：“孩子，你忘了他吧，他不会活着了，他们决不会放过他。他们一定不会放过他，他现在就已经是一个死人了。”

第三十章 插在心窝的剑

米离正在苦恼，他知道他的命要没了。他的命要被人家拿去，拿他的命的，正是他以前十回百次要救的天下各大门派。

他救的人有多少？他不知道。如果他不出手，流花女人谷未必能破，艳庵也不会亡。

江湖如今是什么模样，谁能说得出口？

但所有的人都有一个信念：杀死米离！

江湖白道的人，聚集在那许家坊，要杀死他。

许多他从未知道的人，也要杀死他，如果带着米离的尸体去找许顺与肃杀，他转眼间便会成天下第一富翁。

谁不愿意一试？就是舍身一试，也是值得。

米离的命就很危险了，他天天都在人家的追杀之中。

米离最糟的，不是他被人追杀，是他无论走到哪里，都会有人知道。

丐帮的人知道他。

还有一个鬼才的儿子与他总是形影不离。

那一天，鬼才的儿子来找他。

他正在喝酒。

米离喝酒的时候，是他最怀旧的时候，也是他最感伤的时候。偏偏在他最想着一个女人，一个他心里总也不能忘的女人时，鬼才的儿子来了。

他不说话，只是在手里握着一把刀子。

米离冷冷道：“你来找我，是不是要杀我？”

鬼才的儿子说道：“我不是杀你，我是让你看着我杀我自己。”然后他就慢慢脱衣服。

他脱衣服的时候很慢，像是他不愿意死。

他终于脱光了，赤裸着站在米离的身前。

米离看他，也是一身精肉，有一把子气力，他叫了一声：“好！”鬼才的儿子道：“生得好有什么用？我就恨我不是苑老爷子。”米离笑笑：“做苑老爷子有什么好？天天生生死死的净找不自在。”没人能理会得了他的心境，他不愿意一生一死，大伤大恨。鬼才的儿子道：“我听说了，你奸了人家不少的妻女，你武功好，不会死在他们的手里。他

们反受你污辱。我想了一天一夜，终于给我想出了一个好主意。”

什么好主意？！

“我要大骂鱼漂儿，我要骂着她，死在你的眼前！”

米离惊呆了。

他做下什么事儿，干鱼漂儿什么事儿？鱼漂儿已经入土多年了，尸骨都烂得透了，他怎么能扰她清魂？

鬼才的儿子大叫道：“鱼漂儿，你从出道来，就看好了这个米离，你真是瞎了眼！”

米离不以为意，他说道：“鱼漂儿确是瞎了眼，你说得对，你说得对！”

他看着鬼才的儿子，早是醉眼惺忪，对他道：“你说……鱼漂儿瞎了眼，她会……不高兴的……可我高兴。”

鬼才的儿子本以为一骂鱼漂儿，米离会怒不可遏，一定会对他出手，宰了他。可米离也像是赞同他的话，这从何说起？

鬼才道：“人说你是一个忘恩负义的小人，果然不假。我看我对你也不用指望什么了。”

他把那小刀在他的肚子上划了一刀，血便汨汨流。

他说：“老爹，我不能替你报仇，我死不瞑目！”

米离大声道：“傻瓜蛋，你愿意死就死，你要是死了，你就一辈子也报不了仇了。”

鬼才的儿子一听得他说，便问：“我怎么能报得了仇？”

两人也怪，米离不像是他的仇人，他告诉鬼才的儿子：“你跟着我，你也许有机会。我也活得腻了，我不愿意再活了。如果哪一天我活得不耐烦，我一定要你来杀我，好不好？”

鬼才的儿子热泪盈眶：“我不听，你骗我，你骗我！没人能杀得了你！”

米离说道：“他们杀不死我，是因为他不知道我一天做什么，有什么弱点。天下没

有杀不死的人，就是苑老爷子也有弱处。只要人抓住了他的弱处，必是会杀死他。”

鬼才的儿子大声道：“你说什么？你说我能杀死你？我真能杀死你？”他忽地欢喜若狂，但一下子又冷下来，他说：“罗立杀你三回，都没杀死你，我怎么能有机会？”

米离说道：“世上的人，大抵有两种：一种是有脸面的人，这种人都没多大的出息。他们一事当前，先想着他的脸面。其实人本可以没有脸面，那种人天下去得。你只要没了脸面，你一定有成功的机会。”

鬼才的儿子只有十七岁，但他的脸上有一种成熟，有一种经过大事的成熟，他笑道：“好极了，我一定用你教给我的方法，把你杀了！”他冲出去了。待得米离再看到他时，鬼才的儿子回来了，满面是笑，兴冲冲。

他对米离道：“要不要我告诉你一个很不幸的消息？”米离笑笑。

鬼才的儿子得意之色溢于言表：“我告诉你，有九路人马要杀死你，他们马上就要来了。你的命快没了。我刚才正在想，你这人死了，我怎么报仇。我不能像那个伍子胥，在人家死后打人家几百鞭子。你说对不对？”

米离说：“对。”

鬼才的儿子正说着，忽地听到了有人雷鸣般的叫声：“有人么？米离住在这里么？”

米离抱着臂走出去了，看看风里站着两个人。

是两个很粗鲁的人。他们冲着米离大叫：“哪一个叫米离，你叫他出来送死！”

米离说道：“你们找他做什么？”

一人说道：“我们找他，是来求他一件事。”

米离心内愕然了，他们来求我做什么事儿？他没问，另一个人就笑嘻嘻地说道：“我们求他做我们的老爹。”

真是怪了。

他们居然来求米离做他们的老爹，他们是不是犯疯了？

米离笑笑，说道：“他做你们的老爹，有什么好处？”

那人咧嘴笑笑，说道：“哎呀，好处可大了，他要是做了我们的老爹，我们便可以杀.....”

另一个人捅他，他忽地改口说道：“人都欺负他，我们路见不平，拔刀相助。”

米离说道：“你们是不是想杀死米离？”

那两人面面相觑，本来秘议得好好的事儿，怎么一见了人，便说漏了？

那人说道：“你别多嘴了，你只告诉我，米离在不在就行了。”他冲米离举了举那钵一般的大拳。

米离对他说道：“我就是米离。”

两人不信，他们看着米离，忽地大乐，乐得直弯下腰去，弯到再也直不起来。

米离很平静地问：“你们笑什么？”

他两人笑够了，便一齐站起来，说道：“有人告诉我们，米离的功夫天下第一，他是天下最有名的人物，我们以为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三头六臂，原来只是这么一个傻瓜蛋？！”

两人又是狂笑。

米离说：“你们想怎么样？”

一个说：“杀了他！”

另一个说：“对，杀了他！不然我们没好日子过。”

两人对米离说话，一个比一个说得快：“你得让我们杀。”

“不然你也是一死。”

“死在别人手上，你还是很冤，不如死在我们手上，我们会好好待你，我们算是你的儿子，给你披麻戴孝，好不好？”

“不好也得好！”

说得快，人也动得快，两人冲上来了，一齐掐着米离。

他们两人都掐米离的脖子。

米离是不是喘不过气来了？

没有。

他还对着那两人说道：“你们这么干不行，我死不了。”

那两人看米离，他们那能掐死一头牛的气力都用在米离的脖子上，他怎么还能喘气？

米离像是很抱歉，对他们说道：“这么杀不死我。”

那两人嘟哝道：“果然不好杀，果然不好杀……”

另一个道：“废话，要是好杀，岂不是早给人家杀了，再杀再杀！”两人再扑上来，竟是一刀直捅米离的肚子。一剑直切米离的小腹！这两人的功夫其实不错，他们那装模作样是给米离看的。

一个用的是鹤形剑，一个用的是鬼头刀！

两人刀剑齐施，一齐插在米离的身上！

一个叫道：“好，好，我成了天下最富的人了！”

另一个叫道：“狗屁，我是天下最富的人！”

两个扔下了刀剑，吵起来了。

米离躺在地上。

两人吵得不可开交，忽听得有人冷冷道：“人还没死，哪来的财宝？”

人还没死？不会吧？

他们才想起来好好看看那米离。死了，一定是死了，他的肚子上有一把刀，那刀是一式“罗汉追魂”。另一剑是切在他的小腹上，那是一式“三连阴”那意思是说，你要是中了他一剑，连着能渡三回阴冥界！中了这一刀一剑，米离一定死得透透的了。

但他们傻了：米离突地坐起来了，他笑着对两人说：“你们没杀死我，我看是不是要再试一回？”

他的话音未落，那两人像是兔子一般，飞身跑了，再也无影无踪。鬼才的儿子掏出一个小小的本子，这本子是用绢做的，他在那上面写着什么。

米离不解，他问：“你在写什么？”

鬼才的儿子给他看。

只见本子上写着：

“不怕剑，横切入腹，不能伤。一刀砍肚，不能伤。两人的模样均有图样。”

米离问：“你这是做什么？”

鬼才的儿子笑：“我天天琢磨，想着什么能害你，什么不能害你，我早早晚晚，一定能杀死你。”

米离一叹，说道：“你果然有办法。”

两人站着，那鬼才的儿子突说道：“我告诉你我的名字，我叫归水。你知道不知道什么叫归水？”

米离不知道。

归水笑道：“就是那荆轲刺秦王时的易水，因为当地人不愿意说他不归，就叫那里是归水了。”

他再笑道：“我是荆轲，但你不是秦王，你没有秦王那么好的运气了。”

他突地对米离说道：“我如是你，我现在就要走了。我想那些人一定不会等到你睡一觉再来杀你，他们急着要肃杀许顺的财产，要你的命。”

米离大笑，笑得有一点儿悲凄：“走，为什么不走？不走真的等死么？”

他们就走了。从这里走时，米离就有了他的逃亡生涯。

一走出门，归水的笑意又来了，他指着门外的一辆马车，说道：“这是我替你准备

好的马车。”

米离大声道：“归水，我真的不知道你是来杀我的，还是来帮我。”两人上了马车，归水驾车，他驾车的本事很大，居然能行得很平稳。他说道：“我跟你要不是有杀父之仇，我会好好帮你。”

米离说道：“我谢谢你，要是我想死了，我一定把我的头送给你，让你发大财！”
车跑得飞快。

第三十一章 冰凉身子喂女人

此时的米离在河间府一带逃亡。他一心只能逃亡，他不能再想别的什么事儿了。如果他停下来，死亡就会追上了他。他的脚一开始跑，便再也停不住，一直逃下去，一直逃下去。

所有的人都跟着他，所有的人都要杀他。

便围绕着米离，足足有上百人在走。先是米离与归水两人。他们两人慢慢地走，有时快些走，在逃。后面的便是那许顺带着的第一路人马。他们要杀死米离。他们必得杀了米离！他们生气，因为米离看不起他们，他们是北方最大的门派“冷身子”。

谁不怕“冷身子”？就是北方最大的赌场“跳三跳”，也知道“冷身子”惹不得。

许顺靠“冷身子”打天下，他们杀死一个米离，岂不是同碾死一只蚂蚁那般容易？

“冷身子”像一阵呼啸的狂风，一吹而至，他们会把一个米离吹得支离破碎，再也无影无踪。

他们不须许顺跟着，他们自有他们的杀人法儿。很简单的法儿，时常也是最有效的法儿。

米离到了河间的大苏镇。传说中，这镇是出美女的地方，古来的皇帝竟有三十多个曾经来这里偷偷选美女，弄入宫里做他的妃嫔。这里的女孩子都很白，都是“养在深闺人未识”的美人。

归水对米离说道：“又到了月圆时刻了。”

他知道，到了月圆时刻，那个米离总是犯毛病，他最容易冲动，愿意去找女人。据说那是他从前习那“寂寞剑”与“百兽舞”落下的毛病。

归水给他记着。

他为什么要记这些？

米离的神色忽地忧郁起来。他受不了这个，他是不是还有些不忍再去辣手摧花，把那些人看人爱的女人弄残、弄死，他也于心不忍？大苏镇的河坊里有一座石桥，石桥下时常有美人出没。那归水说道“米离，像你这种狗人，一定会一见了女人，身子都不干净了。你一定会看得色迷迷的，你一定会忍受不住。可是我告诉你，我已经告诉了他们。那些‘冷身子’已经有了一个治服你的办法。”

米离不看她，说道：“有什么法儿，你不必告诉我。”

归水说道：“我为什么不告诉你？我告诉过他们，你这一次仍是穿着一件月白长衣，去人家的闺室作案。你那时准会选一个最好看的女人，你一定会去她家，去奸淫她。”归水嘿嘿笑。

米离说道：“你笑什么？”“我笑你到时一定会很狼狈。‘冷身子’会把你的尸体连同那个女人的尸体一齐放在大庭广众眼前，让他们看看，这就是天下有名的大侠米离！”

他说得很得意。

可眼前没了米离，他躺在床上。

“你为什么不听我说话？”

米离说道：“我不愿意听你说‘一定’，我为什么要‘一定’？”

他说：“米离，你一定会去，因为你是一个大色鬼！”

大苏镇的月亮有一点儿残，它还没有长成呢，像是一个婷婷玉立的少女，她的身材很窈窕，但她也很瘦弱。

在月下，有许多人在等。

米离会去哪一家？

米离此时只是在那屋里饮酒，他已经喝下去五坛酒了。

归水也怕，怕他再喝下去，会一喝喝死。

“冷身子”为防米离去作案，他们派了一百个好手，在大苏镇有好女儿的人家等着，等着米离来犯。

没风，没风的夜有一点儿寂寞。有人在敲梆子。梆子声很悠长，像是老人的呻吟。

米离看着归水，说道：“你看那月亮，怎么还是有一点儿残缺？”归水道：“今夜一出去，你便会死，像一条死狗一般死在街上。明天你的尸体便会拉回开封府，让人暴尸街头，所有看到你的人都会唾骂你，你会成为千秋万代的臭人物！”

说完了，他竟哈哈大笑起来。一笑完了，他揉揉眼睛，人呢，米离呢，刚才还有懒洋洋喝酒的米离没了。

归水打了自己两个耳光，叫道：“快，快，快去追米离。”

他一出门，看到了一个人。这人在他看来，像是救命的救星，他是许顺。

归水叫道：“许庄主，你快，他跑了！”

许顺色变，如是米离没了，他会去哪里？他会去哪一家？

归水说道：“今天白天他在那桥下看到了几个女人，就回来了。”“那是几个什么样的女人？”

归水笑了，他笑得也有一点儿淫荡：“有一个很好看的女孩子，她身穿着一件绣花小衣，笑起来像铜铃响。”

许顺不耐，从怀里摇出十三张画像来，说道：“你看好了。”

许顺竟把所有的镇上美人都画下了。

是这一张？

不是。

是这一张？

不是。

那就一定是这一张？

还不是。

竟十三张画像都不是。

许顺急了，他扯住了归水的衣襟：“你说，他还干了什么，他还看了什么人？只要是女人，就行。”

归水的嘴慢，他说道：“还有一个女人，可……她……她只是一个孩子……”

“她长什么模样？”

“她长得很小，也一般。但好看，很白。只是……只是……”

归水突地吞吞吐吐。

“说！”

许顺快急疯了。

归水说道：“她……阴毛很重，从她的破衣裤下，能看得出……像条辫子。”

归水再抬头，没了许顺的身影。

静夜中宵，有几多人酣酣沉睡？

还有多少人在缠绵，在对着自己的心里喜欢的、不喜欢的女人说着那些疯话、废话、情话？

一个身影上了一间破房子。

这间破房子只睡着一个老人和他的女儿。老妻早就死了，只剩下他们两人相依为命。

老人有一点儿惊觉，他喝问：“什么人？”

只觉得有人一点他的穴道。他就昏昏倒下了。

一叫惊醒了女儿。

她睡睁惺忪，爬起来问道：“什么人？你是谁？”

那人一身白衣，他的脸上有一张假面。看得出他不笑，那脸皮也是没有一丝笑意。

他依偎在那小女孩子身旁，说道：“我怕你一个人很寂寞，便来陪陪你。你看好不好？”

小女孩子说：“我有老爹，他能陪我。”那男人笑笑，说道：“他不能陪你了，你知道不知道，女人与男人得相差不多，才能在一起，那样才有意思。”

女孩子恍然，说道：“怪不得我爹说我没意思，是不是他得同一个老太太在一起，才有意思？”

男人笑说：“你果然聪明。”

他说道：“我能不能来你的床上躺着？”

女孩子说道：“我的床很小，也窄，你来，我们躺不开。”

男人说：“我不要多少地方，你让我一躺便行了。”

女孩子心道：他净说假话，他那么大个男人，怎么会不要多少地方？但她稍稍让了一下，男人果然躺下了。

他说得不假，他真的不要许多地方。

她看明白了：那男人的身子竟是躺在虚空处。他是不是人，会不会是鬼？

“你是人是鬼？”

“我是鬼。”

女孩子害怕了，她想叫，但她叫不出，就是她叫得出，又有谁会应她？

男人说道：“别怕，别怕，你看看我，你摸摸我，你便知道我不是鬼，是人。”

果然中衣有缝，人也有影。

他说：“我喜欢你，你愿意不愿意让我教你快乐？”

“怎么快乐？”

男人笑了，说道：“你看街上的男人女人手拉手一齐走了么？他们都好快活啊。”

男人说：“我也能教你快乐，我教你，能让你再也不愿意这么一个人睡，好不好？”

女孩子想了想，说道：“好！”

温玉在怀，那男人的身子在轻轻抖着。他抱住了那个女孩子，轻轻褪下了她的衣服。衣服本来就不多，他忽地轻轻叹了一声。

女孩子很羞愧，她说：“我是玩的，我是玩的，我不该有那么多……不该有那么多……我也不知道。”

她哇哇大哭。

男人笑了，他轻轻抚摸她的身体，说道：“这是人身上的东西，最好看了。你想想，有几个女孩子像你，身上有这东西？”

她想了一想，说道：“没有。有也不这么长，也不这么多。”男人说道：“对了，有这种东西的女孩子人才爱，因为你能干。”

女孩子问：“能干？能干什么？”

没有回答，只有一声女孩儿长长的尖叫声。

夜仍然很沉，从远处传来了杂沓的脚步声。

她说：“像是有人。”

男人说：“那不是人，那是鬼，专门不让人活着的鬼。”

男人说得咬牙切齿。虽是不明白他的意思，但女孩子知道他不愿意提那些鬼怪。

男人好凶猛，女孩子渐渐地也入彀了，她呻吟起来，很快乐，她的头发如水洗一般。

“怎么有这么多的快乐？”

她的问话像是在梦呓。

“因为你很能干。”

男人的话再添一句：“有那么多的好看的……”

她咬住了他的嘴，不让他再说。

天快亮了，男人说：“我喜欢你，我格外喜欢你，你知道不知道？我一定还得来找你，我要你陪我一辈子！”

女孩子说道：“结婚么？我最喜欢同你结婚了。”

男人说：“我愿意同你结婚，只是我……”

女孩子很失望，她说：“你有老婆了？”

男人点头。

女孩子说：“那好，那也是没办法的事儿，你让她弄一张大床，让她和我一样躺在床上，我和她一齐侍候你，保你过得快乐，行不行？”女孩子像是一个小小孩儿，对着男人笑，笑得干娇百媚，让那男人看得痴了，他轻轻道：“最好看的女人，最好的女人，最能干的女人。”

他说得很郑重。

女孩子再疯狂了，她已经能时时疯狂，就连这男人也有一点儿受不住了，他叫道：“好，好，真是好！”

她轻轻问：“你的身子怎么那么凉？”

男人不语，他不愿意同女孩子谈这些。他说：“会有人问你，我什么模样？你能说得出来么？”

女孩子摸着他的脸，说：“我会记得住的，但我不会告诉他们，我有一个男人了……”

她哭了，她哭得很快乐，一边哭一边用她的那一条辫子来抹泪水。

第三十二章 冷身搏杀

许顺一声呼哨，有人来到了他面前。

“有动静么？”

“没有。”

许顺说道：“他去了别处。”

那人说道：“不知道盟主说的别处，是什么地方？”

许顺说道：“快抓一个女人来问。”

许顺看着那个女孩子，她不是一个没经风情的女孩儿，她能用她那一双媚眼来来去去看许顺，便足见她不凡。

许顺问：“你们大苏镇有没有一个女孩子，她很能做事儿？”那女孩子陪笑，她从来没有看到像许顺这么客气的华贵的老爷，她愿意攀附权贵。她说道：“做什么事儿？有纳鞋好的，有能说话的，有解人意的，还有什么样儿的？”

许顺说道：“我告诉你，有一个女孩子，她的阴毛……”

那女孩子咯咯笑了，她大声笑道：“可不笑死人了，可不笑死人了。连你这么尊贵的人知道了，可不得了啦！”

她笑弯了身子。

“别笑了！”

许顺怒吼一声。

那女孩子不笑，她眨巴她的大眼睛，不明白许顺何以不开心，她微微撅起她的嘴巴，

说道：“怎么了，人家要笑么？”

许顺说：“你告诉我，她家在哪里住，我找她。”

女孩子撇撇嘴：“她有什么好？”

但她一看许顺的脸色，说强忍住心里的话，说道：“她住镇头，我带你去找她好了。”

女孩子正躺在床上，她在细梳她的毛发。

她头一回再也不对她的毛发开玩笑，她发现上天对她很偏爱。有了这些毛发，她才成了一个很独特的女人。

突然她家门前有喧闹声。

吵声对她有什么？她正回味夜里的温柔，好生受用。

突然面前来了一个男人，那男人很可爱。要是在过去，她会对这个男人好一点的，但她的男人可比这个男人好多了，她何必对这个男人客气？那男人问：“有男人来过么？”

她脸刷地红了。

她料不到会有人来问，而且是刚刚走了男人，他们便来了。她说：“来过。”

她的脸潮红未褪。

许顺喝道：“看看她的腿！”

她尖声叫着，不让那些男人看。

那老爹也叫，许顺忽地抬手，止住了那些人。

他对老爹说道：“你要不要银子？”

“不要。”

“一百两！”

那老人看看许顺，大叫道：“不要！”

许顺再说：“三百两！”

老人略一停，再闭上了眼睛，大叫道：“不要！”

许顺再说：“那好，我给你一千两！”

老人叫道：“不要，我不要！”

他忽地睁开了眼睛，睨着许顺，说道：“你说的是真事儿？”一千两银子摆在了面前。老人说道：“馨儿，叫他看吧，反正也看不少什么，行不行？”

许顺走进了屋子。

这女孩子心里打鼓，她心跳，心道：“完了完了，我有这一条大辫子，竟给我惹出这么多的祸来，我怎么办？要是这些男人都来弄我，我岂不是受不了他们？”

但许顺只是一声令下：“看她！”

男人都呆住了，那个“冷身子”的和尚竟大声笑起来，他笑颤了肉。许顺看她，心里也很震惊，他说道：“是了，就是她了。”

女孩子以为许顺也要做她的男人，心道：原来男人都喜欢新奇，我没法儿，只好让他们再折磨我了。

但许顺只是扯起了她，说道：“果然被他占了先……”

女孩儿心道：不被他占先，要你占先也行啊，只是我看你还不如他好……

女孩子只要有了一个男人，就以为她的男人总比别的男人好，待得她想起来这男人的百般不是来，那时她已经再也不是一个女孩子了，她变成了一个老太婆。

许顺问：“他都跟你说什么？”

她大声道：“我为什么要告诉你？”

许顺一挥手，他叫来了两个人，那两人把老爹押进来。

银子当然得拿着。老爹此时兴冲冲，笑道：“馨儿，你看这些银子……”

许顺一挥手，说道：“老爹，你的银子多不多？”

老头儿一愣，以为他在反悔，说道：“可是你答应给我的。”

许顺笑了，说道：“可她不告诉我，她与那个男人说了些什么话。”老爹说道：“她是女孩子，自是害羞。你就别让她说了。”

许顺说：“那好。”

他拿起了银子，把那一块银子一下子堵在老头儿嘴里。

他说：“吃啊，吃下去，你能吃多少，我便给你多少。”

老头叫道：“吃不了啊，我吃不了，谁说能吃银子的？你叫我花银子好了，多少我都能花出去啊！”许顺说：“你让你女儿告诉我，那男人说了什么话？”

女孩子跪在床上，头上身下，不知哪里是头发。

她说：“他说我是最好的女人，最能干的女人。”

许顺看她，突然哈哈大笑，他说道：“好，好！”

一回头，他说道：“叫那两个尼姑来！”

来了两个尼姑，她们两个哪里像什么尼姑，明明是两朵正在盛开的芙蓉。

许顺道：“你们两个看着她，那男人还会来的。”

尼姑只是合什一揖，道：“是！”

米离来了，他到了一个最好看的女孩子的房前，忽地从花丛下窜出一人来，那人的尖枪正指着她小腹！

有破膛开肚之危！

他叫一声：“啊！”一反抬手，叭地把那杆枪打折。那人显是一个使枪的名家，见他破了枪势，叫声：“不要走！”他的折枪一打，正打在米离的手上！那人一乐，以为会把米离打伤，不料得米离一回身，叭地把那支破枪震得折成几段。

再有一人大声叫道：“好，来得好！”他的身躯像是一堵墙，堵在米离的身前！他的双手像是树干，一折折住米离的双手。他叫道：“你打不死我，我就打死你！”

他很得意，只要叫他抓住的人，没一个不死的。他手一撻，就会把米离的肉皮都撻

掉。但他的手不动了，像是不听他使了，怎么也不动。他叫道：“天杀的老杀才，我宰了你！”他的腿也抬起了，他用那一招“踢死牛”，一踢，没踢空。大叫道：“你死吧，我得那些财宝！”

哇哇，他叫起来，原来他的臂折了。他是擅铁布衫功夫的人，怎么会折了臂？

再看那使枪的人，一支枪正插在他的臂上，插得很深。再冲出来三人，那三人叫道：“淫贼休走！”他们三个一齐来，直奔米离！三个都是使剑的，都是名家。

剑直指米离，三柄剑都叫声里直插在他的小腹上！

他挺了几步，再向前挺几步。

三个人逼住，叫道：“米离，你只有一死！”

米离说道：“我从来都是想死，但天天一到天亮，便知道我又没死。你说怎么回事儿？”

那剑叭叭地折了。

有一个是“剑在人在，剑亡人亡”的。米离看到了那几个字，他说：“你这把剑我不敢弄折，一折了，你死了，我岂不是更犯了罪？”

米离冲到屋内，他看到了那个惊慌的小女孩子，他笑了笑，走了。一连跑了几家。

他最后看到了许顺，许顺仍是在那大轿边，看着米离，说道：“米离，怎么你一到了哪里，那里就鸡犬不宁？”

米离一看到许顺，不由得苦笑，他知道他今夜再也不能做什么事儿了。他说道：“我一看到你，我就犯愁，莫不如我回去睡觉好了。”他起身就走。

他回到了店里，他没看到那个归水。归水哪里去了？

米离对他自己摇头，心道：他也不是我的家人，他哪里去了，干我什么事儿？

突然有人说道：“米离，你是不是又去作恶去了？”

他一抬头，看到了那个归水。

归水哪里去了？

可惜他没细想想。

归水刚刚一问，还没等米离回答，就听得墙轰一声大响，便破出一个大洞。

从那洞里齐齐走进来了几个人。

他们看着米离，说道：“北方天寒，便有‘冷身子’。”

有“冷身子”又怎样？

一个人道：“你杀死了我们一人，伤了我们三人，你与‘冷身子’有仇隙了。”

一个人问道：“你出去干什么？”

米离大笑：“我愿意干什么便干什么？你们何必问？”

那人说道：“我们要问，而且从现在起，你再做什么，我们都得知道。”

米离冷笑。

他躺下了。

一个人说：“杀了他！”

“杀不得。”

“为什么杀不得？”

“你话也问得笨，一个人，能搅起这么大的风波，他准得有点儿本事。你能轻易便杀得了他么？说不定得几大门派都齐集，来与他一搏。”

米离说道：“你们破坏了我的房子，我可对你们不客气了。”

那当头的一个胖和尚大声道：“你能怎样？！”

米离想一想，慢慢起来，说一句：“我也不想怎么样。”

许顺来了，他突然说道：“我是第一路的人，我想第二路的肃杀来了，你可能就不这么便宜了，你是不是得早一点儿逃走？”米离说道：“我知道，归水告诉过我，你们一共有九路人在追杀我，是不是？”

许顺傲然道：“这是我的计划，你想知道得更细些么？”

米离说他不想知道。

他问许顺：“你们既是要与我一决，生生死死一较量，何必不相信你的对手？”

许顺大笑，问道：“你看没看到过猫戏老鼠？我看你，就像看着我手里的小小老鼠！”

米离说道：“你错了，我不是老鼠，我只是一个死人，一个早就该死不死的老头子！”

米离看着许顺，说道：“既是你们杀不死我，我能不能去看看那几个女孩子？”

一旁的人都是暗自嗟讶：米离真是病得不轻，他还惦念着那几个女孩子。

许顺笑了，他说道：“可以看，你去看好了。我带你去，保不会有人杀你。”

他们到了那十三家，只是没去那个小女孩子家里。没有什么发觉。米离说道：“我不知道是怎么回事，我不知道是怎么回事。”

他一边沉思，摇头。

他说：“你说，你们这九路人马，哪一路能杀得了我？”

许顺笑笑，说道：“第十路，那些只有我自己才知道的第十路。”

他傲睨米离，旁若无人地大笑。

他是不是觉得他已经把一个米离握在了他的掌心，他才如此得意？

许顺大笑，说道：“米离，如果我们只是好好喝酒，你这人比一切人都可爱得多。”

米离瞪视他，说道：“可惜，可惜，你这人的野心太大，决不会只坐在家里喝酒。”

两人相对，竟是因为彼此太过熟知对方，反而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了。

两人像是两只巨兽，都想吞噬对方！

第三十三章 丑女冷天

冷天躺在地上，他不愿意起来，就是天上下刀子，他也不愿意起来。他很伤心。如果你有一个朋友，一个你认为绝不会背叛友情的朋友，他背叛了你，你的滋味便会同冷天一样了。

来了一个人，是一个女人。

凡是女人，都不会说米离不好，但所有的女人都受米离的骗。

是丑女。

她的神色很冷，她的脸上有一种悲悯，一种对冷天很关心的悲悯，她说：“他让你伤心？”

冷天不语，他不愿意让别人看到他的伤口。

对于他与米离来说，丑女是外人。

丑女说：“人人都说他不是一个好人，你说是不是？”

冷天大叫道：“他要是好人，我就是天人了！”

丑女幽幽说道：“冷天，人都说米离不好，你怎么也这么说？”

冷天大叫：“我说他好，他好在哪儿？人家的女儿冰清玉洁的，他便去奸了人，还把那人的家弄得妻离子散，你说他缺不缺德？”

丑女道：“你看到他奸了人？”

冷天大怒，他喝道：“不看到他奸人，我怎么会说他？”

冷天一想到在那开封府外的小洞里，他看到了那米离与许茹仙在一处时的情景，不由得怒火中烧，他恨声道：“我非杀了他不可，我非杀了他不可！”

丑女幽声一叹，说道：“你要是冤了一个人，怕会后悔莫及。”

冷天大笑，他说道：“冤他，我怎么会冤他？他从前不是这样的，自从练了那个什

么百兽舞，便性情变了，变得如同野兽，他奸人家的女儿，拆人家的夫妻，是作下了大恶.....”

他两眼盯着丑女，慢慢说道：“我想问的一句话，我想说.....”

他说不下去了，因为丑女的一双眼睛很明亮，正在亮晶晶地凝视他，他不忍再说。

丑女道：“你说我.....是不是也做了他的.....女人？”

冷天低下了头，他不愿问这个，但他想问的就是这个。

丑女一低声：“我想.....可他不想。”

丑女的身材是最好的，她的心思也好，她是一个很好的女人，米离与她常在一处，她怎么会逃得了米离的魔掌？

丑女道：“他从来不曾亲近过我，我情愿让他.....”

她的话很明白，如果米离情急时要奸她，她情愿让米离奸她，她从心底里喜欢米离。

这是一个很奇特的女人。

她说：“我常与米离在一起。”

冷天冷冷道：“你是一个淫荡女人，你自然愿意与他鬼混了，你能与他混在一起，自会帮他。”

丑女气得哆嗦，她说道：“是么？这么说，你相信我也不是一个清白女人了？”

冷天道：“除非他看不中你。”

丑女幽幽一叹，说道：“他看得中我，他喜欢我，我敢说自从鱼漂儿死了后，他最喜欢的女人里，我是第一个。”

冷天哈哈大笑。

丑女道：“你笑什么？”

冷天看不起丑女，他说道：“你是米离身边的女人，他一犯起毛病来，都饥不择食，怎么肯放过你？”

丑女说：“你是不是想我说的是假话？”

她的眼睛很亮：“我从不说不说假话。我对你更不说假话，因为你是米离的朋友。”

米离的朋友，如果从前有人说他是米离的朋友，他一定会很兴奋，会很激动。可如今他只要说是米离的朋友，他定会受人痛斥。

米离如今已经没有朋友了。

丑女道：“我要是米离，我一定会不说我有朋友，我也不会对人说，我有一个最知心的朋友，他叫冷天。”

冷天的身子一震，但他随即不动了。

丑女说道：“冷天，我与你好好喝一杯，好不好？”

冷天看她，想推拒，但看着丑女的一双眼睛，那眼睛很亮，是一双很明媚的眼睛，他不忍心拒绝丑女。

两人喝下了一杯酒。

冷天一喝下了那杯酒，他脸色大变，叫道：“我杀死你，我要宰了你！”

他扑向丑女。

丑女不动。

冷天的手已经摸到了丑女的脸，他想扼住丑女的咽喉，想一举扼死她，但忽地像是有鬼从地底里抽出了他的气力，他没一丝儿气力了，只是软软地耷在地上。

丑女在他的酒里动了手脚。

丑女笑笑，她笑得很苦，她说：“我天天与米离在一起，一直到最近。只是他最近很忙了，不能再与我在一起了。你说过，我与他在一起，一定是一个淫荡女人。”

她说什么，她为什么要说这些，莫非他真的要替米离杀死冷天？

冷天冷冷道：“你要杀死我，尽管动手。”

她摸着冷天，说道：“你知道，我与米离天天在一处，依你一想，他是不是早就会

把我弄成了一个妇人？”

冷天不料得她会说出此话，顿时一怔，他恶声恶气道：“你早就成了他的玩物，他一恶性发作，你还会好么？”

丑女唏嘘再三，看着冷天，说道：“世上的事儿，从来不是那么容易看破的，你以为你很聪明，对不对？”

冷天大叫道：“破女人，你做了米离的玩物还不算，竟还帮他作恶？！”丑女说道：“你怎么知道我是他的玩物？”

冷天的穴道被制，气得疯子一般，他气吁吁道：“谁不知道米离是一个大色鬼，谁不知道凡是到了他手里的女人无一能幸免，你是什么人，你怎么能逃得了他的魔爪？”

丑女说道：“冷天，我告诉你，我仍是.....一个冰清玉洁的女孩儿。”

冷天大笑，笑得让丑女的心揪扯起来，他笑道：“在米离的身旁有一年，你还说你是冰清玉洁？我亲眼看到了米离兽性发作，他那时一心看的就是女人，就是一个嫖母丑婆在场，他也会把那女人生生吞下去，他怎么会放过你？”

丑女大声道：“他是冤屈的，你该帮他.....”

冷天大叫道：“我是希望他是冤屈的，可我看到他奸人家的女孩子，那女孩子被他奸过，便无奈情愿做他的妻子，可做他的妻子有什么好？他奸人家的女孩子，像是喝一杯酒，他玩过的女人有多少？”

丑女说道：“你是他的朋友，你该帮他，他有苦衷。”

冷天恶声道：“我要杀了他，他有苦衷，他有什么苦衷？他的苦衷就是他得天天玩弄女孩子。”

丑女幽幽说道：“你不相信米离？”

“我不相信他。”

“要.....怎么你才会相信？”

冷天说道：“我一辈子都不会相信他。”

丑女的眼睛很亮，她跪下来，轻声说道：“不相信朋友，你会后悔的。”

冷天大笑，他说道：“我亲眼看到的事儿，我决不会后悔。我有看到他与那个许家坊的女儿在一处。”

丑女说道：“我怎么对你说，你也不会明白。”

天仍亮得很，在明亮的微光下，他看到丑女在解她的衣服。冷天怒道：“你干什么？”

丑女很镇定：“让你看一看被米离奸过的女人。”

她解开衣领，她的手有一丝犹豫，但她盯着冷天的眼睛里有一种决绝的目光。面对着冷天，她没法儿再犹豫。

冷天看到了她的肌肤，冰冷雪白的皮肤，在他眼前。

她的身材很好，像是一个冰雕神像，她的衣服尽脱，全然没有一点儿羞涩，她站在冷天面前，幽幽说道：“你说，我是不是一个被米离玩弄过的女娃儿？”

冷天不语。

看她的身材，像是一个冰清玉洁的处子，她的肌肤如雪，她的长发如瀑，她静静地立在冷天眼前。

她说：“你说，我是不是一个好女人？”

就是冷天看她，此时也是气短，何况那个久耽女色的米离？

她说：“我并不喜欢你，我只喜欢一个人，我喜欢他，在神话里就喜欢他了，但在这世上，我看只有他才是一个真男人。”

她喜欢米离。

但她在冷天面前如此，意欲何为？

她跪在冷天的面前，喃喃说道：“我与他在一起，他天天看着我，他看着我那目光，就像我是他的孩子，是他的好朋友，像他的母亲。就是……不像是他的情人，他的妻子……

你说，这是为什么？”

冷天已经感到不妙了，他不能动，但丑女的手那么细嫩那么温柔那么有情意地在他的身上浮动。他的身体已经很在意了，他的身体根本就不听他的意志的指挥，只是对那抚摸动心，他叫道：“别动我，别动我！”

“一个人有时不得不做一些事儿，是不是？就像是米离，他不想害人，但他必得害人。”

冷天不懂她的话，但丑女不光是说话了，她的手在动，她的身体也在动，她已经很快地把冷天的衣服剥下来了，她轻轻像扔垃圾一般把衣服扔到一旁，那是冷天无法抓到的地方。

她与冷天一样，都是赤赤裸裸的了。

她说：“你看看我，我是不是一个荡妇？”

冷天此时更慌，他不明白丑女何以会如此对他，就是恨他，也不必用这种方法对他，何况她根本就不喜欢冷天，还口口声声说是她喜欢米离，她既是喜欢米离，更不该与他冷天淫乐。

他叫道：“放了我！”

丑女道：“你愿意看到荡妇么，你看好了……”

丑女扑到了冷天的身上。

她的嘴是软的，像有一点儿米粒在他的嘴旁嚼，很香很软，有一股从未体味过的滋味儿。

她的身体也是软的，她像是久惯于此道。冷天只能受她摆布，他心道：原来米离弄过的女人都是这般坏，她们的心思颇恶，她对我这么好，就是要我对米离手下留情。我不会对米离留情，她看错了，我是冷天，我不是婆婆妈妈的江湖小子……

冷天的身体忽地像是掉下了冰窖，一沉到底了，他受到了丑女的搂抱。丑女怎么了？

她怎么竟身子颤抖不已，像是一片风中飘叶？她怎么没了女人的那媚气？她只是幽幽地一声，说道：“米离，米离，我让你看……我为了你……”

丑女哭了。

谁知道过了多久？

丑女轻轻地依在冷天的身上，她觉得她的身子太凉了，她不得不依偎在他的身上取暖。她说道：“你看我还是一个荡妇么？”

冷天不语。

他不是个负心人，他如今也知道，丑女并不是一个能随便投身于男人怀里的女人，她刚才对冷天的那情意，那羞涩，都像是一个未经情事的女孩子。

但她毕竟是米离的人，她在与冷天亲热时，叫的是米离的名字。她最喜欢的不就是米离么？她与冷天亲热时，是一个婉约处子。这些久经情事的冷天能看得出来，但也许是丑女的苦心，她愿意冷天不做米离的仇敌，如果有一个人能助米离，她希望那人是冷天。

如果有朋友在你身旁，你还能支撑得住。

丑女轻轻叹息了一声，她再穿上衣服，她在穿上衣服的时候，在犹豫是不是要给冷天一个亲吻，她停住了，呆站在冷天的旁边，终于蹲下身子，亲了他一下。

冷天睡着了，他睡得很香。

睡梦里，有一个女人亲吻他，把他亲吻得喘不出气来。他叫起来，他跳起来，再倏忽一醒，天已经大亮了。

他是不是睡了一天一夜？他怎么睡得这么香？是因为他与丑女的那一场亲热太过劳累了么？

他跳起来。

看到从他的脸上飘下了一块白布。不是布，是一块软软绢帛，它飘飘荡荡直落下来，

落在冷天的眼前。

那是什么？

上面有血。

红红的血。

冷天被雷殛中了，他呆呆看着那一块血绸。

丑女没被米离玷污，她从来不曾被米离玷污。

但她说：天天与米离在一起，共有一年时光。

也就是说，她与米离在一处，江湖儿女行，有了那么一年的时辰，竟仍是一个处子之身。那么说，米离不一定在月圆之夜非得与女人交欢了？他不一定非得去奸淫人家的女人了？

丑女跟他冷天一回，就是为了说明这个？

冷天跪下，对着苍天，长声呻吟。

第三十四章 肃杀不杀人

米离与归水一路走，在河间府地面行走。

他们的身后有许多人在追。

米离大笑，他说道：“自我出道来，还没有在我米离的身上如此热闹过。”

前面是茶馆，在路边的一个小小茶馆。

沏茶的是一个老者，他昏蹒而行，提着茶壶，像是走路也要人担心，生怕一个不小心，那一壶滚烫的热茶便会浇在人头上。

他的小小茶馆只有五个人在喝茶，一个是走路的老妇，她佝着腰，低着头，闷头喝

茶。有两个是公差模样的人，他们一边说着闲话，一边吃着河间府的包子，两人行色匆匆，像是赶路的人。还有一个是瞎子，他提着一根木棍，木棍儿磨得光光红红的。再有一个是女人，她坐在门前的那一方小桌上，不喝面前的茶，像是在想心事。

米离看看那归水，他笑了，说道：“就是有人要杀你，你也不能不吃不喝，对不对？”

米离刚刚坐下来，那个老太婆便慢慢起身了，她蹒跚而行，来到了米离身旁。看看她斜趄了一下，像是要倒。归水看到，便去扶她。忽听得一声炸雷也似的吼喊，叫道：“慢一点儿！”

米离扯住了他，一扔便把他扔了出去！

那时风快，那老太婆再也不老态龙钟了，她的手尖尖瘦瘦的，直抓米离！旁边的那两个大汉也抓向米离！更有那个瞎子，尖声而笑，把手里的竹批直刺向米离！门前的那个妇人大叫道：“米离，你这个淫贼，你死去吧！”

两个公差模样的人用的是刀，他们的两把刀直刺米离的腰！听得见那刀的咯咯响声，也听得到他们的刀风！两人看着米离，觑得亲切，但见那刀真个是搠进去了，也听到了米离一声痛苦的呻吟。他们两人大叫：“宰了你！”

那妇人的竹批在江湖上很有名，她一片片批向米离！但见空中只是一片片儿竹批！那些竹片儿像是生灵，一片片直劈米离。米离在空中躲了一下，但那两大汉的刀搠来，却躲也无处躲。他生生让那两把刀搠入腹内。

米离惨叫了一声。

他的手伸出，叭叭地两声响，那刀折了，竟有两截刀尖折在米离的体内。他大叫着，手里已经握着那两把刀。他一掷，那把刀直搠入一个大汉的腹内，那大汉抓住了刀柄，摇晃着倒下。

另一个大汉虎吼着，上来夺米离的钢刀，不料得米离把那刀直伸出来，刀柄直搠入那人肚内。那人眼见得嘴角冒血，叫道：“莫神气……早晚你得死……在人手！”

妇人的手里，忽地滚出一股烟来。

米离被淹在烟雾中。

那瞎子此时趁机过来，他手里的木棍击在米离的头上！

叭地震响，木棍折了，那瞎子眉飞色舞，叫道：“我打死了他，我打死了他！”

他的手直过来摸米离。

他摸到了一个男人，他的手直抖，米离仍是直直地屹立在那里。他叫道：“你没死？”

米离没声响，只是一击，那根棍子折了，只有一小节在那瞎子手里。

瞎子神色黯然，他说道：“你弄折了我的棍子，你弄折了我的棍子……”

他把那一小节棍子仆地直刺入前胸，说道：“米离，我杀不了你……”

瞎子倒下了。

那个弯腰伛背的老妇人的眼里满是恐怖，她没看到过这么难杀的人。她慢慢说道：“米离，你早晚得死，不如你就死在我们手上……”

米离逼近了她，说：“我已经死过一回了。”

老妇说道：“你能不能让我摸一摸你的手？”

米离的声音无怒无嗔、无喜无悲：“你为什么要摸我的手？”

那老妇人的声音尖尖：“你让我摸摸，我死而无憾。”

米离让她摸。

她说道：“我老眼昏花，看不清你。我要杀死你，却看不清你，你说好笑不好笑？”

她的手在米离的身上摸来摸去，忽地摸到了米离的脸。

热辣辣的一摸。

米离不动。

她大声笑了，身子急急直纵出去，叫道：“米离，你死定了，你会死在我的手里！你知道不知道我是谁？”

米离的声音低沉：“知道，我知道你是唐家的少喜儿……”

她的眼里忽地有了恐怖：“你知道？”

米离说：“唐家的毒也毒不死我，你白费气力了。”

她笑笑，说道：“我死了，唐家也不会饶过你。”

地上都是死尸，在这小小茶馆里，风瑟瑟，无一点儿人气。

那个归水从怀里掏出一个小小绢本来，写道：

“淮北五怪，一向以杀人为乐。杀米离不成。毒怪死于毒，刀怪与小刀怪死于刀。天杀婆婆死在米离手下，瞎怪自尽。”

归水笑对那妇人道：“还有一个淫怪，不知道你会怎么对米离？”

那妇人忽地笑了，本来貌不惊人的妇人，忽地变得光艳照人，她嫣然一笑，说道：“他怎看出了我就是淫怪？”

归水笑笑，说道：“是你害了他们几个的性命。”

淫怪不忘对归水使一个媚眼，一个能让男人兴奋不已的媚眼，她问：“哎哟，我怎么害了他们？”

归水道：“你本来是一个妖精，打扮得普通一点儿，也不会引人注目。你偏偏不愿，坐在那里，一双眼睛看米离，想用勾子勾他。别说是米离，就是我也看明白了。”

她的脖子一斜，眄斜眼，风骚地看米离，长长地叹一口气，说道：“原来是我害死了他们……”

她那神气，像是说她踩死了几只蚂蚁。她对着米离说道：“米离，别人杀你都是心甘情愿，只有我不愿意杀你。我要是杀死了你，天下还有哪一个男人能同我匹配？”

她是一个淫荡女人，听说米离同那么多的女人有过风流史，她自是心痒不止，心道：哪一日我也能同米离风流一番，也不枉我叫个淫怪。她说道：“米离，我叫淫娘子，你知道不知道淫娘子的滋味儿？人家说，从前的孔夫子听了一种音乐，三个月不知道肉是

什么滋味，我要是与你在床上欢爱一番，你也会三个月不知肉味儿，你信不信？”

米离信，她那神态，不由得不信。

她说：“米离，我不杀你，你也别害我，我跟定了你。他们想杀你，我天天跟着你，让他们杀也杀不成，好不好啊？”

米离不理她，转身走出茶馆。

天已昏黑，人也无踪，静夜风中，谁人共语？

米离听到了脚步声。

是归水。

他说：“你可以与她在一起，看她那模样，像是一个淫妇，你可以在你那兽欲发作时对她发泄一通。”

米离的眼睛很亮，他恨声道：“你……”

归水慢慢悠悠道：“不对么？你一来兽欲不是得去奸人家的女人么？”

米离不语。

归水道：“只是我知道，你不一定会看上她。我查了一查，发现有一件事儿很奇怪，看在我做了你仆人的份儿上，你能不能告诉我？”

“你想知道什么？”

归水的双目突地亮了：“你奸了那齐天甲的老婆，据说那女人很贪的，齐天甲不能稍稍离开她一步。齐天甲曾经到处弄药，只是为了满足他老婆的私欲。还有那个罗立的阴姑，她也是一个阴气很重的人，她与罗立不能共眠，据说一睡，罗立便会大大伤身。如今在开封府，你又奸了一个女孩子，人家都说她有一条别的女人所没有的辫子，你说，你是不是有病？”

米离咬紧了牙关，他听得心惊。

归水不傻。

他说：“你知道得多了，未必对你自己有什么好处。”

归水笑了，他说道：“你忘了，我就得提醒你，你是我的仇人，我非得杀死你。我连自己的棺材都不要了，就是要杀死你。我得知道你都喜欢些什么女人。”

米离看看归水。

他只要一拳便可以打死归水。

他说话很慢：“我要杀了你，我要杀了你……”

归水笑吟吟：“你可以杀死我，不然我一定会知道你许许多多的秘密。”

米离打了一个寒噤，他怕，他真的怕。

米离也有怕事么？他也有怕的人么？

他的眼里有杀机，他也许真会杀了归水。

归水一叹，说道：“其实你不会杀我，我知道你不会杀死我。”

米离的手软了。

归水说道：“你说过的，你要是想死，你一定让我杀死你，我看你也快了，你如今天天在糟蹋你自己，天天手不离杯。要不是你曾经死过一回，你的身子早就完了。”

米离不吱声，是不是归水说中了他的心事，他才如此沉默不语？

归水说道：“他们几个都是冷身子的人。他们是第一路杀你的杀手。”

“你早早晚晚会死在他们的手里，就是你再逃得快，你也得死。”

风吹得疾，没有一点儿暖意。

人也无一点儿暖气。如果有人追你杀你，你只以像一只兔子一般快逃，你活得会没有一丁点儿生趣。

米离说道：“冷身子是许顺的人，他们杀不死我。”

归水问道：“谁能杀得死你？”

米离缄默了，他不愿对归水说。

他愿意一死时，一定会对归水说。

归水说道：“你不妙了，第二路杀你的人来了。”

果然来了人。

是一抬大轿，那抬轿的都是大汉，健步如飞，直飞到了米离眼前。

有人打开了轿帘。

没有人下来，先是闻到一股浓浓的药香味儿，再就是听到了一阵阵很激烈的咳声。

咳声不止。

直咳到了所有的人都情愿替他受罪，再也不愿意听他的咳声了，才慢慢有一个人下了轿子。

他是肃杀。一身白衣、一脸傲气、一身病骨的肃杀。

“你要知道，我不愿意杀你。”

米离的神色很郑重，他面对着肃杀时，像是面对着他自己。他说：“我知道。”

肃杀道：“我慢慢来，我知道他们杀不死你。”

米离笑了，他笑时，竟有几分像是肃杀，他说道：“我不能让他们杀死，对不对？”

肃杀乐了，他说：“我病得很厉害，我还不想死。”

米离虽是被人追杀，但毕竟没病。

他说：“我从前也是有一个病身子……”

肃杀说道：“我知道，我听她说过你，我太知道你了……”

他听谁说过米离，谁能当着他说他米离？

他说道：“我来杀你，但我知道我杀不死你，我就不杀你了。”他指着归水说道：“他也是想杀你的，他可是天天在你身旁的。”

肃杀像是提醒米离，归水是最危险的人。

归水说道：“我不杀死他。”

肃杀有一点儿意外：“你为什么不干？”

归水笑：“有那么多的人要杀他，我忙什么？”

他可以不必自己亲手杀死米离，他可以笑吟吟看着所有的人轮番来杀米离，他可以看着米离身死。他很满足，他能报得了仇，还能亲眼看着仇人身死，他有什么不满意的？

肃杀说：“我是第二路，还有第三路，更有第四路，第五路，第六路……一直到第九路，你小心些好了。”

他又咳起来了，天也阴着，像是在替他不幸。

肃杀回头了，他要上轿。

归水叫住了他。

肃杀回头，看到了归水怪怪的笑意。

归水说道：“我很奇怪，你怎么不与米离动手？”

肃杀说：“我胜不了他，我为什么要动手？”

归水笑笑，说道：“我明白了。”

眼见得肃杀走了，在风里，隐隐还传来他那叫人难受的阵阵咳声。

第三十五章 不沾血腥难做人

米离已经三夜不曾入睡了，他只是逃，只是着着忙忙地逃。

他逃时不能躲，就是躲也没有用。归水在他旁边，一边走一边说道：“我得把我们走的路告诉他们，你看我从不留下什么痕迹。你猜我是怎么告诉他们的？”

米离不知道。

归水说：“我只是把我的一种无色无味的药粉扔在路上，他们便会跟来。他们要杀

你，我不能不让他们杀。”

他像是说杀一只猫，一只鸡，一条狗。

归水仍在笑，他说：“他们来了！”

话音刚落，便听得扑通一声，米离的身子便向下跌，跌得极苦，直落下去。

是一个陷阱，一个早就布好的陷阱。

他身子一轻，人便提足了气，再向上旋，直提到了地面。

七个和尚的铜钹敲向他的头！哗——哗——

一阵响亮的铜钹声震耳欲聋，七个和尚漫漫而起，一上一下，一直一曲，围起了米离。

少林有一阵，叫做“欢喜阵”，是百年前的一个犯了少林门规的和尚大喜和尚制的，他对于男女贪欢事儿极是上心，便从那男欢女爱中得了启示，化出了这一套阴阳相济的武功，叫做“欢喜阵”。这七七之数正合那阴阳之分，有阴有阳，便得大成。这阵式一起，米离便无法脱阵。

他大声呻唤，使起了“百兽舞”。

百兽习舞，也成大器。

但见人影幢幢，不见米离出阵。

归水在阵外说道：“米离，你要是死在这阵里，可枉了你一世的名头！”

有人高诵佛号：“阿弥陀佛！”

原来是少林的方丈无望大师到了。

那七个和尚听得无望大师高诵佛号，便齐齐纵身跃开，仍围成阵，虎视眈眈对着米离。

无望大师说道：“米离，你杀人无数，不如回头。我带你去那少林思过崖，你呆在那里，我可保你一生无缺。”

在少林方丈无望大师看来，米离对于此说定会应允，不然受天下武林人追捕，岂不是会很难受？

米离说道：“我不愿去少林。”

无望大师惊咦了一声，说道：“米施主，你赠老僧一副对联，对于世事看得极淡，入少林能脱世事，你何不乐而为之？”米离说道：“此一时彼一时也，我不能去少林。”

无望大师道：“少林能让施主消灾，你去那里最好，就连老僧也早早晚晚得施主教诲，我看施主还是不要推辞的好。”

米离的脸色阴沉，他说道：“少林也要难为我，这却是我始料不及的。”

米离多次救过少林的难，此话说来，也颇伤心。

无望大师的本意是劝劝米离，让他随少林寺僧去少林，如果他去了少林，便可保一条性命。但无奈米离坚执不允，让他也是无法。

无望大师挥袖一退，那七个少林和尚冲了过来。

铜钹震声再起。

铜钹果然厉害，那一阵阵钹飞，像是墙壁，又像是利刃，直射而来。米离飞身闪开，再一落地，回头再看铜钹又是飞回。他躲了几次，都是堪堪躲过。

无望大师叹道：“米离，你无法胜得这铜钹阵，还是随老衲去少林，也免了许多干戈。”

米离长啸一声，说道：“无望方丈，你少林休要逼我，如果逼得我急了，彼此的面子须不好看。”

唰——一声疾响，更有一张铜钹在米离的眼前闪过。这一钹厉害，米离一闪，肩头竟是出血了，血流如注。

米离正在惶急，那归水大叫道：“米离快死了，米离快死了！哎，直是可惜，不知道那七路人马都是谁，看不到那七路人马的热闹了。”

米离恍悟，还有七路人马要杀死他，他不能死在少林寺的人手里。

一声清啸，如龙吟在天。

便见米离的身子在众僧间疾走，他的步法太怪了，让那些僧人竟是看也看不清他的身影。只听得“当”地一声，一只铜钹竟碎了。再听得“当当当”一阵子急响，那许多的铜钹都变成了一地碎片儿。

七僧都是呆立。

无望大师也面色如土，他不知道米离竟会这种功参造化的功夫，他说道：“这不是百兽舞，也不是寂寞剑，这是什么功夫？”

米离道：“苑老爷子的阴阳鬼步。”

无望大师说道：“米施主，老衲要你上少林，是福不是祸，只怕你一意孤行，别人容不得你了。”

米离笑笑，说道：“多谢大师成全。”

少林寺的人退走了。

归水写道：

“五日，少林寺僧用铜钹阵，困不得米离。”

他问道：“米离，你怎么不杀少林寺的人？”

米离：“天也有好生之心，我怎么能胡乱杀人？”

归水看着米离，不语。

两人再逃。

肃杀的传令很有效：

“七日，

米离在河间府，

住一家小客店，

他与归水住一处，

到了夜半时，

米离醒了，

叫起了归水，

离开了客店。

八日，

他与归水雇了一辆车，

走了五十里。

九日，

米离在向乡镇。

此时跟着他的，

有七路人马。

正是月圆时。”

归水正喝着酒，他眼睛瞪得很亮，看着米离。

“我今天一定会盯着你，无论你走到哪里，也得跟着你，我知道你到了月圆时，一定会去找一家有女人的人家，去奸人家的女人。这时你会不择手段，你会迫不及待地去她那里，无论那里有多大的危险……”

他喝下了一口酒，放声大笑：“你要去找女人，你就死定了，那些人会在那里等你。”

月亮升起来了，看那月正圆，世上的食色男女是不是也会像米离一般，到了月圆夜便急躁不安，一心想男欢女爱。

世情世事，大抵是食色男女。

归水盯住了米离，他像盯着一条蛇，看着他的手，看着他的眼睛。米离有一些焦躁不安，他的手在抖。

归水道：“你要受不住了，你的百兽兽性要发作了，你得发泄你的兽欲，你得找一个女人，还得是一个阴气很重的女人，才能再活一个月……”

“别说了，别说了！”

米离冲过来，要扼住归水的咽喉。

但他止住了。

归水道：“一到了月圆时，人都知道你要再去祸害人家的女孩子，他们正在那里设置陷阱，他们在等你，要在那女孩子的家里捉到你，捉奸捉双，把你拿到江湖人那里，让人看看米离都干些什么。”

米离抖得更厉害了。

归水道：“你得走了，再不走，你会受不住。”

米离抓住那桌角，低声嘶吼，他像是一只困兽，在笼子里团团转的困兽。

“你不能奸人家的女人，你要死就只能死在这里。”

米离红眼了，他怒吼着，抓住归水。

“你走不了，你要走就会死。”

米离把归水扔下，他怒吼着，冲出去。

月圆之夜，人都做什么？

肃杀与他的人都隐在一片树林里，他此时谁也不见，只是在他的帐篷内，他的下人也知道，每逢月圆夜，他必是在帐篷里与他那些棺材里的妻子团圆。肃杀是一个很挚情的男人，他会对着那些女人倾吐他的心事。

肃杀坐在帐内，把玉娘抱在怀里。

他说：“玉娘，你说，我日日夜夜思念你，你想不想我啊？”

他泪流满面。

帐外，有几个大汉在那里肃立，他们只记着一件事：要有人敢走近肃杀的这一间帐

篷，他必死！

河间府的女人很媚，她们不像那些通州大衢的女人那样抛头露面，但也不像苏杭小巷那里的女人羞涩忸怩，她们都是小家碧玉，是极媚的女人。

米离是不是要来奸这里最美最艳的女人？

眼见得有一个男人飞上了房脊，那人飞得极快，眨眼间人便进了一家大院落。

进了小楼，是春日美人凝装呆望，想入非非的小楼。

小楼很巧，东折西绕，人便来到了楼上。

一个美人正坐在她的床上，看她灯下，极尽妍丽，乌发玉颜，很是俏生。男人便对她道：“你为什么不睡？”

美人看到他，很是吃惊，她说：“你是谁，我家里没有你这个人。”

“我不是你家的人。”

她说道：“你来我房里做什么？”

“你一人睡，是不是很寂寞？”

她不能说她不寂寞，她也不能说她寂寞，所以她不说话。

男人笑了，他经过无数个女人，世上如有一瞬间便能打动女人的男人，那就是他了。

他说：“我来，是想同你说说话。”

有什么可说的？

月亮、花草、风，还有树木间的蝶。

慢慢凑上去，搂着女人，女孩子毕竟未经过男人，她轻轻地尖叫了一声。

他说：“别叫，别叫，有人来了，看到我与你在一起，对你没好处。”

女孩子脸也红了，她扑扑心跳了，她心里只想着这一件事儿：如果有人看到了她，那怎么办？

如果真有人看到了她与一个男人在一起，她纵有百口，也是说不清。

他慢慢地摸女孩子的身子，他知道，你要摸女孩子，不能先摸她的腰，你得先摸她的手，再摸她的头。后来慢慢地她动情了，你再摸她的身子，摸她的腰。

房里无灯，女孩子身子在抖，她说：“我能不能点好灯，看看你？”他笑一笑，说道：“过一会儿，你什么都能看到，急什么？”他吹气时，有一股香气，这香气吹得女孩子欲醉。她有些昏昏然了。

忽地，一根枪刺从床下抢出，直刺那男人的腰！

很急很快！一枪刺头！

房间里的灯都亮了，有许许多多的人都站在房间里。

女孩子尖声叫着，她未想到有这许多的人能在她的房间里。

那男人反是不慌，他冷笑道：“果然来了，许顺，还有你们这些名门大派的人！”

那许顺冷冷道：“米离，你叫她走开！”

那男人的面罩戴得严实，但人家都知道他必是那个乐于在月圆夜奸人妻女的米离，他不是米离，还会是谁？

许顺说道：“米离，你今天必是会死在我们手里，你是一代风流人物，你放了那女孩子！”

那米离的身子忽地一阵子急抖，他怕这些人，还是到了月圆夜，他不能压下他的淫欲？

许顺哈哈大笑，叫道：“你死吧！”

他双手化掌，一拍拍击向这个追花客米离！

米离大叫一声，他直扑上去！

他的身子如纸鸢直飞，飘摇向天！

本来米离的功夫，比起这里的所有人，都是厉害，但到了空中，他的身子忽地落下来了。

他没力气了，他抬起头来，对着许顺说道：“你如愿了……你如愿了，好不好？”

冷天找到了丑女，他看到丑女坐在一群流浪汉中间，与他们一齐喝得酩酊大醉。

他问：“你在这里做什么？”

丑女抬起了头，说道：“今夜月圆……”

他们都明白，月圆夜对米离最是危险。

冷天说道：“有些事，我想不明白……”

丑女冷冷道：“我也想不明白。”

冷天问：“你也想不明白，我去问谁？”

丑女抬起了头，她的眼里有泪：“你该去问谁，你去问啊？你是不是男人，男人做事怎么这么婆婆妈妈的？”

冷天看到了她的泪，那是绝望的伤心的泪，他的心刺疼了，他站起来，一声不吭，直向夜里走。

夜里有鬼魅，就一定有米离。

第三十六章 田乐儿

大脑袋方方与他的三个女人是许顺手下的兵，但大脑袋方方不乐意听许顺的指派。

他笑对他的三个女人道：“自古英雄多寂寞，哪有人多乱哄哄？”他带着三个女人走了。

他不想走远，他要看看米离的热闹。他跟着肃杀。

他看好了肃杀，看肃杀那模样，确系有些古怪，他好奇心重，但对于米离的态度却很暧昧，他不乐意杀死米离，还是他另有鬼胎？

刺刺知道大脑袋方方总会有些出其不意的举止，便也由他。

他们在夜里，看着那肃杀的帐篷纳闷。

“肃杀夜里总是这么郑重其事的，他干什么如临大敌？”

“他帐内有好东西，怕人家看。”

“他那帐里有什么好东西，只不过有几个鬼老婆就是了。”

刺刺忽地眼睛发亮，对方方说道：“我们三个人要死了，你会不会像肃杀一样，天天带着我们的尸体走？”

方方呸呸地吐了几口，叫道：“胡说，胡说！我干什么要带着死人？”

磨磨说道：“你不会带我，也不会带佛佛，但你会带着刺刺。”刺刺正半笑不笑地看他。

她轻声问：“方方，你说一句实话，你会不会带着我的尸体走？”方方的头大了，他不愿意说，但他不得不说，他说道：“不会。”在许顺的指派中，他们是第六路。他们的前面有少林的无望大师、武当的赫雨道长，还有罗立那几人。

刺刺道：“九路人马去追米离，也够热闹的了。”方方大笑：“我就喜欢热闹。”

他们知道米离在哪里，一路追去，一路必是有米离的踪迹。那佛佛嘟哝道：“米离也不傻，他怎么让所有追他的人都知道他的去向？”刺刺说道：“他身边有那个归水。”

佛佛道：“我看不对，要是米离做下了恶事，他得没命地逃，哪里能在身边有一个归水看着，天天如丧家犬？这里必是蹊跷。”

方方一拍大脑袋，说道：“是啊，我看也有古怪。”

他们追着米离，跟在那第五路人马的后面。

第五路人马都是与米离有深仇大恨的人。

他们是罗立、悟小和尚、张稳婆。

他们如今已经到了米离的眼皮底下。

米离正坐在地上歇息。

悟小和尚与罗立、张稳婆到了。他们三个都呆呆看着米离。

张稳婆说道：“米离，你不如自尽算了，省得有这许多的人为你操心。”

米离看看他，说道：“我不想自尽。”

那罗立大叫道：“你让天下所有的正道人士都来追你，要你一死，不如你自尽。”

米离说道：“我已经死过了一回。”

他的眼里有云翳，他是不是想起了他那一死，想起了一句老话：千古艰难唯一死？

米离看着张稳婆，说道：“为什么还不动手？”

张稳婆笑笑，说道：“要杀死你，还不那么容易。”

他们在米离的对面露营。

悟小和尚忽地睁大眼睛，对米离道：“米施主，我要对你说说《金刚经》。”

在悟小和尚心里，他要对米离说说经文，能让米离少造些冤孽，岂不是更好？

米离说道：“十年前，我去少林说法，与你少林的无望大师、无欲大师都曾谈经，他们两人都败给了我。”

悟小不语了，他绝没有无望大师那么深的造诣。

罗立看着米离，他目眦尽裂，他恨米离，他恨不能立时杀死米离。但他的九把刀奈何不了米离。

在米离眼里，他的阴阳九刀只是儿戏。

天晚了，所有的人都在假睡。

悟小和尚在想如何能说动米离，让他去少林服罪。罗立在想着如何杀死米离。那张稳婆在想什么，他在想着他与那女人的亲热，想着他必须杀死米离？

米离很累，他累得再也直不起腰来。

他天天如一条丧家犬一般被人追，他还能活几日？

归水还想折磨他，说：“你不能睡，你要是睡了，就会被人砍死。我想过一百种一千种你的死法，可还没有一种是你死在睡梦里。”

米离笑笑，嘟哝道：“谁愿意杀死我，他便动手好了。”

夜很阴沉，所有的人都不动，他们是不是在等待，在等着米离睡沉，便会动手杀他？

只有那悟小和尚不曾入睡。

他看到了一个女人，一个袅袅而行，须臾便来到眼前的女人。

她愁眉紧锁，盯着米离看。

悟小和尚以为她也是米离的冤家，便轻声问：“女施主来这里，要做什么？”

她轻声叹了一口气。悟小看她，罗纱微掩，却是掩不住她一身媚态，那一身罗纱，仍是不掩她姣好身材。一双眼睛如愁云淡雾，慢慢地锁住一厢情愿的男人心，一袭欢笑，便扰尽了男人梦。悟小和尚虽是出家人，却也心怦怦直跳。

她是什么人？她来做什么？

“你是谁？”

“田乐儿。”

悟小和尚知道她，她是狂刀苟尘的妻子，只是她也被那米离奸污过。

她蹲下身子，看着米离，说道：“我能杀死你，我一定要杀死你，我得杀死你！”

悟小和尚决心不动，如果米离要死在别人手里，他还能一拦，但田乐儿要杀他，他只能眼睁睁地看着。

忽地，那田乐儿的身前，站了一个人影。

那是张稳婆。

他对田乐儿道：“你不能杀死他。”

田乐儿嘤嘤哭泣，她说：“我要……杀他，我要杀他！”

谁都知道，狂刀苟尘与他的妻子田乐儿是一对很美满的夫妻。有人笑说。从前的狂

刀夜夜在外面喝酒，总是夜不归宿，但自从有了田乐儿，他天天都呆在家里，直到他死。

张稳婆说道：“你要杀他，谁都愿意。只是就这么杀死了他，是便宜他了。”

田乐儿的眼翳很深，她轻声问：“那怎么办？”

张稳婆说道：“一人吃他一片肉，一人给他一刀！”

他说得凶凶的，让那田乐儿也不禁哆嗦了一下。

她哭了，她说：“他竟当着我男人的面儿，奸污我，他干尽了坏事，我丈夫是一个顶天立地的人，他怎么能受得了这气？”

她呜呜直哭。

她慢慢来到了米离面前，叫道：“米离，米离！”米离醒了，所有的人都醒了。

他看眼前的女人。

“我不认得你……”

田乐儿颤抖着声音：“你不认得我，你怎么会认得我？你奸污我时，你怎么不说你不认得我？你到我家，杀死我的男人，你个混蛋！”她扑过去，扼住了米离的脖子！

她想掐死米离！

米离已经要窒息了，他直盯盯地看着那田乐儿。

这个女人会杀死他，他只是一吐气开声，这女人便会给震出去，给他震成重伤。但他为什么不动，他的身子为什么要软软地……那归水忽地大声道：

“十一日夜，米离被一个被他奸过的女人掐死，那女人一掐米离，米离便不反抗，看来他情愿一死。”

米离不动，但他仍能吐声，他问道：“你是谁？”

田乐儿很有气力，就是苟尘在世时，也总是赞她田乐儿有气力，可米离在她全力一掐时，竟能若无其事，吐声问她，不由得她不心惊。她放开了手。

归水一叹，说道：“我就知道，米离决不会死在女人手里。”

米离看看田乐儿，说道：“我不认得你。”

她怒道：“你不认得我，你奸污我时，怎么不说这句话？你怎么不说你不认得我？”

田乐儿看到了一个男人，那是许顺，他盯住了米离，说道：“米离，你在女人身上造下孽，你也必是会死在女人手里。”

米离忽地大笑，说道：“好，但愿你说得对，我情愿死在女人手里。你记着，我最后死时，一定得死在女人手里，千万不要让你们这些臭男人碰我！”

他哈哈大笑，笑声里有一种不可解的愁郁。

月亮圆了，在这圆月的夜里，田乐儿会向何处走？

她什么也不看，一直走到了一处野地里。

她坐在风中。

看来，她是要在这里露营了，她什么东西也不带，只是躺在那地上。

过来了一个男人，一个看来对她的身子及她的一切都熟悉的男人。他先是跪在田乐儿的身旁，用他的舌头轻轻舔田乐儿的皮肤。像一阵轻风，在田乐儿的身上吹过，她快活地一紧身子，哆嗦了。“别.....别.....”

男人说道：“你是一个好女人，一个疯女人，一个好女人必是一个疯女人.....”

他像是在梦呓。

她推开了他的手，她叫道：“你知道那个人是谁？对不对？你说，他是谁？他是谁？”
“不是米离么？”田乐儿嘿嘿冷笑，她说道：“你以为我会不知道么？你要知道，女人是有直觉的，要是有一个男人与她睡过一夜，再要她认出那个男人来，那很容易.....”

男人嘻笑道：“你能从众人里认得出我来么？”女人嗔道：“烧成了灰，我也认得你。”

她盯住了那男人，说道：“你别嬉皮笑脸，我告诉你，我一定要找出那个男人来。我得宰了他，给狂刀报仇！”

男人的手很柔软，他会用一只手说话，女人再也不吐声了，她直哀求，说：“别动，别动，我受不了。我受不.....了.....”男人很粗鲁，说道：“你看看，月亮还不那么圆，你没事儿，你没事儿.....”田乐儿大声道：“不，不.....”她起身来，对着那男人道：“男人是什么东西？他们快乐一阵子，便都跑了，再找他们，哪里找去？看女人生孩子，女人受苦，还哪里有男人的事儿？你走开，走开！”

男人不语，他看着田乐儿生气，他的眼睛里仍有火。

他叫了一声。从暗夜里走出了两个女人，这两个女人过来，无声无息地跪在他的面前。

男人若无其事，他伸出手去，抚摸着那两个女人。

两个女人发出那呻吟来，让田乐儿心里也烧起灼火的呻吟。她看着，看呆了。

男人冷笑，说道：“我有许多的女人，你只是其中的一个，你只是朵残花.....”

田乐儿哭了，她捂着脸，直哭着跑了，跑得无影无踪。

那男人忽地扑倒了那两个女人，那两个女人趁势撕开她们自己的亵衣，她们笑着偎向男人，她们在讨好这个男人，她们怕这个男人。男人笑道：“你们好，还是你们好，不用怕什么月圆月缺，你们好好侍候我！”

他的身子软在那两个女人身上，他还不忘说了一句：“跟着她！”他在对谁说话？

第三十七章 谁在杀人？

米离入睡了。

他不想着那些女人，也不想着有人要杀他，他就能入睡，能睡得很香。

他的睡意里有一种快意。

坐在他周围的人，没有一丝倦意。

张稳婆说道：“天下只有一个人能这么睡，能对压塌天的事儿也不在乎，他就是米离。”

罗立说：“他不怕死。”

他刺杀过米离三次，他知道米离浑不惧死。

悟小大声道：“能入禅者有佛心，他要是不作恶，必是一个大禅者。”

忽地，那罗立站起，他怒叫道：“我要杀死他，我要杀死他！我看到了阴姑，我看到了阴姑。你们看没看到阴姑，她正站在米离的身后？你们看没看到她？”罗立的九把刀都握在手里，他叫道：“阴姑，你看，我杀了他，我宰了米离！我再与他一同去阴曹地府去！”

九把飞刀直奔米离！

归水一声叹道：“完了，米离完了，他再也不能让天下武林中人日夜不安了！”

那九把刀很快，直插在米离的身上！

米离竟是熟睡不醒。就是再愚钝的人，也知道此事不妙了。

忽地，米离站起身来，他说道：“你杀不死我。”

那九把刀正插在他的身上，有一把直插在他的心窝，他怎么会若无其事？他怎么会不死？

他看定罗立，说道：“我奸过你的妻子，你怎么对我，我也不会杀你！”

罗立按捺不住，他嘶吼道：“米离，米离，我宰了你，你再不理我，我也宰了你！”

他扑向米离，在米离的身上叭叭叭连击十几掌。

米离看他，那神色很是悲哀，不知道他是为他自己不能死在罗立的手里悲哀，还是为罗立总不能杀死他悲哀。

他慢慢说道：“还是睡吧。”

悟小和尚与张稳婆都来拉罗立，他们再坐下来。

罗立也稳下心来，既是他不死，总有机会看着米离死，说不定他真的会死在自己手里，那时岂不是报了凤姑的仇？

他们都睡了。

忽地一声尖厉的叫声。

这不像是人声。

几人都跳起来。

四外看看，竟是没了罗立。

米离在眼前，悟小在眼前，张稳婆也在眼前，还有一个在米离身边须臾不离的归水。只是没了罗立。

“罗立！”“罗大哥！”

几个人找来找去，昏昏光下，看到在远处有一个黑黑的身影。

张稳婆去推一推，说道：“罗大哥，你叫我们找得好苦，却不知你在这里。”

那真的是一个人，也真的是罗立。他张大了眼睛，看着众人。

不料得那张稳婆一推，罗立应声而倒。

罗立倒在地上，几个人打着了火折子一看，不由得一声惨叫。罗立死了。

他的脸被人抓坏了，脸上有七八道血痕。那血痕透得深深的，直把一张脸也撕成扭歪。看去他的模样很是吓人。

是谁杀死了他？

众人一齐看着米离。

米离受不住这眼光，他说：“你们是不是要说，是我杀死了罗立？”归水道：“别人与他无怨无仇。”

米离说道：“是怨是仇，谁说得清？”

米离指着他身上的伤痕，说道：“如果我要杀死他，我早在他动手杀我时，我便杀他了。”

众人默然。

但归水忽笑道：“米离从来要做大侠状，他杀死人，何必要我们看到？”众人心认他说得有理，但没人吱声。

张稳婆笑笑，说道：“米离，这里与罗立有仇的人，只有你一个，是不是？”

米离仰头而叹，说声是。

张稳婆笑道：“那就对了，既是你奸了他的妻子，你定会杀死他。”归水突地说道：“我一直看着他，他没杀人。”

人都盯住了归水看。

归水说道：“他与我有杀父之仇，我日日夜夜想杀死他，可他没杀罗大哥，我看的。”

既不是米离杀人，会是谁？

夜仍阴沉，众人看着那沉沉夜，都有一丝恐怖。他们怕，怕不明不白死在这里。

他们几个人只有米离不怕死，他应该死在众人的刀下剑下，如今他还没死，只是他还有一丝侥幸罢了。

悟小和尚说道：“我来看米离，你们睡好了。”

人人都很疲倦，他们跟着米离奔波，他们看着米离奔命，他们想杀米离，但他们又杀不得米离。不知到了明日，死的是米离，还是他们中间的哪一个人。

悟小和尚说道：“我会一眼也不眨地盯着米离，如果有一点儿风吹草动，我一定会叫醒你们。”

众人睡了，他们睡得很熟。

天亮了，他们是不是还得与米离一同奔命？

最先醒来的是那个归水，他看着众人。众人的睡态都很狼狈，看样子都是困得极了，顾不上有什么好姿态。他笑笑，看着那悟小和尚，小和尚也低头睡着，他轻轻叫道：“悟小师父，悟小师父！”

悟小不答。米离也在昏睡。

归水想一想，他不愿意让众人看到悟小不曾认真看着米离，他轻轻动去，一推悟小：“师父，师父……”

他推了一手血。

不由得他不大叫一声。

所有的人都醒来了。

他们看着悟小。

悟小死了，他的嘴角有一丝笑意，一丝冷冷的笑意。

他看到了什么，他死时竟是从容不迫，竟像是看到了一个熟人，连他自己会死也不知道，只是一味地笑？

归水看着张稳婆，张稳婆看着米离，他忽地大叫道：“米离，你把我们都杀死好了，你杀啊，你杀啊！”

他扑到了米离眼前。

米离说：“我没杀人。”

他看着所有的人，说道：“我没杀人。”

可谁相信他？

米离看着渐渐逼近的人，他的心里很是悲苦。如果他出手，这些人都会死在他的手里，但他不能出手，他万万不能出手……

他是不是最后会被逼得不得不出手，冲出重围，再去逃命？

忽地响起了一阵咳声，这咳声太厉害了，一阵比一阵厉害，直咳得像米离这般铁石

心肠的人也不得不抬起头。

看到了肃杀。他看着地上的死人，看着那悟小和尚，说道：“离，你的罪越来越大了，就是有一百张口，你也说不清。”

米离看看他，长吁了一口气。

肃杀对米离说道：“你很像我认得的一个人，你很固执，她也很固执。”

米离的眉尖蹙一蹙，想必是肃杀提起的那个人叫他很不愿意回顾。

肃杀说道：“米离，我知道这两人不是你杀的。但你应该知道，因为有了你，在这条道上，所有的私仇公案都会用血来洗清。”

米离默然。

他能说什么？

肃杀把那悟小和尚放倒，看看他的胸前伤口，说道：“这是用一种大力阴柔掌功击在他的胸前，他一时不防，方才中计而死的。”他看着米离，说道：“自从你练百兽舞，人家都以为你会阴柔掌力，但我知道你不会。因为百兽舞本身就是阴阳相济的功力，你绝不会再专练什么纯阴的功夫。”

米离不语。他像是对肃杀的话不感兴趣，他盯着肃杀，神情若有所思。

肃杀道：“虽悟小大师不是你杀死的，但他是因你而死的。你也逃不了这一罪。”

米离忽地长吟道：“水水水水不不，风风风风习习！”

他缘何长吟此句？是不是有感而发？

但没人能知道他此时心境。

肃杀说道：“米离，你像我一样，必是不会久于人世，你能不能给我一个机会，让我与你一斗。如果我在死前斗败了你，给我也大添了光彩。如果我死在你的手里，岂不是比死在那些苟苟营营的人手里更好？”

张稳婆一些人心道：要说与米离一斗，也只有这肃杀与那个许顺能够，米离也会愿

意与他一斗。

但人们看到了米离的眼神，那是惊惧的眼神。

他忽地叫起来：“不，不，我决不同你一斗！”

众人心都一凛，他怕肃杀么？他死都不怕，怎么会怕肃杀？

他为什么不愿意同肃杀一斗？

忽地有人拍手笑，那人笑道：“好，好，我看这法儿好。我带着这许多的人追一个人。就是米离死在我手，我也不光彩。不如我与他也公平一斗。原来我也想着这个主意，不料得被你抢了先。”

众人抬头，看到了那个许顺，那个无所不能的许顺。

他身前身后，前呼后拥的跟着许多的人。他们都有一个很怪的名字“冷身子”。

米离看到了许顺，他的眼睛忽地亮起来，他对着许顺说道：“我愿意与你一斗。”

怪事，肃杀愿意同他一争，他不情愿。这个许顺只是轻描淡写地说上一句，他便一口应允，这其中必有奥妙。

许顺也是想到了这一点，他笑笑道：“只是肃杀先向你挑战，你再找我，岂不是不给肃杀面子？”

肃杀听明白了许顺的话。

无论是谁，他要斗米离，都不是一件小事，说不定会丧命当场。就是他们两人，南肃杀、北许顺，也不一定会是米离的对手。

肃杀看得清许顺的心思，他怎么办？

肃杀对许顺不屑一顾，他说道：“米离，我告诉你一句话，我愿意死在你手。”

说完了这一句话，他便弯下了腰，咳了起来，他这一次咳得太久了，直咳得所有的人都盼他再不咳了。他咳得像是血气都断了，他直喘，对众人道：“对不住，我的病很重。”

米离看他，眼里有一丝怜悯，他说道：“你是一个病人，我不同你斗。”

肃杀看看米离，笑笑说：“是么？”

他喝令手下拿来了一把刀。

这是一把精钢的刀，刀身子在朝阳下闪闪发光。

肃杀说：“这把刀很硬。”

众目睽睽下，他竟若无其事，叭叭把那一把刀拗折，直折成几断，扔在脚下，说道：“米离，你看我像是一个病人么？”

米离从他的潮红的脸上看出了他的病态，也从他的眼里看出了他的狂热，他说道：“好身手！”

肃杀忽地仰头大笑。

米离看着所有的人，他说道：“我得走了，我告诉你们，除了肃杀，我愿意同你们所有的人决斗。就是你们一齐出手，我也不在乎。”他转身走了。

众人无语。

归水也走了，他跟着米离，他仍是下了决心，米离走到哪里，他便跟到哪里。

没人声响。

他们是不是觉得他们这一大群人跟着米离，追杀米离，心里有一点儿羞愧？

第三十八章 下个套子让你钻

田乐儿慢慢踱入了屋子，在这间屋子里，只有他一个人。他是北方许顺，是名闻天下的武林要人，他时常一个人呆着，躺在床上沉思默想。

他有一个嗜好，愿意光着身子躺在床上闲想。

田乐儿慢慢走到了他面前，她轻轻抚摸他的根蒂。他不动，也没一丝快意。

她说：“月亮圆了，那一夜里，你好愿意同我……”

他看她，像是看一只发情的野兽，说道：“可惜，我又不愿意了。”

她吃吃地笑，说道：“一个米离，被你们撵得狗爬兔子喘，直追得他死也不成，活也难受，你们还想做什么？”

许顺不响，他很满意么？

不是。

他知道米离，从前的流花女人谷被米离给挑了，再后来是那个不可一世的艳尼庵，也败在了米离的手下。

一个人不可能时时走运。但这个米离总是很走运，好像那个苑老爷子把他从那坟里扯出来以后，他便时时走运。一直到如今，他还是不死。

他像一个杀不死的人。

许顺怎么对付米离，才能让他乖乖去死？

哇哇——像是有人在哭。

田乐儿说道：“是那个老太婆在哭，她在哭那个男人。”

她不知道她的男人是谁，只是知道他来了她的屋内，和她有过那么一夜，他说她是世上最好的女人，最美的女人，他不会忘记她的。他就走了，再也不回来了。后来来了一个男人，这男人如是她的男人就好了，他长得很有富贵样儿，他带着许多的人，前呼后拥的，他带走了她。

她很快乐，以为这男人看中了她，但到了他这里，她才知道，她慢慢会头发变白了，她的脸也皱纹密布，她成了一个老太婆。

她要疯了，她天天扯着她的羞处那长长的毛发，叫道：“他说了……我是一个好女孩儿……他说他喜欢我……”说完后，她便咯咯笑。

笑声如铜铃般脆，但一看她那满是皱纹的脸，人不禁吓了一跳。看押她的男人得了一道很奇怪的命令，不能让她把那长长的毛发弄掉。

那些看守她的男人暗笑：原来许顺也看中了她的那长长的羞发。也怪，世上的女人有多少，但从没听说过有一个女孩子的羞处会有那毛发，能编一条长长的辫子的。

独有她是。

田乐儿说道：“你把她带来，是不是也想尝尝鲜？”

许顺笑笑，说道：“她是一个老太婆了，我怎么会喜欢她？”

田乐儿笑笑，黯然道：“我从前也曾是一个老太婆.....”

她的脸色不豫，她想起了那一段很让她伤情的日子。

许顺抱住了她，说道：“你是一个好女人，他能治好你的病，我也能治好你的病。只是我治的是另一种病.....”

他的手不老实了。

那女孩子的头发都是白的了，她嘟哝道：“你说过的，你说我最好看，你说我最难忘，是不是？我现在好看不好看？你看啊，看啊，头发都是白的了，你看，只有这里不白.....”

她的腿仍是半掩半露，从前的那毛发给她带来了一夜欢娱，如今它能给她带来什么，只是不幸么？

她念叨道：“你说，你会来看我，你一定会来看我，你说话算不算？你说了算不算？”

忽地有人应声了，那人的声音很轻，但在她的耳旁很响：“算，我说了就算，我从来都是说了就算。”

是那个蒙面人，那个蒙面的男人。

她的身子抖起来了，她听得清他的话，他是那个男人，那个与她有过一夕欢娱的男人。

他终是来了。

她说：“你来了，你来了……你看，我老了呢……”

他说：“我不嫌你老，我也会老，我也会很快就变老。”

她尖声叫着：“我不要变老，我不要变老，我还要做一回女人，我不要变老……”

轰——门响了，门被炸开了一个大大的洞。

从门外走进来了许顺，他的身后跟着许多的人。

他说：“米离，你要是自尽了，我便会保你一具完尸，我会不让我的手下看你的真面目，我会让杀手把你埋在一个人所不知的地方……”

那人的身子一震，他忽地笑道：“许顺，你已经知道了我是谁，何必装假？”

许顺长吁了一口气，说道：“我知道你是谁，但我不愿意说。你愿意对所有的人说你是谁么？”

那人轻声说：“我愿意。”

那老女人忽地跳飞了白发，对他说道：“你告诉我，你是谁？你真的是谁？我会去找你，我会告诉人，你是我的男人，我会对所有的人说……”

她的话像是一阵风，吹去了他的信心，他轻声说：“我不能说，我不能说……”

许顺像是柔声劝他，说道：“对，你不能说，你一说，不光是你没了面子，还有人也得没面子了。你说，你不该让她也没面子，对不对？”

那人忽地像是受了伤的野兽，长声嘶吼起来。

许顺说道：“你带着这个女人走，你把她带到哪里，我便会追到哪里，我看你还是不带她的好。”

那蒙面人说道：“不行，我会带她走，你要是不让我带她走，我会同你作对。”

许顺冷笑。

他怕人家同他作对么？

但过了一会儿，他对那蒙面人道：“好，你带走她好了，只是你休叫我再看到她。”

那人带着这白发女人走了，他扯着白发女人的手，说道：“我带你去找一个人，好不好？”

白发女人咯咯笑，仍是女孩子铜铃一般的笑声，她说：“好，我跟你，你带我去哪里，我就去哪里。”

许顺陪着他们走出屋子，他说：“我不会永远让你。”

那人沉声道：“我知道。”

他扯起了那白发的女人的手，两人飞上了树梢，在那树上渐渐弹跳，渐渐去远。

田乐儿问许顺：“为什么不杀死他？”许顺冷笑，说道：“他还值得一杀么？”

他看着远方，忽地眉头紧锁，说道：“我不知道怎么杀他，如果我能杀死他，我一定动手杀他，一时一刻也不等。”他手里握碎了一只酒杯。

如果不是月圆夜，米离的脸就永远是一种很平和的淡淡的笑意，一种对于天下再大的事儿也不看在眼里的淡淡的笑意。

他迎面碰上了肃杀。

肃杀仍是那一袭白衣，那一袭同米离一模一样的白衣。他对着跟着米离的所有的人笑。

他的笑很有善意。他说：“被人杀和杀人都不是一件很快活的事儿，对不对？”有的人点头，有的人沉默。

肃杀笑了，他说：“我有些好酒，我想再同米离喝一杯。”

米离的脸沉着，他看着肃杀，像是有一丝犹豫，不愿意同他喝酒。肃杀大笑，说道：“张稳婆，还有你们这几个人，你们愿意不愿意喝一杯天下最好的酒？”

当然愿意，他们又累又饿，有好酒好菜，他们可以先不想着米离。

天当帐幕地当桌，摆上了所有的好酒好菜。

肃杀说道：“不论别的，只说喝酒，米离你是天下第一。”

米离忽地沉下了脸，说道：“我不是。”

那肃杀忽地冷笑了，他笑道：“对对，对啊，你不是，她才是，她才是。”

那些人不知道他说的是什么人，一个个都在心里暗自猜测，他说的那人是谁？

忽地觉出头昏脑胀，张稳婆叫道：“酒里有毒！”

他跳起来，直扑向肃杀！

他想对肃杀出手，但他的身子一晃再晃，直晃到了肃杀的眼前，扑通一声倒了。归水也斜斜地倒了，他说道：“我该记着，十三日，肃杀用毒……”

一句话没说完，他便倒在肃杀的眼前。

米离看着肃杀，他轻轻叹一口气，说道：“你不该用毒。”

肃杀轻轻地笑，像是一个顽皮的孩子在玩恶作剧，他笑道：“我不愿意对他们下毒，我只是让他们头昏，到明天，他们会忘了今夜的事儿。”

他对着夜空，说道：“我找你来，不光是要你来喝酒。我们之间，从来就没有那么轻松。”

米离的手里握着酒杯，他忽地变得伤感起来了，他说道：“不错，我知道。”

他在玩弄酒杯，肃杀忽地说道：“她也这么玩么？”

米离听清了他的问话，但他假作听不到。肃杀大声道：“我问你……算了，我求你做一件事儿，好不好？”

他说是求，但他说话的口气很是倨傲，像是米离有求于他。

米离说道：“你说，有什么事儿？”

他看着那人的面罩，说道：“你直说好了。”

那人吃吃笑，说道：“我老娘从来不好色，但我却是不同了，我愿意娶一十九个老婆，你看她好不好？”

他一声轻轻呼哨，从暗夜里推出来一个女人，一个满头白发的女人，她来到了米离的面前。

她就是那个开封府的女孩子，那个在河边洗衣的女孩子。米离看到了她的白发，心不由得揪扯起来，他的眼睛不敢再看她。

那男人对着米离说道：“你是我的长辈，我要娶她做妻子，你来看一看，她漂亮不漂亮？”

米离忽地跳起来，他一揪扯住了那男人的衣襟，叫道：“混蛋，你为什么要娶她？！你放了她，好不好？她跟着你，有什么好处？”那男人被他一扯，竟是身子也要离开了地面，他不怕米离，他奸声笑着，说道：“骂得好，我也一直骂我自己，我骂我自己是一个混蛋，我是哪一个混蛋作下的王八蛋？！你说啊，你说！”

他怒目瞪着米离，不甘示弱。米离说道：“她很喜欢你。”

那男人乐道：“不错啊，她不喜欢我，我怎么会来到这世上，这世上可真不错，有花啊草啊，还有那么多的美女，是不是？还有酒……”

米离突地狂喝一声：“别说了！”

那男人一阵子狂咳，他咳得再也直不起腰来了。

米离不吱声了，他就是再生气，也不能不理这个病入膏肓的人。他忽地低声说：“你要我做什么？”

那人笑了，笑得直喘，说道：“你知道不知道你是我的长辈？你是我的亲爹？我听说在云南那里，有一种风俗，长辈可以在孩子娶亲的那晚上，把孩子的妻子拿去好好享受一番，你要不要把我的这个妻子拿去，拿她好好享受一番？”

米离像一只野兽般狂吼：“胡说！”

他笑笑，说道：“你从前不都是这么做的么？我告诉你，这一个女孩子，我要她做我的第十八个老婆，你看好不好？”

米离说道：“你放了她吧。你……”那男人笑了，说道：“我告诉过许顺，她是最好的女人，她是最好的妻子，我得娶她，你愿意不愿意做？”

米离呻吟，她对着天，说道：“鱼漂儿，鱼漂儿……”

那男人的声音如铁一般冷，说道：“你叫不醒她，她只是一个混蛋……”

米离不语，他不能对这个人使威风，如果是别人骂鱼漂儿是混蛋，他会立时叫那人身首异处。

米离抱起了那个满头白发的女人，向暗处走去。

那白发女人叫道：“放开我，放开我！”

米离随手点了她的穴，她再也叫不出声来。

那个男人忽地对着米离去的方向，跪在地上，呜呜地哭起来。

第三十九章 不邪也算邪

山洞里，有米离的身影，他抱着的那个女人对他又吼又骂。

她当然骂不出声来，但米离用心听，他能知道她对他都骂些什么。她骂他是淫贼，骂他是混蛋，骂他是一个万恶不赦的魔鬼。

他不吱声，任由她骂。

他把那个女人放在洞里，把她放好，才对她说：“他是你的第一个男人，但他不能救你。你要得救，只有与我在一起。”

那女人破口大骂，看她的嘴动得厉害，骂得很起劲，知道她一定是恨透了米离。

谁不恨他？

他不是女孩子的男人，他怎么能把这女孩子带到洞里来轻薄？女孩子不住口地骂，

她骂得眼睛也要出血了。

米离从来不曾看到这么性烈的女孩子。

他说：“你看，你的头发都白了，你要再想跟着他，你必是一个很好看的女孩子，我能让你再做一个很漂亮的女孩子，你的头发仍是那么乌黑的，你的脸仍是那么娇嫩，仍是那么一笑就让男人心的醉的女孩儿，你愿意不愿意？”

那女孩子向米离吐了一口。

他呆了，他头一回不知道他该怎么做。

女孩子爱她自己的容貌，更甚于爱她自己的性命。她们一看到那鹤皮鸡颜的自己，全都是痛不欲生，很少有人不愿意把她的美貌容颜再变回来的。可米离如今终是遇到了一个。

她恨恨地呸呸吐米离，直吐得米离不敢走近她。

他慢慢走出来了。他再飞起身来，直奔那原先遇到那男人的地方。风很大，但那个男人仍站在风口上。

他知道米离来了。

他慢慢说道：“你从来不会这么快，这一回你太快了。”

米离一叹，说道：“她不愿意，她是一个烈性的女孩子，她宁可一死，也要做你的女人。”

男人的肩抖了一下，他的心哆嗦了。

世上有这种女孩子，她宁可做他的女人，只做一回，再也不要她的容貌，再也不要她的青春？

他冷冷道：“她是我的女人，我要她做我的妻子。”

米离不动。那男人突地转身，对着米离吼道：“你不是无所不能么？你快去，快把她救过来，你让她听我的，你让她做我的妻子！我一定会好好对她，你知道不知道，我

要好好对她！”

米离不响，他低着头，要走了。

那男人喊住了他，他说：“你把她……杀了吧。”

如果她不愿意与米离交媾，她一定得死，就是那个男人也不忍心再看她的老态。他说：“你杀死了她，我来亲手埋她，给她立一块碑，好不好？”

米离突地跳起，他吼道：“混蛋，你真是一个混蛋，你能亲手杀她，你就杀她好了，你干么毁了她？干么这么做？你是一个混蛋！一个混蛋啊？！”

他痛哭起来，哭得很伤心。

那人任由他打，他一拳一拳很重，把那人打得跌倒爬起，但那人也是倔强，一倒了便爬起来，再来挨他打，一直到他再也抬不起拳来，那人还咻咻气喘，说道：“你打好了，你要是打死了我，也不枉你与她好一场！”

米离听了这一句话，他住手了。

他回头走了，风中，仍然有那人的轻轻抽泣声。这油泣声像是鞭子，一鞭鞭直抽他的脊梁。

冷天找到了一个僻静处，他知道，米离若是做那种事，一定会在这种地方做。

他如今已经知道了米离的心思，他是米离最好最好的朋友，他最知道米离的心思。

他会在这里等到米离。

他已经看到了那个在洞里的女孩子。

米离会拿她怎么样？

冷天告诫自己：一定看米离怎么做，一定不要发火……

风很大，他看到了米离，米离像是发了疯一般直冲向这山洞。

冷天随着米离，进了洞。

如是在平时，米离一定会得知冷天跟着他，但今天的米离有些失魂落魄的样子，他

直到了洞里，看着那女孩子。他说：“你不愿意跟我在一处，是不是？”

看来那女孩子被他解开了穴道，她叫道：“我不愿意，你叫我的男人来！”

冷天一叹，果然有一个男人。可他是谁？

那女人一叫，米离便说：“他来不了，他说，你要是不听我的，你就只有一死。”

那女人一笑，是惨兮兮的冷笑，她说道：“死就死，死有什么了不得？只是我得找到我的男人，我得对他说一句话。”

米离说道：“你要对他说什么？”

女人傲然道：“我为什么要告诉你？”

米离说：“我是他的好朋友。”

冷天恨不能呸地吐他一口，心道：“什么狗朋友，那个男人是谁，要是让我知道了，我非八刀劈了他不可！”

那女人倚在石壁上，对米离道：“我要死了，你告诉我，他是谁？”冷天也在心里叫道：“他是谁？只要你说出来，我非八刀劈了他不可！”

米离说道：“你就是杀死了我，我也不会告诉你。”

那女孩子说：“他是你最好的朋友么？”

米离点头。

她再问：“他是你最亲的亲人么？”米离也点头。

那女孩子笑了，笑得阴森森：“你与他是最好的朋友，你是他最亲的亲人，你才来奸污我么？”

米离不语，他无法对女孩子说这话。

再过了一会儿，他才说：“你有病了，你的头发白了，你的脸也尽是皱纹，只有我能治好你的病，过了几天，你便会再与他团聚，你仍然能做他的妻子。你愿意不愿意？”

米离似乎向那个女孩子走近了几步。

那女孩子尖叫道：“别靠近我！”

她哭道：“你知道不知道一个女人的身子只能给一个男人，你让那个男人看你一回，你一辈子再也不能有别的男人了。这就叫干净，你知道么？”

米离居然低声说：“我知道。”

那女孩子尖声道：“我知道，我知道。你既是知道，何必还来扰我？”

只听得扑地一声，那米离叫道：“你怎么了，你怎么能？”他手忙脚乱地冲上去，对着那女孩子忙了一气，他再站起来，在那女孩子面前站了好久。

冷天不知道那女孩子怎么样了。

他刚才要站起身来，忽地听到了一声叹息，他听到了米离的声音，说道：“你出来吧！”

米离知道他是冷天。

冷天道：“你怎么知道是我？”

米离的声音很低沉：“只有一个人，时而想杀我，又有时没有杀气，那个人准是你……”

他说得不假。

冷天问：“我们是不是朋友？”

米离说：“是。”

冷天的心里有些热流在滚，他想起了丑女，想起了那个对米离一心热爱的丑女，她给了冷天一个证明，用她自己给冷天一个证明。很沉重的代价。

她如今在哪里？

冷天问：“他是谁？”

问话时，他的心里已经满是杀机，他不愿意再呆一会儿，他要是知道了那个贼子是谁，他一定会冲出去，告诉所有的人，那贼子不是米离，只是一个贼。

米离说：“不知道。”

冷天气极了，他吼道：“我杀了你！”

刀刀绝招，刀刀咬肉！

血光在飞，血肉在溅！

冷天气极了，但他的刀极有分寸，他的刀伤了米离，但都是皮肉伤。血在米离的胸前流，他说：“我不会告诉你，就是你杀死了我，我也不会告诉你。”

归水站在张稳婆的面前。

张稳婆看着他，忽然有一点儿不满，他说道：“我从来没想过，一个有着杀父大仇的人会这么快乐。”

归水看他，忽然说道：“我也从来没想过，一个有着夺妻之恨的人这么悠闲。”

两人像是斗鸡，对视半天。

归水说道：“你为什么不对他出手？”

“没把握。”

他再看着归水，说话道：“据我所知，只有你天天跟他在一起，你怎么不对他动手？”

“我更没把握。”

两人苦笑了，他们笑了半天，才说：“那么，谁有把握？”

他们再对视着，为他们想到了一处，再一次苦笑。

这一家客店已经很满了，但还是有人在向店里来。店老板有一点儿惊疑，看样子有一点儿不妙了，那些来的人都是虎视眈眈，一个看着一个，到了夜深，还都不想入睡，她们都坐在店里，不吃不喝，只是干熬着。都是大美人，一个比一个好看。

四个人占着四张桌子。对面坐着，像是远远挣着脖子的斗鸡。

一个女孩子足有十七八岁，她的身上是一身白衣，连她放在桌上的剑鞘也是白的，她的眉头紧锁，不看那几个女人，只是看着桌子，像是桌上写着字。另一个女人一身喜服，她的身上全是红色，像是刚刚出嫁的新娘子。她喜孜孜地看看那个，再看看这个，

像是想同她们搭话，却又不知说些什么。

另外一桌上的是一个脸色冷冷的女孩子，她很好看，但她的脸色太冷了，让人一看便知道她最不好惹，让人望而生畏。她的背上背着一张琴，那店老板心道：这人像是一个教坊女，只是不知道她来与这些江湖女人搅在一处，有些什么爪葛？另外还有一个女人，那女人可是惨了，她的脸很丑，店老板看了她两眼，心道：可悲啊，这女人的长相太丑了，让人一看，便不忍看她。她同这些女人在一处，更显得她丑极了。

只不知道她们都来这店里做什么，夜深了，也不想去睡，只是没事儿你看我一眼，我看你一眼。

那个一身喜服的女人像是有天降大喜，不告诉所有的人，她心里便不快活，她对着那些女人说道：“我告诉你们，我成亲了……”

那个背琴的女人的脸上有一种鄙视，她分明是看不起这个女人。成亲就成亲，有什么可说的？难不成你有一个臭男人，别人还要给你道喜不成？

另外的女人都抬起了头。她们很惊讶，看着这女人。

她不像是江湖女人。但她的身后站着两个管家，他们都是太阳穴凸起的好手，一看就知道是一流高手。

她再对那几个女人拱手，说道：“琴瑟姐姐，秀女姐姐，还有白姐姐，茹仙在这厢有礼了！”

一时哗然。

她怎么知道所有人的名字，竟连武林人只知道她叫丑女的女人名字也叫得出？

那女人喜孜孜说道：“我叫许茹仙，我的丈夫是……”

那背琴的女子喝道：“住嘴，你丈夫是谁，与我有什么干系？”那许茹仙笑眯眯道：“怎么没有干系？我知道他与你有干系，而且干系还不小呢。”

众人一惊，都凝目看她。只听得那琴瑟叫道：“你再胡说，我宰了你！”

有人冷冷说道：“你动不动便要宰人，我看你本事也不算大，何必那么狂？”

琴瑟回头，她看到了那白素，白素说话时声音冷冷，她的眼睛仍是只盯着桌上，像是桌上有字。

琴瑟从来不让人，但那白素是天姥山的传人，她不能与白素争锋，她翻了翻眼皮，不吱声了。

第四十章 当面召妾

那许茹仙笑盈盈，看着那几个女人，她说道：“我丈夫是米离，相信在场的姑娘都认得他。”

琴瑟白了她一眼，那白素盯住了许茹仙细瞧。

只有丑女不抬头，她仍是在暗暗的灯影里，看着那灯，不说一句话。

许茹仙笑笑，说道：“我来找你们，是为了我的丈夫。”

琴瑟大声道：“你丈夫怎么样，武林人尽知，你还来搅舌，不怕没趣么？”

许茹仙笑笑，她说道：“我不知道你们那个武林，我只知道天下事儿，须占不过一个理字。你们看那些大男人像是苍蝇叮住了肉，叮着米离，成百上千人要杀他，你们觉得不平么？”

琴瑟大叫道：“他是罪有应得。”

许茹仙大声道：“他有什么罪？你说来我听听！”

琴瑟不语，只是冷笑。

那白素的脸色很白，她慢声细语道：“许姑娘，我看你还是不要追究了。”

许茹仙大声道：“为什么不说？你以为我会放过你们？你们都自称是江湖人，江湖

是什么东西？莫不是仗着人多，便倚强凌弱，任意屠人么？像米离这种顶天立地的汉子，为什么要杀他？”

白素说道：“你不知道，他奸人家的妻女，死在他手下的，足有那么十几个女人了。”

琴瑟大声喝道：“他是什么好人，你要嫁与他？”

许茹仙只笑不语，她的笑，是一种很惬意的笑。她看着白素，说道：“白姑娘，不知道你嫁没嫁过人？”

她问话时一本正经，白素只是犹豫了一下，便摇头。

她吃吃而笑，再对琴瑟说道：“姑娘也没与男人在一起过，是不是？”

那琴瑟再是生气，对于此事也不得不摇头，她的脸蓦地一红，她不曾与男人在一起，于那男女情事自是不知。那许茹仙看看丑女，丑女却不看她。她心道：她是米离的最好朋友，她此时为什么不替米离说话？她心里对于丑女的心境不甚知晓，也就不能再顾丑女。

许茹仙说道：“我喜欢米离，你们再说他不好，我也是喜欢他。”琴瑟大声道：“你是鬼迷心窍，自然无法与你说。”

许茹仙说道：“依我看，你们才是鬼迷心窍。你们自问自心，自你们小时，还不懂事时起，你们是不是都曾喜欢过米离？”

那琴瑟的脸无端地又红了，她大声道：“我小时怎么样，何必对你说？”

白素叹了一口气，说道：“他不是我从前想的样子，他不是那样子的……”说时，她还苦笑了一下。

许茹仙大声对白素道：“姑娘想的他，是什么样子？”

白素此时，如浸入沉思，她慢慢说道：“他不是这样子的，他不该……喜欢那么多的女人。”

许茹仙冷冷一笑，说道：“这我就不明白了，譬如眼前，有一个许顺，他喜欢的女

人有多少？他带着的女人足有几十，前呼后拥，你们怎么不觉得怪？还有那个肃杀，他的十七个老婆都是死人，他还带着她们的尸体四处走，你们怎么不恨他？”

琴瑟不理许茹仙，但她的心里一怔，心道：是啊，他们都有三妻四妾，我怎么不恨，我单是恨米离，是不是我与米离有什么过节，单与他过不去？白素说道：“他……他不该那样……”

她说不明白，只好说一句不该。

许茹仙说道：“从前你们的武林中最为人称道的是一个苑老爷子，听说他有上百个姬妾，他的女人，在他九死时，竟然不能被别的男人再娶，如果她与别的男人交接，就得一死。那些女人都够可怜的了，要是她们能过得自己的日子，岂不是更好？”

白素说道：“许姑娘，你要说什么，直说好了。”

许茹仙大声笑，说道：“好，我就当着你们这些武林的名人，说说我的心里话。”

她走到了店堂正中，站在那里，慢慢回身，回旋四顾，她顾盼生情，那眼神，那娇态，就是让那些武林秀女看了，也心内暗暗称好。许茹仙说道：“像我这种女人，在江湖上也算是好的了，是不是？”人都无语，不知她要说什么。许茹仙指着白素说道：“你喜欢米离，你真心喜欢他，是不是？”

白素看着她，一声不响。许茹仙说道：“如果你真心喜欢米离，你为什么不去找他，你告诉他，我也喜欢你，我愿意与你姐妹相称，让你做他的妻子。你如果做了他的妻子，便少了一个与他作对的女人了。天下如果有了许多与他同心的女人，那些与他作对的臭男人怎么也摆布不了他，是不是？”

忽地响起了一声吼：“是！”

原来是丑女，她对着许茹仙，说道：“听了姑娘一席话，让我心畅，我当浮一大白。”她对着许茹仙，喝下了一杯酒。

许茹仙对丑女笑笑，这一笑很是明媚。

丑女心一酸，心道：他是一个伟丈夫，本来就该有像许姑娘这样的女人，我配不上他.....心头一酸，几乎落下泪来。

许茹仙对着丑女说道：“姑娘本来就是米离的知心朋友，你是米离的至友，你应该在此时帮他。江湖中的人一窝蜂般去害他，杀他，他便孤立无援。姑娘为什么不去帮帮他，让天下人也看看，米离也有朋友？”

丑女抬起了头，她的脸上有一种光彩，她说：“我本来就在帮他。”许茹仙说道：“你为什么不做他的妻子，据我所知，天下的女人，他头一个拿你当朋友。”

丑女说道：“我不能.....”

许茹仙大笑，她走过去，抓住了丑女的手，说道：“像你这么好的女人，再哪里去找？你要做了他的妻子，我保他会有福。”

丑女挣开了许茹仙的手，说道：“我.....已经.....有了男人.....”

人都不语，她们不料得丑女会说出这一句话。

她已经有了男人，那男人是谁？

丑女低着头，再抬起头来，她说话的声音很是清楚：“我的男人是冷天，那个与米离最好的朋友。”

无需再对人解释，她既是与冷天结合，她一定会帮米离。

丑女说道：“许姑娘，我与冷天都是米离的朋友，是他一生的朋友。”

许茹仙的眼里有泪，她说：“谢谢，谢谢。”

许茹仙再对着白素，那白素忽地心里一阵慌乱，她心道：莫对我说，莫对我说。但她心底里却盼着许茹仙能对她说说话，许茹仙说话直截大胆，让她心里透亮。

许茹仙对她说道：“白姑娘，你喜欢米离，谁都知道，你为什么不帮米离？”白素低声道：“他做的都是坏事.....”

许茹仙笑笑，说道：“他做的是坏事是好事，我自是清楚。姑娘说，他奸人妻女一

事，是不是？”

白素点头，止不住热泪涌出。

许茹仙对她柔声道：“姑娘听说他行为不端，便伤心不止，是不是？”

白素点头，她抬起了头，看到人人看她，心内不由得也羞。

许茹仙说道：“有人害了一个女孩子，让那女孩子变得头发也白了，脸也皱了，成了一个老太婆。她还未成年，还未体味到做女人的乐趣，便成了一个老太婆，你说上天对她公平不公平？”

白素不料得她会说出此话，只有丑女知情，她看着许茹仙，那眼神不知是喜是忧。

许茹仙说道：“我本来是在另一个男人的怀里，那男人玩弄了我后，我再醒来时，便来到了米离面前……”

琴瑟大声道：“你何必给米离开脱？他一个大奸人，他奸了无数的女人，使她们家破人亡，你再说也是白说。”

白素睁大了眼睛，对许茹仙道：“许姑娘，你说的可是真事？”许茹仙苦笑笑，说道：“我何必骗你，我骗你有什么好处？”

白素在沉吟，她本来不相信米离会做那种事情，此时她的心里更是翻滚不已，在想着米离。

琴瑟冷笑，说道：“米离本来就不是一个好人，谁都知道，他是练了百兽舞，才成了那疯样的，他沉溺已深，无法自拔，才不得不在月圆夜去奸人家妻女的，他罪无可恕。”

许茹仙说道：“不是，我看到了他，我知道他在那一夜时总是愁苦不已，世上没有一个男人能像他，对于那个在他怀里的女人体贴入微……”

那琴瑟大声叫道：“你不要脸，还在这里替他说好话？！”

她一剑拔出，直指着那许茹仙。

许茹仙竟不害怕，她冷冷笑道：“我不是武林人，但我不怕死。我死过了一回，是米离救了我……”

她竟是口口声声不离米离。

白素说道：“琴瑟姑娘，你还是不要拿剑指着她的好，你要杀她，根本用不着剑。”

琴瑟心内自苦，被那白素一声说破，恨恨不已。心道：她对米离旧情不忘，自是替这许茹仙说好话，我要杀她，也不争在这一时。

许茹仙看着白素，说道：“人都说天姥山的人多情，最乐意插手管闲事，姑娘何不管管这件大不平事？”

白素一叹，说道：“我管不了那许多。”

许茹仙说道：“人都说姑娘最喜欢米离，看来这话有假了。”

白素蛾眉一扬，说道：“怎么有假？”

许茹仙说道：“人都说米离是恶人，你为什么不去看一看，看他究竟是什么人？如果他真的是一个恶人，你便杀了他。如果他不是，你便嫁与他，那有多好？！”

白素被她的话惊呆了，她心内在想，她说得何等轻松，要是米离是恶人，便杀了他。如果米离是好人，便嫁与他。说得何等轻松？真能这么做么？

白素抓起了她的剑，她对着许茹仙一揖，走出去了。

丑女看着许茹仙，真心佩服她，她能说动一个白素做米离的帮手，她也苦了一个白素。如果她真知道了米离的真情，她会怎么做？丑女在心底里一叹。

琴瑟看着许茹仙走近自己，她冷冷道：“你不必对我下说辞，我不会愿意嫁与米离。”

许茹仙一笑：“我知道，你不喜欢米离。”

琴瑟大声道：“你怎么知道我不喜欢米离？”

许茹仙说道：“你是武当派的人，武当派的人一向自称他们是名门正派，做事从来都是死规死矩的，怎么能替米离这种人正名？”许茹仙说道：“你嫉妒他。”

琴瑟眼睛都红了，她恨声道：“你说谎，我又不是一个男人，我怎么会嫉妒他？”

许茹仙大声道：“正因为你不是一个男人，你才嫉妒他。”

琴瑟唰地拔出了剑，说道：“白素走了，她也救不了你，你要不说清楚，我便杀了你！”

许茹仙笑盈盈，她不怕琴瑟的剑，她要再说琴瑟，让她哑口无言。

第四十一章 第九路人马

米离进入了困境。

再也无人能救得了他。

他的朋友都没了，如果是缺钱，他还会有朋友。但他是缺德，他奸人家的妻女，还有谁敢出头救他？

只剩下了孤家寡人，他只能逃，逃到远远的地方去。

归水跟着他，连那个张稳婆也跟着他。

他无法逃得了，如果他想逃得开，他应该杀死那归水，那个总把他的嗜好、他的弱点写在绢本上的归水是他的心腹大患。

总是笑嘻嘻的张稳婆也是一个不好对付的人。

米离对他们两人说道：“如果我是你们，我就不跟着米离。如今满世界跟着米离的，只有灾难，只有血腥。”

归水不语，他仍在那绢本上写字，不知道他在写些什么。

那个张稳婆笑笑，说道：“米离，你满世界走，说不定哪一天你便要做父亲了，那时你便知道，身旁跟着一个稳婆，比跟着一个别的什么人都要有用。”

米离知道，那些肃杀的人、许顺的人，他们都缕缕行行，跟在他人身后，他们像是嗜血的苍鹰，一心要吞噬米离，把他连血肉带骨头都吞下肚去，然后得意洋洋，打上一个饱嗝，再分道扬镳。

他逃不脱那些人。

他看到的都是血光，都是危机。

道旁，有一个瞎子在拉琴，他低着头，那声音太凄婉了，让人不忍卒听。

米离凑过去，蹲在那瞎子的身旁，他说：“老伯，你拉的是什么曲子？”“大悲吟。”

大悲吟？人大悲时，连声音也没有，天下万物，都是寂静，哪里有什么悲吟？

那瞎子说道：“你从哪里来，到哪里去？”

米离说：“从来处来，到地狱去。”

那瞎子一愣，说道：“奇怪，奇怪，人都不愿意说自己去地狱，就是真个临了死期，也不愿意说出他是去地狱。你怎么说你去地狱？”米离一叹，刚想起身，忽地那瞎子扯住了他的手。

蓦地一声悲嘶，那瞎子的手里琴忽地暴裂了，从那琴里吐出了一丛芒针！

绿莹莹的芒针！一看就知道毒性非常。那瞎子大叫道：“米离，你去死好了！”

米离的身子一跳，他跳得快，那芒针也快，竟在他跳上那三丈高处，直射向他的腿。

那芒针没在他的腿中。

那瞎子的眼睛睁开了，他快意地大笑，叫道：“唐门的毒针，你该知道。米离，你纵有千般能为，也逃不脱一死！”

唐门的人，唐三好。

从前米离曾与他交过手，那时唐三好只是一个唐门的下人。在艳庵与米离争斗时，唐门的掌门人是太奶奶，唐三好只是她的三叔而已。

唐三好嘎着声，叫道：“米离，我知道你百毒不侵，但这毒非比寻常，你定会被毒

倒一会儿，只要你倒下一会儿，你就会死在我手。”

米离的脚有些不稳，他看着唐三好，说道：“你为什么……非要杀我？莫非是唐门……要寻仇？”

从前在斗艳庵时，米离与唐门曾经结怨。

唐三好大笑，说道：“与唐门有什么干系？我要杀你，只是为了那些钱财。你知道，我老了，人最怕老，如果你一想到你已经老了，就再也没有什么雄心了，只是一心想着有一点儿钱，好好打发平静的日子……”

米离一叹，说道：“我明白了。”

唐三好看着那归水与张稳婆，说道：“我亲手杀死米离，不要你们帮我。”

归水掏出那一本绢本，在上面写道：

“十五日，要到月圆夜，米离死于唐门唐三好先生之手。”

他回头对着那唐三好说道：“你要杀死米离，那是最好不过，只是你得答应我一件事。”

唐三好以为他定是要觊觎那肃杀与许顺的一半财产，不由得叫道：“你休想！”

那归水一笑，看破了他的心思，说道：“我只求你，如果你杀了米离，你答应把他的头给我，我要生祭我的父亲。”

唐三好不料他会有此一求，他大声道：“好，那有什么不好？我要是得了肃杀与许顺的一半财产，我一定把米离的头让与你。”

归水不语了，他是不是只想求一颗米离的头，除此再无所想？那张稳婆在嘿嘿冷笑。

唐三好说道：“你笑什么？莫非你也想帮米离？”

张稳婆不想帮米离，他说出他的一求，他要唐三好答应他，在杀了米离后，答应让他分尸。

五牛分尸，是一种最残酷的刑罚，要用五条牛把米离的尸体扯住，一声鞭喝，牛便惊奔，一时便把一个米离扯成五片血淋淋的肉来。

张稳婆说道：“你最好是杀了他，我愿意用他的尸体来五牛分尸。虽然那样做不十分解恨，但也够了。你要是不杀死他，也许会有人来救他。”

唐三好大笑，心道：他两人说得对，米离虽是做尽了恶事，但他毕竟是天下最有名的人物，他死也不易，如是给他的朋友知道了，也许会来救他，那时要杀他就难了。

米离此时的头有些沉，他心里诧异：我不是百毒不侵么？这是什么毒，竟像是喝醉了酒，头重脚轻？我可是会死在这里，莫不如就死在那归水的手里，死在那张稳婆的手里，也算是冤也有头，债也有主了。

他叫道：“归水，归水，你……”

归水的眼睛在他眼前闪，他问：“不知道你还有什么话说，我一定给你记在这本子上，如果你对谁还有遗言，就快说吧。”

看来，他也认定米离非死不可了。

米离说道：“你来……你来杀了我……”

他的眼里有痛苦，他不愿意死在那唐三好的手里。唐三好从前就是他的手下败将。

张稳婆笑笑，说道：“米大侠，你也无需多想，你能死在这里，也算是好的，我看你就认命吧。”

唐三好的心里美滋滋的，他想着肃杀的钱与许顺的钱。他两人各一半的钱财，足够使唐三好做一个天下最富的富翁了。

他大笑，说道：“米离，我这里有一种唐门的药，叫龙凤绞。你来一点儿，好不好？”

他拿出毒药来，给米离灌下。

只是一会儿，便见到米离的鼻也里流出血来。但流了一会儿，又见到流出一种白白的液来。那归水惊叫道：“那是什么？”

唐三好大声道：“那是他的皮汁，再过一会儿，他的脑汁便会流出来了，那时他便会成了一个白痴。”

归水一叹，说道：“完了，唐三先生，你完了，你没了那些钱财了。真是可惜啊，真可惜！”

唐三好大惊，他说道：“你说什么？”

归水说道：“你知道不知道肃杀与米离是什么关系？”

唐三好茫然道：“他们是什么关系？”归水道：“他们最好了，如果你把一个活着的米离送去，他会给你他的一半财产。如果你害死了米离，他怎么会给你财产，说不定他会寻机杀了你呢。”

唐三好将信将疑，他看看张稳婆。

张稳婆说道：“他说得对，你要发财，何必害死米离？”

唐三好冷笑，说道：“我不杀死他，交与别人，他总会有机会来杀死我。”

张稳婆说道：“他没机会了，你只要把他交与许顺，当着肃杀的面儿把他交与许顺，许顺一定会杀死他。”

唐三好一听有理，便拿出解药来，喂与米离。

米离的脸色变了，一会儿红，一会儿苍白，再过一会儿方才平复。归水说道：“多谢唐三先生，助我报了父仇。”

唐三好大笑，得意道：“要不是我出手，怕那九路人马都会完蛋，有谁能胜得了米离？”

两人奉承唐三好，说他功高盖世，把一个唐三好讨好得迷迷糊糊。

归水说道：“得胜时，不可无酒。”

他拿出酒来，要拿酒不难，米离虽在逃亡，但他的身上随时都有酒。归水说道：“喝！”他一饮而尽。

那张稳婆也喜孜孜道：“喝！”

他也一饮而尽。两人看着唐三好。唐三好看他两人奉承，心道：他两人也没什么能为，要是他们有本事，也不必巴着米离的身子，天天受气。这个归水只是一个鬼才的儿子，如果他有本事，早就宰了米离了。那个张稳婆说是他的妻子被米离奸了，他二人一个有父仇，一个有夺妻大恨，他们怎么能不恨米离？我要杀了米离，他们一定会高兴。他就喝下了一大杯酒。

酒一下肚，唐三好的身子便跳起来，他大叫：“你们……你……你……”

他想掏他的鹿皮革囊，但他的手像是沉滞了，半晌也掏不出。归水看他，那张稳婆也看他。

唐三好说道：“你们竟敢在毒祖宗面前……用毒……我……”

他掏他的革囊，刚刚要掏到，那归水忽地一拍击落了他的革囊，说道：“哎呀，真对不住了，我怎么碰落了你的革囊？”

唐三好说道：“你的父亲死在他手……你是个逆子……”

归水说道：“我忘了告诉你，我的祖父是燕山五鬼之一，他是被米离和鱼漂儿救过的。他不会杀我的父亲，杀我父亲的一定另有其人。”

唐三好看那张稳婆，他的眼里有乞怜神色，张稳婆说道：“我忘了告诉你，我是那九路，我就是许顺要布下的人，要我杀死米离。但我也告诉你一句话，我是丐帮的大长老。”

丐帮受过米离的恩惠，他们绝不会杀米离。

归水与张稳婆两人一齐上去，只见一把刀一柄小剑一齐插进了唐三好的身上。

唐三好大叫一声，死在地上。

米离看着他们两人，张稳婆不像个稳婆了，他像个汉子，他的眼里有泪，他说：“帮主告诉我，一定不要他们杀死你。”

归水说道：“我母亲告诉我，杀死我爹的另有其人，当先的一件事，就是救你。她说，早先年，你救过燕山五鬼的命。”

米离笑了，他笑出了眼泪。

他不孤单，他有朋友，他有一些与他肝胆相照的朋友。

第四十二章 米离的朋友

只有归水与张稳婆。

他们两人都是米离的朋友。

归水的眼里有泪，他看着米离，说道：“从前鱼漂儿大师在世，她最好的朋友就是燕山五鬼。”

米离知道，她斗过三尸手，为了燕山五鬼，她拚过命。归水道：“有些帐是不须记在本子上的。”

他坚信米离不会杀死他的父亲。归水的笑让米离心暖，他说道：“我对不住你，也对不住你的父亲。”

张稳婆对米离道：“我也知道你心里的苦衷，我相信你。”

还有哪一句话比这一句“我相信你”更让人心里宽慰的？

张稳婆说道：“有人知道，我是丐帮的人。但没人知道，我也是北方‘冷身子’的人。”

张稳婆说道：“我要杀你，但我也要保护你。你说我会杀你还是会保护你？”

米离说道：“我不知道。”

张稳婆笑了，他说道：“我没有妻子死在你手。”

归水同张稳婆一齐大笑。

“你们笑什么？”应声进来的是女人，是米离此时最不想见到的女人，有许茹仙，还有那个白素，更有一个他此时想不该出现在眼前的女人，那个武当派一向眼高于顶的琴瑟。

米离看着许茹仙，说道：“我说过，你不能跟着我。”

许茹仙笑了，说道：“你在山洞里可没这么说？你要说我不能跟着你，我就死在你眼前了。”

米离瞅着许茹仙，他不知道这个女人又在做什么，他不明白这个女人的心思。

许茹仙笑道：“米离，有女人钟情于你，你为什么不对她们笑一笑？”白素与琴瑟都冷着脸。

许茹仙说道：“她们都有话跟你说。”

米离笑笑，那是一脸苦涩的笑，他说道：“两位姑娘，有话请说。”

琴瑟说道：“米离，我有话问你。”

许茹仙笑笑，人便想退出去，她给归水与张稳婆两人使眼色，让他们同她一起走出去。

白素也想走，那琴瑟叫住了她。

只有琴瑟与白素与米离在屋里。

琴瑟拿出了她的宝剑，她用那一柄剑直指着米离，说道：“米离，我与你的恩恩怨怨，也该一笔结清。”

米离说道：“我与你没有仇恨。”

琴瑟大声道：“不对，我与你仇，我从前听得有人说米离，便心惊肉跳，好生快活。我喜欢过你，我认定你是天下唯一的男人……”谁说得清，有少女怀春，天天想着那俊俏少年，想着那潇洒男人，一心一意把所有的情愫都放在那一个男人身上，那滋味

儿如何？琴瑟越说越快，她说：“你是我心……里的男人，我天天念着你，我天天想着你，我知道你自从那坟里走出来，便像是一个不死神仙，我愿意跟你在一起，就是天雨血，地塌陷，我也不会变心。”

真的有这种女孩子，世上只有这种女孩子，才让这世界变得美丽起来。

但她为什么眼里有泪水，那泪水竟是流了满腮，再也没有了一点儿欢心？她说：“我来找你，只想问你一句话。”

米离看她，仍是那个双目炯炯的米离。

她说：“你奸人家的妻子，是真事么？”

米离当着白素，他怎么说？

只见米离点头了，他很艰难地点头。

白素流泪了，她看着米离流泪。

白素长叹一声，转身便走。

琴瑟拦住了她，说：“你没听完我的问话，何必着急走？”

白素说：“我听到了他的话，心如刀绞，我想他是一个奇男子，不该……”

她呜地一声哭出声来，冲出去。

当面迎着了许茹仙，她对着白素笑，说道：“白素姑娘，你怎么了？”

白素冷脸道：“闪开！”

许茹仙大致也猜出了她的心思，叹道：“人活在世上，常有可为不可为，你何必对他那么苛求？”

白素望天，她小的时候天天看天，她想着天上那一颗最亮的星星就是米离。她的母亲问她：“世上的人谁最好？”

“米离。”

母亲笑了，拿手指着她，说道：“小小孩子伢子不知羞，你知道米离是谁？”

“米离是男人，米离是好男人。”

如果她从不认得米离也罢，但自小时米离在她的心底便是那气宇轩昂的男人，此时再告诉她，米离只是一个奸人妻女的小人，让她怎么受得了？许茹仙说道：“我也喜欢他，我也是从小便知道有一个米离。”

两人心相通。

白素问：“你不恨他？”

许茹仙笑笑，说道：“我只知道有一个男人害了我，他救了我。我便喜欢他，我不恨他。”

很简单的道理，但并不是所有的女人都能认可的道理。

白素一叹，她要走了。她说：“愿你能快乐。”

女人的祝福有时很苛刻，只是能快乐，也很不容易。

琴瑟说道：“米离，你奸了人家的妻女，齐天甲的妻子，还有那个田乐儿，是不是？”

米离叹了一口气，说是。

琴瑟恨声道：“好，你既是做下了恶事，早早晚晚你得死在我手。”米离坐在那里，纹丝不动，他说道：“好主意，你想杀我，我也腻了，不如你现在就杀死我，也省得我被别人杀了。”

琴瑟的心扑扑跳，她的剑在手里，她是武当派的弟子，她学的就是行侠仗义，她应该亲手除了这个米离。如果她一剑刺下，天下再也没了这个淫贼，到了月圆夜，那些美貌无比的姑娘都会安稳入睡，再也不会被恶梦惊醒。

可她的剑刺不下去。

琴瑟大叫道：“米离，你别逼我？！”

她冲了出去。

又是十五夜，又是一个不眠的夜晚。

米离坐在屋里，他坐得很安静。

进来的是张稳婆，他对着米离笑，他说道：“我知道不是你。”米离不语。张稳婆笑笑，说道：“只是我从来不曾听说过大侠米离护短，那个人是谁？你说出他来，你的清白便会洗清。”

米离不语，他低下了头。

他是不是不愿意说出那个人来？那个人与他是什么关系，他宁可被冤，也不愿意说出他的名字来？

张稳婆说道：“是他，对不对？”

张稳婆在纸上写下了一个名字。

米离不语，他只是摇头，他摇头摇得太快了一点儿，让那张稳婆更看出了他心里的惊慌。张稳婆笑了，他说：“我知道是他，我要去找他。”

张稳婆要起身，如果他出去了，他就会去找那个人。但米离不愿意他去找那个人，他不愿意有人去找那个人的麻烦。他大声叫道：“站住！”

张稳婆笑了，他有把握，他抓住了米离的死穴。

米离说：“你不能去……”

张稳婆看到了米离的眼神，那是哀恳的眼神，是在米离的眼里从来没看到过的眼神。

方方与他的三个老婆住在一处，三个老婆都不愿意陪他。正是应了一句老话：“和尚多了没水吃”。他是老婆多了没人陪。

方方大声道：“真是怪，那个米离怎么不死？他被这九路人马追杀，他怎么还不死？”

刺刺说道：“他不该死……”

磨磨一跳，说道：“你怎么知道他不该死？他早就该死，他奸了人家那么多的女人……”

刺刺看看方方，她不吱声了。

方方说道：“我拿了米离的罪状到处跑，找人签名，要杀死他。可一签完，就觉得我像是被人耍了。你们说，米离他该不该死？”佛佛说道：“要是他奸了你老婆，你说他该不该死？”

方方跳下地来，扯住了佛佛的耳朵，叫道：“混蛋，我的老婆能让他奸么？他算个什么东西？实在他要奸我的老婆，就叫他奸你好了。你胖，也实称。”

佛佛来打方方，两人动手起来，一招一式，还很热闹。

“别闹了。”

是刺刺出声了。

两人只好住手。

方方说道：“我看那许顺阴阳怪气的，像是另有所图。我看他这人就不地道。”

刺刺说道：“那肃杀也怪，他又签名杀米离，但有时他又救米离，他心里怎么想，谁知道？”

方方一听说起肃杀，便心里一动，他心道：那一日看肃杀的老婆，那个在棺材里的美人很好看，只是她像是一个死人，但死了许久的人怎么还尸体不坏？就是再好的棺材，她也得臭了。这里面真个有奥妙，我得再看看。

方方说道：“我看肃杀有些古怪，不如我再去看看，看看他那棺材里都是些什么蹊跷。”

天很黑了，又是月圆时。

据说米离在这时总是出去找女人，他找到那些很阴很淫的女人，便奸污她们，把她们变成了一个个老太婆。后来他还能把那个女人弄成了一个花容月貌的美人，比她原来的容貌还美几分。可惜的是，她总有缺陷，她不能再在月圆夜与男人交接，否则她必会一死。

归水看着张稳婆，张稳婆看着归水。

他们两人忽地明白了：他们此时共有一个秘密，一个只有他们两人知道的关于米离的秘密。只有他们两人知道，他们两人如果把这个秘密说出去，米离一定会死，别的人也会死。

张稳婆倒了一杯酒，说：“这酒很热。”

那归水说：“我喝它正好。”

两人一替一杯。

喝得很畅快。张稳婆说：“他很可怜。”

归水也说：“他很可怜。”

冲进了许多人，他们是来找米离的。

那中间有许多的人是想做一个发财梦，想着万一杀死了米离，他便得了许顺与肃杀的家财，一时成为天下最富有的人。一个壮汉子吼道：“说，米离去哪里了？”

他手里有一把大砍刀，刀足有六十斤重。他用那把刀直指着归水，说道：“告诉我，我给你三两银子。”

他真的掏出三两银子来。

归水笑了，放声大笑。那张稳婆也笑了，他也放声大笑。

从来没有听说过有人会用三两银子买米离的命的。

那大汉也知道他们笑什么，他一时恼羞成怒，叫道：“笑什么？老子杀了米离，银子有的是，那时再给你一百两也行！”

归水的脸上仍带笑，他说：“米离走了，他去找女人去了，你知道不知道？”

那大汉一听有门儿，笑对归水道：“好啊，你说，你说，他去哪里了？”归水说道：“他去了哪里，我也知道，只是不愿意告诉你。”大汉一听不是话，一声怒吼，一把大砍刀便砍向归水！张稳婆一出手，一刁便刁住了那刀。刀如在他手，纹丝不动。那大汉

顿时直冒冷汗，他叫道：“你是谁？”

“张稳婆，你听没听说过一个叫张稳婆的男人？”大汉的脸变了色，他听得自家的刀在吱吱响，像是一把孩儿玩的木刀，直掉屑屑儿。

张稳婆说道：“就你这样儿，还想杀米离，你作梦去吧！”

刀掉在地上了，只剩下了一堆乱铁，人也摔了出去。

米离去了哪里？张稳婆看看归水，归水看看张稳婆，他们的眼里都有担忧，怕米离出事儿。

米离究竟去了什么地方？

第四十三章 阴人

山洞里，有一个男人，他正在一下下抚摸着那个白发女人。她的样子很惨，已经看不出是一个豆蔻年华的少女了，她的样子很可怖：头发是白的，脸皮是皱的，人委缩在那一边，很是可怜。

但那男人仍是在抚摸她，像是不知她已经变成了一个白发苍苍的老太婆。

两人有一段对话。

——你的头发白了？

——你的头发不白，我的怎么会白？你是不是看错了？

——没错，我告诉过你，我最喜欢你。我说你是最好的女人，最可心的女人……

她哭了，她说：“我不要那个男人摸，我不要他摸。”

他像是下了决心，说道：“我有十七个老婆，你知道，她们都是天下再也难寻的美人。”

她睁大了眼睛，只有这一双眼睛，还是那么亮，还是那么年轻。她看着这个男人。

男人说：“你有一点儿后悔了，是不是？”

女人柔声说道：“我喜欢你，我就不会后悔。”

那男人笑一笑，他说道：“我要你做我的第十八个老婆，你愿意不愿意？”

她低声说：“愿意。”

也不知道她是怎么想的，居然愿意做他的第十八个老婆。

他突然很动情了，他抱住了那个满头白发的女人，说道：“我一看你就喜欢上你了，你从来不避人么？那儿的毛发竟是那么多……”她笑了，说道：“我总是用它玩，我的女伴都笑我，说我找不到一个好男人……你看，我是不是找到了一个好男人？”

男人摸着她，说道：“你要嫁与我，你一生都会很平静，太平静了。你知道不知道？你能是一个貌美如花的美人。但你不能出去看人，你不能在白天出门，你只能在我的帐篷里过夜，一到了晚上，我会来搂着你睡……”

她突然抱住了他，满心欢喜，说道：“我有你，还要什么？”

男人说：“好，好……”他用一块丝绵包起了女人，说道：“我这就带你回去。如果你真的后悔，也还来得及。”

女人不语了，她决不后悔。

她在男人的肩头上，飞得很快，一直飞到了一个处所，他听得有人喝了一声：“谁？”她的男人背着她，喊了一声：“是我。”

那呼喝的人不吱声了，男人冲进了帐篷。把她放下。

那丝绵解开了，她便看到了一个帐篷。

这是天下最奢华的帐篷。

首先看到的是水果，那是天下四域的水果都齐聚在这里了，琳琅满目，要什么有什么。再看那帐内摆设，有珠玉有金银，都是玉器古玩，摆得很是讲究。

男人说：“你喜欢不喜欢这里？”

她低下了头，从此就过上了王侯一般的好日子，她怎么能说不喜欢？

男人把她放下，让她看看帐内的东西，他说：“你要什么，尽管说，我一定给你办来。”

她看定了男人，突地说了一句话：“我要看看你的真面目，你是我的男人，我一直不知道你是谁，你告诉我你是谁，好不好？”

男人不语，他慢慢低下头去。

他有难言之隐，还是不想对她说实话？

他说：“你要知道，你要是知道了我是谁，你这一辈子再也不能离开我了。直到我有一天死了，你也得陪我死。”

她笑笑，说道：“好。”

她看到了那男人，他轻轻从他的脸上揭下了一层皮，那是一层很巧的皮，看去很薄。灯下看，他是一个很华贵的公子。

她认得他，她轻轻地吐了一声：“你是肃杀肃公子。”

他长吁了一口气，说道：“不错，我就是肃杀。”

他为什么叫肃杀？他为什么叫一个很古怪的名字？

他像是对他自己说，也像是对她讲：“我从小时候，我母亲生下了我，那一天是秋天，天很暗，像是不见天日。她看看天，说道：‘真是肃杀的日子。’从那时起，我便叫肃杀了。”

他说起母亲的时候，女人看到了他很激动，嘴唇在抖。肃杀与她看着帐内的一切，她很满意，如果让她活在这样一个帐里，她还有什么不满意的？

她说：“谢谢你。”

他把她抱在怀里。

突地推开了她。

他们的面前又有了一个男人。

这个男人她也认得，他就是那个要诱奸她的米离。

米离说道：“你又要弄一个女人，让她死不能死，活不能活的？”肃杀大笑，他说道：“我告诉过她，我要她选择，她宁可选择我，你说奇不奇？”

米离说道：“你放了她。”

米离说话不留余地。

他扯住了肃杀，说道：“天下美质，都被你占尽，你想做什么，你说好了。我告诉你，就是鱼漂儿活着，她也一样不会容你！”

女人惊呆了，她听不懂，听不懂他们说的是什么话。

米离说道：“我有一个想法，那就是我今天杀了你，我杀死你，再把你带到她的墓前，我祭过了她，再自尽。到了阴曹，她一定会饶过我。”

肃杀大笑，笑出眼泪，他笑道：“米离，她嘱你照应我，你照应了我么？她死时说，如果米离还活着，你一定会活得无忧无虑……”米离的身子一震。本来他是死在鱼漂的前头的，但天不从人愿，他又活过来了，于是鱼漂儿的话成了他的誓言。他得照应这个肃杀一辈子。

他忽地扑上去，对着肃杀叫喊：“我要杀了你，我一定要杀死你！”米离扑向肃杀。

两人打了起来。

听到了厮打声，所有的人都拥来了帐外。有几个进了帐，他们正要助肃杀。肃杀叫道：“他是我亲爹老子，我要与他争一雌雄，你们都让一边去！”

果然他们很听话，站在一边看着他与米离斗。

就是那女人也看出了不对。

他们不像是武林中人在厮斗，他们像是斗街的泼妇在撕打。两人一撕一扯，一撕一

拉，恨意在他们心里滋长，只想把对方弄得血水淋头。

米离说：“我要杀了你，再去找她。”

肃杀道：“你以为我会理你么？你在世上出尽了风头，你风流够了，她才不会理你。”

米离苦笑，说道：“你好，你真是她的好儿子！”

肃杀道：“我不是她的儿子，我是你的儿子！”

那些站立的大汉恍若无闻，他们真的听不见，还是不愿意听他们的话？

女人有一些糊涂，她不知道这两人为什么要撕打。

打够了，两人都是气喘吁吁。

米离再一扑，他扼住了肃杀的咽喉。

他说：“我要你死！”

肃杀不动了，他宁可死在米离的手里。

那些大汉看他真的要死在米离的手里，想上去救他。他挣着手，叫道：“谁来……管我，我叫他……死！”

肃杀真的快死了，米离的眼里闪着光，他一心扼死肃杀，他不愿意让肃杀再活在上。

已经看到了肃杀眼里的死光！

忽地，肃杀又咳了，他咳得厉害了，一声一声地咳。他憋得难受，一声比一声闷，一声比一声更难，他的脸胀得紫了，他再也咳不出来了。

米离的眼里忽地流出了泪水，他松开了手。

肃杀像一条布口袋一样掉在地上。

再无声息。

女人心道：两人打了一个不可开交，肃杀一定会爬起来，一定会呼喊那些大汉上去，把那个米离打成肉饼。

但没有。

肃杀只是看着米离，他咳了一会儿，再不咳了。

他说：“都怨我这咳，我要不咳，你一定会杀死我。”

米离不语。他的手在抖。

他走出去了，再也不曾回头。

肃杀再也不理会她了，他在静听，像是想听米离的脚步声。但他听不到，米离走得远了，他怎么会听得到米离的脚步声？

再过了一会儿，肃杀有一点儿坐立不安了，他挥挥手，让那些大汉都出去，那些大汉一声不吭，都出了帐外。

他慢慢抱起了女人，理着她那一条只有她才有的辫子，说道：“我就是喜欢你，我就是愿意娶你做妻子，他怎么管得着我？”

说着管不着，说着管不着，他的眼里却流出泪来。

她再同他缠绵，此时的她，也看出他有些心不在焉了，他在等着什么，等什么等得那么心焦？

他说：“这就是你的新房，你从此就天天跟着我，只是你白天得睡觉，晚上你才能跟我在一起，你愿意不愿意？”

这女孩子想她那一夜惊心动魄的爱，就只是在夜里发生的，她喜欢夜，她不能没有夜，她说：“我愿意。”

她看着帐内，说道：“这里缺一样东西。”

“缺什么？”

她笑了，一个很细心的男人，怎么会忘了最重要的一件东西？她悄悄说：“缺床。”一张能让她与他在一起颠鸾倒凤的床。

他笑笑，回头一指。她忽地看到一件怪东西。

她对这东西很不陌生，但她对这东西又很陌生。

它是一具棺材，一具很大很好看的棺材。

他说：“这就是是你的床，也是我的床。”

她看着那男人的眼神，以为他是在开玩笑。但他不像是开玩笑。他搂起了她，说道：“我告诉你，你与我交媾，你会有一种病，你如果躺在棺材里，你便会好。你的头发会再变成黑黑的，你的脸也会变得嫩了，你会成为一个稀世的美人。但你得白天天天躺在棺材里，一动不动。到了夜里，你才能与我在一起……”

她有些毛孔悚然，她怕，她的脸上有惧意。

他看着她，说道：“要是不愿意，你可以走。”

她哭了，她怕棺材，但她愿意与这个男人在一起。

他说：“我可以陪你睡两夜，但我不能天天陪你。我还有十七个老婆。”

她沉默了，她想再问他什么，但她问不出，她不敢问。

棺材里很厚，垫得很软。

他抱着她进了棺材，说道：“我只把它当成床，我从小时就直咳，我恨不能自己死了，她对我说：‘你要是愿意死，你就躺在那一口棺材里，直当你死了。’我就躺在那棺材里，结果睡得很好。后来我便天天只能睡棺材了。”

她听得像是神话。

他搂着女人，把她的身子脱光，说道：“你与男人交接，像是欲死欲活，那滋味儿一定很快乐。但你要是躺在棺材里，那就不同了。你会不那么快乐，因为你知道，早早晚晚你会死……”

她怕，只好紧紧搂着他。

他在倾听，像是有一缕不绝的箫声在旷野里响，他慢慢说：“你睡吧，好不好？”

他的手里犹自捻着女人的那条独特的辫子，他抓住了那不放。他头一回握着女人的

那条辫子睡，睡得很香。

第四十四章 活人睡棺材

方方此时像一只夜猫，悄悄进了肃杀的帐篷。

他想看一看那些棺材的秘密。

在开封府的城外，有人看到了那十八辆大车，就说：“肃杀公子把他的万贯家财带来了一半。”

有人信，但方方不信。

方方的脑袋比别人的大，他想事儿就比别人想得蹊跷。

他想：那棺材里是一个一个的睡美人，都是肃杀的老婆。

问题是：他把那么多的老婆弄死了，还不葬她们，带着她们的孤魂在野外飘荡，这有什么好处？

问题一定是出在那些棺材里。

是不是有财？是不是有些武林秘辛，在那些棺材里。肃杀才不愿意丢下那些棺材，宁可累些，也要带着那些棺材四处游荡，棺材里一定有些不可告人的秘密。

方方的脑袋很大，大脑袋便是用来想东西的，他一想，便知道那里面有蹊跷。

他决心看看去。

三个老婆都愿意与他一起去冒险，他假作不耐烦，说道：“好了，好了，佛佛与磨磨在外面接应，我与刺刺一齐去看那些棺材。要是那里面有些金银财宝呢，我就顺手给你们带一些来，人人有份的。”

佛佛不敢吱声，磨磨却嘟哝道：“回回带她，回回带她，莫非她是正经老婆？”

刺刺笑笑，看着磨磨，说道：“你说什么？”

磨磨大慌，说道：“我什么也没说，你不信，问问佛佛。”

刺刺一笑不语。

如今方方与刺刺就到了肃杀的大营边。

有篝火，五步一岗，十步一哨，有几十个壮汉都在巡视。方方一看，不由一吐舌头：乖乖，看人家肃杀公子这排场，便知道心里有鬼。大白天人都无精打彩，到了夜里，人人精神抖擞，像是有谁要到了夜里专来与他过不去。

方方与刺刺躲来躲去，终于进了一座帐篷。这座帐篷像肃杀的所有帐篷一样，到了夜里，只是空空荡荡的，正中间有一口棺材。这口棺材正是那种很沉很重的玉棺。放在帐正中，看去有些阴森恐怖。方方道：“刺刺，我看这棺材有些古怪，为什么不放在一边，偏偏放在正中间？像是放着一张大床似的。”

刺刺正向外看，她吐了方方一口，说道：“偏你说得怪，谁能拿一口棺材当床，除非他是一个死人……”

两人说来言去，便来到了那一口玉棺前。

果然是一口好棺材。从外面看，棺材严丝合缝，没有一丝露处。两人心道：“这玉棺却做得好，看上去像是一件好玩器，若不是正正经经摆在这里，谁也不愿意把它看成一口棺材。”

偏偏它只是一口棺材。

方方说道：“刺刺，我要是死了，你就找一口这样的棺材，把我放在里面，你得记着，到了十天半月的，我一定会想你，那时你再来看看我。”

刺刺满脸惊恐，说道：“别说了，吓死我了。”

正在说笑，忽听得有脚步声。

方方急扯着刺刺，到了那口棺材后面。

两人刚刚藏好，便听得有人说声：“你两人站在这里，就是死了，也不许让人进来。”

那两人一声答应。便听得帘子一响，有人迈步进了帐内。方方与刺刺大气也不敢喘。他们忽地想到：这个肃杀的功夫过人，他们两人不会是他的对手。如果万一动起手来，他们会不会……

抬头看，果然是肃杀。

这个肃杀可不是白日他们看到的那个肃杀了，他咳着，直咳得方方恨不能走出去，捂住他的嘴巴，不让他再咳。

直过了一阵，他咳完了，才跪在那棺材前面。他嘟哝着，说着什么话。但因为他自己对他自己说，说得便很小声，方方与刺刺一句都听不清。

肃杀跪在棺材前，忽地一抬手，叭地把那一口棺盖直挑开，落在方方与刺刺的眼前。

他二人吓了一跳，要不是方方捂住了刺刺的嘴，她一定会吓得叫起来。

只听得叭叭直响，看到了那肃杀的样子很是吓人，他的头发全都挑开了，披成了长长的垂发，眼睛瞪得如一串铜铃，直瞪着那棺里。他说道：“玉娘，玉娘，只有你知我心，只有你对我说过，别咳了，别咳了，再咳心都要咳出来了……”

他嘟哝说着，直跳过去，抱起了在棺材里的那个女人。

那是一个死女人。

他要抱着她做什么？莫非他要对这女人的尸体有什么亵渎不成？

方方的头大了，他要叫起来，但他不敢叫，只能睁眼看着。

肃杀抱起了那女人，他坐在棺材里，他的身子很高大，坐在棺材里，自有一半的身子露出来。他抱着那女人，那女人的尸体软软的，软在他的身上。

方方心道：是了，看来这肃杀是一个怪胎，他对于死人比对于活人还有兴致，怪不得他要带那么多的棺材来，天天得对着他的死老婆说话。

只是，他的老婆怎么都死了，而且像是都在同时死的，他怎么带着这些死老婆走路？

方方还是心里有疑。

只见那肃杀抱着那玉娘，把她抱在怀里，说道：“玉娘，我想你，我想死了……”

说着，方方与刺刺就见他慢慢摸着那死人的胸。他两人看他神情有异，心道：是了，他是有神经病，便怕有人闯来看见，他对于死人的尸体有所亵渎，他怕这点，才叫他的人死守在门口，若是有人来了，坚执不让他进来，那样他的秘密就不会让世人知道。

他挑开了那死尸的衣纱，慢慢去摸那死人的肌肤。刺刺恶心得要叫起来。方方捂住了她的嘴巴。

肃杀抱着那女人，在灯下看，他说道：“玉娘，你瘦了，你知道不知道你瘦了？你的身子比以往瘦了许多。”

肃杀的声音有些哽咽，他的声音比刚才更低了，他说：“我又娶了一个妻子，你看到了她，一定会替我高兴，她的样子很好玩。她很阴重，她的阴毛很怪，能梳成一条辫子呢。”

肃杀笑了笑，他的笑声在帐内很寂，很冷，像是哭。他抱住了那死尸，开始叭叭地亲那死尸的嘴，他说：“你怎么不说话，你说话啊？”

那死尸当然不能说话，他对那死尸说道：“她是我的第十八个老婆，你说，我要不要再娶第十九个？从前我对我的那些妻子说这事儿时，她们都不愿意，只有你笑一笑，说道：‘男人是大丈夫，能娶则娶，莫叫那些女人空等你。’你说得好，只有你这么说，你是不是在娇我宠我？”听得见肃杀在哭，他的哭声很压抑，像是鬼在呻吟。

便听得肃杀的丝丝声，刺刺吓得捂住了耳朵，方方也帮她捂耳朵，因为他知道，此时的肃杀像是一只野兽，正在亲那死尸。

肃杀是一个怪物，他对于女人有兴趣，比那个米离更是残暴，米离只是在要奸人家的好妻女，他却是要奸人家的尸体。两人相比，还是肃杀更狼性些。

两人吓得不敢吐声。

爱声从那棺材里发出。

刺刺吓得躺在方方的怀里，不敢动。

方方只是抚摸着刺刺的身体，他不敢有非份之想，只是想着那肃杀在玩弄死人，他就怕极了。

两人哆嗦了。

过了多久不知道，只知道肃杀在那里尽兴地逞雄。再过一会儿，听得肃杀长长地吁出一口气，说道：“玉娘，我得去找别的妻子了，我不能再陪你了，你知道不知道？我得去看看我的那个新妻子。人都说，新婚夜，我一定会喜欢她，可我还是想着你，想着你们。”

肃杀出去了。

刺刺大声道：“方方，吓死我了。”

方方也大声道：“压麻了我的腿，你压麻了我的腿。我看看，他都干了些什么。”

刺刺不悦，说道：“胡扯，你看什么，你看也尽是肮脏，你们男人都肮脏！”

方方说道：“我从来不知道我方方多好，今天看看，我还是一个真男人。”

两人掀开了那棺材盖儿，看着那个玉娘。

那是一个真正的美人。

她比起刺刺，更丰腴。比起刺刺来，更白皙。方方看呆了：她的脖颈如雪，颈上吊一根玉带，乌发垂瀑，两目睁着，看着两人。这不像是一个死人，活像是一个没有睡熟的睡美人。

刺刺笑道：“方方你看，她是不是一个大美人？”

方方一叹道：“要是我，我也会像肃杀.....”

他没说完话，后脑就受了一击，前额正碰在棺材上，咯地一响，撞个发昏章第十一。

他大叫起来。

刺刺扯住了他。

忽地刺刺珠声音抖起来：“你看，你看她……”

方方顺着刺刺的手指看去，果是看到了怪事：原来那个躺在棺材里的睡美人的眼睛正看着他们俩人。她的眼里有笑意，那是真正的笑意，决不是死人的僵死的眼珠，她盯着他两人，一丝丝地笑，笑得很吃力，但真是在笑。

刺刺叫道：“她不是死人，她不是死人……她活了……”

方方被吓得毛孔悚然，他指着那玉娘道：“你……你别吓我，我没害过你，你知道我没害过人，只是赌钱时黑过心……”

刺刺也说了无数好话。

这女人不比肃杀，和肃杀他们还可以对付两招，对于这死人，他们怎么斗得过？

两人吓得跑了，直跳到帐边。看看外面，那些大汉仍在坚守着篝火，他们就是在说话，也是低声。

刺刺扯着方方，再回过头来。

她决心弄出一个究竟来。

她跳到了棺材边。

她说：“我知道你不是死人，你能笑一笑么？”

果然玉娘笑了一笑。

刺刺忘情地大叫：“她笑了，她笑了。”

她一叫竟引得那些篝火旁的汉子们抬起头来。他们细听一听，没有声音，只有静夜的风声。

方方说道：“我说得对，你便眨眼，你会眨眼么？”

那玉娘真的眨了一下眼。刺刺与方方大喜。

第四十五章 聪明人

方方大喜，他发现了一个大秘密。那就是，肃杀带的那十几口棺材里，很可能都是那些未死的美人。她们都躺在棺材里，白天一动不动，直睡到了夜晚，等着肃杀来一回，来宠幸她们。

这有点儿神奇，也有点儿阴阳怪气的，但却可能是事实。

莫非肃杀的十八个老婆都是这样子的，她们都是半死不死的，一直躺在棺材里等着肃杀来幸？他那时来，像是奸女人的尸体一般，怎么弄这些女人，她们就怎么是，她们没有一丝反抗，因为她们不会动一动。

方方看着那玉娘，说道：“你喜欢肃杀？”

那玉娘眨眨眼。

刺刺不死心，再问一句：“你现在也喜欢他么？”

玉娘仍是眨眨眼。

刺刺有些愣了，她不知再问什么好。

方方就再问：“你与他在一起几年了？一年，两年？三年？五年，十年？”

看到玉娘眨眼，他吃惊了，原来她做了肃杀的五年妻子。

方方再问：“你知道他有十七个老婆？”

玉娘笑一笑，她的神情很自豪，像是说她自己。

肃杀有十七个老婆，她很自豪。

刺刺忍不住，她问道：“你不怕他么？你不讨厌他么？他天天来看你么？他怎么对你那样子？你能受得了么？”玉娘的眼睛眨得急，但刺刺已经看不清了。因为这时她听到了一声像是炸雷似的声音：“你何必问她，直截来问我岂不是更好？”

方方心里叫糟，他慢慢抬起头来，果然看到了一个人，这人便是那个叫他不寒而栗

的肃杀。

他们两人不敢再动了，他们不敢再问玉娘了。

肃杀像是没看到他们两人，他伏在那玉棺边问道：“玉娘，我不在，他们扰了你么？”

那玉娘笑了，她笑得真个是千娇百媚。

连一旁的刺刺心道：“我从来没有看过像她这样子的笑，我要是一个男人，看到了这样子的笑，我为她死了也不在乎。”

肃杀像是哄孩子，说道：“玉娘，你累了，你歇一歇，好不好？”玉娘仍是笑一笑。

肃杀说道：“你就像一个任性的孩子，总是不听话，什么时候你听话了，我再带你出去玩。”

玉娘再笑，那笑是醉意。

肃杀回头来，对着方方两人道：“你们两个轻声点儿，跟着我来。”到了一座帐篷内。这是唯一一座没有棺材的帐篷。

肃杀也不对他们两人说话，只是坐下，自斟自酌地喝起酒来。方方看他，从肃杀的脸上看不出他的喜怒哀乐来，方方心道：不好啊，妈的，这小子的模样，就像是他刚刚死了亲娘似的，我要是得罪了他，那还有我的什么好处？我只要奉承他几句，他会不会对我好一点儿，放了我与刺刺？想到此处，他说道：“肃杀公子，你真正好福气，娶了那么一个娇娘子……”

肃杀抬头看看他，那脸色不豫。

方方心道要糟，莫要拍马拍在蹄子上。他说道：“肃杀，我听说你带着一大车一大车的财宝，我真的想弄一点儿……”

肃杀吐声了，他的话出乎意外的平静：“方方，你喝不喝酒？”方方直跳起来，他说道：“喝，喝，不喝才是王八蛋呢。”

方方与刺刺一齐坐下来，与肃杀拚酒。

不料得肃杀喝起酒来，却真是有一套，他一直在喝，一直在添，却从来不见他醉。不光是醉，他竟是神奇地连咳也不咳了。

两人心内忐忑，不知道肃杀的葫芦里装的是什么药。

肃杀说道：“我有病，我的病不轻……”

方方心道：是啊，你真个是病得不轻，不然哪里会有你这种人，把好好的女人都弄得残废，让她们天天像死人一般躺在那棺材里，天天不见天日？你要是没有病，怎么会这么做？但他心里如此作想，还打着哈哈，说道：“你有病，我看得见，你直咳，是不是？你的肺不好，你最好少喝酒。”

肃杀一听得方方说话，他大怒，直揪住了方方的胸襟，叫道：“你说什么，你再说一遍！”

看肃杀的眼神，有逼人的杀气，方方吓坏了，他可不是肃杀的对手，何况他只是一个病疯子？他急急道：“你不喝酒最好，你一喝酒，对你的身子不好。”肃杀一扔，把方方扔在刺刺的身旁，他说道：“谁也知道喝酒不好，她从前只是喝，只是喝，天下人都知道，她会喝酒。从没有人能喝得像她那么快的，只有米离，只有米离那个王八蛋能与她一样喝酒。你知道她怎么乐意喝上酒的，都是他，都是米离那个王八蛋！”

肃杀哭了，方方从来不曾看到过男人掉眼泪，他从来不愿意看男人掉眼泪。

他知道男人的眼泪是金子，因为这金子值钱，所以男人不丢。肃杀大声道：“方方，你看我像不像是一个男人，你看我像不像一个死人？！”

他跳起来，直扯住了方方，把他丢在了地上，再扯起了他，说道：“我要杀你，像宰一只蚂蚁，你说对不对？”刺刺说：“那也未必。”

肃杀急了，他一扯扯起了刺刺，说道：“刺刺，你觉得你像一个美人，可你不如我的玉娘妩媚，不如我的小可儿甜蜜，不如我的满珍儿可心。你要做我的老婆，也不是一个我最宠的老婆。”

方方心道要糟，但听得刺刺很平静地说道：“幸亏我不是你的老婆，我要是你的老婆，我会自尽。”

肃杀的眼睛都红了，他盯着刺刺，说道：“她们都不自尽。她们都喜欢我。每天晚上我都陪她们说话，与她们在一起。你知道不知道？只要是在平时，我就同她们在一起。但到了月圆夜时，有时就不行了……”

方方的心咯一下响了，果然如此，原来那人是肃杀，他才是害那些女人的元凶。

只是米离为什么要替他背那黑锅？

只听得刺刺说：“未必如此吧？”

肃杀像一个孩子，他说道：“好，好，我就让你看一看，我的十七个老婆对我怎么样。”

他带着刺刺与方方走出了帐篷。他来到了一座大帐。

这帐内有一口棺材。

又是一口玉棺。

肃杀抱起了棺里的女人，他说道：“她是我的第十七个妻子，她叫满珍儿。”

这是一个小巧玲珑的女人。

从来男人都不知道，女人的小巧都是男人养出来的，只要她百依百顺，只要她能顺着男人，看去就是小巧，就是乖极的女人。

这满珍儿一定是那种最讨男人喜欢的女人。

肃杀把她抱在怀里，抚摸着她的头，说道：“满珍儿，我今天又想你了。你说，喜欢不喜欢我天天想你？”

满珍儿的眼睛很神，流光溢彩。看去像神人的眼睛一般。

她能听得懂肃杀的话意。她笑了，笑得很开心。

他对满珍儿说：“我今天又娶了一个新妻子，你喜欢不喜欢？”

满珍儿听了，皱眉头。肃杀的心大是开怀，他大笑道：“满珍儿，我一猜就是你最不乐意，果然果然。”说罢他又是大笑。

刺刺与方方不料得还有这种世上夫妻，两人的话只由一个人说，另一个人只是从他的话意里得一些生趣。

方方心道：我能么？就是我与刺刺，两人也是时常话不投机一句多。哪里有他这种甜情蜜意？

想到此处，不由得回头看一眼刺刺。

看时刺刺也在看他，看得出他的用意，就狠狠地挖他一眼。这一眼挖得他脸红心跳。

米离忽地跳起来，他看到了一个熟人，那是许顺，他直直地像是一座塔，直耸在他眼前。

“你的心思都白费了，你再也护不了他了。”

米离看着许顺，他看许顺的眼神很伤心，他从前看着小袖儿、看着肖乞儿时，眼神就是这么伤感。

许顺说道：“你救不了他，就是你化成了灰，你也救不了他。”

米离不动，他的身子直立如山，他能救得了七大门派，他能救得了武林中人，他怎么就救不了一个肃杀？

许顺说：“他来找我，他说什么？你猜一猜？”

米离不语，许顺笑道：“他说，我得杀死米离，我要能杀死米离，他今天死，我明天死也心甘。你猜，他为什么要杀死你？”

米离仍是不语，但许顺看得出，他像是要站不住了。

许顺仍在打击他：“他最恨的人便是你，听说鱼漂儿的酒是你教与她的。你当时以为你不久于人世，你就与鱼漂儿喝酒，看谁最能喝。你死了，撒手尘寰，可她最与酒结上了不解之缘。最后她才生下了肃杀。”

米离的身子直抖。

许顺笑问他：“你是不是太冷了，你不该喝那么多的酒，酒大伤身……”

许顺说道：“他一生下来，鱼漂儿就得用酒喂他，他是一个酒虫子，没有酒他便活不下去，但没人能想到，他伤于酒，他是一个治不好的废人……”

米离忽地一吼：“别说了！”

许顺说道：“米离，你是天下最难敌的人，没有人能打过你，可是，你看着他，你再也不是天下无敌的人了，有一个人能打得败你，那就是你的儿子肃杀……”

米离低吟道：“他不是我的儿子……”

许顺说道：“他是，在你与鱼漂儿喝酒的时候，他就是你的儿子了。不管他是鱼漂儿与谁生的，他毕竟是你的儿子，他是你与鱼漂儿的酒儿子……”

米离站不住了，他说：“你要做什么？”

许顺说道：“我不知道。我只知道他想杀死你，你天天用你的那一只破箫告诉他如何做人，他早就不耐烦了，我看早早晚晚你得死在他的手里。我本来该杀你，但我不愿意让他不快乐，我愿意让他杀死你。一杀死你，他再也活不长了，他也得乖乖死在我的手里……”

米离看着他，像是看着一个疯子。

他说道：“你知道不知道，我给少林的方丈无望大师写了一副对联，我写的是，水水水不不，风风风风习习？”

许顺笑了，他说：“我知道。”

米离说道：“你明白我的对联的意思么？”

那许顺笑笑，说道：“我比方丈大师更知道你的心思。”

米离说：“你知道就好。”

忽地，听得冷天大叫：“米离，你出来，我有话要对你说。我要告诉你一件事儿。

你出来!”

眼前闪出了冷天，他的身后跟着那个从来不吭一声的丑女。

冷天看着许顺，说道：“许顺，我要告诉你的是，你休再来扰米离，我再看到你来找他，我便宰了你。”

冷天说话时气很壮。

许顺显得漫不经心，他说道：“是么？就凭你也想宰了我？冷天，你那一把刀如果抽出来，你不死在我的眼前，就算怪了。”

冷天是火暴性子，他怒吼道：“是么？我试一试！”

一刀一刀，直砍向许顺！

许顺的手一翻，也不见他如何试掌的，冷天的刀便砍不下去了。丑女忽地搭上了剑，叫道：“休伤我的夫君！”

许顺一愣，大笑道：“好，好，米离，就连你最好的朋友丑女也嫁了人了，你干脆成了孤家寡人，好，好！”

他扬长而去。

第四十六章 深情人

丑女看着米离，不知道她的眼光里有几许温柔。

冷天也看到了丑女的眼光，心道：她嫁与了我，是因为她太喜欢米离了，她不愿意让米离受苦，才那么做的……

他的心里一阵刺疼。

丑女那一做，有伤男人的自尊。

冷天说道：“米离，我有话要对你说。”

既是有话要说，听听何妨？

冷天看着米离，他曾是冷天唯一的朋友。但他不愿说出这句话来，如果这一句话说出来，米离愤然而去，他与米离就再也不是朋友，而只是路人了。

但冷天就是冷天，他不能把他的话憋在肚里不说。

“米离，丢下他，不管怎么样，你救不了他。”

米离瞪眼看他，像冷天是一个陌生人。

米离长叹一声，转身便走。

丑女迎面拦住了他。

冷天在他的身后，他不愿回头，怕看到冷天的面容。冷天说道：“他只是一个残疾，你救也救不了他，莫不如不管他。”

米离不动，低下头去，他是不是动也动过这念头，把那个肃杀扔下，让他自暴自弃，不再管他？可肃杀是什么人，是鱼漂儿的儿子，虽说他不是米离的亲生骨肉，但他是米离最亲的亲人的儿子。从前他死时，鱼漂儿就再无一个亲人了。她后来与谁生下了这个儿子肃杀，他也不知，但他知道，如果没有鱼漂儿的嗜酒，就不会有一个阴寒积重的肃杀，就不会有一个无法救药的肃杀了。

冷天说道：“你可以带他去少林，如果他习得了少林的易筋经，说不定会治好他的病.....”

“没用，我带他去找过少林方丈无望大师，少林也无计可施，我当时心境不好，在少林喝得烂醉，在方丈无望大师的房里写下了一副对联，以示无望。”

肃杀不能治好他的病，他只能去找那些阴气很重的女人，一次次奸人妻女，作恶于月圆夜了么？

米离说道：“他不甘心，有时抱着女人在棺材里睡，他必得有阴气方才能活，但他

不甘心天天抱着那冷尸，他有时便去找女人。可惜他的阴气重，与那女人一旦交接，便使那女人一夜变老。我如不去救她，她只好成为一个老太婆。”

冷天听得悚然，他大声恨道：“米离，米离，你是名震天下的大侠，怎么能为了一个残疾，就丢了你的名声？你知道不知道？天下武林的人都拿你当淫贼，你再也难在这世上立足了！？”

米离不语。他无法对冷天说他的心境，他不能丢下肃杀不管，他是鱼漂儿的儿子，他不能丢下鱼漂儿的儿子不管，宁可他自己成为万人唾骂的淫贼，也不能丢下肃杀不管。

冷天大叫道：“米离，你是个糊涂虫，你是个混蛋！”

冷天冲了出去。

米离仍是稳稳坐在那里，他对着空中，声音低沉：“我是一个糊涂虫么，我是不是一个糊涂虫？”

冷天冲进了肃杀的帐内。

肃杀很惊讶地看着他，他的身后跟着那丑女。

肃杀笑笑，他的衣服很白，他的脸色像他的衣服一般苍白无血。

他说：“我很敬重你，尽管我不太喜欢他。”

肃杀是对丑女说话。

丑女不语。

肃杀道：“我敬你的是，你做事心比常人宽广。”

冷天大声道：“肃杀，你不要对我说那些混话，我找你，有重要的事儿要说。”肃杀笑笑：“有话直说。”

冷天道：“肃杀，你也是男人，你怎么能做下那些恶事，让米离替你顶扛？你既是敢做，就敢当着武林人说，你是一个奸人妻女的坏蛋，是一个万恶不赦的恶贼！”

肃杀的脸一阵子红一阵子白，他盯住了冷天。

冷天忽地觉出，肃杀的身上有一股逼人的杀气。

——如果肃杀不想让世人知道他的秘密，他一定会对冷天夫妻下毒手，他会在这帐内杀死冷天，杀死丑女，让他们再也无法对别人说出他的秘密。

但肃杀只是坐在那里，他的眼神里满是悲伤，他望着冷天的眼神，像是一个做错了事儿的孩子，无奈还有些懊悔，他的眼睛不转，只是盯住冷天。

丑女说道：“我头一个知道了他的心事，我从你们两人的关系里得知的。我替他难过。”

肃杀忽地大声道：“你有没有替我难过？我自从生下来，就只有在冰里泡着，我不能与孩子一起玩，不能与女人一起欢乐，我不能在月圆夜像别人一样，看看皎洁的月亮，吟一首诗什么的，也不能搂着女孩子，与她共度良宵。我只能偷偷摸摸与女人相会，只能偷人家的女人……”

冷天大叫道：“我杀了你，就解脱了米离！”

一刀一刀，如泼风般快，但他的刀快，肃杀的身子闪得更快，一直到他砍出了七八十刀，也不曾伤得肃杀的一片衣角。冷天怒叫道：“肃杀，你有本事就来与我一斗，躲来躲去的，算什么本事？”

肃杀说道：“我与你动手，平白的污了我的名声。”

冷天大吼：“你有什么名声，你是一个破烂货，没有米离替你挡灾，你一定会死在千刀万剑下！”肃杀苦笑：“他为什么要替我挡灾，我一个做事一个当，他来做什么好人？你以为他是什么好人？他是一个凶手，是他杀死我娘，他不要我娘喝酒，我娘怎么能一生闷闷不乐，他不与我娘在一起，我怎么能成这样儿？”

肃杀的手很苍白，他抖着那一只手，对冷天道：“我不欠你什么，我也不欠米离什么，你告诉他，我恨他！”

肃杀忽地起身，飘倏似风，一闪一闪，在冷天身前身后来去。冷天的手伸出去，竟抓不到他。肃杀出手，叭叭叭一连打了冷天十几个耳光。他倏地站定，仍是那个满面潮红，一身病气的肃杀，他慢慢说道：“冷天，我不愿意杀你！”

静夜中宵，是谁不寐？竟站在那露重雾浓的屋檐下，听着人家耳语？

风吹来，吹得身子一阵瑟缩，是伤了心，还是伤了情？

远远传来箫声，箫声竟只有凄伤、哀婉，没有一丝快意，没有一丝柔情。

许顺笑着，对着屋内的人说道：“你们都站好，看着我。”

他要那些女人看他，看他与田乐儿淫戏。过了月圆夜，这个女人又可以与他在一起贪欢了。

“你的丈夫是死在肃杀的手里的，你知道是他头一回害了你……”田乐儿在吮吸，她一心一意在做，但她仍不忘抬头对许顺说：“你答应过我的，你要给我报仇，你说过的，决不能不算数。”

许顺正在享乐，自是不能不理她，他冷冷笑道：“你是一个女人，女人就是给男人用的，你怎么连这个理都不懂？”田乐儿愀然不乐，她说道：“你是壮伟的男人，我愿意跟你，他算个什么？他只是个病秧子，我恨他，恨他！”

许顺跳起来，搂住了田乐儿，放声大笑：“好，我便依你就是。你怎么谢我？”

田乐儿嗲声道：“你要我怎么谢便怎么谢。”

许顺乐道：“你好好侍候我便是了。”

田乐儿更卖劲儿地抚摸许顺，许顺的脸上有一种惬意，一种征服了女人的惬意。

冷天已经再也爬不起来了，他忽地知道，他要杀这病夫，那决不可能，只能被他杀死。他呻吟道：“肃杀，你要死了，我一定要杀死你！”

肃杀说道：“我愿意死，但决不是死在你的手里。”

丑女忽说道：“你愿意死在谁手？”

肃杀仰头一叹：“米离，要是米离愿意杀我，我便甘心情愿。”

丑女说道：“他绝不会杀你。”

肃杀跳道：“不错，他不能杀我，他杀我于心有愧。他不杀我，还有谁能杀我？你们有什么资格杀我？”

丑女扶起了冷天，冷天说道：“除非你杀了我，不然我一定会宰了你！”

两人蹒跚而出。

肃杀坐在那里，那箫声没了，像一缕飘然而去的淡云，竟是无影无踪了。丑女扶着冷天，两人到了帐外，他们闷坐在地上，本来他们想帮米离，但如今知道，他们帮不了米离，他们不是肃杀的对手。冷天道：“这个混蛋！哎哟——”

他一身伤痕，但伤都不重，肃杀只是要他受辱，不想重伤他。丑女悠然道：“他不想杀你，他要想杀死你，你决不能活着走出帐来。”冷天一叹，说道：“谁想得到，他的本事竟不比米离差。”

两人无奈，冷天握住了丑女的手，说道：“你相信我，我一定会杀死他。”

身后传来了一阵子冷笑。

两人猛回头，看到了几个人。

他们都是黑衣人，杀气逼人，剑寒似水。冷冷站在他两人身后。冷天跳起来，叫道：“你们是什么人？”

一个黑衣人说道：“你听没听说过‘冷身子’？”

冷天大怒道：“冷身子与我有什么关系，滚开，不然我就不客气了！”

那人寒气逼人，像是练一种阴毒功夫的，他逼近了冷天，说道：“我就想看看你有什么本事，竟能想管别人的事儿！”

剑气一催，人便飞来。几把剑直逼向冷天。

冷天此时心里气闷，叫道：“王八蛋，没见你家大爷心里不顺么？”他决心杀人，

既是杀不死肃杀，就杀了这几个蠢贼也好。

冷天跃起，刀光一闪。一个黑衣人一退，便见一道血箭，飞溅而出。那人痛叫一声，剑逼更近。只听得哧一声，一剑直刺在冷天的臂上。

冷天叫了一声哟，那丑女关心，叫道：“你怎么了？”

冷天大声道：“被狗咬了一口！”

那黑衣人叫道：“不能放了他！”

七八柄剑直插向冷天。

冷天一吼，一刀削开剑，跳起来，叫道：“快走！”

丑女似未听见，她见冷天不走，她怎么能走？她的剑直刺向一个黑衣人。那黑衣人叫声：“护住我！”他身子一跳，竟直去击冷天。

丑女看那几个黑衣人，武功竟都不弱，他们用两人逼住她，那五人都去对付冷天。

冷天刚刚开始时还气得直骂，一边骂一边对敌。但过了一会儿，便显得力绌不支，他再也不骂了，只是一把刀舞得风快，不让那些人刺到他。他怒吼一声：“快走！”丑女急急一剑，直刺那黑衣人，但那黑衣人竟不避不躲，直等她剑刺到，忽地一抓。丑女心道：“你用手抓我剑，岂不是找死？”

但看到那人的手黑黑黝黝的，像是有异，便一退，这也险些被人抓实。那黑衣人得势不让，竟是一抓再抓，直扑丑女。这一下丑女竟连出剑也是缩手缩脚了。

忽地听到一声炸雷似的叫声，那是冷天叫出来的。丑女心一乱，知道他是受了伤，她叫道：“冷天，你怎么了？”

蓦地，一道刺痛，直彻心肺，她站在那里不动了，一柄剑直贯她的身心，她说道：“你……怎么……了？”

蓦然仆倒。

冷天大乱，他怒叫声声，直扑向丑女，他的身子扑在丑女身上，他叫道：“你不能

走，秀女，你怎么了，快站起来，快，快！”

啊——一声大吼，原来是一柄剑插在他身上。

鲜血飞溅，但他仍不起身，他在护着丑女。

几柄剑都插在他的身上。

第四十七章 魔女小小

米离听到了那一阵惨叫声。

他不动，他只关切那个肃杀，决心与世无争。

但风一般飞进了一个女人，一个很香很香的女人。这女人一进了屋，便坐在米离的身前。她对着米离笑。

在这世上，米离最怕见到的人就是她。

她是魔女小小。

魔女小小嘻嘻笑着，她坐在米离的桌上，对着米离的眼睛，笑眯眯。

“你来做什么？”

她笑道：“人都说大侠米离最多情，对女人最钟情不过。我来看看是真是假。”米离瞪她一眼，不再理她。

魔女小小看着他，说道：“你这个人哪，最是凉薄无情……”

米离身子一震，说他凉薄无情的人，至今魔女小小是第一人。他怎么凉薄无情了？魔女小小看着他，灯下的米离，雄伟英俊，玉面临风，真个是一个美男子。魔女小小说道：“米离，一看你模样，还真像是男人，只是你做下的事儿，便没个男人样儿了。”

米离看她，慢声道：“我做下的什么事儿，让你看着不公了？”

魔女嘻嘻一笑，说道：“你奸人家的好好妻女，人家就是不说，你也心亏。”

米离声音低沉，说道：“我愿意一死，来赎我罪。”

魔女小小大笑，拍手道：“像个回头的浪子，只是你奸过了人家，人家要是不愿意让你死，你怎么办？”

米离说：“她愿意要我做什么，我便做好了。”

魔女小小忽地正色起来，她对着米离道：“米离，我有一句话，要对你说。世上的事儿，总不能天天瞒着，瞒了一天算本事，瞒了两天更是侥幸。你能瞒得一生么？如今已经有人知道了你与肃杀的事儿，他们决不会放过你。”

米离的眼里有忧伤，他能说什么？他再对魔女小小说些什么？说他与鱼漂儿的那生死不渝的情爱，说他对肃杀的那既恨又爱的无奈，还是说他奸人妻女时的那一番既愧又恨的心境？

他什么也说不出。

魔女小小说道：“肃杀是一个不可救药的人，你救不了他，不如让他自消自灭的好。”

让肃杀自消自灭？米离想着肃杀，想着鱼漂儿，他忽地失声，大声道：“不，不！”

魔女小小看他那失神落魄的样子，很是开心，她说道：“米离，你要不死，就得那个肃杀死，不然你就得代他一死了。你要不要跟我在一起？”

魔女小小想起上一次，那冷天竟急急找她，要她来为米离一泄欲火，不由嘻嘻而笑。她浓浓软语，说道：“米离，我愿意跟你，你是一个怪人，也算不得什么好人。要说你做下的事儿，我一半赞同一半不在意。不如你跟着我，那时还有谁敢欺负你？”

米离说话声音空空洞洞，他说道：“我跟你去做什么？”

魔女小小抚掌大笑：“你跟我去，做我的男人，你说魔女小小有一个男人，那男人会是什么样子的？他一定是既英俊，又能干的了。”魔女小小很得意。

米离看她，他的身子又抖起来了。

魔女小小蓦地冷笑，那冷笑声一直钻入米离的心底。她说道：“我看明白了，你又想做恶事了，你看我那眼神，又想杀人了。你想杀死了我，便没人知道你与肃杀间的那些事儿，那是妄想！”

米离的声音很低沉：“你怎么知道那是妄想？”

米离扑向魔女小小。

他一定要杀死魔女小小，因为她知道了他与肃杀间的秘密。

夜更深了，人也俱寂。只在远远的地方传来一阵阵梆声。

是二更了。

他抓住了魔女小小的那一双柔荑。

这是一双软软的很白皙的手。

魔女小小吹气如兰，说道：“我不信，你会真的杀死我？你真的杀人时就眼也不眨？你真的因为爱你的鱼漂儿，就连我这么一个美人儿也不在乎么？”

她是在一赌，如果米离真的不在乎她，真的一心想杀死她，为了死去的鱼漂儿，为了活着的肃杀，而一心要杀死她魔女小小时，她就只能一死了。

她闭上了眼睛。

但米离的手停下了，正停在她香香的头发上。

魔女小小艳笑道：“米离，你要不杀我，我一准杀死你，你想明白了。”

米离停手了，他一叹道：“你走吧。你要愿意告诉谁，便告诉谁好了。”

魔女小小看着他，说道：“我知道，许顺对这事儿很有兴趣，但他已经知道了此事，不然‘冷身子’绝不会这么追杀你。”

米离看魔女，说道：“你要不是魔女，你一定会是一个很好的人。”魔女凑近了他，那香气再度逼他，她悄悄说道：“米离，你要是听我的，我便做你的妻子吧？”

米离从来没有一个与他共患难的妻子，他曾有过鱼漂儿，但她死了，后来又有了一

个流花女人谷的谷主小袖儿，她离开米离出走了。再后来，丐帮帮主肖乞儿喜欢上了他，甘愿为米离而弃那帮主之位，他们两人遨游天下，何等快意？但好景不长，肖乞儿又死了，只剩下了他米离一人。漫天下竟无一个米离的挚友，无一个人是米离的红粉知己。

魔女小小能是他的红粉知己么？

不知何时，魔女小小已经把米离的头抱在了怀里。她说：“你这么做，确是对得起死在九泉下的鱼漂儿，也对得起她.....但你只是太过于苦了自己.....”

她长叹了一声，对于米离的心里情苦，她知晓得一清二楚。

米离流泪了，他是为有一个知道他心底苦楚的人而流泪。

他知道有一个女人甘愿为他下刀山过火海，那女人便是许茹仙。但许茹仙毕竟不知道他米离的心事，她不知道米离做下这些事儿，确是心内不得已，确是情有苦衷。只有这个魔女小小知道，她也体会了米离的一片苦心。

两人沉浸在柔情蜜意里，她轻轻摸他的头，像他的小母亲。两人再也不知时暮。不知过了多久。

那魔女小小忽地醒来了，她说道：“我来时，看到了你的朋友，那冷天与丑女。”

米离仍是沉浸在他的情思里，他问：“他们在哪里？”

“我看到他们气冲冲去找肃杀，冲入肃杀的帐内了。”

米离心道不好，他慢慢推开了魔女，说道：“我去看看。”

米离飞快，他来到了肃杀的帐外。

米离呆住了。

冷天死了，丑女也死在帐外。两人的身上刺满了剑。

是谁，是谁杀死了冷天？是谁杀死了丑女？！

米离看到了灯光，看到了慢慢走近的灯光。但他不理那灯光。他只是跪在冷天的尸体旁，跪在丑女的尸体旁。

走近的是肃杀。

他看到了冷天的尸体，看到了丑女的尸体，忽地哈哈大笑起来。米离的心里顿时涌起了万丈怒火。

他笑什么，莫非他杀了冷天，看到米离在这里哀悼冷天，他便失声大笑了么？莫非他心里得意，得意他杀死了冷天，也得意米离无法对付他，而得意地大笑么？

“哈哈——” 笑声不辍。

米离倏地昂起，他怒声道：“肃杀，你笑什么？”

肃杀说道：“你很好笑，看你这模样，真个是一头好丧家犬，哪里像一个什么大侠？从前我小时候，听得她讲你米离，总说你如何如何英雄，我可没看到，哈哈哈哈哈哈——”

“是你杀死冷天与丑女的？”

“不错。”

米离问道：“你为什么杀他？”

肃杀大笑：“他来找我，管我的闲事，要我自杀，你说我杀不杀他？”

米离知道，冷天必是知道了肃杀的秘密，才来找他，要他自尽的，冷天是为了米离，才来管事儿的。肃杀得知了，他岂能饶过冷天？

米离怒吼一声，他冲过去，他想活活扼死肃杀，让天下再也没了这个魔头。

肃杀在笑，他马上就要一死，还笑什么？

那是凄楚的笑，是解脱的笑。

米离的掌正砍在肃杀的脖颈旁，就见肃杀的身子斜了一斜，他怪笑道：“米离，这一下杀不死我，还得重来一下。”

米离再吼，一击击在他的胸前。

肃杀的鼻孔流出血来，是红红的血。

肃杀笑道：“米离，天下只有一个人能杀得死我，我也情愿被他杀，那就是你。你动手好了。”

他闭上了眼睛。

米离一声惊天动地的吼叫，冲到了肃杀的身旁，他拎起了肃杀，抬起了他的手，正欲重重一击！

天地无声。

一个女人正与许顺坐在一处。许顺看着她，像是看着一具最美的珍玩。

许顺问道：“你说，米离会不会杀死肃杀？”

她咯咯一笑，说道：“不会，他要能杀得死肃杀，他便不是那个米离了，他就是你许顺了。”

许顺哦了一声，说道：“你这么看重我？”

女人笑笑，说道：“我不是看重你，而是我知道你是什么样的人，当今武林，没有人能像你一样，拿得起放得下。”她便叹了一口气。许顺很得意，他放声大笑，说道：“听你一声叹气，像是很不舒服。那又是何必？”

女人说：“我怕你，因为你是北方许顺。”

这是一句很得体的奉承话。

许顺飘飘然，这女人的话份量很重，让他心内很是舒服。

果然，米离的手停住了。

肃杀看他，叹了一口气，说道：“我情愿死，我不愿意这么活着，但我没勇气，无法自己杀死我自己。我算是求你，你杀了我，你杀了我吧！”

米离眼里的怒火在熄灭，他松开了肃杀。

肃杀道：“我有几回，冲过去，想杀死我所有的老婆，她们都是我的心上人，我头一个想杀死我的满珍儿，但我一掀开那玉棺，我手就抖，我无法下手，我实在无法下手

啊.....”

肃杀呜呜地哭起来。

他再抬头时，看米离，米离已是杳然无踪了。

“我有一件事儿不明白.....”

“你有什么不明白的，尽管说好了。”

“你们出动了九路人马，连个米离都杀不死，还会有什么作为”

他哈哈大笑，说道：“我有九路人马，但九路人马都不是那么愿意杀死米离的。第一路人马是我，我败在了米离手下。第二路是肃杀，肃杀绝不会认真杀死米离。第三路人马是少林的无望大师，他与米离有恩，绝不会认真杀人，就是抓到了米离，他也是会把米离带到他们少林去，那有什么好处？第四路由武当的赫雨道长带领，他也想把米离带回武当。剩下的几路，他们怎么能对付得了米离？”

“你不想杀米离？”“我从前不想杀他，如今我想了，因为有许多的人已经知道了他的冤屈了，不如他死了，再怎么冤屈，也只是一种沉冤了。”

他再说：“你不知道北方的‘冷身子’，如果他们想杀死一个什么人，那人一定得死，他再也不会活在这世上的。”

“从前也是‘冷身子’的人去杀米离的。”

“这一回不一样了，你知道，他必得死。他身边没有一个真心为他的朋友，他的朋友死了，死了一个丑女，一个冷天，他再也没有真朋友了。”

女人轻轻叹了一口气，她的手抚摸着许顺，抚摸让他舒服，他就再也不声响了。

第四十八章 天猎

米离与归水、张稳婆三人对视，他看着这两人，如今该说，只有这两人才是他的朋友了。

他对两人说道：“你们要早走，也许不会惹灾。”两人望着他，不为所动。

他们不怕死。

张稳婆忽道：“我有一件事不明白。”

米离说：“什么事儿？”

张稳婆道：“肃杀为什么要出钱杀你？”

归水看着米离，他也不明白。既是他知道只有米离在一心护他，一心救助他，他何必还要杀死米离，他何苦要与许顺联手？

米离停了一会儿，他不愿说此事，但他不得不说。

“他愿意我死，如果我真的死了，他也不用再活在这世上了。”

这真是凄楚得很。张稳婆大叫道：“走，走，我们为什么不走？”三个人再继续逃亡。

从前的逃亡并不是真正的逃亡，因为有一个归水，他并非真的为许顺卖力，他不会真心把米离的去向好好告诉许顺，所以那九路人马来杀米离，往往也不力。

如今不同了，许顺也知道了归水靠不住，他会全力来搏杀米离，他决不会让米离再活在这世上。

三个人匆匆逃亡。

刚刚骑上马，飞跑了约半个时辰，那三匹马忽地都长嘶起来，停住不走了。

米离三人再鞭打那马，马也不动。再停了一会儿，看那马从鼻孔里慢慢流血，血流得很快，渐渐像是接泉水一般。马委顿在地，再也无声。

三匹马都死了，他三人互看了一眼，知道有人作下了手脚。

但从来没有人会下这种毒，让马跑了半个时辰，方才毙命，这是什么毒？

米离说声：“走！”

三人再匆匆而行。

前面就是一个小镇。

南方的小镇，都是那种很小很小的房落，在镇头，有一家小小酒馆，酒馆里有几个人在喝酒。

张稳婆说道：“得吃点儿东西。”

三人便进了店。

刚刚落座，那店小二叫道：“三位客官，想吃一点儿什么？”

米离沉声道：“吃什么都行，只要快些。”

小二匆匆而去，一会儿便拿来了一些饼、一些下酒菜。

张稳婆叫道：“快，快，饿死我了。”

米离也匆匆来吃，归水的筷子刚刚挟到了菜，忽地一声响，那菜连同筷子一齐落在桌上。

张稳婆叫道：“有毒！”

米离两人的脸色大变。

再细细看那菜果然有毒，菜是变了色的，黑黑的了。

张稳婆叫来了店小二，说道：“小二，你看菜里怎么会有毒？”

小二哪里见过这种阵势，不由得大慌，说道：“没有毒，没有毒的，我看没毒。”

小二一说没毒，那张稳婆便笑笑道：“既是没毒，你何不吃一块尝一尝？”

店小二大声道：“没有毒，真的没有毒。”

他身后的人忽地说道：“小二，你真的不敢尝？”

店小二回头一看，原来正是他的店老板。店老板悠悠说道：“小二，我记得饼是你做的？”

店小二说是。

店老板说道：“既是你做的，你怕它有毒么？”

店小二大叫道：“没毒，老板，它没毒。”

店老板笑笑，说道：“小二，要是它有毒，我保你一家活命。”

众目睽睽之下，店老板也不愿让人说他店里的东西有毒，他是逼着小二去试。

小二也知是险，但他不敢不去，一想老板有话，如是自己死了，一家人从此有了依靠，他便战战兢兢地上去，吃一块那饼。

小二吃下了饼，那神气也让在店里看热闹的人好笑，只见他如吞砒霜，一口一咽。等得吃下了那一块饼，就一屁股坐下，坐在地上，再也不语。

众人瞪眼看着小二。只待了一会儿，就见那小二跳了起来，大叫道：“饼里没毒，饼里没毒。”

店老板此时没了一脸的和气，他对三人说道：“看三位像是正人君子，怎么能随口便诬说小店的食物有毒？你一说不要紧，岂不是把小店的生意也砸了？”

米离看看张稳婆，张稳婆一笑道：“我是张稳婆。”

他既是张稳婆，便对天下下毒的那一些玩艺儿没有不精到的。他再拿起了那饼，说道：“你吃没毒，我吃怎么有毒？”

他刚要吃，米离拦住了他。

米离道：“这酒里也有毒，不必再试了。”

店老板冷笑道：“这位客官的话就有些不对了。我这店是十几年的老店，在这镇里最讲信用的。从来不卖坏的脏的，你怎么能一口便说定我店里的食物有毒？”米离说道：“你的酒里有毒，这是真事儿，何必再说？”

他忽地拿起那酒来，喝下了一口，再闭上了眼睛，只见他的手慢慢伸出，手臂变黑了。米离一叹道：“这毒很是厉害。”但见他的臂上的毒一点点儿向手指处走，卟地一声，那毒水便滴下来。

店老板此时也看出不对了，见那毒水黑黑的，有一股腥气，他喃喃道：“怪了，怪了，别人吃怎么没毒？你们用怎么有毒了？”

米离苦笑道：“我们是怪物。”

三人只好走出酒店。肚里饥肠碌碌，但他们无法吃东西。

张稳婆说道：“是他们来了，他们盯住了我们。”

他们三人知道是，但他们能奈何了谁？那些跟他们来的，必是许顺的人，是那些杀人不眨眼的“冷身子”。

风吹起来了，吹得人心里一阵阵凄冷。

他们没有宿处，没有朋友，没有食物，只有茫然地走，向远处逃亡。

逃到了一片树林。

归水说道：“歇一歇，就是要我死，我也得歇一歇。”

三个人躺在树下。

这是一棵很粗很壮的大树。

米离说道：“如果你们愿意走，现在走，还来得及。”

归水说道：“从前的寂寞剑可不是这样子的。”

他一想到当初听得他的母亲讲起了那鱼漂儿用寂寞剑胜得了三尸手，最后救得了燕山五鬼的后代，便热血沸腾，他说道：“米离，我死也与你死在一处。”

张稳婆大笑，说道：“说不定我们不会死，只能让那些想杀我们的人死。”

哗地一声响，那棵本来好好的大树忽地坠落，一直向他们的头上打来！

米离一扯他两人，叫道：“快！”

三人的身子如疾箭，一直射出去！听得后面传来咯咯的冷笑声，再见那棵大树，竟像是有灵之物，哗哗地吐出一片叶枝来，直射向他三人！

米离大叫道：“再退！”张稳婆与归水两人不及退开，只见米离挺身而出，让那些树枝砰砰直射在他身上。

米离无恙，那些树枝力道虽大，但也奈何不得米离。

有人说道：“果然好功夫，怪不得狂妄一时！”

便见从那树后走出了五个人。

米离看他们五人的打扮，心内暗暗吃惊，他问道：“长白玉冰派的人？”

那五人昂然道：“不错，你也无须记得什么门派，你只记得住‘冷身子’就是了。”

米离一叹，说道：“‘冷身子’要与我为敌，真枉了许顺那一派宗主。”张稳婆笑笑，说道：“从前听得人说，只要是‘冷身子’要杀的人，他准活不下去，不知是真是假？”

归水的脸色苍白，他忽地大笑：“是真是假，你不是亲眼看了么，就他们五个人，能奈何了我们么？”

五人冷笑，那五人当中一人说道：“我们要杀的是米离，与你们有什么干系？你们还不屁滚尿流地逃走，不然岂不是跟着糟殃？”归水说道：“我看你们的本事，不如来试一试！”

哗——忽地像是天昏地暗，那一片树林忽地变色了。有一片树枝如疾风狂雨一般，直扫过来。

米离叫道：“躲开！”

他扯开了两人。

归水叫道：“这是什么法术？”

米离说道：“狂移千树！”

三人止不住后退，一直退到了远处。

五人止步，那当中一人说道：“米离，让你的人走开，我与你单打独斗。”

米离走出来，与他对阵。那人忽地掣出一对小小纺锤模样的东西，对米离道：“米离，让你今日死也死得明白。”说罢，那人便身子一纵，直扑向米离。

两人对阵，看来米离兀是不慌，他出手两击，那老者便得一连出五次锤。一来二去，弄得那老者十分忙乱。

老者叫道：“老二老三，也顾不得什么江湖臭规矩了，快来斗他！”那老二老三知道老大支持不住，便一齐来斗米离。

三人都用那纺锤状的东西，扑来斗米离。

归水说道：“我们也别闲着。”他一声喝吼便来斗那老四，老四大笑，说道：“凭你这一点儿本事，也来与我争雄？”他一抖手里的纺锤，便来斗归水。那老五大吼道：“闲了我一人，那怎么行？”他扑来便对着张稳婆出手。这几个便成三对，在那里厮杀。

米离从前曾去过长白山，那玉冰派的功夫确是奇异，他出手与人不自相同，只是出招一式式都是怪极，一招招怪得很，无从捉摸。只过了几招，那老大便“匐”地一声，一纺锤打在了米离的胸前。

他大声狂喜道：“我打中了米离了，我打中了米离了！”老二看看米离，愣道：“大哥，你打中了他是不假，不过你那一锤没用什么劲儿，他没事儿。”

老大气极，叫道：“胡说，我打他时，怎么会不用劲儿，他又不是我亲爹，我怎么能容他？”说罢，那老二大叫道：“看我再打他一锤！”果然被他乘隙又打了米离一锤。这一锤打得有劲，听到了咚地一声响。

老二叫道：“好了，好了，我打死米离了，我打死米离了！”

忽地他不响了，他看到了老三那惊骇的眼神，他不禁噤声了。

再看米离，仍是笑眯眯地站在他们眼前，他不怕死，他怎么会不怕死？

老大叫一声：“快走，米离是打不死的！打不死他！”一哄地走了那五人。

两人来看米离。

归水说道：“其实，你不必让他打你两锤。”

张稳婆说道：“你不愿意杀死他们，但他们却一心杀死你。”

米离不响，他紧咬牙关，但他的嘴角流血了，一直向外流血。他只吐了一个字：“走！”

就再逃亡。

一直逃亡，不喘一口气地逃亡。

许顺此时正在吃杨梅，他吃得很悠闲，是那个田乐儿在一口一口地喂他。他边吃边问：“米离现在在哪里？”

“他正奔那白家堡去，看样子他想在白家堡藏一藏。”

许顺说道：“是么？那就让他藏一藏好了。”

田乐儿说道：“你该让他死，让他一刻也没功夫闲着，让他累也累疯了，那时他就会死了。”

许顺说道：“他愿意藏在白家堡，就让他藏一回好了。”

他闭上了眼睛，不再说话了。

从许顺说话的时候起，再过三天，那些要杀米离的人只是远远跟着他，不走近来杀他。

第四十九章 谁是堡主？

米离终于能坐在白家堡主的对面了。

他含笑地看着白家堡堡主。

能坐在这里，暖暖和和地吃上一点儿菜，喝上几杯酒，真已经是他们近月来没有过的享受。坐在一张大大的桌子旁，他们狼吞虎咽，白堡主笑着看他们，一点儿也不怪。

吃过了，手方才停下，但嘴还大张着，此时才知，刚才他们吞吃得快了，肚腹里竟有些胀。

白家堡的堡主叫白天。一个很怪的名字，他笑着看米离，说道：“江湖上沸沸扬扬，说米大侠被江湖正派人士追杀，是因为米大侠做下了欺人暗室的事儿，真是笑话。”

米离一听得他说，他的手停住了，他慢慢说道：“好教白堡主得知，那些事也不全是编造。”

白天鹰眉一扬：“是么？”他的神色有些严厉，他看着米离，说道：“这就叫我不明白了，不知道那些事儿哪些是假，哪些是真？”

归水想说话，米离一抬手，止住了他。

米离知道，这事儿只有他自己说，才能说得明白。

他对这年轻的白家堡主说些什么？

米离说道：“白堡主，我告诉你的是真话，我真的奸了人家的妻女，虽说这其中真有隐情，但我说不出。”

白天瞪眼看米离。白家堡是白道上有名的好去处，白堡主怎么会随便放过米离？白天的身子缓缓起来，他身后的那几个白家好手也都变了脸色。

看来白天是要对对米离翻脸了？

不料得那白天忽地笑了，他拍着米离的肩头，说道：“白家堡与米大侠的交情非同一般，这事儿江湖人都知道。不然米大侠也不会千里迢迢来奔我白家堡了。是不是？”

说罢他又是放声大笑。

不待米离再说，白天叫了一声：“来人！”

身后的人躬身听命。他说道：“派人出去，哨探十五里，有事儿来报！”那身后人应

命而去。

白天带着他们三人，来到一间很大很华美的房间，他对三人道：“这是我白家堡里最好的房间，你三人先在这里好好一歇，待得歇息好了，再作他议。”

米离看着白天，心仪他做事果决，说道：“白堡主，大恩不言谢，此事待得后报。”

白天朗笑道：“米大侠言重了，区区小事，何足挂齿？”他匆匆走出去了。

三人再看这一间屋子，确是好屋，窗牖很美，是十足的雕花窗棂，门扇都是沉香木制，很精美的一间美屋。床是大床，绫罗丝被，绣着鸳鸯，看去华贵异常。

归水笑道：“想不到亡命之人，也会有这等好歇处。”

张稳婆大声道：“管他怎么样，先好好睡才是。”

三人各占了一床，沉沉入睡。

白天没睡，他沉着脸，坐在那厅里。

泡好了一壶香茗，他看着那茶叶出神。夜已深，人已寂，他为什么还在苦思？

进来了一个人，这是那个白日站在他身后的男人。

白天沉声道：“白说，你告诉我，米离他对白家堡有什么恩？”白说是一个能说会道的人，他的眼睛一转，便知道这白天在想心事，他说道：“从前老堡主在世的时候，米离米大侠曾救过白家堡三回难。”白天的脸色不变，他说道：“说！”

那白说的话声很流畅，看来他对于那一段往事能倒背如流了。他说道：“第一回是那老堡主在甘陕道上，被人下毒，如不是遇上了米离，准是一死。第二回是堡主夫人遇产，正赶上有人来袭。堡主不在家，又是米离来了，他救下了堡主夫人，幸得堡主夫人与小姐都安然无恙。”

白天听着，点了点头。

白说再说道：“最后一回是堡主在京，遇上了三个大盗，要杀堡主，又是米离救下堡主。老堡主说，三救之恩，无言可答，只好图来日了。并告诉全堡的人，上上下下所

有人，当以米离为恩人。”

白天突然叫道：“够了！”

白说的话并没说完，他盯住了白天。

白说强咽下了话语，他显是还有许多的话要对白天说。

他终于说道：“你不该把他们放在那一间屋子里。”

白天终于暴怒，他叫道：“住嘴！你是堡主，还是我是堡主！？”白说翻一翻眼皮，说道：“我不是堡主，可……你也不是堡主。”

白天的身子哆嗦起来了，他盯住了白说，他冷冷笑着，说道：“白说，你何必多说这几个字？”

突地，他像一只鹰隼般飞起，直飘白说面前。

他猛地扼住了白说的咽喉。

白说盯住了他的脸，说道：“我是白……说……但我也得……”

白天扼死了白说。他回过头来，对着空无一人的大厅叫道：“胡说，我就是白家堡的主人，我就是堡主，谁说我不是堡主，我就是堡主！谁敢管我？”

他声音嘶哑，满脸怒气。

米离三人睡得太熟了，他倏地醒来。

他太过警觉了，看看夜里的房间，仍是沉沉寂寂，没一点儿声响。可他为什么不能再睡，为什么他的心扑扑直跳？

就是他在流花女人谷里，与那些恶鬼一搏时，他也不曾有过这般心惊肉跳时刻。这屋子怎么了？

他叫起了归水与张稳婆。

两人犹在熟睡，归水说道：“别管他，睡，睡！”但张稳婆醒了，他看着米离，说道：“有什么事儿？”

米离说他觉得这里很是危险。那张稳婆与归水听得他说，顿时没了睡意，归水说道：“你净胡说，怎么会有什么危险，你不是对这白家有恩么？……”

忽地，他眼里有了一种惧意，他对米离叫道：“看，看，看你的床！”

床是沉香木的大床，会有什么怪异？

米离一看他的床，顿时心一凉，原来他的床仍在，但他的床脚矮了，矮得像是被人用刀削去了一半。再看那张稳婆的床，看归水的床，都是剩下了半只床脚。

三人跳起来，再看那床，仍是在慢慢向下沉。归水说道：“不好！”他抢先冲向门去。

米离二人也不多说，他两人一冲而去，直奔那门。

门一撞不开。

再撞也不开。原来在里面看那门，像是仍有雕花模样，再细看看那亮处的雕花都是用白粉画就的，原就是铁板一块，怎么能撞得开？米离叫道：“扑奔那窗户！”

三人直奔那窗。

但再一看，窗户也是铁板砌成，不知何时，这屋子已经成了一户铁屋。

米离大吼一声，他的拳头便击在那铁窗上。咣地一声，那窗子动也不动，只是米离的手反被震回。

归水一叹道：“这是一个铁屋！”

三人不动了，他们再动也是无用，只是眼睁睁看着那床慢慢向地下沉。原来不光是床在沉，连那屋子里的一切都向地下沉去，只见那天棚一点点儿逼近。再过了一会儿，就见到那天棚落到了他们的头上。忽地觉得天地太窄了。

米离大声长啸。

归水一叹，说道：“啸也无用，他们决不会放过我们。”

听得咯地一声响，原来他们的头上有一个小小的洞开了，看到了那白天的眼睛在那洞旁一闪，白天笑道：“米离，米离，你知道不知道你这人值多少银子？”

米离恨声道：“白天，你不愿交我，何必弄鬼？”

白天笑道：“米离，你死不死，与我可有大干系？你想我做白家堡主，竟无一点儿建树，在江湖上怎么做人？可天幸把你送来了，我不杀你，也有别人来杀，莫不如我就杀死你，也算一件好事。”

米离一叹道：“白天，我死不要紧，你放了他二人，也让我死得瞑目！”

白天笑笑，说道：“米离，你的功夫过人，谁不知道，我只要在这铁屋里开了一条缝儿，你就会跑出去，我下的功夫岂不是白下了？他两人活该倒霉，陪你一死就是了！”

白天哈哈大笑。

忽地射出一阵细雨，那是张稳婆手下的芒针。

白天早就一躲，躲在一旁，笑道：“你以为我会在那洞口与你说话，我是用一面铜镜来照我，你看我在窗口，其实我只是在一旁而已。你想杀我，那里有那么容易？”

白天再大声嘲笑，污言秽语对他三人说。

归水不语，他坐在一旁闭眼不说话。那张稳婆笑笑，脸色苍白，也坐在一旁，不再讲话。

米离此时心如刀绞，他心里道：我一个死了不要紧，让他二人陪我，却是大大的不该了。我本来以为我能临机行事，护得他二人不死，那时我就是一死，也不打紧。谁知会出现此情？

他对二人说道：“归水、稳婆，实在对不住了。”

归水的脸色苍白，一句话也说不出。那张稳婆却大笑道：“好好，好好，我们死就死在一起，阎王爷也不知是怎么回事。”

他一挺胸起来，脑袋却撞在那铁棚上，撞得他头昏眼花。

米离三人眼看着那铁棚落下来，直落到了他们眼前。米离忽地一声炸喝，他挺直双臂，去支那铁棚！

一会儿，那铁棚像是停住了，但过了一会儿，仍是吱吱响着向下落。

那张稳婆也大吼一声，来与米离支撑那铁棚。归水见了，也来去它。忽地像是停了一下儿，那归水喜道：“好，好，支住了，支住了！”但嗙是停了一停，那铁棚仍是在慢慢向下逼，一直向下逼。

先是归水支不住了，他咕咚倒地，叫道：“好，死就死，死就死，大不了被压成一片肉饼！”

他躺在地上，眼睛直愣愣看着那铁棚迅落！

再是那张稳婆也慢慢放开了手，他苦笑道：“无力回天，还撑它做什么？”他也一跌躺在地上，看着那铁棚直落，叫道：“我死不瞑目！”

只剩下了米离，他已经是满身大汗，但他必须去支撑那铁棚，只要他一息还在，他就得去撑那铁棚。

他也要撑不住了，但恰在此时，他听到了一阵吵声。

外面有许多人。

有人问：“白堡主，你是不是把米离米大侠关在那铁屋子里？”白天冷冷道：“关你什么事儿？闪开！”

那人说道：“当年米大侠救过我们白家堡三回，他是我们白家堡的救命恩人，你这么做？怎么对得起老堡主？怎么能对得起小姐？”

白天气急败坏，他叫道：“再有人说小姐，我便宰了他！如今谁是堡主，是我还是她？”

那几个人一齐说：“是小姐！”

白天叫道：“你们再有人向前走一步，我便杀了他！”

白天想必是知道那些人不肯听他的，便急急压下那铁闸，让那铁棚疾落。

米离与归水、张稳婆三人的身子已经躺在地上了，他们的鼻尖眼看就要受那铁棚的

挤压了。归水不禁身子直抖起来，张稳婆也再不敢睁眼。

只有米离瞪着眼睛，直直看着那铁棚疾落！

铁棚落在了他们的身上，他们已经觉出呼吸不畅了，米离对他自己道：“米离，米离，想不到你再死一回，却是这种死法……”

众人向那白天扑来，呼地一声，那白天掣出剑来，对众人叫道：“我是堡主，我是堡主，谁敢来，我就杀了他！”

忽地有人慢声说道：“你怎么做了堡主了，你是什么人？”

这是一个委婉已极的女人声音。听到了这声音，那白天忽地身子直抖，他的手哆嗦起来。

他看到了一个女人，一个他在梦里总是想她，但到了眼前却不得不怕她的女人。

他在心里暗暗叫苦：她怎么来了，她一来，岂不是要糟？但他的脸上带着笑，对那女人说：“妹妹，你来得正好，他们想造反，你来帮帮我！”他手里的闸更用力了。

那女人一声喝吼：“放手！”

她飘飘而来，来拿这白天的手下闯关！

第五十章 白素

白天心里直嘀咕：她怎么来了，不赶早不赶晚，偏偏在这时她来？他心里千般念转，竟是直截吐出一句话来：“你来做什么？”

白素飞奔过来，直扑他手下的那闸杆，叫道：“松开！”

白天急急道：“下面是谁，你知道么？”白素叫道：“松手！”事已情急，若是白天再不松手，只怕那下面的人会被他压成肉饼了。

白天却不焦急，他陪笑道：“姑娘，屋里正是那个大淫贼米离！”白素更见情急，她要救的就是米离。她叫道：“他不是淫贼……”说罢，也不顾白天，就来抢那闸板。白天手下再一用力，陪笑道：“姑娘，你晚了。”

只听得咯咯一阵响，那闸板终于扳到了头。

“咯噔”一声，下面屋里的人再无活命之理了。

这时的白天才满面带笑，对着白素说道：“姑娘，你要说什么？”白素还说什么，她再说什么，也是无用了。

她颓然倒地，坐在地上，眼睛盯住了那闸板，说道：“好，好……你做得……真好……”

白天笑咪咪，对着白素说道：“姑娘，不知你回来……”他回头喝道：“你们还愣着做什么，还不给姑娘准备洗漱，请姑娘去正房歇歇？”所有的人都忙碌起来。因为白家堡的大小姐回来了。

白天很想讨白素的欢心，他对着白素笑：“自从老爷与夫人去世，白家堡哪一天不盼着姑娘回来？姑娘这一回回来，就让我放了心了。”白素看着他，若有所失。她心道：我只是晚了一步，我晚了一步，我怎么晚了这一步呢。我要是早一步，他便不能活活被挤死。

她知道，那一间正厅是她父亲早年有一个仇敌，那仇敌的功夫过人，她的父母联手也战他不过。但她的父母屡受那人欺负，不得不想出此计，做为下策。她母亲有一次曾抱着她，对她哭道：“女儿啊，你父母无法，要是那个大仇敌来了，我与你爹就得去那大厅陪着他，与他同归于尽。那时你只是一个孤零零的孩子了。”说罢，母亲泪如雨下。她记得清楚。

她父母死得很平静，他们没有被那个大仇人杀死，他们都是病死的。这间铁屋子到了他们死，也没有用过。那个大仇人并没来过。可白天竟用它杀死了米离！

白素再看着一桌美肴，也是吃不下。白天举杯，对白素笑道：“姑娘回来了，我当

敬姑娘一杯。”望着这间房内的一切，竟仍是她父母活着时的原样，白素心内不由百感交集，心道：也难为他了，竟把这白家堡治理得井井有条，这几年也真的辛苦他了。想到了师父在自己下山时竟流下泪来，对她说道：“素儿，不是师父心狠，是你父母已死，你就是回去奔丧，也是无益。你父母把你送来时，要你只是学成剑，别的一概不理。我也依他们心意，没告诉你，你该不怪师父吧？”她能对师父说什么，只是流泪而已。

如今她回来了。

要是她不去先看看父母的墓，对着他们哭泣半天，她或许会来得及救米离。

天意如此。

她喝了一杯酒，这是一杯苦酒。

白天神采焕发，他说道：“姑娘这一回回来，就再也不要走了，你回来管事儿，我正好把所有的事儿都交待与姑娘。”

白素心一吊，他要走么？

果然白天一叹，说道：“这几年来，我看伯父伯母两人理堡，也不费什么气力，谁知我一来，竟都是乱了套。堡里的人，大都不服我管。明里是对你客气，其实心里根本就不服你。原来伯父伯母的心意，他们不也理会。”

白素道：“我爹我娘有什么心意，他们理会不了的？”

白天只是一笑而已。

白素也不再问。她是一个娴淑女子，此时心里在想：他要不理堡子，我怎么来管这一大片家业？

她从小便是一个娇女，她不会管事儿，只怕连她自己也得人管。白天说道：“咳，这几年来，我在白家堡，怕呆得时间久了，江湖上的事儿，也不曾去参与，竟是错过了许多的好时机。如今我杀死了大淫贼米离，我再出江湖，定是威风不小。”

他这里说得得意，哪料得白素的心里正乱，她恨白天把那米离杀死，但她此时也说

不出口来，她怎么能对那白天说，说米离不是淫贼？说她是米离这个淫贼的心上人？她并不是米离的心上人。她连那个丑女也不如，她为米离而死，她死得也心甘。丑女是米离的好朋友。

可白素竟连米离的好朋友也不是。

她正心疼，忽听得那白天说道：“我在说话，姑娘是不是在听？”白素心不在焉，她说道：“我在听呢。”

白天一叹道：“姑娘既是对我不在意，我们何必再谈？”

他转身而去。

白素心里在苦笑，她心道：我想着米离，便完全忘了对他要客气些，这也难怪。

她慢慢踱出屋来，来到了那铁闸前，看着那铁闸，不由得伸手出去，一扳扳开那闸门。她心道：要是我早来，这么一扳，米离与他的朋友们便不至于死得那么惨。正思想间，忽听得有人说道：“小姐，我有事儿要跟你说话。”

白素放开了手，她的脸一红，怕人家看到了她的心思。她面前站着的，是白家堡的老家人白愿。白愿说：“老爷与夫人的身子好好的，忽然有一天都染了病，他们躺下后，我们都不曾再见过老爷夫人。”白素心咯噔一响，她瞪住了白愿，说道：“大叔，我爹他……”忽听得一声很响亮的笑声，就见白天从树丛后走出来，他对着白愿说道：“白愿，怎么在这里与小姐叙旧，外面风大，不如进屋去说。”

白愿一见他来，像是看到了厉鬼，惊惶失措，说道：“公子与小姐说话，我走好了。”

说罢便一溜风走开了。

白天笑着看白素，他的头低着，再抬头来看白素，就又是满脸笑意。

白素说道：“你真的要走？”

白天笑笑，说道：“我蒙老爷与夫人的厚爱，自是不愿意走开，但小姐回来了，我再呆在这里，也没什么用处。不如我走。”

白素说道：“爹娘都对你十分喜爱，你呆在堡里很好，何必要走？”白天在月下看白素，真个是唇红齿白，秀秀丽丽的一个俏美人儿，不由得心魂飘荡，他忽地抓住了白素的手，说道：“白素，难道你真个不知道我的心.....”

白素的头哄地一声炸响了。她的心里，对于这个父母从外面领回来的白天，真是没什么情感，也从来不曾想过他是个大男人了。如今回来，虽说是看到了他长成了一个男人，但他毕竟是白家堡的人，她甚至都不愿对他多看一眼。

他怎么能对白素这样？他怎么敢轻辱白素？

叭地一声响，她给了白天一个耳光！

白天不动，这一耳光把他打醒了，让他知道，在白素的眼里，他只不过是一个奴才，只是一个做白家堡看门的奴才。白天捂着他的脸，他回头四顾，幸好没人看见。他对白素说道：“是.....你.....打我.....打我？”

他跑了。

白素再回头，他得去找白愿，白愿说她的父母死得不明白，她要好好问一问。

她到了白愿的屋子。一进屋，她便问道：“白愿叔，你说说，我父母是怎么死的？”

白愿悄悄看看门外，再回头来，他说道：“我看这里面有蹊跷.....”白素正盯着白愿，听他说父母死事。

忽地，白素面对着的白愿的嘴斜了，他的嘴直向一边拗去，竟连说话也说不出，他瞪着眼睛，看着白素，说道：“小姐.....小姐.....”他的眼珠子咕碌碌掉出来了，直掉在白素的眼前地上。眼珠子粘粘的，还有血。他的身子在抽搐，抽搐得很厉害。他看着白素，像有话多话要对白素说，但他再也吐不出来，痛苦让他的眼睛露出了疯子一般的神色，他叫道：“小.....小姐.....”

白素十分惊骇，她问道：“白愿叔，是谁，是谁害得你这样？是谁？”

白愿却是再不能说话，只见他的嘴一片片掉下肉去，那脸转眼间便成了一具骷髅。

“咕咚”一声，白愿掉在地上。

地上的白愿已经成了一具尸骨，再细看，他的身子竟连尸骨也不会留下，只变成了一些红色的粉尘，一种看去干干的红色的粉尘。

白素惊惶了，她看着白愿的骨粉。

有人笑了，拍手笑道：“好，好，真个是霸道！原来艳庵的‘血魂焰’竟有这般威力！”

白素抬头看，有一胖一瘦两人站在眼前。

这两人她不认得。

她问：“你们是什么人？”

那两人一齐笑，白素看他二人，竟是都口里闪光。原来一个嘴镶的都是金牙，一个嘴里镶的都是银牙。

白素恍然：“唐无心、唐有意？！”

两人一齐大笑。

唐无心是一嘴金牙，唐有意是一口银牙。

他们的牙齿在试毒时都被毒掉了，遇上了一个名医，给他们两人镶上了金牙、银牙。
唐无心说道：“白素姑娘，你知道不知道我们是什么人？我们是唐门的高手。”

白素说道：“是你们杀死我的父母？”

唐无心说道：“他不愿意让你老爹老娘看他拜堂，他才让咱们忍痛杀死他的。”白素回头一看，那个白天正站在那里。

他看着白素，脸上有愧色，他说道：“我忘了告诉你，我不叫白天。白天是我来堡里时，堡主给我起的名字。我叫唐一牙。”

很奇怪的名字。

他说道：“我便是唐三好的孙子，我是你父母仇人的孙子。”

白素才知道她掉进了一个大陷阱里。她慢悠悠道：“白天，你这个奴才，你忘恩负义，竟连养大自己的恩人也要杀，你真是个禽兽不如的东西！”唐无心哈哈大笑：“她真是可怜，竟把我们唐门的人比成禽兽？我们唐门的人真是连禽兽都不如的！”

那唐有意大笑道：“我们唐门的人都是禽兽，你看得不错！”

白素对着他们三人，唰地抽出剑来，她厉声喝道：“白天，快来送死！”

唐有意晃晃走近，他说道：“小子，你不舍得她，我来打发她好了。”

那个唐一牙急急扯住唐有意的手，叫道：“有意叔，我有……”唐有意呲牙一乐，说道：“是不是你对这丫头有意？你有意叔没意，你小子有意，这事儿麻烦，麻烦！”

唐无心大声道：“祸胎早除，不如你无心叔来干！”

这唐一牙扯住了唐无心，叫道：“无心叔，我有意，我有心……”那两人忽地放声大笑，说道：“好，好，既是你愿意有意有心，我们便拿下她来，交与你好好享用就是了。”

唐一牙竟是笑容满面，对着两人一揖，说道：“谢谢无心有意叔！”

唐无心奸笑着，凑到了白素的眼前，说道：“咱们也知道你是天姥山的徒弟，但你的剑术再好，也受不住我们唐门的毒。你莫不如乖乖地听我们两人的，给了我的侄儿，做他的媳妇。你恨我们唐门，那也不怕。你只要吃下我们唐门的毒药，还不得天天归我侄儿好好玩弄？”

白素气得脸色苍白，提剑的手也哆嗦，她说不出话来。

那唐有意笑道：“哎，话可是不能这么说，我看这姑娘长得好，人如出水芙蓉，难怪小子看上她，你给了我们唐家，天天供这小子玩乐，你也算幸运，你能不死，岂不是大幸？”

两人逼近白素。

第五十一章 假白天

唐一牙嘻嘻笑着，他知道如果唐无心与唐有意两人对白素出手，她一定不是两人的对手，他乐得在一旁看热闹。他假惺惺叫道：“有意无心叔，你们小心些对白姑娘！”

白素心恨他，恨道：“你少假惺惺，我恨死了你！”

那唐无心乐道：“这可不妙了，要是他天天与你同床共枕，你那么恨他，岂不是太过憋屈？不如你先不恨他，等你给他生出个一儿半女的，那时再恨他也不迟。”

白素恨不能银牙咬碎，她叫道：“你们想在白家横行，想错了！”她一声呼哨，便见那白家的家人冲出了十几人。这十几人都是白家的家人。

他们冲着白天叫道：“早看出你个狼子野心，你想对我家姑娘不轨，我们宰了你！”

白天只是笑嘻嘻看着众人。

唐无心说道：“我是蜀中唐门的唐无心。”

那唐有意更是狠狠说道：“我是蜀中的唐有意。你知道不知道，是无心厉害，还是有意更厉害？”

众人中有人大叫道：“蜀中唐门有什么了不得？你有心无意都是笨蛋！”

那人刚刚一叫，忽地看到唐无心嘿嘿冷笑了，他一双锥子似的小眼盯住了那人，说道：“是你说我唐无心无用？”

那人一见他阴森森的笑模样，不由得从心内寒噤，他退后一步，叫道：“你能把我怎么样？”

唐无心笑笑，只是一乐，呲出牙来，笑道：“我不会把你怎么样。”一笑时，那人忽地像是被蚊子一螫，噉地一声叫起来。他扑动了两下，落在地上。这人死了，寂无声息地死了。

唐无心嘿嘿冷笑，说道：“白家堡在武林里也算有点儿名头，有不怕死的全来好了。”

那些庄里的人都怕毒，他们不怕死，但被唐门的毒毒倒，死了算是幸运，要是不死，岂不是更要受大罪？

又有一人大叫道：“我受老堡主恩惠，我不怕你！”

他冲向唐无心。

但人冲到了唐无心面前，只剩下三步两步时，忽地他的脚步慢了，像要停滞。一步步像是费了老大气力。那唐无心说道：“你得死了……”

那人突着眼珠子，说道：“我得死了……我得死了……”他扑通一声栽倒地上。

再无人敢出来与唐无心、唐有意敌对。

唐一牙说道：“白素姑娘，我看你还是认栽了吧，你要是服输，你白家堡还在，如若不服，岂不是连一个好好的白家堡也断送了？”白素咬牙道：“我不服！”

她仗剑再刺，唐有意接下了她。

两人敌对了几招。那唐有意接不下她的飘飘忽忽的天姥剑法，叫道：“无心，我接不下她，你来与她动手好了。”

那唐无心冷冷道：“你接不下她的剑，你还不能给她下毒么？”唐一牙叫道：“别下毒，别下毒，使不得，使不得！”

唐有意大叫道：“丫头，你再逼我，我便给你下毒了！”

白素知道他出手下毒，便是狠的，但她此时万念俱灰，心道：就是你下毒毒死我，我也不能听你的。她手下剑更是狠辣，那唐有意叫道：“妈妈的，这丫头手下真狠！”

嘶嘶几声剑响，那剑在他的衣襟上划破了几处，吓得他魂飞魄散。他叫道：“我顾不得了……”

手一扬，空中飘散着几缕淡淡的白烟。

白素知道他唐门的人满身是毒，但她也豁出去了，一劲地使她的天姥剑法，在那股烟尘中，她一剑刺去！

只听得嗷一声叫，那唐有意竟倒下去了。他的一条手臂竟被白素一剑所废。他哇哇怪叫着，跳起来便要对白素动手。

白素也中了毒，她用剑支撑着，不至于倒下，但情知她再也支撑不住了，只是对着那唐一牙恨道：“混蛋，我恨不能生吞了你！”

白家堡的人要冲上来，那唐无心大叫道：“谁要冲过来，便是一死！”

没有人敢冲上来。

唐有意怪叫道：“无心，你给我宰了她！”唐无心冲过去，狠狠叫道：“好，我宰了她，我宰了她！”

他一边冲白素比划，一边对唐一牙使眼色，唐一牙叫道：“有意叔，你饶她一回，我给你烧高香！”

唐有意大叫道：“我饶她，她却不放过我！”

唐一牙大声道：“有意叔，我找人，一定会治好你的手臂！”唐有意哪里会受他这个，他冷冷道：“你在哄小孩子么？无心，你要是不杀死她，我早晚会杀死你！”

唐无心听得他如此诅咒白素，知道他的怨屈已不可解，叫道：“好，好，我替你杀了她便是。”

他一要动手，那些白家堡的人便哄叫着冲过来，他们誓死也要救白素，他们只有这么一个主人了，他们救不下白素，勿宁死！

人如潮水，哗地卷过来！

米离再也撑不住了，他的手臂头一回这么软，他心道：“我一定得死，不如这么死了，也算得上默默死过一回。省得有人要大声豪气地找我算帐。他的手一松，只听得那铁棚咚一声，便挤过来，直挤过来！”

他与那两人一样，被挤死过去了。

再过了多久，他忽地觉出那铁板被扯上去了一点儿，再上去了一点儿，他悠悠醒来。

他一个人活转来，还是那两人也没死？

他轻轻叫道：“归水，归水！稳婆，稳婆！”

叫了几声，没有人答他。他一声叹道：“看来他两人跟我，把他们的性命也断送了……”

他抬起身子来，看看那铁棚只有头高，再想起身便不能了。他心道：不知道他白家堡的白天为何要杀我？他抬起头来，心道：无论如何我，得出去再作道理。他抬起身来，再推一下那铁棚，不料得铁棚竟是咔咔地响着，哗哗直卷上去了。

他直扑过去，看那归水与张稳婆。

两人幸都未死，只是昏迷过去了。

米离叫道：“稳婆，稳婆！”

张稳婆张开了眼，看看米离，他的眼里满是泪水：“莫不是梦中相会么？”

米离笑笑，说道：“可惜你未死。”

张稳婆大笑，跳起来，叫道：“好，未死就又有了一个张稳婆，又有了一个张稳婆，好，好！”

归水笑笑，脸色苍白，说道：“米离，我要是死了，谁给你记那些乱账？”

三人走出了这铁屋子。

像是两世为人。

屋外清风徐徐，他们很快乐。

一个人能再好好活着，岂不是很快乐？

他们这时听到了笑声，很可恶的笑声。

在唐无心与唐有意的手下，早已经死过了许多人了。

他们不着急，既是这些白家的人愿意死，他们也愿意杀，只要他们都死净了，剩下一个白素，她也好不了。

上来一个，死一个。地上已经躺下二十多人了。

只剩下了三个人，他们的身上都是血。有他们自己的血，也有唐无心、唐有意的血。

这三个人是白生、白痴与白兔儿。

白生对两人道：“老堡主对我们有恩有义，我就是死在这里，也得救小姐出去。”

白痴嘿嘿笑着，他只是冲着白素笑。他记得堡里有一个小姐儿，他小时候小姐儿便与他在一起玩。后来她走了，怎么变得那么大了，他一开始不认她是那个小姐儿，她对他说了好多的话，他才认了她。他一旦认了她，便死也得救她。

白兔儿是一个孩子，他看着白素，心里想哭。

白素说道：“白生，你带着他们两人走开，让我们白家堡也有人，好不好？”

那白生一叹道：“你别骗我了，如果你死了，白家堡便算无人了。”

他的声音斩钉截铁，毫无商量的余地。

白兔儿对白素说道：“小姐，我们死便死，我们死也得救你。”唐无心说道：“好，好，就剩下你们三个人，还不够我一下子宰的，上啊，上吧！”

唐有意嘿嘿冷笑，他的伤使他变得更凶恶了，他恶狠狠盯着白素，在心里打算如何整治她，才能消他的恨气。

白兔儿哭叫道：“你们杀了我吧，你们杀了我，再别杀我家小姐了，好不好？”

唐有意笑得阴森，他说道：“好啊，要是你能受得了我的毒，我便答应你。”

白兔儿对他们两人道：“我去，我要是受得了他们的毒，你们便可以带着小姐走开了。”

白生与白痴呆呆看他，看他一个孩子，慢慢来到了唐无心面前。唐无心在冷笑。

他蹲下身子，对白兔儿说道：“你一个小小孩儿，你怎么愿意替她死？”

白兔儿说道：“她是堡里的主人。”

白素叫道：“白兔儿，你走开，你受不了那毒的！”白兔儿的脸色很难看，他笑着说道：“我至多是一死，是不是，有什么了不得？”

唐无心大笑，他抚掌大笑，说道：“看不出白家堡还有这么多的侠义之士，真是可喜可贺！”

白兔儿坐在地上，那唐无心说道：“你是一个小孩子，我也不太难为你，你只要能受得了我的唐门一毒‘无心之毒’，我便放过你与你家小姐，好不好？”

白兔儿也知他心思歹毒，但不得不一搏，他说道：“好，骗小孩子的是小狗！”

唐无心大乐，说道：“好，我不骗你，我不骗你！”

那唐一牙在一旁，只是看着那白素，看她唇红齿白，心里越看越爱，心内正在转着主意，如何不让唐有意害她，如何把她弄到自己手里才好。

唐有意看着唐无心，他很开心，如果唐无心能用一种怪法儿杀人，他就很开心。那方法儿越怪，他越高兴。

白兔儿心内忐忑，他不知道能不能救得小姐，他心道：从前老爷夫人对我都那么好，我死就死了，但我不能死在他们的毒下，我能救得小姐，我就是一死，又有什么了不得？唐无心拿出一块毒药来，对白儿说道：“好，你能把我的无心之毒握在手里，过那么一刻钟，我便放过你家小姐。”

白素说道：“兔儿，你快走吧，别拿他的毒，那毒握不得。”

白兔儿笑笑，因为紧张，脸也苍白，他说道：“好，君子一言，你说了可得算数。”他抓过了那一块药，握在他的手里。

他宁可死，也得救他家的小姐.....

第五十二章 毒不死的白兔儿

唐无心冷冷看着小小的孩子，他心道：看你小小孩子竟不知好歹，竟敢握我唐门的

毒药，你岂不是找死？要知道这种唐门毒药，是一种见人经络便会一味钻入的怪药。如果有人敢握着它，便会中毒，它的毒性很烈，只要握上一会儿，人就必死。

所有的人都看着白兔儿，怕他会死在那毒下。

白素的眼泪都流出来了，她心内叫道：兔儿，小兔儿.....

白兔儿的脸色变得更白了，他盯着自己的胳膊，看着那一条黑线慢慢向上爬。那一条黑线也怪，居然能慢慢悠悠地爬上去。

那唐无心狞笑道：“你一个小小孩儿，也想尝试一下唐门的毒药，你这一下子定死无疑！”

白兔儿不吱声，他的脸色越来越白。

白素大叫道：“唐一牙，我愿意跟你走，你快放了他！”

唐一牙巴不得她有这句话，他叫道：“无心叔，你快放了他，他还是一个孩子，你毒死了他，有什么用？”

不料得唐无心变得疯狂，他怒吼道：“有什么用，就他这么个屁大的孩子，也敢看不起我唐门的毒药，我不杀死他，那还了得？”唐有意也叫道：“杀死他，让他看看唐门的厉害！”

白生叫道：“兔儿，你疼不疼？你要是疼，你就叫！”

白兔儿看着白素，说道：“小姐，我不.....不疼！”

说着不疼，他的脸上的汗如雨般落下。

那汗竟是黑的。

白素叫道：“放了他，我跟你去！”

唐一牙对着唐无心一揖再揖，说道：“无心叔，你就放了他，我来给你老人家陪不是，好不好？”

唐无心大声道：“你个王八蛋哪里有那孝心，你对无心叔从来也没什么好意，我用

不着你假惺惺来讨好我！”

唐一牙不敢再吐口，他怕唐无心与唐有意对白素再有什么恶心，他只好看着白兔儿一死。

白兔儿说道：“生叔，我不行了……”

白生说道：“好孩子，生叔知道你是好孩子……”

白兔儿说道：“生叔，你好好照应我的兔子。”

白生的眼泪流出来了，他说道：“好，好……”

白兔儿眼看着便要死在眼前，忽地刮过一阵狂风。

这风却是刮得怪，一阵风后，再也无甚怪处了。

忽地那白兔儿眼睛睁开了，他的眼光里有一丝笑意，他说道：“生叔，我看到一个人。”

白生看他不行了，竟再睁开了眼，不由得喜出望外，他说道：“兔儿，你看到了谁？”

白兔儿说道：“我看到了那个关在铁棚屋里的米离，他对我笑。”

众人皆是一阵子觳觫。米离已经是死人，他怎么会看到米离？唐一牙大叫道：“你胡说，你怎么看到了米离？”

白素说道：“兔儿，你安心去吧，他会……与你在一起，他会对你好的……”

白素心里一叹：原来米离也死得那么惨，他看到了米离，他一定也是命在旦夕了。

白兔儿突地笑了，他慢慢说道：“他告诉我，唐门的毒药不用怕，只要我心里不怕那毒，我就不怕它了。”

唐无心大叫道：“胡说，你以为我唐门的毒药那么容易对付？我要你死，你便活不过一会儿去。”

那白兔儿笑嘻嘻说道：“是么？”

他竟站起来了。

唐无心与唐有意都是惊呆了。

他们知道那毒药的厉害。

如今那白兔儿应该是一个死人，可他仍是活蹦乱跳的。

是他们的毒药出了错？

唐无心一把抢过了那白兔儿手里的毒药，看看它，叫道：“不错，不错，他怎么没死？他怎么没死？”

白素笑了，她的眼泪也流出来，她对上天叫道：“天啊，多谢你，兔儿活着，兔儿活着。”

白生也笑，他看着兔儿，说道：“兔儿，想不到你还有这样的本事，怪不得……”

他与那白痴看着白兔儿，都在笑。

人还活着，岂不是比什么都好？

唐无心看看唐有意，唐有意也看看唐无心。

唐门的人对于他们的毒比对他们的人更有信心。

如果他们的毒出了事儿，他们还有什么本事能制得了江湖人？唐有意对唐无心说道：“我不信。”

唐无心也对唐有意说道：“我也不信。”

他们的话很简单，他们不相信这一个小小孩子便有这等功力，能避得过他们的剧毒。

他们决不相信。

他们要再一试。

在唐门的人眼里，杀死一个两个人，那很容易，但你要是毒不死一个人，他不能死在你的毒下。你就一定得弄明白了，他是不怕死，还是他手里有解你这种毒的解药？

唐无心大声道：“我要再试一试！”

那白兔儿像是变了一个人，他大声道：“你说过的，我要是不死，你就放过我家小姐！”

唐无心语塞了，唐有意嘻嘻笑道：“我们要是再毒不死你，我们便放过你们所有白家堡的人。”

白兔儿忽地眼红了，他哭腔道：“你们把我们全堡的人都杀死了，还说放过我们？”

唐有意说道：“你看，你们还有四个人，一个小姐，还有你们三个人。”

白生怒喝道：“兔儿，你别应他！他们答应放了小姐，我们死就死，怕什么？”

唐有意大喝道：“你不怕死，是不是？一会儿叫你死也死不成！”白兔儿看看白生，再看看白素，他说道：“我不怕，好，我便答应你，我要是再服你一回毒，不死的话，你就放了我们四人。”

唐无心与唐有意两人你看看我，我看看你。世上没有人敢对唐门的毒不敬的，因为他们即或不愿意尊敬唐门，他们也得尊敬他们自己的性命。

他们得找出一种毒来，一下子便毒杀了白兔儿，省得他们心惊肉跳。

他们嘀咕了半天，才找出了一种毒来，要让那白兔儿一下子致命。

唐无心拿出一支铁相思刺来，他对白兔儿说道：“这就是唐门的铁相思刺。一相思，便丢魂。你要是不怕它，便使用它在你的臂上划一下。能不丢你的命，我便服你。”这一枚铁相思刺是唐门的暗器。它是唐门弟子里最好的弟子唐十一的手里暗器，是唐无心与唐有意偷来的。

他们偷来这一枚暗器，是为了他们自己。时常在江湖走动的人，都知道毒是最厉害的，人在毒下，生死不得。他们留给自己的毒，应该是最快的一种。

他们两人偷来了唐十一的一枚暗器，便是留给他们自己的。

如今他们把这一枚暗器给了白兔儿。

白兔儿接过了这一枚暗器。

看他神态，像是胸有成竹。

看白兔儿拿着那一枚暗器，也是心里害怕，他小心翼翼，拿那一枚暗器在他的臂上轻轻划了一下，便见血流出来了。

唐有意与唐无心笑了。

这白兔儿死到临头了。他不知道，这种唐门暗器是天下最毒的东西，只要见血，即刻死人。

但见白兔儿叫一声：“好毒的东西！”

他栽倒在地。

唐有意哈哈大笑。那唐无心也嘿嘿冷笑。

能在唐门暗器下活命的人，能有几人？

唐有意大叫道：“死吧，死吧，你白家的人都死，一个也不留，都死得光光的，我才乐啊！”

唐无心看着地上的白兔儿，说道：“人一死，便成了一具尸体。只是这一具尸体你动不得，一动，你也会成了一具尸体！”

白素惊叫道：“兔儿，兔儿！”

她泪如雨下。

唐一牙说道：“姑娘不必伤心，他拿唐门暗器不在意，以为它也可以一试，他才一死。姑娘不必为他这种人伤心。”

白素呸了他一口，说道：“你这个负心人，你有什么话说？！”

唐一牙的脸红一阵子，白一阵子，他说道：“我实话对你说，我的爷爷是唐三好，他与你们白家堡有仇。从前你们白家几乎害死了他。我为他报仇，也不算错。”

唐有意叫道：“说什么废话，快宰了她！”唐一牙说道：“有意叔，你让我对她说几句话。”

唐无心说道：“你以为她是易与之人，我看她分明又是一个唐门的大少奶奶。”

从前在艳庵与流花女人谷时代，那唐门的大少奶奶也确实在唐门风光一阵子，但她是一个很难对付的人。唐门的人从那以后都是告诫弟子：再不能娶一个有野心的女人做妻子，以免她坏了唐门的大事。一听得唐无心说到大少奶奶，唐一牙心道：看来白素果然是一个天人，她不光是长得好看，本事也不凡，我不能轻易放过她。没了她，再哪里找这种机会？他叫道：“有意叔，无心叔，侄子得罪了！”唐一牙的手里早就握了几种暗器：路倒虫、相思刺。他一扬手，唰地打出去！

唐有意与唐无心不防他有这一招，他们两人应声便倒。

唐一牙看着他们两个倒下，便冲过去，想点他们的大穴，再带着白素，两人一齐逃走。

不料得他刚到了唐有意与唐无心面前，不待他伸手，那两人忽地坐起，两人一齐抓住了他的手腕！

唐无心叫道：“小畜牲，你想害我，你还太嫩！”

唐有意叫道：“我早就看你不是一个好东西，你敢为了这么一个破女人，坏了我唐门的规矩？！”

两人揪住了唐一牙的手臂，扯得紧紧的，让他一动也不能动。唐无心笑道：“这可是你对我们不好，须怨不得我！”

唐有意大叫道：“我要好好摆布你那个丫头，让你好好看一看，什么是男人！”

唐一牙气得咬牙，他叫道：“白姑娘，你快走，你快走！”

这里正闹不可开交，忽听得有人大声打哈欠，那人慢慢吞吞说道：“什么事儿，要这么大惊小怪？”

所有的人都呆了，他们看着从地上慢慢坐起了一个人，这人正是那个小孩儿白兔儿。

白兔儿变成了鬼不成？

他看着众人，再看看唐无心与唐有意，他说道：“你们两人答应了我，只要你毒不死我，便放我们四人走。”

唐无心与唐有意像被他耍了，他们面面相觑，不知怎么对他说才好。

如果有人吞吃了砒霜还不死，他们一定还不会觉得奇怪。但他用唐门的铁相思刺划破了他的臂，毒器把血都划出来了，他怎么能还不死？

他说道：“你们说话算数不算数？我要与我们小姐，还有我生叔、痴哥一齐走了。”

唐无心与唐有意慌了，他们四外看，便什么也看不到。没有人。真是鬼怪。

唐无心忽地笑了，他说道：“好，你有这等本事，我们便怕你了。”他两人便退。待得退到了远处，忽地再一冲，两人一齐对着白兔儿出手！

漫天花雨！

这是唐门的一种暗器手法，如果他能在这一掷中击中了白兔儿，他们便可将白兔置于死地。

但见一片血雨过后，那白兔儿仍在站着。

他的身上不是中了毒器么，他怎么不死？

白兔儿笑道：“唐有意，唐无心，你们就这一点儿本事么？”两人哪里受得住这个，他们一齐声吼，两人扑向白兔儿！白兔儿不动，他像是惊得呆了，直眉愣眼地看着两人，既不动，也不躲。白素一声惊叫，她想救下这个白兔儿，但她不能救下他，她连她自己也救不了。

第五十三章 当面说毒

“哗——”一声响，像是刮起一阵飓风。

唐有意与唐无心两人一齐刮回到了原处。

两人你看看我，我看看你，面面相觑。

不知是怎么回事，他们不知是被什么刮回到了原地。再看看那个小小的白兔儿，他仍是站在原地。

唐有意叫道：“古怪，古怪！”

唐无心说道：“莫非真的有鬼？”

就是有鬼，也不会在大白天来他身前闹。

那唐一牙看着他两人扑向白兔儿，心里害怕，早就吓得闭上了眼睛。只有白素眼盯地地看着两人，她想救白兔儿，但她救不了白兔儿。

忽地生出一阵风。

她只是眨眨眼。

再睁眼看时，只见白兔儿仍是好好的站在那里。那两个唐门的恶魔都是怔怔地站着，不知所措。

唐有意叫道：“一定有人！”

唐无心也叫道：“什么人，站出来，我杀了你！”

果然站出了一个人，那是满面笑容的归水。

他笑道：“站出来就站出来，你能把我怎么样？”

唐一牙看着归水，他的嘴咧开了。

他怕得合不上嘴。

既是归水不死，米离怎么会死？

他一下子明白了：那个白兔儿不是有什么神通，是有米离！有米离在，谁能毒得死人？

他看着归水，说道：“米离，米离……”

归水笑吟吟说道：“不是米离，是归水。”

还有人应声道：“不是米离，是张稳婆。”

张稳婆看定唐一牙，说道：“原来是唐门的奴才，怪不得。”

他看着唐一牙，像看着妇女难产的产门，那神态让人不寒而栗。如果一个产婆想杀死人，那是不是比平常人容易？

唐有意叫道：“他们……是什么人？”

唐一牙语无伦次：“他们是米离……他们和米离……”

人总有一种本事，唐有意与唐无心的本事就是知道什么时候最有危险。

他两人冲过去，直扑向白兔儿！

白兔儿一闪，他们两人便冲走了。

如果没人拦他们，他们便会还有一条命在。

他们听得明白，如果是米离还活着，如果米离在眼前，他们焉有命在？

但他们的身子像是碰在硬硬的铁石上，“叭”地一声，撞回来了。他们撞得头昏眼花。

眼前站了一个人，那忧郁的神态，那十分不在意的眼神，他不是米离是谁？

米离道：“你们都是蜀中唐门的人？”

唐有意与唐无心的骄横不见了。他们唐门的三十六铁骑在，他们或许能骄横一阵子。但就是三十六铁骑在，他们也未必是米离的对手。

天下最让他们头疼的人，就是那几种：不怕死的人。不怕毒的人。既不怕死也不怕毒的人。

三种人里，他们最怕的是后一种。

偏偏米离就是这种人。

他不怕唐门，就像公鸡不怕蜈蚣一样。

米离看着白天，说道：“你是白家堡的人？”

假白天此时才想起来，这米离与他最有过节，他急说道：“我恨你，我恨你这个淫贼！我是白家的人，我也要杀你！”

白素叹了一口气，说道：“你何必装模作样呢，你不是说你叫唐一牙么？”

米离的眼里露出一丝怜悯，他说：“你不是白家的人？”

他的神气很不对，他对假白天一说话，那神态懒懒的，像是对一只狗说话。

假白天说道：“我是白家的人，我是白家老堡主的干儿子。”

那白生呸道：“呸，你算什么白家的人？你害死了老堡主，还害死了堡主夫人，你罪该万死！”

米离像是没听到白生说话，他问道：“你为什么要害人？”

唐一牙狠狠心，叫道：“连你也做坏事，你也做过坏事，你凭什么来教训我？”

米离的神思有些不属，他喃喃道：“我凭什么来教训他，我凭什么来教训他？”

那唐有意与唐无心看他神思不属的样子，心里暗喜，心道：看他这样子，我唐门的暗器打在他身上，还不要他一死了之？从前人都说他不怕毒，那是因为他没有遇上我唐门的毒。一遇上我唐门的毒，他必死无疑！

一思之下，两人大吼一声，齐扑向米离！

一阵子腥雨直落在米离的身上！

那唐无心还捎带着对白兔儿、白素、白生、白痴几人一齐下手。他心道：我不杀死你，也足杀得死他们几个了。你到时自顾不暇，哪里有时来管我？

他喝了一声：“走！”

他与唐有意两人一扑，便欲走开。

但他的身子像是拖了沉重的铅，一步也挪不动。

原来他的身子正被米离用大牵引牵着，一步不能动了。

唐无心看着那几簇毛针都射在米离的身上，他叫道：“米离，你休顾我，你的命要没了！”

米离看着他们，他的身上居然刺满了毛针。他笑笑道：“你要杀人，尽管来杀我。射那些孩子、痴人，算什么本事？”

唐无心与唐有意两人不相信，他们不相信他们的暗器会没用。但他们的眼睛盯着，看着那些暗器都射在米离的身上，还看到了一根铁相思刺正射在他的脊背上，正在流血。那血也是黑的。唐无心说道：“米离，你就是再有本事，这一回也不能免死。你just是不死，也成一个残人！”

米离笑笑，说道：“是么？”

他一回手，从他的脊背上拔出那一根铁相思刺来，笑对两人道：“我就不能不死么？”

他的手里握着那一枚铁相思刺。

忽地，他张开了手，说道：“凭一根相思刺，便想要人死命，这也太过稀奇了！”他的手一用力，那一枚铁相思刺在他的手里握成了粉末。

唐有意叫道：“米离，你完了，你看看你的手，毒成了什么样子？”众人看米离的手，果然成黑黑的了。

但米离只是一笑，他说道：“你的毒器不好，把我的手都染了。”只是呼出了几口气，他的手忽地变了，又变成白白净净的了。

唐有意看着唐无心，唐无心也看着唐有意，两人无语。

他们看着米离，说道：“你想做什么？”

米离说道：“我握了你们的铁相思刺，你当然也得握一握。”

两人变色。

要他们握那铁相思刺，他们不如就死。

唐有意说道：“你知道，那铁相思刺没有解药。”

唐无心说道：“就是有，也在蜀中唐门，不在我们身上。”

米离仰头，他的神态很难过，他说道：“从前有人中了你们唐门的毒，不等到了蜀中，他便死了。我记得他最后死时叫的一句话……”“什么话？”

“既是用毒，怎么不想着解毒？！”

唐门不给人机会，就是唐门的弟子中了毒，他也没有生存的机会。不给人机会，岂不是很不公平？

米离看着唐有意，说道：“我想，总该给人机会。”

唐有意叫道：“我不握，我不握唐门的暗器。”

不料他刚刚叫一声，忽地觉出他的手里有一件东西，紧紧握在他的手里。他知道那东西的形状，那是一枚铁相思刺。

他的嗓子紧了，他的嗓眼里像是冒起了一股烟，一股死尸似的烟味儿！

他再也说不出话来了，只是瞪瞪着眼看着米离。

米离说：“你一样有机会，你给别人机会，别人就也给你机会……”唐有意的嗓子烧坏了，他哑着嗓子叫道：“米离，你不如杀死……我……”

唐无心看着米离，像是看着一个恶魔。

他无法逃得开去。如果他能逃得开去，他会再也不出川来，他会再也不拿那暗器，他此时忽地想到了蜀中的好天气，那种万里无云的好天气。想着男人挑担子，女人颤悠悠跟着，在身后走的情景。他的心里一阵子酸一阵子甜。

唐有意的大小便失禁了，他的身上突地发出一阵臭气来。

白素皱皱眉，她轻声说道：“别叫他再受苦了。”

她的意思是要米离杀死唐有意。

米离听到了她的话，回头对她一笑，说道：“好，既是白姑娘放过了你，我便饶了你好了。”

他的手摸在了唐有意的身上。只是一会儿，唐有意便脸色苍白，再站起来。

他看着唐无心，说道：“我回不了蜀中了。”

唐无心也低下了头。

所有的人都知道，唐门的人在外面不能向人低头，他们如果死了，自会有后来人替他们报仇。但他们要是向人低头，他们便一生只给自己留下了耻辱。

唐有意死了，他吞下了一枚铁相思刺。

相思入骨，不死不休。

唐无心脸色难看，他盯着唐有意的脸，唐有意的脸很黑，那毒拿得他的脸面也抽搐起来，看去很是可怕。

米离说道：“你可以带他回蜀中。”

米离的话，是说他放过了唐无心。

唐无心尖声笑起来，他说道：“你既杀了有意，你就放不过无心。你既是放过了无心，你就不该杀死有意……”

唐无心回头对着唐一牙说道：“你是唐门的人，是不是？”

唐一牙的脸上也有泪水，他大声应道：“是，我是！”

唐无心说道：“我是你叔叔，我要你活着，把我们的尸体送回蜀中，告诉掌门的三哥，说我们的仇要他报！”

唐无心说完了，他也吞下了一枚铁相思刺，他说道：“有意，你说无心厉害，还是有意厉害？”

他扑通一声栽倒在地，死去。

天空也变得明媚起来了，米离看着白素，他说道：“白姑娘，你救了我。”

白素轻声说：“我没救得了你。”

米离说道：“要不是你放开了那闸门，我们三个准是一死！”

唐一牙看看米离，再看看白素，他大声叫道：“白素，你到底想怎么杀我，你直说好了！”

白素说道：“我干什么想杀你，像你这种人不人、鬼不鬼的东西，我干什么要杀你？”

米离很快意地看着白素。

白素是一个好姑娘，她知道如何对付自己的仇敌。

唐一牙回头，看着满地的尸体，他说道：“你不杀我，你不杀我？你真的不杀死我？你记着，早早晚晚有一天，我会宰了你！”

他对着米离吼。

白生说道：“小姐，他杀死了我家老爷、夫人。”

白素止住了他。

多行不义必自毙，他必会死在别人手里。

唐一牙赶着一辆车，他自走了，他走的时候，对米离与白素恨毒地看上几眼。

如果眼光能杀人，他一定杀死几遍米离了，如今白素已经靠在米离的身上，她的脸上带笑，那是一种春光明媚的笑。

第五十四章 鬼气森森

夜色温柔。

再也没了那肃杀气氛，再也没了那紧追人命的追兵。

米离坐在白素的对面，两人无话可说。

白素刚才哭过了，泪里桃花的美人，看着也心疼。

白素对米离讲了她的过去。她从前是一个娇儿，如今她也成了一个孤儿。

她面对着米离，她愿意什么都对他说。

米离也有了一种冲动，他愿意对白素说他自己，他把他的苦衷都对这姑娘说了。

姑娘看着他的眼睛，她的眼很温柔，她说：“你很苦，是不是？要是鱼漂儿活着，你便不会这么苦了。”

他流下了热泪，他知道他的心里轻松些了。

从前就是对着丑女，他也不说自己的不幸，他如今对着白素，竟说得那么畅快。

白素说：“我愿意跟你亡命天涯，就是你死在他们手里，我也跟着你。”

有一个红颜知己这般对你，你是不是会觉得很幸运？

米离睡着了，他头一回睡得很香。

他是伏在白素的膝上睡的。刚才白素还对他脸红红的，说了一句话：“你能不能……像对她们一样，对我？”

他看着白素的眼睛，知道了她的心思。

她愿意做他的情人，做他的妻子。

他说出了许茹仙，说出了她一心一意做他的妻子。

白素轻声说道：“她是她，我是我。”

米离心里一阵子狂喜，他知道他又得了一个好女人。

风在轻轻吹。

有人在夜里呓语。

是不是归水，他在想着鱼漂儿大战三尸手的那一段故事，他想着他的祖先对鱼漂儿的尊敬，想着他与米离的漂泊，不知道他比起他的祖先是不是更强些？

也许是张稳婆，他在想着在静静的夜里，在那一条街道上，他去救人。他去时，还是一个正在呻吟的妇人，等他再踏月归来时，那儿躺着的就是一个女人和一个刚刚生出的婴儿了。

啊——一声叫喊，很狂很骇怕的一声叫喊。

白素醒了。她对米离说道：“我刚刚听到一声叫喊，很怕人的。”米离说他也听到了。得出去看一看。

到了归水的房间前，正看到他开门走出来，归水说道：“我听到了一声叫喊，把我喊醒了。”他们到了张稳婆的房外，看到了张稳婆正站在那里凝神细听。

张稳婆说道：“声音很吓人，像是受了惊吓。”

他们便来到堡里巡视。

白家堡里没有多少人了。

到了那白生几人睡的房外。

白素叫道：“白生，白生！”没人答应。

他们冲开了门。

一看屋内，顿时大吃一惊。

正房里，没有一个人。

白生呢，还有白痴，还有一个白兔儿，他们都去了哪里？

米离忽地叫道：“快走！”几人箭一般冲出。

到了房外，米离一看，不远处有一片树林，那树林正黑黑黝黝地显在对面。米离叫了一声，便扑向那树林！

那几个人到了树林里，他们比米离的身子都慢。他们看到了米离。米离的身子正停在一株树下。

那树上晃晃当当吊着一具尸体。

尸体上写着一个字条。

月下看得明白，那字忽明忽暗：谁与米离在一起，当死！

米离说：“他是谁？”

“白痴。”

白家堡的剩下的几个家人之一。白痴吊着的样子很是可怕，他的舌头垂下来，脸偏着，像有话要对人说，但又一个字也吐不出来。白素哭道：“他们要杀人，为什么不来杀我？来杀我好了。”

米离说道：“轻声点儿！”

风里传来了一声声哭声。

米离说：“在那边！”

他身子又扑出去了。

又到了一处地方。

这一回，连张稳婆与归水也看得清了：在树下，活活站着一个死人，他的眼睛瞪得老大，瞅着米离。他的眼神呆滞，像不知道为什么有人要杀他。

这人是白生。

米离看着白素，两人样儿心思，白兔儿千万不要……

忽听到了一声孩子的哇哇哭声。

米离又像箭一般射出去。

归水与张稳婆苦笑笑，他们知道，去了也是白去。

果然是米离，他蹲在地上。

他怀里抱着一个人。

那是小孩子白兔儿。

他昏死过去了。

他发出一阵阵谰语：“我看到了，他杀我，一刀一刀……他要杀米离，要杀米大侠……”白兔儿看着米离，他认不出米离了，他的眼神渐渐散了，他说：“你快告诉米大侠，就说他很危险……有人要害他……”

米离不语，白素叫道：“兔儿，是谁杀了你，是谁？是谁？！”兔儿的头一歪，死了。

夜仍是很静，但这静里带着杀气，有着无限的杀机。米离抬起了头，他对着归水与张稳婆说道：“我要你们走开，你们再不要跟着我！”归水看他，眼里也有气愤，也有泪水，他恨道：“我乐意跟你不成？你走到哪里，哪里便是一群死人？！我不愿意看到你，可你知道不知道，我要看着你，我得看着你，看你最后是不是死在那些恶人的手里，我得看着你一个苦心人能不能活下去。”

张稳婆说道：“你知道不知道，一个接生婆被叫到了那一家人家时，如果孩子没生下来时，他怎么办？”

他怎么办？

张稳婆的声音很静，在夜里很平静，他说：“我就得等，一直等到我接下来他，他和大人平安。如果不是，就是他死，或是那个大人死，或许是他们两个都死……”

一生一死，机会均等。

有什么好抱怨的？

他们再回到堡子里。

张稳婆看着那桌上的酒，伸手便去抓杯。

米离忽地扯住了他。

呼地一阵风，那杯子像是风中的竹叶，呼地飘散了，像风一般飘散了。

杯子碎了，碎在桌上，再过了一会儿，连杯子的影子都没了。米离说道：“血魂焰！”

“血魂焰”是一种剧毒，是从前艳庵用来对付天下英雄的剧毒。怎么会在这里出现？

米离说道：“所有的东西都不要动，我们走吧。”几个人走出了白家堡。

形影相吊的几个人。

米离在前面走，他不知道他会把这几个人带到哪里，但等着他们的一定是死亡。
天快亮了。

许顺在喝着酒，他搂着田乐儿，如今不是月圆夜，田乐儿的销魂本事让他快乐不已，他尽情地享着乐趣。

有人在帐外报告道：“他们出了白家堡。”

“还有几个人？”

“四个人。”

许顺皱皱眉：“怎么又多了一个人？”

那人犹豫了一下，说道：“那个白家的白素姑娘跟着米离了。”许顺说道：“我不明白，我不明白。”

田乐儿伸伸她的长腿，说道：“你有什么事儿不明白，为什么不问问我？”

许顺说道：“你知道什么？”

田乐儿笑笑，不再问。

许顺反是耐不住了，他讲了白家堡出来的几个人。

田乐儿笑了，一笑笑出了酒涡涡儿，她说道：“我告诉你，如果一个男人带着一个女人逃命，他一定会死。”“为什么？”

“因为他得顾着那个女人，他没机会自己逃。”

许顺笑了，他大笑，很得意地大笑。

他说道：“看来你对，我真的能让他顾不上他自己的性命。”

许顺哼一声，外面有人应声来了。

许顺说：“我不愿意让他带着人逃，我想让他只剩下一个孤家寡人！”

那人应了一声，出去了。

肃杀正在听曲儿，为他唱曲儿的是一个很美的姑娘，她手抚着琵琶，唱道：

“人说天下无英雄，
谁知米离最寂寞？
难得英雄空垂泪，
英雄泪水化悲歌！”

肃杀搂着那美人，说道：“好了，好了，整天说英雄唱英雄，你不累么？不如你来与我快乐快乐。”

那美人也知肃杀是一个风流公子，她低声说道：“贱妾是一介蒲柳残躯，公子万金之躯，还是不要点污公子贵体的好。”

肃杀大笑，说道：“什么什么？你别开我玩笑了，好不好？谁不知道美人身子干净？你来，让我看看你的身子有什么不干净处？”

肃杀的眼光像是贼，他剥下了那美人的衣服。他剥人衣服的动作很是熟练，转眼间便毕，他对着那美人说道：“我看看，我看看！让我看看你！”

美人抿嘴乐，她知道肃杀，天下两公子，许顺与肃杀。许顺狂，肃杀淫。这是她听来的，她心里对于肃杀的行动，早就有数儿。她低声说道：“既是公子要我，那便.....要了吧.....”

肃杀的动作很快，他的眼光越来越变得疯狂。

他等不及了，直扑了过去。

也不知过了多久，只听得那女人嚶嚶哭泣。肃杀说道：“你只是一个女人，你得了快乐，还要什么？”

听得有人在外面咳了一声。

肃杀问道：“是谁？”

“我。”

肃杀说道：“什么事儿？”

“米离他们从白家堡逃出来了。”

“还有几个人。”

“四人。”

“咦？”

显是肃杀对于米离的事儿烂熟于心，他怎么会有四个人？

那人说道：“除了他们三人，还有一个白姑娘。”

肃杀想想，说道：“我不喜欢他们有四个人。”

那人道：“明白了。”

那人刚要走，忽地肃杀说道：“能不能让那个白姑娘离开米离？”那人沉吟一声，说道：“怕不行……”

肃杀马上变得怒火冲天，他低吼道：“为什么不行？”

那人说道：“他说……他说……昨夜里，她是与米离在一起睡的。”肃杀的身子委顿在地，他轻声地呻吟起来，像是米离伤害了他最珍贵的一件宝物。

他说：“好，我不愿再看见她了，我不愿再看到她了。你让她消失在这世上，好不好？”

那人匆匆应了一声，便走了。

美人的柔荑如握，她的手在肃杀的手里，像是无骨。她问：“你要他做什么？”

“不干你事儿。”

那美人娇了一声嗯哼哼，她拥在肃杀的怀里。

肃杀对她说道：“你的琵琶上的弦有多少根？”

她不明白肃杀的意思。

肃杀说道：“如果你知道得太多了，有一天会有那么一根弦突然错了，它不在琵琶

上，它突然绕在了你的脖子上.....”

美人噤声了。

第五十五章 逃客

夜半中宵，风劲露浓，有谁肯为他人奔波？

归水与张稳婆两人看定米离，他们一天天看到了米离的死期。米离离死不远了。

但米离仍是浑浑噩噩，他不知道他自己的生死，他不想着他自己的生死。

他惦念什么？

他最惦念的是肃杀的身体，还是许顺的奸计？

他像一只被人追杀的兔子，如果他有气力，临死时还可以反蹬那追捕他的猎人一脚，但他没气力了，他连反噬的机会也没了。他静静地坐在树下。

张稳婆对归水说道：“他也是人。”

归水说道：“我知道他的弱处。”

对朋友很认真，认真到了很固执的程度，他是好，还是不好？“他会死在谁的手里？是肃杀，还是许顺？”

张稳婆叹了一口气，说道：“我猜是许顺。”

归水也笑笑：“我猜是肃杀。”

两人都齐叹了一口气。

不管是肃杀还是许顺杀死米离，他们都没了希望。

张稳婆说道：“我如果有机会，还是去找一个小地方，给那里的人接生。”

归水说道：“我从来不曾给人家算账。但我近来突然觉得，我要给人算账，一定会

是一个很好的账房先生。”

两人苦笑。

如果米离死了，就是他们给人接生，给人算账，是不是也不会快活？

他们离米离很远。米离如今有了一个女人，一个与他在一起如胶似漆的女人。

米离正搂着白素。

她说：“你是……去过人家么？”

米离点点头，他说：“我必得把那些人找到。我告诉她实情，如果她要我，我便与她在一起。”

白素的头埋在米离的膝中，她说：“你……好坏……”

米离长叹一口气，他说道：“我恨不能杀死他，但我不能。”

白素说道：“我也知道你不能，你是一个好人。”

这世上的事儿就是那么奇怪，越是好人，烦恼越多。

他们找到了一辆车，赶车的是一个老人，他的手脚很慢，越说他就越慢，后来他们再不说那老人了。

车子在慢慢走。

唿哨一声，那车子停住了。

坐在车后辕的归水与张稳婆两人跳下来，他们看到了一群人。当头的是那个假白天。

他喝道：“站住！”

车子果然站住了。

那假白天乐道：“米离，你看着，来了什么人？”

米离掀开车帘，他看到了两人。

一个是瘦弱不禁风的瘦子，他瘦得很令人可怜，他正在吃，一口口地吃，像是他再

不吃，人就得饿死。再就是一个头发红红的苗子，他的头上有一卷卷发卷，耳朵上垂了一对又大又亮的铜坠子。他的手里有一把弯刀。他看着米离，哈哈大笑。那个瘦子只是阴沉沉地看着米离。

苗子笑道：“米离，你认得不认得我啊？”

米离一笑，说道：“苗烧天。”

那人笑，点头像是鸡啄。“对，就是苗烧天。你说过的，怎么能烧着天，火苗再高，也烧不着天。对不对？”

米离突然像他一样，哈哈大笑起来。

他们有过一段往事。

那瘦子突地说话了：“叫你来是叙旧的么？”

那苗子显是不懂他说的话，他愣愣道：“什么叙旧？”

那苗烧天看看瘦子，瘦子再不说话了，他便叹了一口气，说道：“米离，咱敬你重你。你算一条汉子，但你正在苦头，何必让那丫头跟你受苦？”

米离回头看看白素。

白素正痴情看他。

米离心道：“原来这小子还暗恋着白素，他找来了这两个人，是想让白素跟他走。”米离对唐一牙说道：“你是蜀中唐门的人，你在这里混什么？”

唐一牙的脸红了，他也知道他这一举迹近于无赖，他说道：“我要与白姑娘说一句话。”

米离看看白素，白素点点头。

两人走得远一点儿了。

白素恨恨地看他。

假白天从前是在白家堡里做主人，这一回对白素怎么说话，他不知所措。

“我不恨你，我从前知道你在天姥山，听得老夫人与我谈几回你.....”

白素恨声道：“你还有脸说我爹娘？！”

假白天一叹，说道：“我来白家堡，是奉唐门的命令来的，要图你白家。我说来你不会信，你爹娘不是我杀的。”

白素声音哽咽：“你杀死了我的爹娘，还来向我说谎！”

唐一牙大声道：“不是我，不是我！”

白素说道：“我不愿意杀你，你知道是为什么？”

唐一牙的脸上有光，他说：“姑娘的心思我明白.....”

白素说道：“你明白就好.....你过来，我对你说一句话.....”

唐一牙看她唇红齿白，那一脸清秀的神气，越发心里激跳，他心道：能娶她做自己的妻子，那就是人生最大的福份了。我怎么能说得通她，让他再不跟米离走，跟我回蜀中唐门？

按说在蜀中唐门，总有这种事儿发生，就是你杀死了一家人的满门，但娶了那家人的女儿回来了。虽说是这个女人在唐门一生都不会得意，但她也掀不起大浪。蜀中唐门是什么地方？你能兴得起浪来，岂不是笑话？

他凑近来，正想对着白素，娓娓说起他的心意来，忽地觉出他的身体内一阵刺疼。原来有一柄剑正从他的身体内刺过，从他的肋间一直刺过去！

他说道：“原来你骗我.....”

白素说道：“上一回我没杀你，是因为我不想让你死得那么快，这一回你还来害我.....”

假白天说道：“白素，我想告诉你，杀死你的父.....他是.....他是.....”

假白天在回头，他很艰难地回头，他想找谁？

扑通一声，他栽倒在地上。

那瘦子的神色变得很奇怪，他看着唐一牙，说道：“可怜可怜！”他再抬起头来，那一双眼如锥如刺，对着白素，说道：“如果他还活着，你还有望活下去，他一死，你也得死！”

他扑向白素！

米离远远看着白素，他知道白素性如烈火，她一定不会饶过这个唐一牙的。

果然如此。

但那个瘦子一出手，他便大吃一惊。

这人用的是山西言家的僵尸拳！

一打一收，果然奇怪。

米离一看大惊，看白素正用她的剑去挑那瘦子的臂，他大叫了一声：“慢！”

他想飞过去。

但恰在此时，一道刀光正在他的眼前漫漫划开，像是划开了一泓池水。

这是好妙的一道刀光！

这一刀正划在米离的心窝、肘弯、胸廓。

如果他不应招，便会死在当场。

米离轻轻划了一招，这一招应得很快，他想急急脱身，去助白素。白素已经是他的妻子了，他不能让他的妻子死在那瘦子的手里。

但那把刀缠着他，像是他的影子，死死地缠着他。

他不能脱身。

他索性再应了三招。

那刀光划地而走，像是知他心意，待得他真心实意来应那刀时，那刀忽地没了，人也闪在一旁。

他再看白素，竟是倒在地上。

那瘦子也走了。

归水现张稳婆两人一齐上，居然也没有抢回白素。

白素委顿在地。

那苗烧天对米离说道：“人家告诉我，不要杀死你，我才来的。要是他们想杀死你，我不会来的。”

苗人说话爽快，是有人要他来，要他来对付米离。让那瘦子对付白素，他才来了。

白素的脸上没血色。

米离一摸她的胸口，她的胸口冰冰凉。

米离恨恨地看着树林。

他还会遇上什么凶险？

他对着张稳婆与归水喊道：“你为什么不帮她？为什么不帮她？”张稳婆不答，归水也不答。

米离流下了泪水，他说道：“我知道你们，你们以为我们逃亡，不该有一个女人拖累。你们盼她走，可她不走，你们不怕她死，你们愿意她死！对不对？”

归水不答话。

米离扯住了他，他看到了归水的眼神，他的眼神里满是哀伤。他放开了归水。

白素没死，但她在死亡的边缘。

米离只是抱着她，他说：“我不逃了，我让他们杀死我，我让他们杀死我！我不怕死，我不怕死啊！！”

他泪如雨下。

米离抱着白素，走了一天一夜，他到了晚上，看着奄奄一息的白素，对归水说道：“我不想走了，我要与她在一起。”

归水点点头，他自回头与张稳婆去监视那些追踪而来的人。

米离抱着白素在路旁坐着，他说道：“我不是一个好人，你为什么要跟着我？我奸了人家的妻女，我看她们的那样子，我不忍心，我对不对？我是不是应该把那个奸人家女人的坏蛋杀死？可他不是别人，他是鱼漂儿的儿子啊。我怎么能杀鱼漂儿的儿子？不能，我不能……”

他絮絮地对着白素说话，白素根本就不能听他说话，她已经昏死过去了。

夜来了。

那些追捕他的人为什么不来了？他们是许顺的人，还是肃杀的人？

许顺恨他是必定的，但肃杀为什么要恨他？他也恨米离，有时他恨不能把米离杀死，有时他又舍不得下手，他是不是想着，如果米离真的死了，他肃杀的性命也快结束了？他愿意不愿意结束他自己的性命？

有人在静夜里叹息，再听听，没人，叹息的是他心底。

“如果你娶了一个妻子，你能不能保她活得快乐？”

“能。”鱼漂儿笑了，她说道：“那你就娶我。”

他当时黯然而了，他身患重病，自不能娶鱼漂儿。但她扯着他的手，让他去摸她的小小的鱼一般滑腻的小腹，对他说：“你得享受一回真正的夫妻之乐。”

她在米离死前，一直陪他。

他不能忘了鱼漂儿。

白素的手凉了，米离的心也凉了，他慢声吟道：“人生得意须尽欢，莫教金樽空对月！”

他有过得意的时候么？

肃杀慢慢走进了他的帐内，他回头对着那勇士说道：“我告诉过你，你不能让一个人进来！”

勇士知道主人的脾气，他与他的那些半死不死的妻子快乐时，心里也知耻，他决不

能让平常的人看到他的那羞耻。

勇士低声说道：“主人放心，就是一死，我也不会放过一个人。”肃杀点点头，他进了帐内。

帐内传来了声声哭泣。

勇士的心里好幸福，他知道，像他这样子，虽是在寒风里站着，受些风寒之苦，但他的家里有一个很娇美的妻子，他也没有什么毛病，他的妻子也很能干，她与他在那些休假的日子里，两人忘了吃，忘了睡，只是做事，天天搂在一起。

他比他的主子幸福。

方方对着他的三个妻子，他头一回享受到了快乐，三个女人终于以被他说活了，她们答应了他，与他在一起快乐。

方方像一个皇上。

他让三个女人各司其职。

三个女人也忙坏了。

忽地，方方跳起来，睁大了眼睛，对着刺刺说：“不对，不对！”三个女人刚刚忘了她们的羞愧，她们刚刚有一点儿神，忽地被方方弄得好扫兴。

方方说道：“不对，不对，我看那肃杀不对，他为什么不与那几个女人在一起，他为什么抱着那女人，那女人的脸上的神色是又哀求又喜欢？一定有什么地方不对。”

刺刺也沉思了。只有磨磨不理他，还是一心一意在享乐。

方方说道：“我知道了，肃杀他.....”

他跳起来，他急着去看肃杀，他有一件事急需去证实。

第五十六章 龙蛇打七寸

方方带着他的三个老婆，要再去探肃杀的营帐。

当面撞上了魔女小小。

魔女小小对他笑道：“方方，我不知道你这大脑袋有什么好处，竟有这么三个疯女人跟着你。”

方方大笑，说道：“你要是想知道，何不再嫁我？”

魔女小小看着那三个女人，大笑道：“我可不跳火海。”

她忽地正色道：“你想去做什么？”

方方打着哈哈，说道：“我们去玩一玩。”

魔女小小说道：“莫把你的性命玩丢了。”

方方一愣，听得她话里有话，便说道：“你说些什么，我听不懂。”魔女小小说道：“你要听得懂，你的命便不会丢了。”

方方正要走，魔女小小说道：“我听说你很会喝酒？你要不要与我拚一回酒？”

方方看看刺刺，刺刺冲他使一个眼色，魔女小小笑道：“别看老婆的眼色行事，那算什么男子汉大丈夫？这样好了，我猜你们想去干什么，要是猜对了，你便来陪我喝酒，好不好？”方方心道：我要去做什么，像你这种人怎么会猜得到？他打哈哈道：“好啊，你便猜好了。”

魔女小小说道：“这一条路，人家都给它起了一个名字，叫做‘肃杀之路’，说得当然不是那个南方肃杀的肃杀了。你自是知道，我想你来跟着他们，不是想看热闹的吧？”

刺刺忽冷冷道：“你说得太远了。”

魔女小小笑道：“怪了，你们在夜里闲聊时，天天都从很远的话题扯起，怎么不嫌远？”

刺刺要再说，魔女小小说道：“好了，我不开玩笑，我直说你们想去做什么好了。”

她看看刺刺，再看看磨磨说道：“你们想去肃杀的帐里，看一看肃杀的那些妻子。你们忽地觉得上两次看得还不够，还想好好看一看，看一看那些妻子都是什么人，她们怎么能甘心情愿躺在那棺材里，宁可一天天一夜夜等着肃杀……”

四个人都呆住了。

想不到魔女小小会一语中的，他们怎么说？

磨磨说：“我们不想去看，只是想……”

刺刺忽地一吼：“够了！”

她忽地一抬手，三个女人便围住了魔女小小。

她也暗暗吃惊：想不到方方的三个女人会这般能干。

她对着三个道：“你们想干什么？”

刺刺说道：“杀了她！”

说话时，三个人便扑到她身上。

魔女小小不防，她急急出手应对。但她一人，怎么也敌不得三个女人的围攻。

魔女小小叫道：“方方，死方方，你快来帮我，你快叫她们住手！我有话要说！”

方方慢悠悠说道：“有什么话，你快说好了，不然你的话一定会烂在肚子里。”

三个女人的手很快，魔女小小快支持不住了。

魔女小小叫道：“慢一点儿，我给你们看看一件信物！”

方方大笑道：“你别骗人了，你再有信物，我就也有信物了。你有什么信物？是不是你小时候邻居的光屁股小孩儿给你的小老虎？”方方大笑。

忽地眼前一亮，魔女小小忍着了磨磨一击，她掏出了一件光闪闪的东西。

叭——叭——她用那东西来挡了磨磨两击！

方方大叫一声：“住手！”

方方盯住了魔女小小，说道：“你偷了人家的东西？”

魔女小小看着他，嫣然一笑，说道：“你怎么知道我偷了人家的东西？”

方方说道：“如果我看得不错的话，你手里的是三十八片玉织成的小筐儿，是北方三十八万帮众的丐帮帮主的信物小筐儿！”

三个女人惊呆了。

她们料不到这个魔女小小的手里竟会有这种信物。

魔女小小说道：“我如果告诉你，我就是北方三十八万帮众的丐帮帮主，你信不信？”

方方看她，忽地扬头大笑。

她斜着头，样儿很媚，说道：“你笑什么？”

方方大乐道：“你要是三十八万帮众的筐头儿，我就是天下武林盟主了！”

说完，他哈哈大笑。

魔女小小说道：“如果你不信，那也罢了。只是你知道不知道，丐帮的上一任帮主姓什么？”

“姓肖。”

他忽地心一沉：“莫非她与丐帮上一任帮主有什么关系？”

方方问道：“你也姓肖？”

魔女小小笑笑，说道：“你们知道就行了。”

原来她就是上一任帮主的后代，就是现任的丐帮帮主、北方三十八万徒众的总筐头儿肖晓。

她说：“我叫肖晓。”

魔女小小也就是丐帮帮主肖晓。

她说道：“肃杀有鬼。”

方方心一沉：“他有什么鬼？”

肖晓说道：“不知，只知道他有鬼。许顺也有鬼，他两人总在一起密谋。”

方方说道：“他们想杀死米离。”

肖晓说：“不简单。我看他们有事。”

刺刺看着肖晓，忽地对方方说道：“既是他那里有鬼，我们不去他那帐里看，呆在这里想有什么用？”

方方大叫道：“是啊，去看看。”

肖晓站起来，她说道：“我看你们不用去了。前几日丐帮的宋长老去了肃杀的帐里，连人影也不见了。我们的人在外面看守了半天，连他的影子也不见。最后他们移帐走时，只找到了宋长老的一片带勾。”

肖晓拿出了一片带勾给方方看。

人活不见人，死不见尸，真个奇怪。

肖晓说道：“如果你们四个人去了他的帐里，说不定真个会活不见人……”

刺刺说道：“有什么奇怪的，我们上一次进了他的帐内，他还是把我们放出来了。”但磨磨捅一捅她，不想让她再说。

肖晓偏偏看到了她这一捅，笑一笑，心道：原来你们进了肃杀的帐内，也受过他的气。

方方对着肖晓，看着她，此时看这小魔女，竟是干娇百媚，他心道：原来女人还有这一种的，平时魔气重得很，到了办正经事儿时，更有一番迷人的媚态。她这种女人我方方怎么没享受到？

他这里正在胡思乱想，忽听到刺刺说道：“你想什么？”

刺刺明白方方的心思，她恶狠狠瞪方方一眼，说道：“想什么美事儿！”

肖晓偏偏冲方方一斜脑袋，说道：“你想什么美事儿，说来听听！”方方急急说道：“没想美事，没想美事儿！”几个人都是大笑。许顺正在与那田乐儿嬉戏，他说道：“像

你这种女人，太少了。”田乐儿能像一条鱼，天天嬉游在许顺的怀里，不惹他烦。

这需要本事，一种过人的本事。田乐儿说道：“我真不明白，你们那么多的人跟着他，怎么还杀不死他？”

许顺笑了，他说：“你知道不知道有那么一个故事，有一条鱼后面有三伙追兵。第一伙是一条鱼鹰。它在水面上，它在想着如何吞吃下这条大鱼。它跟着这条鱼已经很久了。第二伙是一个秃鹰，它跟着那鱼鹰。它准备把那条鱼连鱼鹰一齐吃下去。再后面的才是那个要猎杀它们的猎人。你猜，我是哪一个？”

田乐儿大乐，她说：“你一定是那个猎人了。”

许顺的神色变了，变得很黯淡，他说：“你说错了，我是那一只鹰。”

田乐儿不声响了。她是一个好女人，一个好女人一定得知道，到了该问时，你才问。到了不该问话时，你千万不要问人家。那时人家不但不愿意理你，而且会给你招来杀身之祸。

只是她在心里想道：“像许顺这样有势力的人，还说他是那一只鹰。那鹰后的猎人是谁？”

肃杀坐在帐内，他来回踱步，踱步一直走得他累了，方才坐下来。他长吁了一口气，想通了一件事。

他必须对米离的事儿做出决断。

要么就忍让，让米离走开。要么就杀死米离，两者定择其一。他回过了头。

他是不是不愿意杀死米离？他是不是不想杀死米离？他在想着米离的时候，为什么心里有一种隐隐的疼痛？

如果米离真的是他的父亲就好了，那样他的历史会重写。那样他就是一个有父爱的人。

一想到这个，他便苦笑了，他嗖地扔出一丛毒针！

毒针射在帐幕上！

听得有人吼叫了一声，便有人扑通栽倒在地。

帐外的人咚咚来去，脚步声很乱。

乱了一阵子，进来了一个管事，他是肃杀的管事人。

肃杀问道：“他死了么？”

死了，死了一个勇士。他本来没有罪，只是他在巡视的时候太贴近帐幕了，他忘了肃杀的嘱咐，就死在了肃杀的毒针下。

那管事没有答话，他知道肃杀的脾气，他用不着答话。

肃杀对那管事说道：“给他的家里人银子，多给些。”

“他没有家人。”

“哦……” 原来他没有家人。

肃杀的心里忽地浮上来一阵子阴冷。

无家的人岂不是更没有麻烦，他有什么不高兴的？

他的脸上有一种愁苦，他轻声说：“把他埋了吧。别让人看到，你亲手去埋。”

管事去了。

肃杀躺下了，他的血流得很快，他是不是真的会不久于人世？他流出了泪水。忽地，他站起来，叫道：“来人！”来了两个人，两个时时刻刻站在他帐外的人。

他对那两个人说道：“我要杀死米离，告诉他，明天我要看到他的尸体！我一定要看到他的尸体！”

告诉完这一句话，肃杀忽地躺下了，他说：“不管有什么事儿，都不要惊醒我，我要好好睡一觉。”

他睡了，真的睡着了，他在睡梦里，看到了他自己：一个光屁股的小孩子，左手扯着他的母亲鱼漂儿，她好美好美。他的右手扯着米离，他对着他笑，只对他一个人笑。

风在呼呼响。

米离的眼里仍有泪水，他是不是在想着白素，想着那个肯在他最难的时候给他一切的姑娘？他是不是不能忘情于白素？

他的眼前有许多的女人：丑女、白素、阴姑、琴瑟、还有那个许茹仙.....许多的女人都眼叮叮地看他。

他惊醒了，他看到了一双眼睛.....

这是归水的眼睛。

归水看着他，说道：“你完蛋了，米离，你的全身已经被我点过了二十处穴道，你只能等死了。”米离说道：“你为什么要杀死我？”归水在笑：“你说为什么？难道肃杀的银子与许顺的银子还不够么？”

米离苦笑笑：“我知道，你是燕山五鬼的后代，你绝不会只为银子杀人。”

归水乐道：“不错，不错，我告诉你，我是那第九路人马。”

米离默然了。他知道有第九路人马，他们是来杀他的，但他没想到会是归水。

张稳婆呢？

他正躺在一旁，直哼。他怒骂道：“归水，你个王八蛋，你与米离有那等亲情，你还害他，你还算是人么？”

归水笑，笑得很得意：“我不是人，我只是鬼，我是燕山五鬼的后代，我怎么会是人？”

张稳婆叫喊道：“混蛋，你放开我，我让你杀死米离，我不管他的事儿！”

归水看着张稳婆：“我先把你捆起来，是因为我知道，你是丐帮的一代长老，你叫张剥皮。对不对？”

张稳婆大叫道：“你不放开我，我剥了你的皮！”

归水笑吟吟：“你提醒了我，我得先把米离剥了皮，那样不管他到了谁的手里，也

再无能为力了。是不是？”

他手里提着一刀解腕尖刀，说道：“我先挑了你的脚筋，让你再做不成什么大侠，让你再也不能在江湖上称雄！”

他提着尖刀，向着米离的脚便挑！

第五十七章 怒杀采花盗

归水正要挑米离的脚筋，忽听得那张稳婆一声长叹。

他停住了手，问道：“你叹什么？”张稳婆说道：“我看你的手再狠，也挑不了米离的脚筋。”

归水狰狞而笑：“你怎么知道我挑不了他的脚筋？”

张稳婆说道：“你的身后来了人。”

归水一笑，大声道：“我制服了你们两人，何等不易，我怎么会相信你的鬼话？就是来了人，我也把他的脚筋挑了再说。”

张稳婆一笑，说道：“你错了，如果你再走一步，就不是你挑他的脚筋，而是人家挑你的脚筋了。”

归水不怕，他不信，他再走了一步。

眼前忽地闪过一片刀光！

是那个苗人苗烧天，他的刀在闪闪发光。他怒吼道：“你要杀米离，不行！”

他一刀劈来，硬是把归水逼退。

归水叫道：“苗烧天，你让不让我杀采花大盗？！”

苗烧天说道：“不行，在我们峒里，男人能干，就得女人喜欢。米离是好人，你不

能杀他。”

两人相持不下。

归水气得发疯，要是不能挑了米离的脚筋，后果难料。他怒吼道：“我宰了你！”

苗烧天大声狂笑，笑得身子乱抖，他说道：“就凭你一个小子，能杀得了我么？”

他一冲而上，乱刀劈向归水！

归水很吃力，那苗烧天的刀法不类中原刀法，一阵子狂劈乱剁，竟是凶恶无比，把他逼得一退再退，他叫道：“我宰了你，我要宰了你！”

唰——一阵子刀光，竟把他眼前劈黑。原来是他的头发在苗烧天的乱刀中飞散。

归水吓得脸色苍白。

苗烧天怒吼道：“你要杀米离，看我……”

他的刀正要一劈下来，这一刀会把一个归水劈成两半。但他的身子凝立不动了，像是被定住了。

张稳婆大声狂笑，跳起来，说道：“归水啊归水，你忘了还有一个张稳婆在。”

苗烧天的身子慢慢转寰，他转过身去。归水才看清，他的后背竟鲜血淋漓，一大片后背竟再也没有皮肉，只看得出有骨头在那里支撑着。那苗烧天忽地叫道：“王八蛋，你敢算计我？！”

他挺着刀，一步步向张稳婆走去。

一步，一步，再走一步。

离张稳婆只有几步远了。

“你想死？！”

哇——一声狂吼，一声闷喝。

狂吼是苗烧天发出的，他的刀在空中划了一道漂亮无比的弧线！张稳婆知道他的头要与他的身子分开了。他止不住吓得叫起来。过了许久，他才爬起来。

他看到了归水。

苗烧天的头在地上，归水用一根线把苗烧天的头扯断。如今他的头正怒目圆睁，在地上怒视他与归水。

“你是谁？”

“第九路。”

“你又是谁？”

“我也是第九路。”

两人笑了，笑得不那么从容，都是心有余悸。

归水看着米离，说道：“我怕你，所以我轻易不出手。”

张稳婆说道：“我也不愿意先出手。”

但他们互相看一眼，他们如今得出手了，他们要杀死米离，要米离死在他们手下。

米离忽地睁开眼睛，他刚才不愿意看苗烧天死在他们两个屑小之手。

他说：“我想知道是谁想杀死我。”

归水笑笑，说道：“肃杀公子。”

张稳婆看看米离，再看看归水，说道：“许顺。”米离笑了，大声狂笑。

“笑什么？”

“笑你们的主子，既是要杀人，何必那么张狂，千里追杀，只为一入，何必？”

米离叹息。

没有一个追兵，只有两人。

归水说道：“我知道他，他不愿意死在人手，但他也想死在人手。”他是不是说出了米离的心境？

归水再拿出了他的刀子，刚才他把这一柄锋利无比的刀子插在了苗烧天的脊背上。

他说：“米离，脚筋挑了，你还可以活着。”

张稳婆叫道：“我来！”

归水说道：“你我一争，说不定更会有人乘隙而来，那时我们便杀不死他，只会被他杀死。”

张稳婆明白了他的心意。

归水说道：“你挑了他的脚筋，与我挑他的脚筋一样，他必是一个废人了。”

张稳婆不再争执。

米离纵小到大，从生到死，再由死复生，经过多少战事，他经历过多少风险？就是在流花女人谷里，他也不曾被人挑过脚筋。如今他却要成为一个残疾之人了。

归水说道：“米离，肃杀公子要你不死不活。”

米离大笑，他笑道：“好，好一个不死不活，不死不活！”

唰——一刀挑下。

米离一声狂叫，鲜血迸溅！

夜半了，归水看着米离，说道：“我会告诉肃公子，如今再有谁要杀你，我们会为你报仇。”

张稳婆哼了一声，说道：“他已经是一个废人，哪里会再有人杀他？”归水说道：“你不必逃了，你的身旁总会有肃公子的人，你从今会在肃公子的保护下，苟且度日吧。”

归水扬长而去。

张稳婆看着米离，他的眼里闪着狡猾，他说道：“米离，你以为你奸人家的妻女，会没有报应？你错了，你错了……”

他也走出去了。

一家很有名的客店，店里有一个很神秘的小院。

院子里的上房，有一个人坐在那里，看着眼前的女人。

女人正经过一场狂爱，她的身子刚才被爱河洗浴过，一身湿淋淋的，正一点点儿梳理她的头发。男人在看她，像看一条小猫小狗。进来了一个人，是张稳婆。

“你杀了他？”

“没有。”

“怎么？”

张稳婆笑了，笑得很毒：“归水挑了他的两条脚筋……”

许顺跳了起来，他两目炯炯：“你看清了？”

“不错，他两脚鲜血淋淋……”

许顺抓住了那个女人的手，哈哈大笑。

他笑得太狂了，抓得那女人的手很疼，但她仍是不叫不喊，仍很温柔地看他，看得他很心醉。

他放开了手，那女人的手紫了。

她笑一笑，为了许顺的宠爱，她的手一定得紫胀。

许顺说：“好，好。”

他来回踱步，问张稳婆：“你说，他为什么不杀米离？”张稳婆笑笑，说道：“他不舍得杀米离。”

许顺的脸上有一种残忍，他说道：“他不舍得，我们也不舍得，米离的日子一定会很好过，再不要理他了。”

张稳婆走了，他慢慢走出了屋。来到了一间很小很的小屋。

他躺在床上。

他再也不用跟着米离，天天过那颠沛流离的日子了。

有人推门进来了。

是许顺的那个女人。她跪在床上，对张稳婆说：“他叫我来，侍候你。”

张稳婆不动，莫非他对女人没兴趣？

那女人的手伸出来，忽然哟地一声，很疼。

这一声叫，叫起了张稳婆的狂劲儿，他跳起来，扑到了那女人的身上。

他怒叫着：“你要死，你得叫，你得死在我手里，我叫你死，我叫你叫，你叫啊，不叫我便杀了你！”

女人叫了。

夜来了，米离仍躺在那个破庙里。

他的腿血快要流尽了，他一旦到流尽了他的血，他就会死。

朦胧中，他看到走来了鱼漂儿。他说：“我对不住你，他不用我了，我看顾他，看顾得不好……”

鱼漂儿也流泪。

恍惚不是鱼漂儿，是一个男人。

真的有一个男人，他蹲下来，看着米离的伤口。

他忽地醒来了，他知道他必得醒来。

这人是肃杀。

他蹲在米离的身旁。

肃杀在哭。

米离说：“你要杀我，还不杀死我……”

肃杀的眼里真的有泪，他说：“你管事儿管得太宽了，你残废了，没人再肯杀你。我已经下了通令，再有人杀你，我便杀他。”

米离看着他，说道：“你再不要去……”

肃杀的脸色很难看，他慢慢盯住米离，双目如锥：“你又想管我，是不是？你是什么人，我奸了一个女人，你便大惊小怪，偏偏去找那个女人。你再与她同床？你算什

么东西？她死就死，她成了老太婆就成了老太婆，干你什么事儿？”

米离呻吟道：“你只是一个孩子，一个孩子，你何必那么做，你不能那么做……”

肃杀恨恨道：“你们做了什么？她只是喝酒，什么狗屁鱼漂儿，她只是喝酒比人家喝得快。好，喝啊，喝啊，喝得她儿子成了一个残废。她怎么不再喝啊，她一死了之，我天天受苦。人家生下来，哪一个不是正正常常，我空有家财万贯，我能怎么活？”

他咳咳地哭起来。

也不知他哭了多久。

肃杀慢慢站起，他说道：“也许这样最好。我告诉你，许顺他想杀我。”

米离忽地抬起了头：“他为什么要杀你？”肃杀笑笑：“他想做武林第一人。”

肃杀走了，如果没了米离，他还能好好活着么，也许他只会死在许顺的手中，也许他早就该死……

米离看着他的腿，肃杀已经把他的腿包好，再也不流血了，他用上了最好的金创药。

破庙外下雨了，真正的凄风苦雨，一声声雨声更浇得他心头愁绪倍增。

他也许该早死，奸了人家的妻女后便死。

他看到了人，一对剽悍无比的巨人，他们手里提着两把刀，凛立眼前。

“你们想做什么？”

“杀死你。”

米离苦笑笑，他早就该死了。

那两个巨人说道：“你要死了，你有什么话说，有什么事儿要办，你说出来，咱们替你去办。”

米离笑笑，他躺在这破庙里，死得无声无息，他有什么要办的？“没有。”

他闭目等死。

忽忽刀风。

但刀飞过去了，他仍是未死。

他再睁开眼，就看到了女人，一双温柔目光的女人。

她是许茹仙，她笑对米离说道：“你个浪子，跑够了没有，如果你跑够了，就跟我回家！”

她回头对那低着头的琴瑟说：“帮我一下，抬着他！”

两双如玉的柔荑抬着他，如今的米离只是一个废人了。

第五十八章 只有一个王

田乐儿与许顺依偎在一起。

此时又快到月圆夜了。

田乐儿很会淫乐，她对许顺说：“如果你只宠我一个，我会对你更好。”

许顺笑笑，要他只宠一个女人，那是妄想。

他对田乐儿说道：“你能对我最好么？”

田乐儿嗲声说：“当然。”

许顺笑了，他笑得莫测高深。他坐起来，说道：“从前你未嫁与狂刀时，你做什么？”

田乐儿脸红红的，嘻嘻笑着，说道：“你要问什么，直说好了。”许顺说道：“我知道，你从前未嫁苟尘时，你在哪里。”

田乐儿听得他一再问，说道：“我从前是一个女儿家，我住在开封，你又不是不知。”

许顺笑了，他笑道：“你在开封，我知道，但你从前可不是什么女儿家。”

田乐儿的脸通红，她说道：“你不信我？”

许顺摇头：“不信。”

田乐儿缓缓起立，说道：“怪不得，怪不得。”

她双颊红润，两腮带泪，说道：“从前苟尘告诉过我，如果一个女人跟了两个男人，她一定不会是好人了。我以为他说得不对，如今我知道他说对了。”

许顺看她。

田乐儿说道：“我哪里知道那个人是肃杀？他夜里来的，他把我弄成了那模样，要不是有米离……”

许顺长吁了一口气，说道：“我想告诉你一件事，米离他已经残废了，他的双脚脚筋都被挑断。”

田乐儿依偎在许顺身上，她轻吁了一下，说道：“他救过我，不然，我一个老太婆，你怎么会喜欢？”

许顺由她来依，突地，田乐儿暴起，猝地出手，一柄小小匕首直刺许顺的心胸！叭地击中了他的胸前！

田乐儿大笑，说道：“许顺，你完了，你完了！”

许顺的身子慢慢偻下去，他怒吼道：“贱人，敢暗算我？！”

田乐儿说道：“你个混蛋，你以为我是什么人，我能做你的禁脔么？你算得好！”

突然那许顺像是刚刚睡醒了一般，他慢慢挺直了胸。

他的脸上没有痛苦。

他轻轻拔下了那一把匕首。

他说：“我刚刚穿好了一件软丝甲。”

他走过去，不顾目瞪口呆的田乐儿，他一挑挑开了窗帘，说道：“其实你忘了，今夜不是十四，正是十五。”

按说，十五的夜里，由于田乐儿同肃杀有过那一夕交欢，她不能再与男人亲热，她如同男人再亲热，必死无疑。

可她刚刚同许顺狂热了一阵。

她的脸色苍白。

许顺说道：“我与你在一起，日日夜夜，有那么五六天，就要看今天，我知道肃杀不曾奸污过你。”

他扯住了田乐儿的头发，叫道：“贱人，说，他要你来做什么？”田乐儿噗哧一声笑了，她轻悄悄说：“许顺，你个王八蛋，像你这种王八蛋男人，怎么会有人愿意跟你？哪个女人愿意跟你，她一定是瞎了眼！”

许顺扯了她的头发，抡了一圈儿，说道：“是吗？你跟肃杀好，我知道，他个活死鬼有什么好处。我真奇怪，他那个狗屁不是的东西，连个太监都不算，你跟他做什么？”

田乐儿一跳，叫骂道：“许顺，你个狗屁不是的东西，你怎么能跟肃公子比，他是太阳，你只是一只萤火虫罢了。你跟女人在一起，还要女人巴结你，你只是一个扶不上墙的阿斗！哈哈哈哈！”

许顺起来，扼住了田乐儿的喉咙。

田乐儿说道：“你永远……不是肃公子的对手……公子……我对不住你……”

田乐儿死了，她躺在地上。

许顺叫道：“来人！”

进来了一个男人，他是许顺的手下，是“冷身子”的人。

许顺笑笑，说道：“我与她太过快乐了，竟掐死了她，怪可惜的。”那男人笑笑，说道：“有的是女人，你愿意，还会有更好的。”许顺振作一些了，他说道：“你把她拖出去，再给我叫来一个女人，一个很懂得奉承男人的女人。”

那男人应声出去了。

地上再无血迹。

进来的是一个很弱小的女人，她低声说道：“主人，要我做什么？”许顺说道：“你

作态啊，你挑逗我啊，你卖弄风骚啊，你叫我忘了不快活啊，你动啊。”

那小女人的眼珠子一转，真的开始动了。

她直截来弄许顺。

两人坐在店内。他们互相盯着，眼前的酒杯不动，对面的杀气正浓。店里的人怕他们，都悄悄走光了。偌大的店内，只剩下了他们两人。他们占了一张桌，对面而坐。

归水说道：“我知道，你是丐帮的人，也是许顺的‘冷身子’中人。”张稳婆笑笑：“我也知道你。”

归水是肃杀的人，他是肃杀手里的一张王牌。

如果肃杀有最难办的事儿，他会交与归水。

张稳婆看着归水，说道：“你挑了大侠米离的脚筋……你一夜成名了。”

归水说道：“我不知我心里怎么想。我想他不会死，挑了他的脚筋，他或许会活下去。”

张稳婆说道：“他不会活下去的，他只能一死。”

归水一愣：“为什么？”

他呼地站起：“你们的‘冷身子’？！”

他要冲出店去。

晚了，他听得脑后的呼呼风声，张稳婆选一个最好的时机，对他下手了！

张稳婆说道：“天南海北，只有一个王！”

他们各为其主，不是南方肃杀，就是北方许顺，到了最后，太阳再升起时，天下只有一个主人，不是许顺，就是肃杀。

琴瑟恨恨地对米离说道：“他就是鱼漂儿的儿子，就是鱼漂儿自己，你也不能为他做这种事！”

她恨米离，恨米离为了肃杀，竟然做出那种奸人妻女的恶事来。琴瑟流泪，她说：

“你自己的名声坏了，他肃杀反是名声不错，你为什么要这么做？”

米离看天，他说：“是我让她喝酒的，如果鱼漂儿不喝酒，他不会成这样子。”

琴瑟默然。

呼地，传来一阵子呼哨声。

有人叫了：“里面的人听着，我们是北方的‘冷身子’，你们听着，只交出米离一人，我们便放过你们，如果你们不交出米离，所有的人都得一死！”

许茹仙看看琴瑟，说道：“琴瑟姑娘，我原来想让你也来嫁与米离，看来我想错了，大难来了，不如你走的好。”

琴瑟说道：“你走不走？”

许茹仙苦笑笑，说道：“我是他的妻子，怎么会走？”

琴瑟的脸红了一下，她说：“我也不走。”

琴瑟说道：“我与他们动手，你们走。”

许茹仙说道：“姑娘的好心我领了，只是他行走不便，我也不懂得武功，我们怎么走？”

琴瑟听得外面的声响，一算他们竟有十五六人之多，听得那首领喝令道：“听着，杀了米离，再杀死那个许姑娘！”

众人一声喏，便听到哗地一声，门被撞开了。

冲进来了六个人。

他们都是黑衣人。

六个人一进来，便对琴瑟下手。

琴瑟的一柄武当剑却也锋利，她叫道：“快走！”但她心下也知，要米离一个断了脚筋的人逃走，那是妄想了。

她与三个黑衣人动手，恰恰打成了平手。另一个黑衣人一纵跳至米离身前，一抓向

米离的头！

他心有余悸，要知道米离如果出手，他决不是米离的对手。但米离只是对许茹仙笑一笑，说道：“谢谢你！”

他闭目等死。

叭——一声炸响，那抓勾飞起，那人闪到了一旁。有人笑道：“米离，你也太过于笨了，怎么愿意死在这三流无赖的手下？”

米离再睁开眼睛，他看到了几个人。

他们是方方，大脑袋的方方，还有他形影不离的三个老婆。更有一个魔女小小。

魔女小小的手里，有三十八片玉片儿。

莫非她就是那丐帮的帮主？

她走到了米离的身前，说道：“你是米离？你认得不认得肖乞儿，从前的丐帮帮主？”

米离的眼里流出了泪水。

肖乞儿是他的妻子，是他在同艳庵一决时娶来的妻子。为了同他成亲，肖乞儿不做丐帮帮主了，同他遨游四海。但肖乞儿死了，她英年早逝，世上又只剩下一个米离。

她说道：“我叫肖晓。”

魔女小小是肖晓，是肖乞儿的什么人？

她坐在米离的身前，对那些“冷身子”说道：“你们十五六人，也不是我们的对手，还不快走？”

那“冷身子”说道：“你当我怕你么？”

他扑过来，直刺向小小。

叭叭叭，她用手里的玉片一连挡他三剑。

她说道：“你们‘冷身子’的人不是我的对手，不如叫你们的许顺来。”

那人哼了一声，再一剑直刺小小。

小小身子一斜，便挑开了那剑，叭地一击，那玉片儿打在那人的头上，那人一声不吭，便倒地上。

另外三个“冷身子”的人再扑上，一抓抓向小小。方方接下了他，叫道：“叫你们走，还不走，更待何时？”扑地一声，那抓直抓在方方的臂上。那人当是得手了，怒吼一声，不料得方方另一条臂打出去，叭地一拳击在他的头上。顿时他的头上开了杂货铺子，红的、白的全流出来。

再一个看到方方出手，扑地一下，来砸他的头。佛佛叫声：“别伤我老公！”一条绸带系上了他的脖子！那人跳了，再跳。佛佛叫道：“跳跳，再跳！”

那人果然听话，一跳再跳，终于扑通一声倒地。

“冷身子”所有的人都死了，十五个人都躺在地上。

方方看着米离，说道：“我问你一句话，你能不能告诉我？”

米离笑笑，他笑得很和气，像对待一个孩子。

方方问：“你知道不知道肃杀与那些他奸过的……女人在一起时，他能呆多久？”

“一个时辰左右。”

方方沉吟，说道：“你知道不知道他的那些妻子都是不是中了寒毒？”

米离说道：“是，她们只能躺在棺材里，一动也不能动。”

方方说道：“她们情愿不情愿？”

米离一愣，这话问得稀奇，她们怎么会情愿？方方说道：“我想知道，她们一见到了肃杀，肃杀一进她们的棺材里时，她们心里是恨他，还是喜欢他？”

米离答不上来。方方说道：“真可惜，你要知道肃杀与他的妻子在一起时都做些什么就好了。”

可惜的是，谁也不是肃杀，谁也不知道肃杀与他的妻子在一起时做些什么。

米离说道：“他有病，他要在月圆夜里与女人交欢，如果他不能，只好死。”

就因为这个，米离才千方百计替他遮掩。

魔女小小在心内悲叹：难道就是因为他，姑姑才不做丐帮帮主，跟他遨游天下么？他是一个奇男子么？

方方摸着他的大脑袋，在想事儿。

方方问这些干什么？米离看着方方，他想方方会说出来。

方方笑了，他说道：“我们是不是先保着米离离开这里？”

第五十九章 一对一棋局

北九省最大的赌场，是凤凰城的“天一”赌局。在“天一”赌局里，无论你何时来，总有局可赌。

这赌局的主人叫“天衣”。

谁都知道“天衣”是他的化名，至于他的真名叫什么，没有人知道。他如今正坐在他的桌后。

走进来了一个人。平素他的屋子里是不能走进来人的。这人双目如电、两手如勾，看着他，说道：“他要穿衣服了。”

天衣一震，他不动声色，但他的双腿有些颤，他说：“要调多少？”

“所有的。”

他说：“一共是八百万两。”

那人说：“所有的，就连那些正在赌的人的银子也算。”

天衣一叹，他知道，他再也不会回来了。

他敲了一下桌子。

进来了一个幽灵似的人。

他对那人说：“六号屋里有一个富客，杀了他。九号房里养一个闲汉，也宰了他！把所有的都带到我这里来。”

那人应声出去了。

过了一会儿，他进来了，说道：“我带来了他们的银子，还有珠宝，一共值七十万两。”

那人点点头，说道：“你去找他。”

他出去了，像来时一般无影无踪。

在安庆，街上的人都在看一个叫化子乞食。他一边走一边唱：

“韩湘子，吹芦笛，

海啸山动不变容。

吕祖神，化百功，

人生求仙莫放松……”

他遇到了一个可怜他的人，那人对着他笑，说道：“我有一个铜钱，能不能买你一条命？”

那人拿出一枚铜钱来。

这钱却是古怪，在宋神宗的时代，天下也算太平，根本就无须铸这么大的钱来。这一枚钱定是假的。

他喃喃道：“假的，假的，你给我一枚假钱，我能做什么？”

那人笑笑，说道：“你去林家当铺，准能当出好价钱。”那人飘然而去。

一只信鸽飘然而下。一个坐在墙角的大汉接过了鸽子。他看到了鸽子脚环上的字。

那只有一个字：杀。

大汉进屋去了。转眼间走出了五条大汉，他们的手里都握着刀。

五条大汉直奔城里去了。他们走得很快。

“天一”赌局，那天衣听得门外的脚步声。他笑了，笑得很阴鸷。他慢慢说道：“我在等你们，你们不来，我心不安。”

门砰地一声炸开了，门板化成了一片片碎片儿飞起来。五条大汉依次走进来，站在这天衣的对面。

天衣笑笑，说道：“我早就知道，你们都是‘冷身子’。”

一条大汉也道：“我也知道你们都是肃杀的人。”

两下对峙。

天衣说：“早该解决了。”

他缓缓起身，他的手里只握着一枚镇纸，一枚玉镇纸。

啊——一声狂吼，五条大汉，五把狂刀，巅如一阵飓风，刮向那天衣！天衣的身子急扭了几扭，人便失踪了。他落在一条大汉身后，一掌斜劈出去。那大汉知道他掌法厉害，身子急躲，躲过了这一掌。不料得他的右手竟重重一砸，那玉镇纸叭地击在那大汉的头上。

就见那大汉的头上冒出了血，血汨汨流。大汉的刀斜斜一拉，竟拉在他自己的胸前，鲜血狂喷！

天衣笑道：“怎么自己砍起自己来了？”

那四个大汉的刀正砍过来，一刀恰砍在他的臂上，他怒吼了一声，身子疾退。但那四人哪里容得他退，四把刀直追，直追到了他眼前，一劈、一砍、一搥、一剁，四刀齐出！只听得一声闷喝。

天衣吃他砍中了一刀。但他的掌正劈在一条大汉的颈上。那大汉狂喷一口血，脖颈便不能再挺直了，身子直耷下去。

天衣狂笑，叫道：“‘冷身子’的五把刀也不过如此！”

他身子疾射，那一枚玉镇纸叭地直砸进了一个人的胸膛。那人哇地吐血，看看倒下。

另两人看着他，眼里有一丝惧色。

天衣说道：“如果你们看轻了肃公子的智慧，你们全都得死！”他再吼一声，身子一进一退，一射一回，便见那两个大汉的刀直砍，竟砍向他。他退得快，那一刀刀便出得老了，他再一进，那刀便砍在大汉自己的肚子上。

大汉哇地一声，怒叫着，趑趄着身子，走了五步，便匍地倒地。最后只剩下了一个人。他忽地蹲下了，吐起来。

天衣看看他，眼里直是怜悯：“你死去吧。”

那大汉知道他会再来对付自己，他忽地身子疾射，直跳起来。天衣握紧了拳头。不料那大汉并不是对付他，只是身子一退，一刀刎颈。鲜血喷出，喷了天衣一脸。

当天衣的手下进来时，看到了他们老板正站在那血泊当中，一身皆是鲜血。他冷冷道：“带着所有的银子，去找肃公子！”

安庆本来是重镇，从前唐时，玄宗就把他最信任的安禄山放在这里做节度使，不料得安禄山竟生反心，才有“渔阳鼙鼓动地来”一说。如今的安庆忽地热闹起来了，一日间竟来了无数的江湖豪客。他们默默住下来，像等什么消息。

第一天，在安庆的正街上，那个叫化子出现了。

这一回街上的人都认不出他来了，他再也不是破衣褴衫，他的手里握着一只大网。

这是一片很怪的网。

有人叫他：“化子，你那网是做什么的，能网到鱼么？”

一群孩子跟着他，他蹲下身子，对那些孩子们说：“别跟着我，我是去杀人的。”

那些孩子哄笑他：

“臭化子，要杀人，

莫如跟人端屎盆！”

叫化子笑笑说：“你们别跟着我，我给你们银子。”

那些孩子乐道：“你跟人家要的？你连一星儿一点儿银子也没有，你怎么给我？”

化子笑笑，说道：“看，这就是银子。”

他拿出一块大银，说道：“给你们这么多的银子，可是太多了。银子多了惹事，不如我给你们分了吧。”

有一个孩子叫道：“去那店里买一点儿东西，就找回碎银子了。”叫化子笑笑，说：“不用。”

他用手指一点点儿剪，竟把那一锭大银剪成了碎银，分给了那些孩子。

孩子们一哄散了。

化子仍是一脸的落寞，他慢慢走到了“神仙楼”。

化子进了楼。当街的店老板早就看到了他分银子的那一幕，老板心思不傻，知道他本事不小，平时装疯卖傻，此时必有大事要出，便屏息静气，任他出入。

只见那化子到了一间正房前，说道：“出来吧。”

从那正房出来了三个人，一个女人，一个男人，还有一个孩子。化子看看他们三人，说道：“住得还好么？”

那男人道：“还好。”

化子说：“你们住得好，我住得不好。”

谁都知道化子住得不好，他只能住露天，只能宿在破庙里，能囫囵睡上一觉便是大幸了。

女人道：“你从今天起，便能住得好了。”

那个孩子咯咯一笑，说道：“你能天天睡得好，再也不会有人来打扰你。”

三人都放声大笑。

那孩子看着化子手里的网，说道：“这玩艺就是天罗网？”

男人道：“不错，他用这东西杀死江湖上无数的好汉。”

化子突然笑了：“能被这网杀死的，都不算好汉。”男人一叹，说道：“说得好。”

化子突然道：“你们知道，我不轻易杀人。”

孩子尖声叫道：“别胡说，去年在江浙道上，你杀死了许多好人。”化子道：“有人叫我杀。”

男人吼道：“有人叫你杀，有人叫你杀好人，你也去杀，天下还有什么公平？”化子忽地抬头，他的眼里满是仇恨，他说：“天下本来就没有什么公平，你以为什么事儿公平？我天天睡在凉地里，天天吃猪狗不如的东西，这就不公平。我杀死你们，天下就少了一些不公平！”那女人说道：“你能死在我们‘一家人’手里，算你幸运！”

化子扬头傲然：“谁死谁活还不一定，何必多说那么多的废话？”他们走出来，站在当街上。

当街人如蚁。但都远远地看着。

那男人对众一揖，说道：“这人便是黑道的杀手‘天罗网’。如今遇上了我们‘一家人’，不是鱼死，便是网破，今日事承各位看顾了。”“天罗网”手里有网。

“一家人”的男人手里是两只匕首，女人手里是一条长鞭，那孩子手里竟拿一只小小的“叫妈妈”。

当街看杀，真个是不易。

三个围着那叫化子，远处有孩子叫道：“叫化子赢了他，叫化子，赢了他！”原来是那些刚刚给过银子的小孩子。

小孩子自是不知这叫化子是当今天下最有名的七大黑道杀手之一，他们只知道得了叫化子的银子，便替他叫阵。

哗——散下漫天网影。

那女人叫了一声，男人与孩子分别飘散。再看他们三人，都是惊魂甫定。叫化子说

道：“你们逃不过这一张网，还是死了心的好！”

男人看他刚才张网，只是手一顿便雾尽网收，连看也不曾看清他的手法，不由心下更是沉重，他说道：“天罗网，你真个好身手，只是你如此身手，怎么甘心替肃杀卖命？”

那众人中有人惊咦了一声，原来他是肃杀的人？

天罗网大笑，说道：“你当我不知，你们三人去年便做了许顺的手下，在去年一年，杀死了多少人？！”女人见他说话，直接说出她们三人行藏，大怒道：“看鞭！”

叭叭叭一连十几鞭！那男人也不怠慢，竟两支匕首一齐刺出！小孩子也跳起来，手里的“叫妈妈”吱吱嘎嘎响起来。

三个人围着那一个“天罗网”痛下杀手。

忽地那网张开了，三人一纵，纵开去，再逼近来时，就没了刚才的气势。

嗖——一声响，那一张网漫漫散开，在他三人身前身后飘散。男人的匕首一直刺出，他看出三人已经逃不脱那网影了，不如痛下杀手，拚他个鱼死网破！那孩子也叫道：“莫顾我！”他的“叫妈妈”直射向那天罗网。

女人身影一迟，她想用长鞭去卷那天罗网，不料得长鞭像是有鬼魂在追，一出手便丢了，她一愣在那里，只是一瞬间。哇——，女人的手臂没了，被绞在网中。血迸臂飞！

那男人的两支匕首在空中一顿，人便滚了几滚，他落在网中，叫道：“小子快走！”

他的身子在空中，还未来得及变式，便唰地没了头，那头颅在网中绞了几绞，便没了。只剩下一片血糊在空中飞！再看他的身子，在网里绞动，开始时还看得清是身子，慢慢再看不清是什么样子了，最后再看，竟是从那网里破出一条腿来，丢在长街上。

网收了。

只有一个孩子提着一只“叫妈妈”站在那街心。

天罗网对他说道：“你回家去吧，一个孩子，怎么也来学着杀人？”那孩子大吼大

叫：“我宰了你，我一定要宰了你！”

他扑过去。

两条手臂紧紧地抓在那天罗网的手里。

他的两眼瞪着，像要吃人。

天罗网说：“你真的不想活了？”那孩子叫道：“我不活了，我要宰了你，我一定要杀死你！”

天罗网一声叹息，他慢慢松开了孩子。

那孩子死在当街，倒在他的脚下。

天罗网走了，众人在血泊前给他让出了一条路。

那些得了他的银子的孩子用银子打他，银子像雨一般纷纷落在他身上！孩子们叫道：“打他，打死他，他没人性，他杀人！打死他！”天罗网没理那些孩子，他的脸上有一种很悲哀的无奈。

第六十章 无处去死

米离坐在车上，他对许茹仙说了几次，让她离开自己，许茹仙只是笑，不说话。

米离对琴瑟说道：“琴瑟姑娘，我谢谢你，你还是离开这里的好。”琴瑟笑笑，也不说话。

她们互相看一眼，知道她们彼此的心意相通，她们此时只有一个心愿，把米离送去一个安全的地方。

哪里安全？

方方忽地拍手笑道：“我知道有一个地方最安全，就是许顺与肃杀打翻了天，他们

也不敢去那里。”

众人忙问他是哪里。

“苑老爷子的祖茔。”果然是一个好地方。

但那里是只能进去，不能出来的地方，他们能去么？

方方说道：“我们送你到了那地方，你进去，我们再走。”

他们便出发，好在苑老爷子的祖茔不远。

他们走着，一连走了三日，终于到了苑老爷子的祖茔。

远远看到了那座山，只是一座石山。

佛佛问：“听说苑老爷子的女人，都不曾与他交接过，但她们都有闭月羞花之貌，是么？”

米离闭着眼睛，说道：“不错。”

磨磨也忍不住问：“她们在苑老爷子死时，竟是被江湖人连九次洗劫。听说谁得了她们，功力便可增大二十年，是么？”米离说道：“不错。”

刺刺本来不想问，但一听得她们二人问米离，米离都答了，不禁也问道：“听说她们.....都是浑身花纹，都丑死了，没有人能碰她们，如果一碰，她们必死，是么？”

米离一叹道：“我见到过苑老爷子的女人，她们一个个都美如天仙，根本就没一个模样长得差的。她们不能与别的男人交接，如果有别的男人一碰她们，她们必死。”

刺刺说道：“你是说.....她们不能人道.....”米离说道：“她们与苑老爷子交接，也不与常人相同，她们是在空中交接，身子也不相接触。”

几个人听得出神，方方大笑道：“真怪，那样子岂不是望梅止渴？”说罢大笑。

米离正色道：“你是凡人，哪里能知道他那神仙的滋味儿？我曾向苑老爷子学过.....”

他一叹，看看几个女人，便不再说。

方方心内一惊：原来他学过神仙的交接之术，看以后有机会，我向他学学，也尝尝

做神仙的滋味儿。

看着便到了那山前。

只见一道万丈悬崖，竟是一点儿门路也没有。刺刺皱眉道：“这里没有门路，哪里能通里面？”

米离说道：“如果他里面不出来人，你根本就进不去。”

那怎么办？

等，只好在这里等。

等到了黄昏，磨磨忍不住了，她大叫道：“什么鬼苑老爷子？他凭什么叫我们在这里等？他要出来，我便打他几拳！”

一说话间，忽地眼前多了一人。

这人生得太过英俊了：浓眉大眼，眉宇间有一股英气，二十岁左右。站在磨磨眼前，轻声问她：“你说苑九哪里得罪了你？”磨磨一愣，说道：“他干什么那么大的架子，我们来了，他也不出来？”

那人笑了，笑得很自信，他说道：“我就是苑九，你们来找我，有什么事儿？”

众人惊呆了。

苑老爷子是九死九生的人物，他从来都是活过三百岁后方论生死的，此时眼前的这人，真的就是苑老爷子么？

这人笑笑，再说道：“我就是苑九，你们有何事，说来好了。”他就是苑老爷子，他就是那个无所不能，能生死人、肉白骨的苑老爷子？

米离看着他，忽地眼里落下泪来。那人大笑，说道：“我听说你就是米离，但人有生有死，有过几回生死的人便最有运气了。你何必为他伤心？”

米离一振，说道：“说是这么说，毕竟还有些故人之情。”

那苑老爷子笑道：“我是苑九。”

米离大声道：“我也知道你是苑九，我只是止不住要哭。”

苑九看看米离，忽地说道：“你的腿坏了，是不是？”米离点点头。

苑九说道：“据我所知，要是你不依他，没人能挑得了你的双脚脚筋。”

米离黯然。

他是不是故意想如此，他这么做，有什么好处？

苑九说道：“我知道，你有一个解不开的结，但结不是你系的，你知道不知道？”

米离忽地大声说道：“是我，是我，如果不是我，他就不会这种样子，他不是这种样子，怎么会养成这种暴戾脾气。一切都是我做成的，与他无关！”

他像与人争吵。

苑九笑笑，他那玉树临风的样儿，让方方也心生嫉妒。他说：“我告诉你，不是你弄成这样的。始皇杀人，不由仲父。你知道这个道理么？”

米离的心里一阵子糊涂一阵子清醒，他心道：如果苑九说这话，必是我哪一处错了。他看着苑九，苑九忽地笑了，他说道：“米离，我不知道你到苑家祖塋来做什么？莫非你也想贪苑家的那些黄金白银不成？”

他说罢便是大笑。

米离也笑，他低声说：“他们怕我死在江湖，便带我来这里。”苑九笑笑，说道：“谁会死，米离也不会死。只要他不愿意死，谁能杀死他？”

他对米离说道：“你走吧，你不是这里的客，你呆在这里，只怕时间长了，性命不保。”

苑九回头去，刚刚要走，忽听得有人莺声叫他：“苑公子，请留步。”

叫他的是刺刺。

刺刺未语脸先红了，她说：“苑公子，听说你的那些……女孩子一个个都是玉洁冰清，能不能让我们看看，也开开俗子凡夫的眼。”苑九一笑，看看刺刺，说道：“你是生

浮子的徒弟，怎么还想再开眼，生浮子徒弟不知道的事儿，天下能有多少？好吧，让你看看我的侍妾，也算不枉此行！”

他呼啸一声，只听得那巨石像在摇动，大寺也像在咚咚震响。众人都是失色。想不到他小小年纪，竟有此等功力。

过了一会儿，便从空中飘飘来了几个女人，都是纱衣摇摇，玉影双双，到了眼前，对着苑九一礼，说道：“公子，不知有何事唤我等？”那苑九对着她们说道：“这些是方方的妻子，她们愿同你们一见，上前见礼好了。”

刺刺不料得这些女人个个都是美貌无比，丰若有肌，柔若无骨，飘然有出世之姿。她看着那些女人，心里一叹：原来这才是真正的女人。

那佛佛与磨磨都看得傻了，想不到苑九竟有这等美貌的女人，而且一来就是九人之多。

苑九笑笑，送他们下山，他说道：“过几日我便要下山去了，你们再不要来这里，免得危险。”

米离情不自禁，说道：“你该出手管……”

苑九大笑，说道：“你不是管了么？情字一关，哪里那么容易说破便破的？我看你早晚会出手，只不知道你会对许顺出手，还是对肃杀出手。”

许茹仙早就生他的气，看他横竖指责，似乎米离怎么做也不是，她气道：“他已经是一个残废的人了，还怎么对人出手？”

苑九看看她，意味深长，说道：“如果他愿意与你一生亲热，他就会与你在空中交接，从此你也会体味到做神仙的快乐。”许茹仙本来想再出语伤他几句，可一听得他说此话，不由脸红，再也说不出话来了。

所有的人都下了山。

方方忽地说道：“看来，我只是一个大傻瓜。”刺刺问他怎么傻了，他说：“我只是

想保护人，哪里料得我自己也要人保护？”

他对米离说道：“再会！”

方方起身要走，米离唤住了他。

米离说：“我不知道我会不会出手……”

如果他出手，对付谁？是对付那个一心做天下霸主的许顺，还是对付那个与他有些亲缘关系的肃杀？

他对方方说道：“我不知道怎么办，所以我才想出世，但苑九不愿意我出世，我只好在再入世。你对我的情，我一生感谢。”

方方大笑，说道：“但愿我再看见你时，你不只奸人家的妻女！”

方方走远了，他回头看，那个米离仍是低着头，坐在车上，他的身后，是那个一心想做他妻子的许茹仙，还有那个武当派的姑娘琴瑟。

方方看着小小，说道：“你怎么也走了？”

小小笑笑，说道：“他不想入世，我也不想再看他，不走做什么方方心里有万种感慨，无由再说，”他说：“你的丐帮怎么做？”

小小黯然，说道：“武林大劫，丐帮自不能免，我看也得参与，说不好。”

方方道一声再会，便与三个女人扬长而去。看看走远了，方方站住了。

刺刺说道：“又有什么花样了？”佛佛说道：“我猜你也不会善罢干休，你不参与，心里痒痒。”

方方噓了一声，说道：“我们去看，看看肃杀与许顺他们斗，你猜，谁会胜？”

三个女人都说不出。

方方大笑，抚掌道：“你看你看，既是说不出哪一个会胜，这一场戏就得看，看看到底谁能胜。”

第六十一章 闲来无由弄琴瑟

琴瑟走在街上，她漫无目的的走。

忽地，她看到了一处暗记。

这是武当派的暗记。画的是一个小小箭头，她笑了。

走进了一家店，对那老板说道：“老板，你这里有道士么？”

那老板应声道：“有，有，有道士，还有尼姑呢。”

她走进了内院。

蓦地，她站住了。

她看到了肃杀，她此时最不愿意看到的肃杀。

肃杀看到了她，拍手道：“原来武当派的女侠在这里，不知道杀没杀得了米离？”

琴瑟一脸阴森，她怒道：“我杀什么米离，我要杀便杀你！”

肃杀一脸的委屈，说道：“琴瑟姑娘，我对你可是一片深情，你知道不知道？我心里正想着，要把你做我的第十九个老婆，只是不知道你愿意不愿意，才没说出来。”

琴瑟大怒道：“呸，你个畜牲，你想得美，早晚你是一具尸体，想去坟墓吧！”

肃杀看她气怒的样子，噗哧一笑，说道：“美人怒气，样子也这般好看。”

琴瑟“当”地抽出剑来，忽地听到了一声喝斥：“不得无礼！”

她一看，原来正是武当派的掌门赫雨道长，后面跟着少林的无望大师。

还有许多的门派掌门都在身后。

她心道：这是怎么了，他们这些名声赫赫的各大门派，怎么也来搅这一趟混水？和这个声名狼藉的肃杀在一起，有什么好处？

赫雨道长说道：“肃公子，说正事要紧，何必说笑？”

肃杀笑笑，摇头，说道：“我再说正事，也只是说笑。”

众人进了屋子。听得他们说话，说得断断续续，琴瑟听明白了：原来他们怕许顺的北方“冷身子”势力过大，便来与肃杀同谋，先败了许顺，再作道理。

琴瑟急叫道：“不行，不行！”

众人正在议事，忽听得她叫声，都惊奇看她。琴瑟说道：“肃杀是什么好东西？你们那么信他？”

那淮阳门的掌门大声笑道：“小孩子说话，百无禁忌，肃公子还是不要理她的好。”

肃杀笑笑，不语。

原来这武林众门派本来意欲杀死米离，但一经参与这事，便发觉许顺想独霸武林。各大门派一商量，便与肃杀同气，想斗败许顺。肃杀对琴瑟说道：“姑娘料不到我也会力主正义，不让武林霸主的地位落在那些有野心的人手里吧？”

琴瑟心里一气，哼了一声，不再理他。

肃杀道：“我这人有一点儿毛病，就是贪心不足，我看姑娘也是一枝独秀，莫如姑娘就也嫁我，如何？”

赫雨道长见他再说，便哼了一声，说道：“休再说笑，肃公子说说许顺如今所为，我们办正事要紧。”

肃杀一听得赫雨道长说，便立时肃然，他说道：“如今在安庆，已经有‘冷身子’的人近千人了，他们的目的，自然是各大门派的人，还有我的人。我已经调了近千人来对付他们，只是有的死了，有的败在他手。怕这几日，许顺便会对我出手。”

少林的无望大师诵一声佛号，说道：“他要怎么样？”

肃杀笑笑，说道：“也不会怎么样，只是要拿下各大门派的掌门，然后让各大门派服输，听他号令。”

鹰爪门的掌门秃鹰王大叫道：“他算个什么东西，要我们服他，岂不是作梦？！”众人都大嚷，独有武当派、少林掌门几人不语。按说许顺如今的势力，也真让人担忧。

少林无望大师说道：“从前曾有两难，都是大侠米离力主正义，方能灭得流花女人谷、艳尼庵，只是其中过节，真个叫人扼腕。我看这一回武林怕又要遭劫了。”

众人黯然。

肃杀说道：“我已经调集我所有的财力物力，也派出了杀手，只是不知道会有什么结果。”

众人都看他。

肃杀忽地大笑，说道：“既是得等，为什么不好好地等一等？”他挥一挥手。

便有人轻轻走来，看在灯下，却是十数个美人，她们坐在地上，不望上面的男人，一个个轻纱薄袖，舒腕弄琴，轻轻奏将起来。便听得那些武林人个个如醉如痴。

肃杀说道：“我派出了三伙人，他们今天或许会给我带来好消息。”酒是葡萄美酒，杯是夜露光杯，一杯杯，饮得行人醉。武林人大多直肠，一饮酒下肚，便想起那些打打杀杀的日子，一个个如醉如痴，抚胸饮泣者有之，号啕大哭者有之。想当年米离与那些武林中人打杀流花女人谷，何等痛快，何等潇洒？

那肃杀一听得说起米离，忽地跳起来，大叫道：“胡说！”

众人愕然看他。

肃杀叫道：“米离算什么？他只有一柄破剑，骑一匹破马，招摇过市。他算个什么？如果没有鱼漂儿，他算什么。寂寞剑在谁手里发扬光大？你说，你说！”

那被他扯住的是一个淮阳门的弟子，偏偏此人一生耿直，不善圆谎，他直说道：“肃公子差了，米离再活过来，一生所为，值得大书特书，他破流花女人谷，破艳尼庵，都是不世奇功。你说他不是大侠，难道公子比他更强？”

那肃杀一掌打在那人脸上，把那人直打飞出去，顿时脸颊肿胀起来。他怒喝道：“我不比米离，你说说，米离是谁废的？他废在我手，我要他死，他便是一死，你知道不知道？”

一时沉寂，所有的人都无声。

赫雨道长大声道：“肃公子，你醉了。”

肃杀摇摇地站起来，他说道：“谁醉了？我没醉，我没醉……”琴瑟忽地站起，大声道：“肃杀，是你害了米离，挑了他的脚筋，是不是？”

肃杀看看她，戟指她说道：“你个小小毛丫头，你说我什么？”琴瑟忽地说道：“如果这就是武林正门大派，我看不做也罢。”

她起身便走。

赫雨道长竟没有出声。

肃杀正要对赫雨道长说话，忽听得远处蹄声驰骤，在外面立定，扑进来了两人。

肃杀道：“这是我派出的第一批人。”

两人扑进来了，看得出一大一小，是两个精瘦精瘦的人。有人认得他们，认出他们两人正是当今世上最贵的杀手，大的叫孔由，小的叫毛尖。

两人一身是血。

孔由说道：“我们……败了……”

毛尖也说：“败了，我们出手了，但败了。”

肃杀看着他们，眼睛忽地变得小小的，他的眼光尖锐无匹，对两人道：“我说过的，败了如何？”

孔由说道：“我知道，我知道……”

他看看毛尖，说道：“我去了！”

他叭地一划，一把尖刀从他的咽喉直划进去，鲜血迸溅！

孔由死了，毛尖看着地上的尸体，说道：“我死了，你烧了我们。钱交与我们的亲人，你知道他们在哪里。”

肃杀对着他的身体恭恭敬敬地一揖，说道：“我一定照办！”

毛尖也一冲，身子在空中划了两个圈儿，直落下来，叭地摔在地上。原来他的脖子上勒了一道线，那线勒得他立时无气。

肃杀久久不动。

他说道：“这是我用的第一道人马。”

赫雨道长想说这样做不光明正大，但话到了嘴边，竟吞了回去。淮阳门的掌门说道：“用他们去杀人，你花多少银子？”

肃杀冷冷道：“八十万。”

人都在想着这八十万两银子，久久无人应声。

肃杀说道：“今夜的月亮很圆。”

有人忽地想道，快了，今夜又是十四了，到了十五，肃杀是不是又会犯那毛病？到了那时，他们所有的人怎么办，装作不管，还是也去拿肃杀？

要知道如今肃杀是他们行事的关键人物，如果没有肃杀，他们会不会败在许顺的手里？

他们对于“冷身子”知道得太少了。

又是马蹄驰骤声。这一回只有一骑。到了门外，立时人纵飞下马，连那人的落地声也听不到，知道一定是一个高手。

肃杀的神色忽地变了，他说：“不对，不对，真的不对。”

进来了一个人。

那人一身黑衣黑裤。他立地肃立，不出声。

肃杀长吁一口气，说道：“我不认得你。”

那人笑笑：“下一回，你便会认得我了。”

他说得很自信，他看看四外的人，说道：“各大门派的人都在这里。好，好。”

他的一双眼睛很毒，看着众人，看过来一道寒光，像是冰扎在众人眼里。有人冷噤

一下，心道：“好厉害的内力！”

肃杀道：“你来做什么？”

“送肃公子一件礼物，不知道肃公子喜欢不喜欢接受？”

肃杀笑笑：“我接受怎么样，不接受怎么样？”

那人说道：“你接受也得接，不接受也得接。”

众人一想，他竟在这人多众广面前，折杀肃杀的颜面，肃杀岂能由他？不料肃杀只是一笑，说道：“好，既是许顺送与我的东西，一定是好东西，看看好罢。”

那人说声：“好！”

他手一抖，便如水银泻地，一铺而就。看看地上，人都不识是何物。

只有肃杀的身子抖了一下。

那人说道：“我家主人说了，如果肃公子再要派人来，还是派有一点儿情趣的人来，别派天罗网这样的笨蛋，既没情趣，人又无能，岂不是折了肃公子的名头？”

肃杀笑笑，说道：“好，好，你就对许顺说，来日我一定面谢。”那人笑笑，昂然回头，再无反顾走了。

肃杀看看众人，一叹道：“天罗网是我最好的手下，他也死在了许顺手里。他的功夫真是高深莫测，只是不知道他是亲手杀死的天罗网，还是他手下还有什么高人？”

他对自己说：“还好，我还有人，她一定会告诉我许多我想知道的事儿。”

他抬起头来，看着空中的圆月，笑了，笑得阴鸷而冷凄。

琴瑟走出去，她恨恨道：“看来，他们都是昏了头，跟肃杀这种人在一起，能有什么好处？”她正在走，忽地暗地里跳出来一个人，这是一个黑衣人，他对琴瑟说道：“这不是武当派的琴瑟姑娘么？”琴瑟正没好气，她怒喝道：“滚开！”

那人嘿嘿冷笑，说道：“名门正派的人怎么都这样子，一个个像是十足的受气包儿似的？你有什么气，说来听听！”

琴瑟一听他说话，竟是轻薄她，怒极出剑，一剑刺出，叫道：“我杀了你！”

她的本意，是要那人受一点儿轻伤，让他知退。不料得那剑一出，竟忽地滞住了。看看竟是他用一只手的两指就挟住了剑。

他说：“琴瑟姑娘，动不动就用剑逼人，那不好吧？”他手一绕，躲过琴瑟的剑，一弹弹飞。他再手一抄，竟抄起了琴瑟的腰。琴瑟的身子不知怎么忽地变得软软的。他邪邪地笑，低声笑道：“琴瑟姑娘，你天天与这些名门正派的人打交道，烦是不烦？莫不如你跟着我，去看看邪派人物，也比这些人有趣得多。”

他匆匆点了琴瑟的穴道，挟起琴瑟，飞身而去。

第六十二章 鹬和蚌的故事

丐帮在安庆也有一个分舵，这分舵自从早晨就人挤挤攘攘，都在外面等令。

分舵舵主筐头儿文四正在等人。

他坐在屋内等帮主。

帮主不来，他不知道如何处置这些事。

一会儿一传，消息纷至沓来：“天罗网死在许顺的手里，这一会儿正在挂尸示众！”

“还有两人行刺许顺不果，如今许顺身旁猛士如云，再也无隙刺杀！”

“肃杀的人都在安庆，聚集在一起，据说天下各派的人都云集在肃杀那里。”

文四不动，他不知道如何动。

忽听得有丐帮弟子叫道：“四大长老来了！”

文四下地去接，听得一个洪钟似的声音在响：“帮主来没来？”文四一听，知道是名叫“老钟”的钟大风来了，他笑道：“钟长老来了，安庆就热闹了。”那钟大风笑道：

“俺老钟来了，也不如人家许顺来了，肃杀来了威风，据说狗东西已经杀了好几个人物了。”

文四点头，说道：“孔由毛尖死了，吊在肃杀的门外。”

钟大风叫道：“好家伙，天下最贵的杀手也死了，怎么吊在肃杀的门外？是许顺狗日的叫他去杀肃杀没成，还是他去杀许顺不成，死在肃杀的手里？”

文四说道：“怕是杀许顺不成，孔由毛尖也不那么容易对付，他们杀不成肃杀，不会走么？”

一时众人明白，文四说得有理，只怕是事儿不谐，方才死在肃杀手里。

钟大风说道：“连那个天罗网也死在许顺手里。”众人惊愕，想到许顺的势力，不由凜然。钟大风说道：“帮主怎么还不来？真是急死了人。”

忽听得有人叫道：“帮主到了！”众人迎出来，看到了魔女小小。她正色坐在座位上，说道：“四大长老都到了？”

四人声喏。

肖晓说道：“如今肃杀与许顺两家正在准备浴血而战，看来两家的势力都不算小。我们丐帮一向在江湖上力主正义，这一回也不会例外。”徐长老说道：“依我看，他们两家都不算是有什么好东西，我们怎么帮？”

肖晓笑笑，说道：“只要是江湖上的恶人，我们便有记载，不管他是许顺的人，还是肃杀的人，只要他是坏人，我们便杀他。”

沈长老沉吟道：“只怕那把两家都得罪了，那时须防着丐帮受难。”肖晓说道：“也顾不得那许多，只要是好事，尽管做就是了。”当下分派人马，有的听哨，有的望风，有的去杀坏人，一时忙乱。

安庆有一家妓馆，是一家很大的妓馆，今夜老板娘听得两个有势力的人告诉她：不得接别的客人，把妓馆闲来，所有的娃娃都不得走出。她心道：两下都是有势力的人，

我怎么能得罪一个，于是声声唯唯，答应下来，心里却打着主意。我让你一个在东春院，一个在听鹂馆，终不至于你二人撞在一处，这就是了。

到了晚上，一行缕缕行行的人到了这妓馆，到了门外，先扔下了几个护门的，看那些汉子，一个个虎目龙颊，都是精壮汉子，不由得纳闷，不知道那来的是什么人。

看看轿子抬到了院内，笑声起处，却下来了一个熟人，原来是那个一掷千金的富家公子肃杀。

他笑道：“不知道妈妈今夜还兜搭了几份儿夤缘儿？”老鸨一见是熟客，心里才放下了几分心思，陪笑道：“原来是肃公子，叫我心里好生不安，不知道是哪一個生客，怕怠慢了，不得了啊。”

肃杀脸一沉，说道：“今夜你全当我是生客，不管他生张熟魏，你都给我挡回去，我拿所有的银子。”

老鸨忙答应。

这肃杀公子也不叫姑娘，只是一个人在那东春院坐下，他看着圆圆的月亮，在想着他的心事。

他想什么，是不是仍在想着他一会儿不得不发作的狂疾，在想着他得去哪里奸人家的妻女？

他笑了，如今他要奸人家的妻女，必是无人再来管他，天下各大门派如今与他沆瀣一气，根本不会去拿他，他尽可以胡作非为。

他在等，像是在等人。

后院里，那老鸨急得团团转，她心道：要再不来，我怎么办？再不来，我怎么办？忽地在墙角转出了一串灯笼，看看气派也是极大，一乘小轿慢慢抬到了眼前。到了院里，那小轿放下了，人却不出来，在轿里问话：“老妈子在么？”

老鸨心里不乐，心道：看你仗势的，人家肃公子名满天下，也不像你这般有威风。

莫非你是皇上老子不成？她心里这般嘀咕，嘴里却应道：“在，在。”

那人的声音很是威严，说道：“我叫你不要留客，你怎么不听？”老鸨说道：“没留客，没留客。”

那人一声低哼，说道：“胡说，我杀了你！”

老鸨心里急得直转，心道不好，但她心里一转便出了主意，说道：“哎哟哟，我说公子哥啊，人家那一位你可是惹不起啊，他是谁，你知道么？”

那声音漫不经心地问：“他是谁？这么威风？”

老鸨心道：我索性把你吓回去，让你不敢再进去。那样我也省得提心吊胆。她大声道：“那人一说，你准是知道啊，他就是安庆现今最有名的人了，他是肃杀肃公子，你知道不知道，他不光是有势力，他的钱也多得用不完呢。”

那人在轿里胡乱应了一声：“是么？”

老鸨本来想把他吓跑，但一听得他听了肃杀的名头，居然不怕，不由得心内更乱，她说道：“公子你老人家今夜就别在这里呆了，弄得不好，他会生气，那时公子就找不在了。”

那人听了老鸨的话，大声道：“好，我今夜就找不自在看看。走！”抬轿的一抬，起身就走。

到了院里，那人叫道：“到东春院！”

老鸨一听，吓得屁颠屁颠的，她急忙道：“哎哟哟，大爷啊，我叫你亲爹行不行？你别去那里了，那肃公子不好惹，我可是惹不起他……”那人一掀轿帘，说道：“我能不能惹得起他？”

老鸨一看此人，顿时腿也软了，心也不跳了，心道：完了，完了，几十年积攒，如今却败在这里。来了这个人物，他与肃杀两人在这里大打出手，我这院子算是完了。

这人是许顺，是当今在安庆唯一能与肃杀较劲儿的人。

许顺不管老鸨怎么哭喊，他带着人一径到了前院。

他与肃杀两人面对。

肃杀仍在轻轻敲着纸扇。

许顺狼隼一般的目光盯着他。

许顺道：“你在这里？”肃杀笑笑，说道：“我在等你。”许顺笑了，说道：“今夜你不派人去杀我，已经是万幸了。你等我做什么？”肃杀说道：“我来，想给你讲一个故事。”

他二人那气势，分明已经是剑拔弩张，还讲什么故事？

许顺大笑，说道：“好，我就喜欢听故事，你讲好了。”

他在肃杀的对面坐下，两人虎视。

肃杀说话从来都是慢条斯理：“从前有一个渔夫，他到了河边，看到了一只蚌与一只鹬，那蚌张开了口，想在河滩上晒晒，不料得那只鹬却想吃蚌肉了，它一伸嘴，去吃蚌肉。蚌也不傻，竟一合嘴，把一只鹬嘴夹得紧紧的……两个就相持不下。那鹬说：‘今日不雨，明日不雨，等着吃死蚌肉。’那蚌说：‘今日不松，明日不松，等着看死鹬。’后来来了一个渔夫……”

许顺忽地抬起了手……肃杀不说话了，他看着许顺，肃杀的眼里有一丝赞赏，他知道许顺要说话。

许顺接着说道：“那蚌与鹬正在争，忽地来了一个渔夫，渔夫心道：你两个相争，岂不是便宜了我，他便去了，想拣一个大便宜，不料得到了眼前，那蚌也松口，鹬也松口，两个一齐来啄渔夫。你猜怎么着？”肃杀的眼睛亮了，他看着许顺，轻声问：“你说怎么着？”许顺说道：“鹬啄瞎了那渔夫的眼睛，蚌把那渔夫的腿咬折了。”肃杀说道：“好，好蚌好鹬！”

许顺大声道：“本来就是好蚌好鹬！”

两个再也不说话了。

肃杀看着许顺，忽地说道：“只是渔夫死了，那蚌与鹬还得争下去，是不是？”

许顺笑笑：“争是得争，可没了渔夫，是不是？”

两人忽地放声大笑。

老鸨听得他两人说话，什么蚌啊鹬啊的，听不清爽。这时听得那肃杀笑嘻嘻问她：“老妈妈，你懂不懂我们说的话啊？”

老鸨说道：“懂啊，懂啊，我知道那事儿，小时候听说过的。”许顺很惋惜，说道：“老婆子，你最好是不懂，你要懂了，性命可就不保了。”

他卟地一声，弹指出去。

那老鸨正在兴头，正想着用什么话来奉承这两位大财佬，忽地眼睛一阵疼痛，竟两眼什么也看不到了。

她叫起来，像杀猪一般。

肃杀跳起来，说道：“你该什么也不知道的，你从小就不该听说那个故事。”

肃杀的手一拍，像拍婴儿一般，直拍在那老鸨的心窝。老鸨倒下了，她的嘴角慢慢流出血来。她想说：“我听不大懂你们的话……”但她的嘴只是一努一努，却什么话也说不出来了。

仍是月圆夜。

那许顺看着月亮，忽地说道：“早晚有一天，我不能与你都看月亮。”

肃杀笑笑，凄然道：“也许都看，但有一个是站着看，一个是躺着看。”

两人不语。

许顺忽地轻轻窃笑了，他说道：“肃杀，你必会死在我手。”

肃杀说道：“是么？”

许顺说道：“从来做大事者，不避小节，你用人刺杀我，用得太勤了些，那些个天

罗网、孔由毛尖什么的，都是废物，能不能下一次派一个更好一点儿的来？”

肃杀笑了，他的眼里闪着冷酷，他说道：“下一次没有了，下一次我要亲自扼住你的咽喉。”许顺放声大笑。

肃杀问道：“你笑什么？”

许顺说道：“最好不是在月圆夜。”

两人间的气氛忽地很紧张，身后的大汉都一触即发。

许顺的眼睛一亮再亮，他在想，是不是乘这月圆之夜，杀了肃杀？但他的手放开了，他不能轻举妄动，他必须谨慎。

一击必成。

许顺笑笑，像对一个很贴心的人，他说道：“你可以在这里，她们虽都是残花败柳，但你也可将就了。”

他慢慢走开了，走到了远处，忽地回头了，他看着肃杀。肃杀在暗影里，他看不清肃杀的表情。

他说道：“对了，我忘了告诉你，你那个最宠的田乐儿，被我杀了，她有一天惹得不高兴了，我不愿意再干她了，玩腻了，就杀了她。”

肃杀忽地轻轻呻吟了一声。

许顺说道：“我不知道她是你的第几任老婆，但我知道她必是没被你干过，她还那么好淫，很能干。我不想弄死她，她很有味儿。对了，你没干过她，自是不知她的滋味儿，是不是？我杀死了她，因为……她，她不能在月圆夜里一干便死……”

第六十三章 血洗丐帮

安庆的丐帮分舵正在沉睡，偶尔有人低声地喝问一句什么，从墙角转出来了几人，看看没有什么动静，便再转回去。

天快亮了。

忽地有阵阵唢呐声响起，从四面八方漫漫而出，唢呐声越来越急，一直响到了四野。有人急叫：“干什么的？”

“杀鱼！”

睡醒的人还有一点儿发懵，究竟是什么人，来做什么？

那些来人一个个都蒙面，手持利刃，叫道：“莫走了小丐！”

墙上都是黑衣人。

丐帮的徐长老叫道：“来了对头，快起来！”

丐帮的人慌忙起身，都来对敌。

那黑衣人不慌不忙，说道：“丐帮不是什么好东西，今夜与他们动手，务必要除尽他们，小心别漏了一个！”

那些黑衣人显然以他为令，一个个大声声诺。徐长老冷笑道：“看来你们是把丐帮当成你们的下酒菜了，想拿便拿，想杀便杀么？”他急声喝道：“放蛇！”

丐帮人拿手的好戏便是玩蛇，一听得徐长老喝令放蛇，他们便从麻袋里放出蛇来。

这丐帮的蛇都是玩惯了的，他们打着呼哨，一直催蛇往那黑衣人身上钉去。

有一个黑衣人不小心，被蛇叮住，叫了一声，便倒地上，哆嗦不止。

那黑衣人叫道：“宰了那些蛇！”

便见那剑飞舞，蛇身蛇血在空中乱飞，只是须臾，那些蛇便死得殆尽。

黑衣人叫道：“钉住他们，我去找他们的帮主！”他飞身进去，看到坐在地上的是三

个人。正中的是一个满面通红的老汉，他是那钟大风，旁边的是那个管长老，还有一个胖胖的，是那个丐帮的执法长老文通。

这黑衣人喝道：“好，你们都在，那好，只是你们的帮主在哪里？”钟大风急不可耐，怒骂道：“混蛋，你找我帮主做什么？莫不是急着找死么？”那黑衣人冷笑一声，说道：“我想看一看渔夫的模样，别弄错了。”

钟大风不知道他说的渔夫是什么人，他怒喝道：“看招！”

呼地一声，他便一拳打来。他的拳风颇劲，一拳打来，呼呼风生。那黑衣人看他拳重，也不愿意挨他一拳，便身子一躲，叫道：“看剑！”不料得那钟大风的身子也不避不躲，直抢过来，冲他夺剑。

那人一凛，心道：看来他的十三太保功夫练到了极致，他喝道：“别声张！”

一剑急似一剑。

两人抢了几招，那人也知道钟大风的功夫一时难收拾得下，他喝道：“杀，一个也不留！”

黑衣人的手下都是好手，他们步步攻招，那钟大风看了几招，叫道：“狗日的，原来是什么‘冷身子’？！”

那丐帮的人听说是“冷身子”，全都叫起来，喊道：“宰了他们，让他们的身子都冷冷的，进了坟墓也不热！”

两下争持不下。

钟大风看看四外，徐长老正与一个黑衣人动手，徐长老的掌上功夫不错，那人竟也以绵掌功夫敌对。看来他的掌力比起徐长老来只强不弱。那一旁的文长老性如烈火，与人动手，一声声虎吼，一棒更重似一棒。外厢的丐帮小巧与人动手，也互有胜负。钟大风心道：“看来他们是有备而来，要是有帮主在，说不定便会胜得他们。”但那黑衣人似也看出了他的心意，说道：“你们帮主在哪里？她要是来了，岂不是你们得全帮都死在

这里！”钟大风叫道：“放你娘的狗屁！你以为你是谁？你是大侠米离，你是苑九老爷子？你个狗屁人儿，还想灭了我丐帮，简直是做清秋大梦！”

两人一边说，一边仍在动手。那钟大风一拳打在那人的肩头上。那人咯咯直吐血，显是受伤不轻，他说道：“好拳，好拳！”钟大风叫道：“是好拳，这一拳怎么样？”

他一拳打去。

那人一剑刺在他的咽喉上。

剑刺弯了，却刺不进去。

钟大风再打他一拳，那人身子一弯，咯咯再吐一阵子血，说道：“好……拳！”

钟大风心里一松，心道：原来“冷身子”也都是一些熊包，我不杀了他，怎么对得住他们“冷身子”？他叫道：“你死去吧！”

那人忽地剑灵巧起来，剑一弯一折，那剑直刺向钟大风的后脑！嘶——一柄剑全插进了钟大风的后脑里！

他的身子直挪，向前扭，一直向前扭，怒狂喷血！他说道：“小子，你能杀了我，算你能……！”

扑通一声，他仆倒在地。

徐长老已经看到了钟大风倒下，他急叫道：“大风！”

在他眼里，钟大风是除了帮主外最好的一个好人，是丐帮的顶梁柱，他可不能死。他急叫道：“大风！”身子疾忙一扑，扑向钟大风！那旁边的用剑人一遍逼住，叫道：“别走！”

徐长老一棒打去，便趁势斜飞，到了钟大风的身旁，他刚刚到了，身子未扑落，就觉出有一股沁心透肺的疼痛！他虎吼一声，身子一挣，但他挣不脱两柄剑的插入，他再一软，人便无声了。

文通怒吼着，一拳拳，一杖杖，打得眼红，他叫道：“都撤，都撤出去！”文通领着

他的人马，都冲到了外面。

他们冲出了重围。

看着那月亮，今夜月圆。

前头是一个大坡，文通说道：“老五，你去找帮主，告诉她，帮内生变，叫她千万不要再来了。”

老五点头应声要去。

忽地有人应声了，说道：“不用告诉她了，她也在今夜必死。”

文通慢慢抬起头来，他看到了一群人，一群黑衣人，齐刷刷站在坡上。

他们也是许顺的“冷身子”？

文通大叫道：“冷身子，我跟你们拚了！”

那中间有一个人笑道：“你说错了，我们不是冷身子，我们只是肃公子的人！”

他们飞身下来，扑向丐帮人。

此时的丐帮人都已经浴血拚战三个时辰了，好不容易逃了出来，却想不到还要人追杀他们，他们怒吼着，冲向坡上。

但冲上去一个，便死在坡上。冲上去一个，便死一个。文通大叫着，他怒吼着，拚死冲上坡去。

肖晓坐在桌旁，她看着肃杀。

她不明白肃杀何以找得到她的住处，何以在夜半三更把她叫来。他有什么事儿，要对她这个魔女小小说？

她嘻笑着，对着肃杀笑。

肃杀的样子很文雅，他一身衣服雪白，人也如雪一般清爽。如果一个纯情少女看了，一定会在梦里想着他。

肃杀说道：“你也知道，我是一个不愿意多管人家闲事的人。我找你来，只是想问

你一句话。”

魔女小小笑道：“你有什么话要问，直说好了。”

肃杀说道：“你听没听说我是一个奸人妻女的人？”

小小看着他的眼睛，此时肃杀的眼亮得很，像是两只星星，在闪闪烁烁。她心扑扑跳。她低头说道：“我是魔女，你不会喜欢……”肃杀笑了，他执着小小的手，说道：“你怎么知道我不喜欢魔女？”魔女小小说道：“我从来不会做人家的妻子，我不会做事，不会讨男人喜欢，不会洗衣服，不会做饭，不会对男人笑……”

如果一个女人对男人说得出一千种理由不叫你喜欢她，那是因为她真的不喜欢你。

肃杀笑了，他说道：“我就喜欢你这种女人。你想想看，我有十九个老婆，她们都睡在棺材里，她们活着像是死了，我与她们只能在夜里好好说上几句话，平时我怎么与她们搭话？你愿意嫁与我，那最好了。我从来不曾有过比我更坏的妻子，你来做一个比我更坏的妻子，好不好？”

看肃杀扯着魔女小小的手，那柔情脉脉的样儿，真叫人心动。魔女小小咯咯笑了，她笑弯了腰，说道：“你知道不知道我是谁？”肃杀笑笑：“莫非你是苑老爷子的女儿？莫非你是米离的女儿？你就是米离的女儿也不行了，你也得嫁与我。你就是苑九的女儿，你也得嫁与我。”

他站起来，看样子，他是想真做了。

魔女小小叫道：“不行，不行，你在月圆夜时，就奸……人家的好女儿，你奸过的女人，一个个都是白发苍苍……”

肃杀被她推开了。

肃杀笑笑，说道：“小小，你走不了啦。”

小小艳笑道：“你一个大公子，莫非真的要在你家里奸人家好女儿？”

肃杀冷笑笑，说道：“你也知道，我到了月圆夜，没有女人便不能活下去，莫不如

你顺了我吧？”

肃杀扑向小小。

小小心里着急，她知道她来错了，她不是肃杀的对手，她忽然叫道：“住手！”

肃杀不住手，他的手很不老实。小小大叫道：“住手，我告诉你，我是丐帮帮主，你小心点儿，小心丐帮找你！”

肃杀停手了。他笑笑，说道：“果然说出来了，只是我忘了告诉你一件事，今天夜里，丐帮没了，住在安庆的那些丐帮的人一个也不会活着。你要想活，只有依顺我。”

小小的脸惨白，她怒叫道：“胡说！”

肃杀说道：“我何必骗你？”

他拍手一下，从外面走进来了一个黑衣人。

肃杀又是那一副冷漠模样了，他问：“怎么样了？”

那人道：“都办好了。”

肃杀笑笑，说道：“给肖帮主看看你带来的那些好礼物。”

拿来一只麻袋，放在地上。

肃杀慢悠悠说道：“我要是你，我就不看，我看了它，心里不愿意再想，可总得想，那时就做恶梦了。”

肖晓知道他说得对，但她不能不看，她一定得看。

她揭开了那麻袋，看了一眼。她惊叫了一声。

那里面是钟大风的脑袋，还有徐长老的头。

真的丐帮都尽数死光了么？肃杀说道：“你看看，你要是不依我，你便再也不得超生。”

肖晓笑了，笑得很凄伤，她拿出了三十八片玉片儿护手，说道：“来吧！肃杀，你这个畜牲！”

肃杀一挥手，说道：“看没看过灵猫戏鼠？你们上去，一个个与她动手，什么时候她累得躺下了，我再来服侍她。”

所有的黑衣人一个个来与肖晓动手。

肖晓心里很苦，她心内恨恨：江湖上的名门正派啊，都是王八蛋，他们一个个依附于肃杀，殊不知肃杀只是一个坏蛋，一个奸人妻女的坏蛋，他们怎么想的，竟干些引狼入室的事儿？我今天不死不休，一定得死在他手里。

已经来过了七八个黑衣人了，他们的剑有快有慢，招术飘忽，个个剑法精奇。肖晓知道她再也难活下去了，她急欲回身，一击她的头颅！

一个人飘到了她眼前，拿住了她的手腕。

是肃杀。

他笑嘻嘻道：“从前我的十七个老婆个个都弄过这么一回事儿，我也有经验了，你想死，却不容易！”

他把他的嘴凑在肖晓的耳边，说道：“今夜月圆……”

所有的黑衣人都隐去了，只有这一个急如野兽的肃杀，他把肖晓弄躺在床上，说道：“你得好好享受一下快乐。你做那么久的帮主，连女人都没做过，岂不是大大的遗憾？”

肃杀正要对肖晓行淫，忽地听到了一阵箫声。这箫声一起，便令肃杀如芒刺在背，他浑身上下尽是不舒服，他在地上来回行走，像是疯狂了一般。

他跳起来，大骂道：“米离，米离，你个王八蛋，你再吹，我就宰了她！”

他拿出一支很利很利的匕首比划肖晓，他真的想杀肖晓，看样子，他是宁可杀死肖晓，也不愿意听这箫声。

小小的眼里都是怕意，肃杀的样子比刚才更可怕。

第六十四章 不死不休

安庆府在天刚亮时，便匆匆打开了城门。

这是安庆的老规矩，安庆地处大埠，生意人多，时常来来往往的，如今时近盛暑，人更是忙碌。

看看一打开城门，便有两人进来了。两人一窜进了城门，但看看又出去了。去了城门，看看又进来了。

这看守城门的人说道：“莫不是遇见了鬼？”

那冲在前面的说道：“我不是鬼，他才是鬼。”

那人的脸面，看去血淋淋的，实在怕人。看门的小卒差一点儿昏了过去。

再后面的一个人也冲了来，他扯住了小卒，说道：“我是鬼么，你好好看看。”

小卒再看看这人，更是吓得叫出了声来。原来这人的模样更是怕人：他的脸上没了脸皮，差不多只是血糊糊的一面脸，净是肉，看去阴森可怕。

两人再窜进去，就不再回来了。

看门的小卒连叫三声晦气。

这两人打到了安庆。

这两个人是归水与张稳婆。

他两人一个是肃杀的杀手，一个是许顺的亲信，两人从路上打起，一路打来，直到了安庆。两人都知道主人在安庆，便打打走走，走走打打。一路上，张稳婆确乎不愧是稳婆，他生生剥下了归水的一张脸。归水也不弱，他的拳头把一个张稳婆的脸打得也烂了。

归水道：“稳婆，我度你去超生，你再活过来时，已经是两世为人了。”他打了张稳婆一拳。

张稳婆叫道：“归水，我看你小子就不是好人，你跟什么人不好，偏跟那个天天杀人、奸人妻女的坏蛋？”

归水道：“你以为许顺是什么好人？我知道他奸人家的妻女更多。”两人说着，再打到一处。

归水累了，叫道：“好了，好了，得歇一歇了。”

张稳婆说道：“人家难产的女人，也没你这么难侍候。”

归水大笑，说道：“好个张稳婆，你把我说成女人！”

两人再撕打。

到了中街。

看看那里的人都渐渐聚集近来，看他两人打架。

归水说道：“张稳婆，你做坏事太多，你想杀死米离，你做得太恶！”

张稳婆说道：“归水，是你打折了他的腿，挑了他的筋。我看江湖早晚有人会再来找你，问你为什么伤了大侠米离。你知道不知道？大侠米离也算是做过了好事，他破了流花女人谷，也破了艳尼庵，你挑了他的筋，早晚不得好死！”

归水冷笑，说道：“我各为其主，你做事不坏，你在暗中给米离下过几次毒？你当我不知，那一回米离说道：‘我这个人毒都不死，你看，要是有人给我下毒，那真是枉费了心思。’他说的就是你，你知道不知道？”

两人在当街叫骂。

忽地两人都噤声了。

他们看到了一个人。

这人是肃杀。

肃杀看着归水，说道：“你回来了？”

归水恭敬地行礼说道：“主人，我回来了。”

肃杀说道：“你怎么弄成这模样？”

归水说道：“我与他动手，一路打到了这里。”

肃杀抬起了头，像是刚刚看到了张稳婆，他问：“他是谁？”归水说道：“他是……”

张稳婆叫道：“我不用你说，我叫张稳婆，是北方‘冷身子’的人。”肃杀皱眉说道：“冷身子都是像你这种人？”

张稳婆笑笑，自豪地说道：“我们都是不死不休的人。”

肃杀看着归水，说道：“我告诉过你，要你尽早办完事儿，再回来，对不对？”

归水行礼，说道：“是，主人。”

肃杀笑笑，说道：“你挑了米离的脚筋，我赏你一座山庄。”

肃杀一回头，手一招，便来了一个人，上来对着肃杀行礼。肃杀说道：“他是你的管家。”那管家行礼后，站在一旁。肃杀说道：“拿出来看看。”

管家从袖里掏出一个制得小巧玲珑的模型来，这就是肃杀赏与归水的山庄。

肃杀道：“你的老婆孩子在哪里？”

归水的神色越来越显惧怕，他说道：“多谢主人，多谢主人。”肃杀道：“不用谢，你的家人我会照顾。”

归水忽地纵身而去，他急欲逃脱。

肃杀的手像是有一条扯线，一扯便把他扯回。

肃杀的眼睛有一点儿笑意，他说：“你去吧，你残杀米离，你要知道，米离是我的父执，他与我母亲是亲人。”

说时肃杀竟是啪地一声，把归水的头打碎。

张稳婆在一旁看着，起先甚是幸灾乐祸，及至看了肃杀出手，一掌便拍死了归水，不由愣了，他盯住了肃杀，说道：“你……你……你……”竟是再也不知说什么好了。

肃杀笑道：“你也是一个笨蛋，只是你不是我的部下，我不能杀你。”

“你为什么要杀他？”

肃杀回头一看，原来是许顺，在众人的簇拥下，来到眼前。

许顺说道：“张稳婆，你刺死了米离么？”张稳婆说道：“幸不辱命。”

许顺笑笑，说道：“据我所知，米离并没死。”

张稳婆说道：“属下已经把他挑了脚筋，他已经是一个残废人了。”许顺笑笑，说道：“我可不要你把他弄成残废。”张稳婆大惧，说道：“属下办事不力。”

许顺大笑，说道：“张稳婆，你该知道怎么办。”

张稳婆看看肃杀，心内恨他。知道许顺不会容自己，心道：原来他最恨我，恨我不曾杀死米离，只是米离是一个好汉，我怎么也不能这么出手杀他。我与归水挑了他的脚筋，此事已是做错了。他大声道：“属下……”许顺忽地叹息道：“何必多说！”

许顺身后的两人一齐出手，两柄剑直插入张稳婆的身体。

张稳婆绝望地挣扎，叫道：“我不……我不能……”

张稳婆倒下了。

许顺与肃杀面对。

他说：“肃杀，你的本事不弱，竟找来了那些道士尼姑，他们来也是枉然。”

肃杀笑笑，说道：“许顺，你做恶太多，必会自毙。别说天下各大门派，就是天理也不会容你。”

许顺大笑，说道：“肃杀，就凭你这一点儿本事，竟然也想杀我，岂不是笑话？”

两人当街对垒，竟是互不相让。

许顺说道：“肃杀，丐帮没了，只是丐帮帮主小小在你手里，你把她交出来。”

肃杀乐一乐，说道：“你怎么知道她在我手里？”

许顺说道：“当天有人看到了她，她走进了你的帐内。”

肃杀得意地大笑：“是么，那么说，她是愿意自己走入我的帐内的？我对自己愿意

走入我的帐内的女孩子从不推拒，有多少便要多少。”

肃杀的手下便陪他大笑。

许顺说道：“好，算你狠。”

许顺走了。

肃杀走回到他的住处，他吩咐手下：“把那个小小推来！”小小被点了穴道，显然也被毒过，她的身子僵着，眼睛乌黑，恨恨地看着肃杀。

肃杀却是好兴致，对小小兴致勃勃，他叫道：“来来，我与你痛饮三百杯。听说历代的丐帮帮主都善饮。你也一定精于此道，咱们来喝上一杯，好不好？”

小小声音哑哑，骂道：“淫贼，你小心我将来剥了你的皮，刮了你的骨！”

肃杀笑嘻嘻道：“别那么凶巴巴，你知道不知道，天下有许多的好事，有许多的好人？像我与你，就是缘份。我有了十九个老婆，到了你，便是第二十个了，你说你幸运不幸运？”

小小的眼泪流出来了。

那肃杀笑笑，把一只酒杯凑到了小小的面前，去接那眼泪。

小小情知她落入魔爪，心里凄苦，说道：“肃杀，你害我丐帮，我与你一世为仇，不共戴天！”

肃杀嘻笑道：“我是你的老公，做你的丈夫，人家都说，一日为夫，终身是父。你得好好对我。”

小小恨声道：“不，不，我不要你做我的丈夫！”肃杀装模作样：“你看，我要是做了你的丈夫呢，事儿就麻烦了，是不是？我做人家的丈夫，必得有一个米离在，我奸了人家的女人，她立时就变成了白发苍苍的模样，你说我再奸她时，岂不是没法儿再看她了。一个一脸皱纹的老太太，我怎么与她亲热？我看你还是让我弄一回，然后你就同你的丐帮中人一起去死，好不好？”

小小想大叫大嚷，但她的穴道被点，且身子中毒，自是不能动。肃杀端来了一杯酒，喂她喝。

小小摇头不喝，肃杀笑道：“我就喜欢像你这种女人，刚刚烈烈的，像野马，我就愿意驯服野马。”

他捏住了小小的鼻子，生给她灌下去一杯酒。肃杀得意说道：“我当初给那个大脑袋方方灌下了一杯酒，他当着我的面儿，与他的三个老婆亲热，那情景真个好玩。你喝下了这杯酒，千万不要勾引我啊。”

肃杀哈哈狂笑。

小小喝下了那一杯酒，心道：“王八蛋，我就是死也决不能受你凌辱，我得死在你手上，那也罢了，只是要我的清白身子也受你折辱一番，万万不能。”

不料得那一杯酒喝下去，她的眼前忽忽悠悠，竟是摇晃不定，像是在梦里。

她看到了米离。眼前的白衣人正是米离。

她忘了，米离不是她最亲的亲人么？他怎么会在这里？

她说：“你是我最亲的亲人，你知道不知道？”

米离笑了，他来挽她，她说话时声浓似酒：“我告诉你，我母亲是你的妻子，你知道不知道？她是肖乞儿，我是她的女儿。”那男人笑了，他笑得很快乐：“是么，我就是你最亲的亲人，你为什么不听我？”她心里告诉她自己：不能听这男人的，她与这男人在一起，那就是乱伦，他是米离，是她的父亲。但她的手摸过去，摸得好快乐，她轻声说道：“我愿意跟你在一起，我的母亲就是我，我就是我的母亲。”

她是丐帮帮主，她母亲也做过丐帮帮主，只是她为了米离，再也不做了，她英年早逝，如今只剩下了她与米离，只剩下了这两个苦命人在这世上。

他脱光了她的衣服，她顺从地依偎在他的怀里。

紫绡帐，点溅了鸳鸯。

她醒了，看到了眼前的人，他不是米离，是肃杀，是那个天杀的肃杀。

她狂叫道：“怎么会是你，怎么会是你？”

他笑嘻嘻：“要是米离，你便乱伦了。”

她心一震：“你怎么知道？”

肃杀哈哈一笑，说道：“我不光知道了你是肖乞儿的女儿，也知道了你也是米离的女儿。你知道米离为什么不杀我，就因为我是鱼漂儿的儿子。你知道不知道？如今你不再是米离的女儿，我要他帮我，他一定会帮我。”

小小哭了，她说道：“我不会帮你，你把我弄得怎么样了，我是变成了一个老太婆了，是不是？”

她去抢镜子。但肃杀不让，他抓住了镜子，不给她。

她一把抢过来，看看镜子里的人，仍是那个青青秀发，一表人才的小小，仍是那个俊秀的小小。

她怎么没有变？

肃杀的神色很严肃，他说道：“我要娶你，我要娶你做我的第二十个妻子！”

第六十五章 身外之事难一理

时在盛暑，怎么竟有落叶时时飘落？

米离坐在车上，他是不是要一辈子坐在车上，再也不起来了？他对方方说道：“其实你不必陪我，你可以同你的三位夫人一齐，好好去享受人生快乐。”

方方一笑，他不是不知道有人生快乐，但他不能看着米离这样子，他愿意陪米离一回，米离从前是英雄，如今他也是一个英雄，一个末路的英雄。

大战在即，安庆府的火药气很浓。

许顺与肃杀，究竟谁能得势？

米离叹一口气，说道：“我们走吧，他们无论谁得势，世人都不会有好日子过。”

如今再也不是从前的时候了，那时的米离意气风发，对于善善恶恶，总是有极大的敏感，如今的米离只是一个伛在车上的老人，一个行将入土的人。

刺刺说道：“难道你不关心肃杀？”

肃杀无须他关心，他从前想得太多了，他想错了，没有他，肃杀一样能活得很好，只是他总作恶，一时也不停地作恶。

又要到了月圆时了，他是不是还得去奸人家的好妻女？他是不是还得拆散人家的好姻缘？

佛佛大声道：“我要是你，我爬也要爬到那安庆去，我要杀了那个狗娘养的……”

她一句话说完，忽地想起来不对了，她骂肃杀狗娘养的，岂不是骂了鱼漂儿，她骂了鱼漂儿，米离怎么会容她？

不料米离只是一叹，说道：“从现在起，天下人都要因为有一个肃杀而骂鱼漂儿了。”

他真的再也管不着了，他无法管肃杀，也就无法去管鱼漂儿的千秋万岁名。

一行人到哪里去？

米离说道：“你们最好把我丢下，我自己一个人走。”

眼前忽地多了一个人。

这人一身是血，看来他像是刚刚从战场上来的，他的身子虽是拔得笔直，但他几乎站不住了，只是瞪着眼看米离。

他说：“你是米离，你是个混蛋！”

米离显得很淡，他笑一笑，说道：“不错，我是一个混蛋……”他示意刺刺，让她推着车绕开走。

但那人一拦，拦住了他。

那人说道：“我是丐帮的七大弟子之一肖一虫。”

既是一条虫，必然就不是龙，就是他是一条龙，又能怎么样？米离看到的江湖龙太多了，他根本就不会把这一条虫看在眼里。

肖一虫大声道：“米离，你个王八蛋，你知道不知道丐帮都死在许顺与肃杀的手下？”

米离的身子一震，他停下了，推他的刺刺也回过头来。米离说道：“丐帮与我没有关系。”

那肖一虫叫道：“胡说，肃杀与你有什么关系，他是你什么人，他是你的私儿子，你那么护着他？他能在江湖上为非作歹，你就是帮凶！”米离的脸色很不好看，他缓缓说道：“幸好我只是帮凶，我要是主犯，岂不是死定了！”

那肖一虫叫道：“像你这种人，活着不如死了的好，我宰了你！”他一纵而上，双手来扼米离！

刺刺身子一躲，她不愿意看米离与人动手。

许茹仙叫道：“米离！”

那肖一虫扼住了米离的咽喉，叫道：“你是个忘恩负义的人，你忘了我们前帮主对你多好了，肖乞儿白对你那么好了。你知道不知道？小小也没了，她落在了许顺或是肃杀的手里！？”

米离被他扼住了咽喉，但他仍能清清吐声：“我不认得小小。”那肖一虫大叫道：“你混蛋，你不认得小小，她怎么会认得你？她是肖乞儿的女儿，你怎么会不认得她？”

米离的脸色大变，他一扯扯住了肖一虫的衣领：“你说什么？”肖一虫大笑，说道：“肖乞儿，肖乞儿，我敬你是一个英雄，我跟你三十年，我说出了你的秘密，我说出来了！只是他哪像个男人？我要死了，我死，是因为我不愿意看见你，你是个残废，你是个狗杂种！”肖一虫大叫道：“我再看见米离，我害羞！我再不看，就是到了阴世间，

我再看到了米离，我发誓，我也蒙着头，我不看他，我看不起他！”“哇——”，一腔鲜血，直溅热地。再也无人说话了。许茹仙久久不语，她此时跪在米离眼前，轻声说：“米离，他说的.....都是真的？”

米离不敢看她，他说：“我不知道，我不知道，我只知道有一年.....她离开了我，她说她得回丐帮，帮丐帮一年，那一年，她.....”

许茹仙笑了一笑，说道：“我明白了。”

再抬起头来，看她的眼里就满是泪水了。

她看着米离，说道：“从前我知道你是一个英雄，我知道你是天下人人敬重的英雄，谁知道你只是一个躲在鱼漂儿的影下活着的可怜虫？她是你什么人？她是你妻子！我是你什么人，我也是你的妻子。你的妻子被你前妻子的儿子奸了，你也无动于衷。你的女儿落入了他的手里，你也不想一救。你算是个什么？你算是男人么？”许茹笑一笑，她说道：“我走了，我虽不至于死，但我一定得离开你，我看不起你。”

许茹仙走了，她哭着离开了米离。

从此她会成为一个很伤情的女人，曾经沧海难为水，她再也不会爱什么人了。

刺刺扔下了车，说道：“米离，你要人推你，你再找人吧，我不会再推你了。”

佛佛大声叫道：“我为什么推他？我再也不推他了。”

磨磨说道：“我们去安庆，我要去安庆，找到那个小小，我要救她，我一定要救她！”

刺刺说道：“你不用救她，你一去，也是做了肃杀的第二十一个老婆。”佛佛大声道：“不对，说不定是做了肃杀的第二十六个老婆。”刺刺说道：“胡说，他没那么多的老婆！”

方方一叹，说道：“有了，我要是没你们三个看着，我早不娶了十个八个来家？”刺刺说道：“你没他那么心黑。”

米离低着头，从前的米离从来不曾低过头。

但他高傲的头颅如今只能低着。他轻声说道：“好，你们走吧。”方方大声叫道：“走，去哪里？你一个人，走都不能走，你还能去哪里？”

米离说道：“你丢下我在这里，我便死在这里，一直到有一只昏鸦啄死了我，你一直都可以看到我呆在这里。”

他再说一句：“我对于人.....已经厌恶。”

米离从今起，对于人间的纷争已经再也无心了，他不愿意再看到那些为名为势忙忙碌碌的人了。

方方冲着那三个女人叫道：“来，推车，我们走！”

刺刺摇头，说道：“你是不是一个男人，你推他做什么？”

方方笑道：“男人毕竟是男人，你们女人知道些什么？”他推着米离，向大路走去。

刺刺叫道：“你去干什么？”

方方说道：“你们不愿意来，便不来。”

佛佛忙叫道：“怎么办，怎么办？为了一个臭米离，让老公看不起我们。”磨磨叫道：“还不去追他？”

佛佛刚要动，刺刺叫道：“谁去，我一剑挑了她！”

方方推了一阵子，累得气喘吁吁，他说道：“米离，你等一等，我叫她们！”

三个女人刚刚要走，忽地看到了方方转来，刺刺不理他，佛佛喜形于色，她说道：“方方，你回来了，我们走吧，再也不理那个米离了。”

三个女人要走。

方方叫道：“站住！”

三个女人真的站住了。

方方跳到了刺刺眼前，他叫道：“刺刺，你有什么了不起？你是浮生子的徒弟，我就得让你三分，是不是？你有我方方的一半能为，我便服你！你们三个说一说，跟不跟

我走？”

刺刺冷冷说道：“不跟！”

佛佛盯了方方一眼，脸红道：“她说不跟嘛。”

磨磨叫道：“方方，我对你太失望……”

方方斜着大脑袋，说道：“我就是死，也把这个米离推到安庆去，你们三个既是不去，从今咱们便解除婚约，你们再也不是我的老婆了……”

三个女人你看看我，我看看你。

忽地三人都扑上来了，一个个抱住了方方，又咬又啃，她们叫道：“死大头，死大头，你怎么不早说，你怎么不早说？你要是早说去安庆，我们推他，我们死也去推他！”

米离看到他们来了，看到了三个女人一个个笑嘻嘻地，对他又是笑又是乐，他心里很纳闷，问方方：“方方，你是怎么弄的，把她们几句话便说得好了？”

方方说道：“你教我那苑九的空中与女人交接的法儿，我便教给你这一高招儿。”

米离苦笑笑，说道：“我教你苑九的法儿行，但你的教妻良方，我用不着了。”

他低声一叹，便不再说了。

三个女人争着推米离，她们推着米离，说说笑笑，一直向前走去。米离不管，他已经是一个天涯沦落人，何必在意她们推自己到何处去？

许茹仙走了，她是哭着走的，她从前知道，有一个男人叫米离，他是她心里的好男人。但如今的米离没了，她再也找不到好男人了。说不定真的这世上就根本没有好男人，她找到的，也只是一个混人而已？

忽地眼前有了一个人，这人站在她的眼前。

她看得清楚，这人正是那个从前头一回奸她的肃杀。

许茹仙笑了，冷冷地一笑。

她说：“你又来干什么？想害人？”

那人笑道：“我想害你，我早就害了，何必等到今日？”

那人扯过来了她，就要对她非礼，她想大叫，但忽地止住了，她叫道：“你不是肃杀，你不是肃杀，我知道你不是的。”

那人放开了她，说道：“你很聪明，只是聪明的人大都活不长。”他随手拍了她的穴道，把她拎在手里，走了。

第六十六章 城垣血战

安庆人都知道这日子来了，看看街面上的店铺，全都是关了门儿，看城门上，只有几个兵卒在那里战战兢兢守着。街上无人，偶尔走过了人，也是一群持刀拿剑的武林中人。他们昂首挺胸，吓得那些女人急急捂住了孩子的嘴，不敢让他们叫喊。

刀光闪闪，剑气弥漫。

所有的店铺都住得满满的。听说吓得安庆知府的老爷也跑了，去到邻近的衙门搬救兵了。但那衙门的官儿也知道武林人士的厉害，不敢出头来管此事，只是包着那安庆的知府吃住，不再敢多说一个字。血战在即。

这一日正是七月十三，是一个很不好的日子，传说中这一天鬼气阴森，所有的鬼都出来奔走，享受人间血食。

正在这一日，那些武林人士都来到了城垣。

城垣是破的，自从上一朝代有安史之乱，便有了一堵破城墙。历代的官儿都忙着刮地皮，没人修它，便更显得破旧。

在城垣下，对面坐着无数的江湖人。

在肃杀这里，大都是江湖的白道英雄，他们恨那些杀人越货的强盗，恨不能手刃他

们，以雪前仇。那些黑道人也恨他们，如果没有他们，黑道可以横行无忌，可以肆无忌惮，岂不是有了一个黑天下？他们终于找到一个时机，在这里决一血战了。

许顺的身前身后，围着几十人，坐在后面的更有上千人。他说道：“肃杀，我看你也寿数尽了。你要网罗所谓的白道英雄算计我，岂不是白费心机？”

肃杀笑笑，说道：“何必再说？”

是啊，何必再说？事儿到头，终是一搏。

胜者王侯败者贼！

两方的人都叫啸起来，叫得地动天摇。

从许顺后面走出一个人来，他对着对面的人一施礼，说道：“我要叫阵，叫你那白鞭邬庆出来！”

从肃杀的身后出来了一个人，他个子矮小，笑起来嘻嘻响，他说道：“你个十八寨的混蛋鹿乘，我要宰了你！”

鹿乘叫道：“邬庆，你上一回平了我的寨子，那还不算。你奸了我的寨里十七个女人，她们后来都死了，我要找你算账！”

邬庆笑嘻嘻道：“你那里哪里有什么好女人？你那些女人都是烟花女子，她们愿意一死，我有什么办法？”

鹿乘咬牙道：“她们都是我寨里的兄弟的女人，都是他们的好妻子。你奸人家的妻子，岂不是丧尽天良？”

鹿乘叫道：“你算什么白道人物？也是难怪，你那肃杀也不是什么好东西，奸人妻女，丧尽天良，你们这些狗东西都是混蛋！”

肃杀手下有一人叫道：“你辱及我家主人，你死定了！”

鹿乘心里知道此战必是一死，他叫道：“好，我就是死，也在阴间咬你们这些狗男女一口！”他叫着冲向邬庆。

邬庆用鞭，鞭是白龙筋做的，便叭叭直打。那鹿乘上前，一把刀也抡得风快。但他的刀法渐乱，不敌那邬庆。邬庆说道：“像你这种人，躲起来，过你的残生算了，何必再来送命？”

他叭地一鞭正打在鹿乘的头上，那把刀咣地掉落在地。他上前来，叭地一鞭，打在鹿乘的脸上，说道：“你还报不报仇了？”

鹿乘叫道：“就是化成了鬼，我也要报此报！”

邬庆大笑，咯咯笑道：“我要你报仇，我叫你报仇！”

他叭叭两鞭，这两鞭抽得狠，一鞭抽下一条臂，再一鞭又抽下一条臂。

他说道：“鹿乘，我正要找你的斩草除根，你怎么来了？”他嘻嘻笑着，走了回去。

鹿乘看着仇人扬长而去，一时心头愤恨，再也难平，心道：我杀不死仇人，活着还有什么用？他叫道：“兄弟们，我不能替你们报仇，今生不行，只期来世了！”

他一踊而起，用他的双腿夹着那刀，直插在他的心窝上！

一时寂然。

那少林方丈无望大师一叹，呼佛道：“阿弥陀佛，罪过，罪过！”武当赫雨道长的神色也是黯然。

对面再走出来了一个人，这人清秀面孔，一脸长髯，众人都知道是清平庄的主人清秀居士梅髯。

梅髯一施礼，说道“我有一事儿不明白，不知道能不能请问一下少林方丈？”

少林方丈无望大师一听得对方问自己，便出来一礼道：“施主请说。”

梅髯笑笑，说道：“久闻得少林武当都是正派名门，这一回怎么竟与一个夜夜图奸人家妻女过日子的淫贼混在一处了？不知道大师何以教我？”

少林方丈无望大师一时脸红，却是无颜面对。赫雨道长低下了头，心道：他这话儿问得也好，要是问我，我也无法对答。

少林方丈无望大师看看梅髯，叹息道：“梅施主问得好。想当初佛祖饲鹰，也是万般无奈。到了最后，一看鹰也要血食，人也要活命，只好佛祖自己用自己的血肉去饲鹰，并非是佛祖起心，便要如此。”梅髯大笑，说道：“我明白了，原来少林如此做，是因为情不得已。正如妓女不得不去淫，是因为她不愿意，但不得不做耳。”

对面暴出一阵子狂笑。

少林方丈无望大师一叹，心知少林威望，也因此一落千丈。

梅髯回头，忽地对着那肃杀阵内，叫道：“老对头，你出来吧！”笑眯眯走出了一个人，这人却是一个瘦小精干的人，他笑眯眯看着梅髯，说道：“我以为你改行了，做了马泊六，专替人家做说客了，原来你还未改行。”

那人众人都认得，他原来是石头城的大学问家李口。

说起李口来，却是有一个笑话，原来他叫李曰。比起那李白只是少了那么一撇。人若问他，他便说道：“平生得意皆学问，只比太白少一撇。”

但到了读李白的诗时，忽地击节一叹道：“不对，我怎么比起他少了一撇？岂只是少了一撇，我看是少两撇才对啊。”

于是他再也不叫李曰了，他叫自己李口。

一个别人再也叫不出的名字，在他叫来却是津津有味。

李口看着梅髯，说道：“久违！”

梅髯却说：“常在。”

原来两人在比口拗，说得口响，便不顾别人在旁。李口再道：“两群人拥城垣。”

梅髯道：“一道气冲幽冥。”

李口大笑：“果然好，果然好，真个是一道气，不管你死我死，都是同一道气。”

两人说着，便上前来。那梅髯掏出一管笔来，看去却是精光闪亮的一支铜笔。这笔真个是好，前头有狼山之毫，后面有幽江之箍，十分精巧。他对李口说道：“我新悟了

一道笔法，叫泣右军。你看看好了。”

那李口大笑，说道：“好，我新得了一种乐声，叫做‘食无肉’，你也来尝尝鲜。”

那李口的手里，左手拿一只磬一般的家伙，右手却拿只女人梳子般的物什，十分古怪。梅髯大惊道：“你弄成了‘夫子乐’，可庆可贺！”那李口却谦笑道：“也是弄来玩玩，你听听好了。”

原来这两个都是书虫子，都愿意搬弄书典，一个说的是写的右军书法，比王羲之还要好了。一个说他弄的那韵乐之声，竟能让人像孔夫子一般，听了不知肉味。

一旁的人看他们酸酸的，不由大是不耐，叫道：“你们两个动手不动手，若不动手，下去看好了。”

两人回头，忽地展颜大笑。

两个冲到了一处。

这一回看他两人动手，方才知确是高人。见那梅髯的笔，在空中直直竖竖，忽顿忽停，无一笔没有出处。那一笔笔，让在一旁的人看了，忽地悟出了：他那一笔，似对我的刀法有补。再有一人忽地拍手，叫道：“妙，妙！”原来他看了那李口的左手右手，忽地明白了他的地堂刀的奥妙。

两人战了十数回合，忽地大笑。

梅髯大声道：“原来乐声是新声，不由人声，不见杀伐声，只是心声与佛声。”

那李口大乐，说道：“原来直笔是曲笔，不说世曲，不说人曲，只说乐曲与心曲。”

两人携手，忽地对着众人道：“你们再打好了，我们走了，不再扰你众位了。”

两人竟是携手而去。

这边正有人在称赞他，忽地有人叫道：“有什么赞处？他们只是酸儒，你看他好，我却未看出有什么好来！”

忽地从肃杀的的身后走出了一个大汉来。

众人再看这汉子，真个是奇了，他的个头足足有八尺高，头也大如斗，人站在那里，真是威风凛凛。他叫道：“许顺，你有本事出来与我动手，我折了你的脖子！”

许顺的身后忽地跳出一个小孩子，这就是给许顺赶车的那个孩子，他嘻嘻笑着，说道：“你说，你能折得了人家的脖子？”那大汉说道：“对。”

小孩儿笑道：“你就折不断我的脖子，你要不要试一试？”大汉看着他，忽地觉得不忍，他说道：“你这么小小的年纪，我折了你的脖子，太过……我看你还是回去吧，叫一个大个子来。”

他看对方阵内，一时真还看不出哪一个大个子能适合让他来折断脖子。

小孩子笑道：“你折我脖子时，我能不能逃？”

大汉一愣，说道：“当然能逃。”

小孩子拍手笑道：“逃算什么本事，我就叫你来折，你看怎么样？”大汉忽道：“你回家去，我不与你玩。”

小孩子乐道：“我不是与你玩，你根本就折不了我的脖子！”

大汉气急了，他冲大家嚷道：“我告诉他过了，我不让他来，我不欺负小孩子的。可他不愿意，他要是折了脖子，可别怪我！”

小孩子笑笑，说道：“你来，你来折，你要是能折了我的脖子，我便服你了。”

大汉说道：“这可不好玩，你要是折了脖子，你再也没气了，再也不能看太阳了，你知道不知道？”

小孩子大笑道：“你折不了我的脖子，你怎么不信？”

大汉忽地大叫道：“气死我了，气死我了！我告诉过他一百遍，他也不听，我就折断他的脖子！”

大汉真的上来，也不见他是怎么动手的，只见他如飞一般，真个就抓住了那孩子，他叫道：“你死了，别怪我！”

他一折，那手势真个是灵巧无比，一折便折了过去。

眼见得那孩子是不活了。

叭——那孩子摔在地上。

大汉叫道：“可不是死了，死了，你看死了吧？！”

第六十七章 谁是枭雄？

大汉折了小孩子的脖子，一折便成，把那孩子一丢，“扑通”一声，便丢在地上，说道：“是不是死了，你看死了，真的死了！”

他哭着对那些人说道：“你们不让我折脖子，让一个孩子来折，这不死了？”

他正在哭着，忽地跳起来那孩子，拍手大笑：“你能折了我的脖子？你折不断我的脖子！”

大汉忽地看到了那孩子跳起来，吃惊不小，他说道：“我没杀死你？那好，那好！”

小孩子说道：“你没折断我的脖子，你输了，你输了！”

大汉摸头，不知何故，说道：“怎么输了，怎么输了？”

但看他那样儿，却是有一点儿欣喜，没杀得了那孩子，他也很乐。便有人叫道：“肃杀，你出来，让你领教领教我们‘冷身子’的厉害！”肃杀笑笑，对面出来了十一个人。看他们模样，都是差不许多，手里拿的兵器却不相同，有一人厉声叫道：“肃杀，你出来，我与你一搏！”

肃杀一挥手，从他身后走出了十一个人。这十一个人都是肃杀的帐前勇士，他们面对那十一人，两下一吼，便厮杀起来。

这一场杀却比刚才好看，看着那十一人动手，那许顺身后的人叫道：“好杀，我早

动了杀心了！”便有一人也扑出来，直冲向肃杀！他的身子在空中飞旋了一圈儿，叫道：“肃杀，不要走！”

肃杀不动，他身后冲出一人，当头一刀，劈向那人！两人便厮杀绞在一处。肃杀挥挥手，说道：“既是要杀，便动手好了！”

像雪片一般，从肃杀的身后冲出来一群人，他们吼着叫着，直冲向对面！

风卷残云！像是一道狂风，直卷向那肃杀与他的手下。

许顺叫道：“肃杀，杀死你，我到南方乘船！”

肃杀回头笑笑，说道：“杀了他，我骑他的八骏马，我可不坐他的车！”

人如狂飙，直卷向对方！

当头的是一个壮汉，他的钢刀在手，直劈向对方。对方直刺出一条枪。他的刀太快了，一劈之下，叭叭叭一连十三响，竟是把他的枪劈成了十三节。

叭叭叭一地都是雨点儿般的枪刺。

那人一愣，手里的一小节枪刺直刺大汉。大汉不躲不闪，那枪刺刺入大汉的肚腹。大汉叫道：“你想杀我，你杀，你杀！”

一刀一刀，一连劈出了七刀！那人在刀光里没了头，没了臂，没了腰身！大汉再冲一次，迎面来了一个道人。那道人是武当的道士，他的剑很利，一剑便刺在大汉的肩头上！

大汉吼道：“武当派的人都不知耻！”

大汉一吼，那道士更怒，他也不出声，只是一剑更紧一剑，一剑剑刺向那道士！

大汉吼叫，一刀劈来，道士却先他一步，把剑刺入他的小腹！只听得大汉嗷地一声叫，他的身子弯下去了，痛苦得弯下身子，再也直不起来，他叫道：“你杀死了我……你是好样……的……”再有一群人卷向城垣。

肃杀站在城垣上，他的白衣在风中飘舞。他像一个直立的君王。对面的许顺吼道：

“肃杀，你个夜不死的，你与我争雄，你有什么好处？你连夜晚都过不去，哪里还有你的白天？你死去吧！”

肃杀幽幽说道：“我过不去夜，可我得过白天，我要宰了你，还不是现成的事儿。许顺，你死在今天，死在安庆，你认命吧！”

狂风卷来，像是血雾，一阵子人像潮水，直吐向肃杀。但肃杀的身后涌出一股人，他们吼着叫着，把那些人压下去。

血漫上来了，遍地血腥。

肃杀看看许顺，许顺看看肃杀。

两人都挥挥手。

身后的人都静止了。

肃杀说道：“许顺，你的‘冷身子’已经十去七八了。”

许顺大笑，说道：“你回头看看，你带的岂不都是一群老弱残兵？”肃杀回头，看看身后，只有少林的无望大师、武当的赫雨道长等人无伤，其余的人都是伤痕累累。

许顺说道：“肃杀，人家都说是南肃杀北许顺。那一年我去了江南走一走，我发现了什么？”

肃杀不语。

许顺说道：“秀江南，女儿船，摇摇晃晃到岩边。女儿媚，一笑靥，痴遍热狂男。”

肃杀仍是不语。

许顺说道：“我喜欢江南，我要去江南，我能到江南，我便得到江南，我要看江南雨，我要坐江南船。你死去吧，肃杀！”

肃杀也笑笑，说道：“我去过你那里……”

忽地他一阵子狂咳，他咳得喘不过气来。

这时是不是最好的时机，如果此时许顺冲过来，肃杀岂不是得死？

肃杀再说，说话的气势显得比许顺弱上许多，他说道：“许顺，我去北方，我也看好了北方。我要是杀了你，我要在北方再找七八个女孩子做我的老婆。”

两人对峙，知道他们是势不两立。

他们并不是都要除去米离，他们走到一起来，只是要互相刺探一下对方的实力。

如果在北方，肃杀是不是会死在许顺的手下？

许顺叹息道：“本来我应该杀死你的，在那北方，我因惧怕米离插手，才没杀你。”

他恨那一次手软。

肃杀大笑：“如果你那时杀我，你一定死定了，我在你身边有一个奸细，你知道不知道？你要是动手，你必死无疑。”

许顺愕然，如果他那时动手，田乐儿会杀他么？是不是田乐儿，还是有其他的人？

肃杀说道：“我本来要杀死你的，只是那个该死的米离，他总是在我耳边吹箫，你知道不知道他愿意吹箫？你知道不知道他吹的箫是什么调调儿？他总吹一支曲子，叫做《将进酒》。”

肃杀忽地哈哈狂笑起来。

原来他们惧怕的都是同一个人。

因为有米离在，他们各自有一点儿惧意，怕投鼠忌器，最后他们才不曾动手。

少林的方丈无望大师一叹道：“阿弥陀佛！”

原来他们的怕处在米离。

许顺大笑，肃杀也大笑，原来他们的心思相同。

许顺说道：“归水是好样儿的。”

肃杀也笑笑：“张稳婆也不错。”

两人再狂笑。米离被挑了脚筋，他已经不足为患了。

肃杀说道：“从前有一个人，我对他很是畏惧……”

许顺直插言道：“你说的是苑九？”

肃杀点头。

许顺更是大笑，他说道：“我告诉你，苑九是一个老爷子，但那是从前的苑九了，他已经死了，虽说他得九次才死，但他毕竟是死了，如今的苑九是一个年轻的毛孩子，他才有十八岁。他还得死过九次，才会是那个世上无人能敌的苑老爷子，对不对？”

两人对视，他们又是狂笑。

他们才发现，他们的野心没有人再能阻止得了。

少林的无望方丈突然说道：“无边苦海，回头是岸，我们少林的人决不能再混一回浑水。”

他回头对他的四大弟子说道：“我们走吧！”

四大弟子本来已经有些后悔，一听得方丈说走，便都赞同。他们围着方丈一齐向外走。

肃杀说道：“既是少林有仁心，我看就叫他们去吧！”

他示意那些周围的人让开，让少林无望他们走。

五人走着，走在众人中间。

忽地无望大师大吼了一声，他的身后插了一柄剑！

这一柄剑直插在他的背上！

他虎吼道：“快走！”

他回头，用他的禅杖一扫，呼呼风生。扫退了许多人！

四大弟子一看方丈受重伤，便急急来护！

赫雨道长看着，忽地说道：“救少林方丈！”

武当的十七剑大都仍在，他们的十七柄剑一齐刷刷出剑，刺退众人，护着少林方丈出走。

肃杀看着他们逃走。

许顺说道：“肃杀，你不妙了，正派人士大多都是出尔反尔，你与他们为伍，岂不是找死？”

肃杀说道：“走了他们，你就能胜得我么？”

许顺大笑，说道：“刚才我如果出手，你便是一死，你记着，一个人不能时常咳嗽，你一咳，便没有进攻的时机了。”

肃杀的脸红了，红得紫胀，他说道：“既是知道我的弱点，你为什么不对我出手？”

许顺笑了，他说：“我能忍，我也能等，我只要等到了月圆夜，我便可以置你于死地。如今已是十四日了，到了明日，你必是一死。”肃杀的脸真的胀红了，他是怕许顺，还是被人说出了他的弱点，他心里发虚？

肃杀说道：“我看，用不到十五，你已经是一个鬼了，既是阴曹地府的恶鬼，你还能奈我何？”

许顺大笑，说道：“你看，你能不能支持到十五？”

肃杀低声道：“能。”

城垣都是血泊，到处已经无法下脚了，冲上来的人都是一死。原先肃杀这边有少林、武当，还有那些名门正派的一些人，还差可支持。如今走了一大些人，只剩下肃杀的十几个亲信。他们面对着许顺的“冷身子”的人的冲击，能支撑多久？

一个大汉冲上来，他手里握着两把刀，嘴里叼着一把刀，直劈肃杀！肃杀不动，衣袂飘飘。那刀眼看着要劈在他的头上。他旁边的一个亲信叫道：“肃公子，闪开！”

肃杀喝道：“我站在这里，有你在，他劈得死我么？”

肃杀果然不动，那旁边的亲信见状大喝一声，一枪刺出。

那大汉手里的刀一扔，刀直插在亲信的身上！那亲信大吼一声：“狗狗日的！”他再一抓，竟把那大汉抓在手里，他两掌直劈，那大汉吼叫声声，眼看得不活了。这亲信大

叫道：“许顺，你手下的人都是饭桶！”他再一抓，那大汉嘴里一吐，把那一柄刀直吐在他的胸口。他扼住了大汉的咽喉，说道：“好，好，我与你同死！”两人“扑通”倒地。

肃杀的身后，人越来越少了，但他们都凶悍得很，一个个以一当十，与那些冲上来的人拚争。

许顺很悠闲，他说道：“肃杀，我没想到，我要是想到了你这么差，我不会用那么大的心思对付你！”

肃杀大声道：“你用我的名义去奸人家的女人，对不对？”

许顺笑道：“不错啊，我只是给你锦上添花，你奸了一个，我就奸十个，我让你名声大振，你该谢我才对。”

肃杀说道：“你杀了蜈蚣刀全家，为什么要杀他？”

许顺说道：“他看出了我，他认得我，他怎么认出了我，我不知道，我杀他时，他多说了一句话，他说‘你不是肃杀……’”

肃杀恨恨道：“我本来也不是什么好人，只是你替我作恶，我不能容你！”

忽地，许顺喝道：“谁？”

在他们的身后，很远处，有一辆车子，车上坐着一个人，一个衰弱的病人。他看着许顺，说道：“我明白了，你也去奸人家的女人。怪不得……”

怪不得是什么意思，是不是他想起了他在去与那些女人交媾时，他看出了有些女人并不曾一变而变成白发苍苍？他才怀疑那不是肃杀所为？还是那些在他的身上背上的洗不掉的杀人冤案？

他当时也怀疑，但他怀疑的是肃杀，他怀疑肃杀并不是非得奸人家的妻女，他只是要为非作歹。

可如今他明白了，原来这里还有一个许顺在混水摸鱼。

米离低声道：“他……还不那么坏。”

方方气得大叫道：“肃杀也不是什么好货，他们两人没什么好人，你干么那么护着他？”

米离的眼里有迷离，有痛苦，他说：“是我害了他，是我害了他.....”

他念念不忘，如果不是他教鱼漂儿喝酒，鱼漂儿怎么会生出这么一个儿子？他至今仍是痛心疾首。

第六十八章 最后杀手

熬到最后的人只剩下了几个人。

肃杀的身后的四人，许顺的身后有五人。

肃杀说道：“我只有这一点儿赌本，都押上去了。”

许顺笑笑，他突地回头对那女孩子说道：“你从前跟着我，我没有替你着想什么，你这一次可以走。”

走，就意味着生，走，就意味着她可以在这黑暗里走出去，能看得到明天的太阳。

她说道：“你为什么不叫他们走？”

她指的是那一个孩子，还有那个汉子。

许顺说道：“我能告诉你这一个秘密，就是你是肃杀的人。他派你来，是叫你杀我的。但你没杀我，我也不会杀你。”

她低下了头，她是肃杀派来的，她不能杀死许顺，因为她喜欢上了许顺，她看上了许顺那倔劲儿，看上了他有野心，像个真正男人。她有一天看到了许顺，他正在天井冲凉。那个男人的身子像是玉雕成的，性感、刚健，她看着，心忽悠一下子便闪没了。从此她天天看着许顺，看着他那颀长的身影，久久在心里不去。她不能杀他，她不愿意杀

他。肃杀要她动手，她也久久不动，因为她不能对许顺出手。许顺对肃杀说道：“你派来的女人喜欢上了我，你知道不知道？”肃杀笑笑，说道：“她喜欢上了你，就像你派来的女人会喜欢我一样。”“我派去的女人？她是谁？”

许顺笑笑，说道：“何必说明？”

他挥了一下手。身后的人推上来一个女人，她是琴瑟。

她不是武当派的琴瑟么，怎么说是肃杀派来的人？

肃杀看看她，笑笑，说道：“她不是我的人。”

许顺大笑，说道：“我不管，只要是女人，我都把她看成两种人，一种是我可以玩弄的，一种是别人玩弄的。我可以玩弄的，我便留下她。给别人玩弄过的，我要她有什么用？”

琴瑟大声叫道：“混蛋许顺，你玩弄了我！我恨不能杀了你！”许顺说道：“你是武当派的人，武当派的人大都不可靠，不如我杀了你，你既不是他的人，也不是我的人，那就行了。”

他一挥手，叫道：“杀！”

肃杀叫道：“慢！”

他看着琴瑟，说道：“她是一个好孩子，我们不妨打一个赌，如果你赢了，你可以任意处置她，如果我胜了你，我便可以拿她做我的第二十个老婆。”

许顺哈哈大笑，说道：“我告诉过你，你绝对看不到十六的太阳。你的人都死光了，你也危在旦夕，你还有心思说什么第二十个老婆？”

肃杀一笑，说道：“我要活着，我便娶她，我要死了，我便不再能娶任何一个女人了。”

肃杀还一叹，说道：“如果我没了，天下是不是少了一个很纯情的男人？”许顺大笑，说道：“好，我便留下她！”

他一回手，手臂那么漫漫一挥，挥出了一道弧线，那琴瑟的头便在那弧线下一蹦，再落在地上。

许顺的话很安然，他说道：“你看，就这么完了。”

琴瑟已死，肃杀再也无话。

他再怅怅，说道：“怪不得人都说你心狠手辣，原来你真是一个坏蛋，连一个女孩子都不放过。”

许顺大笑，说道：“我想告诉你的是，还有你不知道的，你的心事还得有不少啊。”他回头对那几个男人说道：“你们把那些人带上来。”

肃杀不知道他要带上来的是什么，在十五的晨光中，他看到了那些男人两人抬一件庞然大物，原来那都是一具具玉棺。

许顺对肃杀说道：“我忘了送你一些礼物，你的一些老婆，在我看来也不值得用玉棺装她们，我看不如就把她们的尸体扔掉，再装上一些别的好东西。”

肃杀的神色变了，他的身子忽地抖起来，他叫道：“混蛋，你拿死人开玩笑？！你不是人！”

许顺冷冷道：“我本来就不是人，我只是一个枭雄。”

方方在后面，他要冲上去，与那许顺理论。米离轻轻一叹，说道：“她们生不如死，你还……”

方方沉默。

也许她们死在这里，是她们最好的归宿。

许顺大声道：“打开玉棺，把她们的尸体亮在太阳下！”肃杀大声叫道：“不行，不行！你绝对不能那么做！她们那样会死的，她们会全都死掉！”许顺轻淡说道：“那好啊，她们死了，你岂不是可以再娶几个妻子了。我看你也很累。走到哪里都得带着她们。这有什么好处？不如你不要她们了，再重新娶几个如花似玉的姑娘，那时再找几具棺材来

装她们，岂不是更好？”

许顺放声大笑。

肃杀哭了，他几乎成了一个病人，他低声呓语道：“不要，不要啊，许顺，我听你的，我听你的，好不好？”

他跌跌撞撞冲过去，他要给许顺下跪，他要跪在许顺眼前，求许顺别开棺。

肃杀的手下忙扯住了他，叫道：“公子，别过去，别过去。你要一过去，他必会杀死你！”

肃杀说道：“让他杀死我好了，我不与他争雄了，算他狠，好不好？”

但他的手下死死扯住了他。

当——一声砸，像是砸在肃杀的心里，他叫道：“别开棺，别开棺！”

棺材打开了，一个睡美人在棺里。

那个大汉很有气力，他站在后面，竟把一具棺材举了起来。那个睡美人便挺躺在肃杀面前。

肃杀叫道：“满珍儿，满珍儿，我对不住你啊，我对不住你！”肃杀捶头痛哭。

旁边站的佛佛看不过，轻声道：“他对他的老婆还是满不错的。”方方说道：“我对我的老婆也不错，只是我的老婆没他的多。我要是有他那么多的老婆，我也不会像他那么哭。”

“哎哟——”他叫起来，身后有几只手在掐他。

许顺说道：“肃杀，你过来！”

肃杀像是神情恍惚，他想过去，那许顺在冷笑，他的手在背后握成了拳头。

肃杀垂头丧气。

眼看着光线照在那睡美人的头上，忽地像是看到了鬼，那女人的头发在风中，在太阳光下慢慢变了，变成了一头银瀑。她的脸也变了，变成了一脸皱纹。她一瞬间变成了

老太婆。肃杀哼了一声，说道：“满珍儿.....”他昏了过去。

许顺胜了，他还等着什么，他还不乘机冲过去，把那肃杀杀死？他回头对着米离说：“不知道米离是不是有兴致与我玩一回？”

米离看着那女人，看她变成了老太婆，忽地想起了他给那少林方丈无望大师写的那付对子，他吟道：“水水水水不不，风风风风习习。”刺刺问道：“我不明白，那是什么意思？”

米离说道：“那是禅机，如果没有风，没有水，便一切皆无了。”刺刺还是不明白。

许顺却听明白了，他说道：“好，你既是不插手，我保他能与我斗得公平。”

米离黯然道：“我已是一个废人，我没了双脚。”

许顺说道：“我要是归水，我绝不会让你还有性命，你没了脚筋，有什么了不起？”

米离不响，他再沉沉地低下头去。

他是不是不愿意再理肃杀，情愿肃杀死在那许顺的手里，让他再也无后顾之忧？

他是不是从心底里愿意让肃杀一败，从此再也不会江湖上败坏他的名声？

许顺说道：“你所有的老婆都在这里，我看让她们在这里好好晒晒，那是最好。”

许顺的手下真的把肃杀的一十八个老婆都放在太阳下晒。他的那第十八个老婆的耻毛在太阳下竟黑得发亮。

许顺说道：“好，真个是尤物，只是错嫁了人！”

肃杀哭得背过气去了，眼泪在他的眼圈里闪，他再也无力气哭了，他的声音已经喑哑。

许顺说道：“肃杀，我本来可以杀死你，但我却乐意看你那狼狈样子。你在十五月圆的时候，一定会像一条狗一般。那时我就让你做一回狗，我让你想不到的一个女人来你面前，那时你就好看了。我那时要你做一种狗样子，我让世人人都知道你是一条狗！哈哈！”肃杀的手哆嗦了，他气得不行，但他知道他已经完全败给了许顺，再也不是许

顺的对手。

天已经在慢慢黑下去了。

方方把着那一辆车子。他知道米离的心情不好受，他说道：“我们走吧？”

米离握住了他的手，说道：“不能走。”

米离不愿意看到最后的结局，他知道他得尽最后的人事，他得埋了肃杀，再对他的母亲说一声对不住了，他要看着鱼漂儿的儿子在这世上消失。

他狠不下这个心肠，但他一定得狠下这个心肠。

他是一个男人。

天慢慢黑了。肃杀趴在土坡上，他已经昏过去了几回。

他的手下已经丢下了他们手里的兵器，他们的主人既是要死，他们斗有何益？

肃杀醒了，他对着米离说：“我又梦见她了，鱼漂儿，她怎么比我还年轻，像十七八岁的样儿？”

米离不动，他得听。

肃杀忽地笑了，他像是孩子一样地笑了，他对他的四个下人说：“你们可以走了，我平时有病，对你们很不好，总是有时狠歹歹的，像你们欠我什么。我死了，你们可以念着我一死，饶恕了我。”

那四人都流泪。

肃杀平时待他们不薄，他们舍不得离开肃杀而去。

肃杀说道：“你们可以走了，你们再呆在这里，也是无益。”一个人一听得此话，便转身走开。

他巴不得离开这里，但一旁的另一个人忽地出剑，一剑刺入他的胸膛！

他啊地大叫一声，倒在地上。他说道：“你们不要我走，我可以.....不走！”肃杀冷冷地看着他，不动。

月亮真的升起来了，又大又圆。

是不是它也有什么心事，它怎么浑身尽是云翳？它慢慢地走，像是太沉重了，负得太多，便走不动了。

许顺说：“肃杀，你完了，你的疯病会发作，这一回，米离不会救你了。他再也不会装作一个奸人妻女的狂人，他替你背的债也太多了。”

米离不响，他像是昏睡在那车上。

方方与刺刺、磨磨、佛佛也呆得太久了。

方方对他自己说：“没用的，没用的，我再怎么替他着想，他也不会振作起来，他只能看肃杀死，他再也不能站起来了。”但说是没用，他也在等，等待着最后的死亡。

肃杀的三个人对着肃杀跪下了，他们的神色很郑重。

他们对着肃杀叩了几个响头。

三人说：“公子，无有今生，但期来世！”

他们站起来，那一个指着许顺说道：“许顺，我化成厉鬼，也不会放过你！”

许顺悠然道：“都这么说，都这么说，你看看，我活得好好的呢。”他放声大笑。

哇——一声狂叫，那一个人倒下了。再一声闷哼，又倒下一个人。

再最后一声叫道：“公子，我去了！”一道剑光，那人把自己的脑袋削飞！

肃杀只是呆呆怔怔地看着，说道：“死得好，死得好！”

他哭腔地说道：“鱼漂儿，你为什么要生下我？你为什么要生下我？你生下我就是罪过，你说是不是？”他呜呜哭起来。

第六十九章 欺人太甚

果然是浩月中天。

许顺来了好兴致，叫道：“更衣！”

偏偏真的有人拿来了衣服。一身雪白的长衣，欺雪似的长衣。他笑嘻嘻道：“自从你第一回去奸人家的妻女，后来我也去了，我发现这是一个好方法儿，我能既奸人家的女人，又能不被人发现，还有一个傻瓜替你去收拾残局。你何乐而不为？”

他忽地回头对他的手下喝道：“你们记着，如果他疯了，你们照管着他，我照看米离米大侠！”

米离仍是在车上，低着头，像在沉睡。

月亮渐渐清晰了。许顺大声道：“肃杀，你快死吧，不然一会儿，你那狼狈样儿，我让你死也死得不像样子。”

肃杀真的开始呻吟了，他的眼睛红了，有一点儿坐卧不安。他咳得更厉害了，在不停地咳，像是要把他的心肺一直都咳出来，一吐出来才好。

忽地，他跳起来，一直到了米离面前，说道：“你杀死我吧，你杀死我吧，你杀死我，我是鱼漂儿的儿子，也算是你的儿子，你杀死我，对她有什么关系？”

米离抬起了手，他再放下手，他不忍动手。

他不能杀死鱼漂儿的儿子，他真的不能。

肃杀真的像是疯了，她的眼睛在看着刺刺，在看着佛佛，看着磨磨。他的眼睛叫女人害怕，叫三个女人都害怕。

她们依紧方方。

刺刺头一回没了主意，她说道：“方方，我们走吧，我们走吧。”方方说道：“有米离米大侠在此，他不会怎么样的。”

那肃杀大声叫道：“你们来，来啊，来啊，我不能对你们怎么样，只是亲热一下。看你们那个大脑袋，他会什么好法儿，他怎么能侍候得了好女人，我教给你们，怎么样？”

他两眼红红的，一直走来。

米离忽地哼了一声，他拿出箫来。

肃杀忽地大笑了，他笑道：“真好笑，你是不是又要吹箫了？你从前教她的时候，是不是她一饿，你就给他吹箫？她渴了，你怎么不给她吹箫？你给她喝酒，还不如给她吹箫的好。”

他哭了，叫道：“米离，你个王八蛋，我恨你，我恨死了你！”忽地，许顺吃吃地笑起来，他说道：“米离，我给你准备了一个最好看的，你看不看？”

他一挥手，他的手下从坡后推出一个女人。

她是谁？

她一身风尘，一脸的仇恨。她就是米离的妻子许茹仙。

她看到了米离，她的眼睛亮了，她想不到会在这里看到米离。她问道：“米离，是你么？你真的来收拾他们这些坏蛋么？你真的能做大侠了么？你杀了他们，我宁可一死，你也得杀了他们！”

许顺说道：“米离，你也不会是我的对手。我告诉你，我有阳关手，能对付得了你的寂寞剑，也能对付得了你的百兽舞。你要不信，我们就试一试！”

米离不动，他不想与世上的人动手，他太不相信人了，世上的人没有什么好东西。

许顺说道：“肃杀，我给你准备了一个女人，她是你的女人，本来她是你的，偏偏那个米离见色起意，他拿走了你的好女人。其实你的那些老婆有什么好，她们哪一个也比不上这个女人敢爱敢恨。你要了她吧，你要了他，如果米离想阻止你，我便杀了他！”

许顺放声大笑：“哈哈哈哈——”

肃杀看到了那女人，他此时神志哪里清醒？他叫道：“好女人，她是好女人？他真的是好女人？！”

他奔那女人而去。

刺刺大叫道：“米离，他要夺你的妻子了！”

米离忽地抬起了头，他说道：“我的妻子，你说的是.....鱼漂儿？”那许茹仙心内大是委屈，她叫道：“天啊，他还记着一个死人，他是不是心内只记着死人，他是不是也只是一个死人？他不该再活过来，他只应该是一个死人！！天哪，我嫁与一个死人了！”

方方站在那肃杀前面。刺刺、佛佛、磨磨都站在肃杀前面。

肃杀愣住了，想必他在奸人家妻女的时候，从来不曾有过这种情景。

他说道：“怎么这么多的女人，只有一个女人便够了，怎么这么多？”

米离忽地叫道：“许顺，你别动她！”

许顺大声道：“米离，我敬你是个英雄，你要是能发誓，你不对我出手，我便放过她！”

米离说道：“你不对我身旁的这几个人出手，我也不对你出手。”许顺大声道：“你说清楚，是哪几个人？”

米离一叹，说道：“好，我说。是方方，还有他的三个老婆，再就是许姑娘。”

许茹仙心内恨恨的，她心道：原来他真的不爱我，他心里只是叫我许姑娘。她心内恨恨，又是心酸，又是难过，心里真像打翻了千种味瓶儿。

许顺大笑，说道：“好，好，真个是拿得起，放得下。肃杀，你没了米离，你就是小儿一个，你死了吧！”

肃杀此时疯疯迷迷，他看许顺，说道：“你说什么？”

许顺说道：“我这里有女人，有很好看的女人，你来看看，你看看！”

肃杀一看，果真在他的身后有一些人，他看不清，不知道那是许顺的手下，以为真

的是女人，他说道：“要阴气重些的好，要阴些的好！”

他摇摇晃晃过去了。他一路咳着，一直弯得腰，走到了许顺的眼前。

连米离都闭上了眼睛，他心内一叹，说道：“鱼漂儿，我对不住你了……”

肃杀必死。

忽地肃杀的身子一跃，他再也不咳了，他的身子像猿一般敏捷，一刺击向那许顺！

所有的人都叫了一声，他们太惊讶了。

肃杀得手了，他放声大笑起来。

许顺偻下了腰，他不能再直腰了。

如今直腰的是肃杀。

他放声大笑，说道：“米离，你以为你不理我，我便会输与这个混蛋？我告诉你，我练的是阴气一煞，你死定了！我练气时要女人，要的是她们的阴气，我并不要奸女人，但我不得不装出奸女人的样子来。你中计了！你死定了！”

肃杀放声大笑。

忽地，许顺也慢慢直起腰来，他说道：“我不知道你乐的是什么？像你这种人，死到临头了，你还乐得出来么？”

许顺也不曾受伤，原来他受伤也是装的。

两人都是一样的鬼心思，都是半斤八两。

只好再放对。

那身后的人对许顺说道：“主人，让我们去对付他！”

许顺点头。两个人冲了上去！他们叫着冲上来，忽地站住了，他们再挣，也挣不出肃杀的手。肃杀的手绕成了一圈儿，那两人便挣得脸通红，死命地挣，也挣不出去。

米离忽说：“他练成了……”

米离一叹，他真的在叹，他无法再说了。他的脸上有一种忧郁，一种真正不能排遣

的忧郁。

方方问道：“他的功夫.....真的很厉害么？”

米离摇头，他的脸阴沉了，他无法再离开肃杀，他的眼里有一种光彩，一种让人不解的光彩。

如果有人在流花女人谷里看到过米离，她一定熟悉这种光彩。如果她在艳尼庵里看到过米离的眼神，她也一定会熟悉这种光彩。

肃杀站起，他也对自己说：“我也不惯血腥，我自己也要换一件衣服。”

但他自己并没带衣服。他对许顺说道：“你的衣服有没有多的，送我一件。”

这像是不情之请。

但许顺笑笑，说道：“好，我就送你一件。”

他挥挥手，让手下人送一件衣服给肃杀。

肃杀对来人很亲切，他说道：“好，真不错。这件衣服相信是永承庆的衣坊做的。”

那人很放心，他刚刚一转身，他的身子便像是陀螺一般转了起来。他越转越快，他叫起来，叫得很惨，一直到了最后，方才无声无息，像一条布口袋一般倒下去。

肃杀说道：“我并不是一定要杀你的手下，我是想告诉你我的功夫有多厉害。”

许顺大声道：“好，你有阴气一煞，我有阳关手，我便与你动手一较！”

肃杀忽地笑了，他笑得很放肆。直到那许顺也忍不住了，他问道：“你笑什么？”

肃杀说道：“你以为你的阳关手能对付得了我的阴气一煞？你别作梦了！”

肃杀直走过去，他对米离说道：“我没病，你是不是很失望？我不能死在许顺的手下，你是不是也很失望？我从前知道你是她的人，我对你很客气，我再不会对你客气了。我如果杀死了许顺，再回过头来，我便会杀死你！我恨你，我恨死了你的箫，你的多管闲事！”

米离不语，他像木鸡一般呆怔。肃杀说道：“你要死就死得了，再活过来，谁稀罕

你？你管东管西，觉得你是天下最有用的人么？你再管人，谁管你？你个混蛋王八蛋，你个臭狗屎！你算什么大侠，你是一个奸人妻女的采花大盗，你就是一个坏人！那些正人君子怎么不杀死你？瞎了他们的狗眼，怎么不来杀你？”

他骂够了，居然在骂米离时满面是泪水。

他既是恨米离，怎么还流泪？

他走到了许顺面前。

肃杀对许顺满面是笑，他说：“不管我与你谁赢，天下再也不会分什么南北了，我最烦的就是听到人家说什么南肃杀北许顺，我宁可听到人家说许顺许顺。”

许顺阴沉道：“我也一样。”

两人忽地知道，他们才是同样的人。

只有他们才是同一种人，他们既是同一种人，他们便不共戴天。

许顺说道：“肃杀，我杀死你，你有什么要求？”

肃杀笑笑，说道：“把我与我的那些妻子埋在一起。”

许顺点头，他承诺，便会一诺千金。肃杀说道：“说不定你会死，你要做什么？我可以替你。”

许顺笑笑，说道：“杀死米离，我不愿意看见他在阳世间，我愿意在奈河桥上等他，我与他一路打着进幽冥地府！”

肃杀大笑，说道：“好，我答应你！”

两人真的旁若无人。

第七十章 劫中劫

许顺试着叫他的两个手下冲过去，但他们都一个个死在肃杀手里。

肃杀说道：“许顺，你不必枉费他们的性命，你自己放马来好了。”许顺笑笑，说道：“你的手下一个也没有了，我再剩下一个人，岂不是很不公平？”

肃杀说道：“好，好，公平，公平！”

他直逼向许顺。

他问道：“你心里一直认为能胜得了我？”

许顺说道：“我看错了你。看你在开封府的城郊外那模样，像是一个不经世事的大少爷，我以为你不堪一击，我看错了你！”

肃杀也说道：“我也看错了你，我看你用的那一辆车，我以为你一定是一个玩乐之徒，没想到……”

两人的眼里都有一种沉思。他们怕是头一回认真在想，他们还有什么闪失，但他们就是想得起来，也怕再没有机会去弥补了。

许顺大叫道：“肃杀，我杀死你，三年不必再杀人！”

肃杀笑笑，迎过去，他说道：“我要杀了你，一辈子再也不用闻血腥！”

两人战在一处。

看看此战，方才才知道刚才的那一场战真是儿戏，看他两人一招一式，都是凶险万分，肃杀的阴气一逼一收，使得那许顺不敢大畅情怀，使出他的阳关手。本来阳关手的功夫也是厉害功夫，但遇到了肃杀的阴气一煞，便不那么可怕了。

许顺便被逼到了棺材前。他叫道：“肃杀你过来，我与你一同死在这里，我让你看看你的老婆，你与她们一齐见阎王吧！”

他抓起一具尸体，扔向肃杀。

肃杀一见他扔尸体，叫道：“别动！”

肃杀是气极败坏，但又无可奈何，他躲得远远的。

许顺看见，心道得计，忖道：“我再扔它几具尸体，便走好了。我不是他的对手……”

他正抓着一具尸体，忽地惨叫起来。

叫声十分凄烈，像是鬼在叫，像被鬼掐了一般。

原来他扔的那尸体忽地醒了，蓦地抓向许顺的要害处！

肃杀忽地叫道：“好啊，抓啊，抓啊，抓得他到了阴间，也生不出鬼儿子来！”

许顺痛苦地闷喝了一声。

他的要害处被抓坏了。

他乱抓乱挠。

忽地他的身前身后爬满了女鬼。她们都是白发苍苍，在许顺的身上抓。

她们一抓便抓下一块肉来，一抓便抓下一块肉来。她们一抓，抓得许顺鬼一般叫唤。

肃杀像是狂人一般，叫道：“好啊，叫他尝尝我的阴气一煞！叫他好好尝一尝！”

女鬼们阴森可怖，她们坐下来，身子都像是蛇，都能委屈到人所不能的地步，她们的身子都像是藤一般盘在许顺身上。许顺再怎么跳，再怎么出掌，他也摆脱不了这些女鬼。

她们露出白白的牙齿，她们忽地低下头去，哇一声，咬下了一块肉。

你也咬我也咬，只是一会儿，许顺的叫声便是越来越惨烈。肃杀乐得手舞足蹈，他叫道：“咬啊，咬啊，许顺，我一定给你一个好报应，我一定会杀死米离的，你看好了！”

只是一会儿，许顺就身无完肤了。他爬着，爬到了肃杀的身前。肃杀问：“你服了不服？”

许顺的脸上没了肉，但他还有笑，笑得很恐怖，他说：“你比我强，你知道用鬼，我只知道……用人……”

许顺歪着头，死了。

肃杀站起来，他看着那些女鬼，说道：“我告诉过你们，我一定会给你们解药，我一定会回复你们的美貌。”

那些女鬼对肃杀很佩服，唯唯连声。

肃杀一个个给她们解药。

她们如获至宝。

所有的女鬼都坐在棺材上。

肃杀说道：“你们都是我的妻子，如果我给他害死了，你们能不能杀死他？”

肃杀指着米离。

所有的女鬼都笑，她们笑得阴森森的，很是吓人。

“杀了他！”

“吞了他！”

“我一块一块吃下他的肉！”

“不，不不，我只吃他的阳物！”

所有的女鬼都咯咯乐起来。

月圆之夜的女鬼。

肃杀看着米离，他说道：“你都看见了，我不需要那么多的老婆，但我需要那么多的女鬼，我不能不要她们。”

米离看着肃杀，他忽地长长吁了一口气，说道：“我明白了，我这一回真的明白了。”

肃杀大笑，他尖声说道：“你明白了又有个屁用？你只是一个残废人，你是一个废物，你不死，人都不安心，我看也用不着你替我背黑锅了，你也只是一个笨蛋。你不替我背黑锅，我也不需要你做什么，你只好一死。”

米离笑笑，说道：“我真的只好一死了么？”

他看着夜，他从前曾经死过一回，他再死一回，不知是什么滋味儿。那个苑老爷子真是一个勇敢的人，他能死过九次，还活得津津有味儿。他决不能承受住那生死之悲。

肃杀说道：“我告诉你，我没病。我只是有一种病，我从小没有爹。我只有一个娘，我的娘也不叫我叫她娘，她叫我叫她鱼漂儿。我从小便睡在她的旁边。我知道她的身上有一种很好闻的味儿。她喝酒，天天喝那该死的酒。她要不喝酒，对我的笑一定很明媚，你知道不知道？她是一个好看的美人，她睡的时候很好看。”

他回头一指所有的女鬼，她们都坐在棺材上，看着他，听他说话。他说：“她睡的时候，世上的所有的睡美人都不及她美。”

米离不抬头，他不知道他是不是还活着，他神思恍惚。

他真的死了么？他死了，怎么还有呼吸？怎么心还跳，尽管跳得有一些微弱，但还是在跳.....

肃杀像是说梦，他说道：“米离，我告诉你，你得死了，我要杀死你了，我一定得杀死你。”

忽地，米离抬起了头，他看着那肃杀，像看着一个生人。

方方叫道：“米离，杀死他，杀死他，他不是人，他是一个魔鬼！”刺刺也叫道：“你杀死他，一切梦都会没了！”

佛佛也叫：“杀他，杀他！”

磨磨忘了她是别人的老婆了，她叫道：“你杀死他，我推你一辈子！”

方方也忘了，他叫道：“行啊，你杀死他，我叫磨磨推你，我叫她推你一辈子！”

许茹仙忽地叫道：“我来推你，你只要杀死他！”

米离说道：“别吵，我听到了她说话，鱼漂儿.....”

忽地，他不语了，他说道：“我告诉你，她告诉我，要我杀死你.....”

肃杀大叫道：“你胡说，她告诉过我，如果你活着，一定不会让我死在别人手里。”

米离一叹，说道：“是，她是不让你死在别人手里，她让我杀死你。”

米离悄悄对他说：“她说的话，你没听见么？”

肃杀不知道他会不会是米离的对手。

米离忽地说道：“我不愿意杀你。”

肃杀笑了，他说道：“我知道你不愿意。”

米离说道：“你还是自尽吧。你一自尽，我便不会杀你了。”

肃杀大声笑道：“你说什么？你要我自尽？你是不是开玩笑？”他呼啸一声。

所有的女鬼都冲米离来了。

米离不动。

但他一动，所有的女鬼都不料他会那么快。

一阵风，一阵狂风，还是一阵和风？反正是一阵风，便没人了。所有的女鬼把那一辆车咬得咯咯响。只是一会儿，那车便成了一辆破车。

米离已经到了一具棺材上。

有一个女鬼正在唱歌：

“人不能太得意，
得意大了换失意，
人不能太算计，
算计多了人变鬼。”

米离叭地一声，抓住了她，一塞便把她塞在那棺材里。那鬼呼唤叫喊，抓挠挣扎，一会儿便没动静了。

米离一抓一塞，一抓一塞，竟是在片刻间，便把那十几个女鬼都放在了棺材里。

他叭叭几下子，便把那棺材全都钉死了。

只听得叫唤声不绝，挣扎声儿不止。

刺刺说道：“她们是人……”

米离黯然道：“她们再也不是人了，她们只是一群马上就要死的老鬼。”

像是关在笼子里的死鱼，她们挣了一阵子，再也无声。

坡上终于有了一堆棺材，一堆真正的棺材。

肃杀看着米离，他飞跑过去，叫道：“满珍儿，满珍儿，我来救你，我来救你！”

他拔那钉子，手竟弄出了血，终于扯出了一只钉子，但棺里只有一个死人了。他呜呜哭道：“米离，你杀了我的老婆，你杀了我的老婆，我要宰了你，我要宰了你！”

他站在米离眼前。

他慢慢咬牙切齿地说：“我要宰了你！”

米离说：“你自尽吧。”

肃杀笑笑，说道：“我是忘了，我这么大的年纪，按理是不该忘事儿的，是不是？”

他飞身跑回去，从坡后扯出一个人来。

这人是小小，是魔女小小。

肃杀笑了，他笑道：“你要杀我，我告诉你，米离，你自尽吧！”为什么他提着小小，便那么得意忘形？

肃杀说道：“米离，她是谁，你不会不知道吧？”

米离说道：“她是魔女小小。”

肃杀拍手笑道：“对啊，你越说越对了。只是我还得告诉你，她还是丐帮的帮主，她叫肖晓。她为什么叫肖晓呢？因为她是丐帮前帮主肖乞儿的女儿……”

米离的心哄地跳急了。

他盯住了小小。

他大声说道：“小小，是真的？”

小小叫道：“是，是，他污辱了我，他污辱了我……”

小小不禁泪如雨下。

肃杀说道：“米离，她才是你在世上的唯一骨肉，你自尽吧，你一自尽，我便答应你与她成亲。那时你真的看到了我有了媳妇儿。她是我媳妇儿，你是我老爹，我也有爹了，好不好？”

米离的脸色很难看。

他不知如何是好。

肃杀笑道：“老爹，我先叫你一声老爹，是因为我先斩后奏了，我先把她睡了，我没告诉你，我劝你看在老娘的面儿上，你能让我睡她的。你一定会答应我，让她做我的妻子。我告诉你，我不会让她做女鬼，我一定让她做我的妻子，你想想，你先一个老婆的儿子娶了你后一个老婆的女儿，你是肥水不流外人田，对不对啊？”

肃杀乐得直摇头，他太得意了，他把一个米离打击得摇摇晃晃。米离要倒下了，方方扶着他，刺刺说道：“我们走……”

那肃杀大笑，说道：“走，怎么走？我的岳父老大人不能走，我和我的妻子拜完天地，就在这里干一下，让岳父老大人看一看，指教指教，切蹉切磋，只是这一回不能我与你一起干我媳妇儿了，不然他可是要乱伦了。”

他哈哈大笑。

第七十一章 风水不习

米离看着那小小。

她从前是魔女小小，她是魔女小小时，与他无一点儿瓜葛。如今她是肖晓，是肖乞儿的女儿，是他米离的女儿，他有了一个亲骨肉在这世上。

他慢慢问：“你母亲她.....为什么要回去生你？”

肖晓泪水涟涟，她说道：“她说.....你像一棵大树，弄不好会用树荫遮死我。”

米离默然。

他才知道了肖乞儿的苦心。

如果你嫁与了一个很有名的人，你说不定一生都只会有烦恼。肖乞儿后来死了，至死也不告诉他，那个在丐帮里偷偷长大的就是他的女儿。

她叫肖晓，她不叫米晓。

她看着米离，说道：“你是我最爱的人。”

米离的泪水流出来了。肖晓再说：“在所有爱你的人里，我最爱你，你知道不知道？我跟那些同你混的女孩子不一样，我是你的亲骨肉。我看你时，心里偷偷唤你老爹，只是你听不到.....”

米离呆怔着，他能说出什么来？

肖晓说道：“他是你的前妻生的儿子，是不是？他与你没一点儿血缘关系，对不对？我听得母亲说，她不该嫁与你，她嫁与你，一生都不幸福。因为你一生总是想着那个死人。”

死人，自然是指那鱼漂儿。

他总想着鱼漂儿，自然不能对肖乞儿很好，肖乞儿郁郁而终，怕也有很大的关系。

许茹仙在一旁看着米离，她心里忽然道：我是不是想错了，他并不是一个顶天立地的男人？

肃杀大声笑道：“对了，他是记得我娘，可我娘和他在一起那么几天，又有什么好处了？她在他死后的那些日子里，天天只是以酒度日，以泪洗面。他是一个灾星，是女人的灾星！”

米离头一回听得人说他是女人的灾星。

他真的是女人的灾星么？那怎么还有那么多的女人喜欢他这个灾星？

肃杀说道：“岳父大人，我看你还是自尽了的好，如果我数上九个数，你还不自尽，我只好忍痛割爱，我把你的女儿杀了，我再与你一斗……”

他的手在小小的头上绕，说道：“其实我最舍不得你，在所有的女人里，我与你做那种事最有味儿……”

他正在一掌拍下，忽地米离叫了，他叫道：“住手！”

他看着肃杀，说道：“我死，只是你能对她好么？”

肃杀笑了，他说道：“我对她好不好，干你什么事儿，你对我娘倒是好，可她在你死后，天天以泪洗面，你那算是什么好？”

米离黯然道：“不错。”

他缓缓举起了手。

方方大叫道：“不可！”

但他再急，也冲不到米离的近前，有一种极大的压力冲着他，他靠不前去。

肃杀数道：“一、二、三……”

米离准备杀死他自己，这一回他很平心静气，他回头看了许茹仙一眼，这一眼看得很让她心动。

她心跳道：他看我了，他看我了...他真的会拿我很当一回事儿，他再也不会对我客客气气地叫我许姑娘……

“四、五、六、七……”忽地，肖晓大叫一声，她的手向前一划。肃杀以为她想伤自己，忙抵挡她。不料得她只是一回手，把手里的东西扔进嘴里，一口吞下去。

她吞下去的是那三十八片玉片儿。

她叫道：“我吞下了玉！米离，你不替我报仇，我在阴间等着你！”

风吹得凄凄的，小小也死了，只有肃杀愣愣地站在那里。

他想走，但米离抬起了手，止住了他。

米离说道：“你走不得，你只有一条路，死！”

肃杀恶狠狠说道：“你杀我吧，你要我自尽，我绝不自尽，我要让你亲手杀死鱼漂儿的儿子，你就是杀死你自己的儿子，你女儿是一个笨蛋，她才自尽。我决不自尽！”

米离只冲了一次，他像是一只鹤般飞起来，在空中旋了三次。无比巧妙的三次。

当米离再落下来时，那肃杀的嘴角便满是鲜血了。

他站在那里，兀自站得笔直。他说：“谢谢你，米离……其实我……最喜欢的人，不是女人，不是男人，不是别人……只是你……我要是你的儿子，那有多好……”

肃杀死了，倒在地上死了。

忽地坡上满是人了。

有那些名门正派的人，少林、武当、淮阳，许多的大门派的人都来了。有那两个携手笑盈盈的梅髯与李口。

他们怎么又来了，他们中间的人，不是有许多是死对头么？他们来做什么？

米离埋了肃杀，他在墓前立了一块石头，用手指在上面写下了两个字：肃杀。

这不像是人的名字，倒像是人说秋天的风景。

他也埋了许顺，许顺的意愿是杀死米离，但他没有完成他的愿望，他死不瞑目，说不定他并不把一个肃杀当成对手，他只是把米离当成了他终生的对手。

许茹仙走过来，对米离说道：“我有话对你说。”

当着这么多的人，她有什么话要那么认真地说？

米离点头。

许茹仙说道：“我知道你心里有她，但她已经是死人了，你要我与你在一起，你得一生再不说她，再不想她，再也不喝那么多的酒，再也不唱那个《将进酒》，你愿意不愿意？”

方方在一旁急得跳脚：“太多了，太多了，女人真是傻，一点儿一点儿地提，慢慢给男人加紧箍咒，等他知道太多了，已经木已成舟，那有多好？”

刺刺笑了，她拉紧了佛佛，拉紧了磨磨。

她们觉得，这个许茹仙真可爱。她们也知道，今后对方方要狠一点儿，狠狠地爱他，狠狠地管他。

方方已经觉出不妙了，直对她三人使眼色。

米离抬起头来，他的脸上又有了那种能迷死一切女孩子的微笑了，他说道：“我这一次一定能做到。”

许茹仙推着米离走了，再也不回头。

方方有许多事儿不明白，他只好问方丈无望大师。

——你们为什么要跟着肃杀？

——我们没跟他，我们只是知道了肃杀与许顺的阴谋，我们弄不倒他们。有一次，许顺来藏经阁，我们在上面摆了本秘籍《阳关手》。一次肃杀来了，我们摆了一本秘籍《阴气一煞》，他们两人练了，他们的气养成了，一个阴气太重，一个阳气太足，便想独霸天下。我们让他们两人合谋，叫他们发下三十三家生杀令。

赫雨道长说：“我们跟着起哄，要他杀米离是假，要他们自灭是真。”

无望大师说道：“还好，他们都死了，武林又可以清静几年了。”“大师后背的伤，原来是假的？”

无望一笑，假是不假，只是轻伤罢了。

方方拍手叫道：“真他妈的好，原来名门正派是这么回事？弄鬼儿使奸计，害死人不偿命。你看看，死这么多的人，你们不难受么？”淮阳门掌门说道：“他们中有许多人是坏人，死不足惜。”

刺刺瞪着眼睛：“我听你说话，怎么像肃杀一模一样？他死了，你怎么没死？”

方方大声道：“你不知道，这名门正派就是和坏人一模一样，有时他们做的事儿，臭狗屎都不如呢。”

有人冲上来，要与方方一拚。

刺刺护着方方，三个女人护着方方，佛佛叫道：“你们要动手，我宰了你们！”

方方大声笑，笑得发狂，说道：“都是假的，都是假的，玩苦了米离，玩够了方大脑袋，方大脑袋啊方大脑袋，你枉生这么大的脑袋，怎么没想到这一群臭狗屎玩的诡计！”

他带着他的三个老婆走了，走得摇摇晃晃，他一路走一路唱：

“少林狗，
武当猪，
一辈子玩人不含糊，
只是苦了笨米离，
方大脑袋跑路苦！
少林狗，
武当猪，
淮阳熊，
鹰爪兔
不敢光明正大斗，
裤裆里玩人不含糊！”

有人要冲过去杀方方，叫道：“让他去江湖一搅，岂不是坏我名声？”

少林无望大师说道：“坏就坏，我当初劝过米离，让他给我写那对子，水水水水不不，风风风风习习。我就是劝他不要动心，哪料得会死这么多的好人……阿弥陀佛！”

有人不明白，请教李口与梅髯：“不知道那‘水水水水不不，风风风风习习’，是什

么意思？”

两人相视一笑，李口说道：“没什么意思，没什么意思。”梅髯说道：“其意无穷啊，其意无穷啊。”

（全书完，1993 年第一版，1999 年修一稿，2005 年改稿毕）